

烈火殭屍（湖海驚魂錄） 西門丁．著

四年前，西門丁曾一口氣寫了七篇詭秘恐怖的小說，取名湖海驚魂錄，其後一度輟筆，如今因故事主角感情發展未曾完結，是以將再續幾篇，使之完整。

天下間眞有殭屍乎？湖西趕屍聽得多，但殭屍有靈性又是怎麼一回事？傅雨生爲助朋友，扮鬼懲罰惡人，誰知却遇到殭屍，於是展開一連串之惡鬥及調查……

第29年

45

$ 7.00

編者話

今期為大家提供的巨型小說是西門丁先生撰著的「烈火殭屍」，少俠傅雨生為助朋友，扮鬼懲罰惡人，誰知却遇到了殭屍，於是展開了一連串驚險刺激的惡鬥……本故事情節詭異、恐怖，橋段緊湊、新穎，佳作當前，請勿錯過！

今期推出另一新篇乃東方白先生新著「京華俠隱」，地位尊崇統轄五府三十六縣的嘉琳郡主却有着一段非常隱蔽的秘密，欲知詳情，請留意本篇的刊出。

☆　☆　☆

你願意顯示你的寫作才華嗎？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更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十萬字為佳，適合者即給予刊登，並付上薄酬。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傅紅雪先生「南宮雪傳奇故事」之「英雄寂寞」，錢香兒被柳花花和南宮雪救出邪教總壇，但錢來爺又面臨另一危機……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廈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86.00
	一年港幣 $37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12.00
	一年港幣 $42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72.00
	一年港幣 $54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9年
第45期
（總號 148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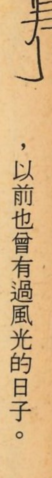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冊港幣七元・
H.K. $7.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湖海驚魂錄／西門丁·文
可飛·圖

烈火殭屍



破廟女鬼 伸冤報仇

烏雲遮月，大地一片昏暗，郊野古道，一人急急而行。

這人年紀已近四十，但望之仍如三十許人，天氣燠熱，又走得急，後衣都為汗水所濕，貼在背後怪不舒服的。

忽然天上打了個悶雷，震得樹上宿鳥吱吱亂叫，振翅而飛，那漢子快步跑進樹林裏，傾盆大雨緊隨而下，樹林裏，枝葉雖然茂盛，但仍擋不住柱子般的雨水，只一瞬間，全身上下已濕透！

漢子提氣急飛，在林中穿插而行，速度甚快，說起來武林中有多少人未曾聽聞過「飛天劍客」古玉劍之大名？

古玉劍劍法和輕功名震江湖，而且風流英俊，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因此名氣甚响。樹林雖然不小，但竟無一處可避雨，古玉劍心中咀咒了幾句，忽又喝道：「樹後是誰？快滾出來！」

暴雨中，四周又黑又暗，只能依稀見到樹後走出兩個人來，顫着聲道：「咱倆只是附近的獵戶，身上沒有財物，請大王高抬貴手！」

古玉劍哼了一聲，道：「誰要你們的錢！」他走前幾步，定睛一望，見那是兩個年輕人，看其裝束，果似是獵人，料與自己同樣入林避雨，當下道：「沒事了！」

「多謝大王！」那兩個獵人貼樹而立，喃喃地道：「這場雨也不知要下到幾時！」

古玉劍心頭一動，問道：「你們為何會在此？」

「大王，這樹林常有小兔及飛鳥，咱們想趁半夜畜牲們都在窩裏時下手，誰知道會下雨……」

「古某不是强盜，不許再呼大王！」古玉劍問道：「對啦，附近有什麼地方可避雨的？」話說出口又自笑了起來：「古某急昏了，若有地方避雨，你們還會在這裏麼！」言畢吐掉嘴角裏的雨水，抬步而行。

忽然其中一個獵人道：「也不是沒有地方避雨，就怕大爺不敢去！」

古玉劍回身問道：「大江南北，古某何處未曾去過？快說，自有賞錢！」說着摸出一吊銅錢拋過去。

那青年接過銅錢，道：「由樹林穿出去，山坡上有座古廟，地方不小，足可避雨！」

古玉劍雙眉一掀，問道：「既然如此，你們為何自己不去？難道廟內的和尚不許人借宿？」

「古廟根本沒有人……不過聽說那是座鬼廟……所以……」那青年說至此聲音顫抖得更加厲害。

古玉劍哈哈大笑，嘴巴一張開，又灌了不少雨水，「呸！廟裏居然有鬼，還算什麼廟？你莫說鬼話，古某才不信這一套！多謝你相告了！」他拍拍腰上的那柄古劍轉身走去。

另一個獵戶忙道：「大爺！且慢！」他待古玉劍住了脚才續道：「那座廟宇的確常鬧鬼，許多人進去之後都見過，您可得三思！」

古玉劍頭也不回地問：「進廟的人能夠出來麼？」

「有的死在裏面，有的出來……但都變得痴呆了，老是嚷小鈴……」

「小鈴？」古玉劍微微一笑道：「這是女鬼的名？」

獵人道：「這個誰知道？」

「廟叫什麼名？你倆隨某去吧，包保無事！九成是些翦徑小賊的玩意！」

「那廟喚蓮花寺……」青年獵人又打了個冷噤，道：「咱們家裏還有老有幼的，不敢冒險！」話音剛落，古玉劍雙脚一頓，已向林後飛去。

樹林在山坡下，古玉劍一出林，夜空銀蛇飛舞，刹那之間，將大地照亮，果見山腰上有座廟宇，古玉劍低頭疾行，一口氣奔至廟前。

但見那座廟宇佔地頗大，但年久失修，連牌匾都掉了一半，廟門歪斜，古玉劍一閃身射了進去，這才喘了一口氣，伸手入懷，摸出火摺子來，奈何火石和火摺子都已被雨水淋濕了，沒法點得着。

古玉劍解下外衣，用力擰乾雨水，定睛四望，殿堂裏一地雜物，沒處可立足，古玉劍微哂，心中暗道：「這有什麼鬼物？」一頓又忖道：「若有不知死活的宵小，敢出來打大爺的主意，反可給大爺解解悶！」他邊想邊抬步內進。

旁邊有條暗廊，還有兩間耳房，可惜裏面實在太髒，古玉劍只好再往內進。

廟宇分成兩進，中間隔着一座花園，此際當然已經荒廢，而兩座房舍之間，尚有一道迴廊將之連起，看來蓮花寺，以前也曾有過風光的日子。

迴廊倒還甚完整，古玉劍在上慢走，只覺陰風陣陣，軀體竟有寒意。雨水被陰風一吹，都潑了進來，他連忙加速前進，幾個起落，到了後進。

後落的面積不會比前落大，但勝在房舍夠多，古玉劍推開第一度門。房門「伊伊呀呀」地移開，入鼻一股霉味，耳際忽然聽到一陣奇怪的聲音，接着幾點黑黝黝的東西，迎面飛來！

變生肘腋，古玉劍吃了一驚，急切之間，來不及閃避，只好彎腰低頭讓過。一陣腥風過處，却是幾頭蝙蝠！

古玉劍暗笑自己太過緊張，定一定神，運功歛氣，雙眼逐漸能夠適應黑暗，只見房內有一張床，還有椅几的，頓覺奇怪，為何他處如斯破敗，此處却有此等事物？

他慢慢走前，伸手抹抹桌子，却摸到有刀石在上，心頭大喜，連忙用力敲打之。一蓬火星子濺起，又發覺桌上有燭台，上面尚有半截白蠟！

古玉劍再敲了幾下，終於將白蠟點燃，火光一起，甚是刺眼，他舉起燭台走前一照，那張木床雖還能睡人，可是上面佈滿了蝙蝠穢物，別說躺下去，單只那股子腥臊味也教人忍受不了！

古玉劍退了出去，再到後面的房去，他推開的第二間房，一切保存得比較完好，地上亦乾淨，但可惜只有兩塊蒲團，料是禪房。他心中想道：「此刻看來已快三更了吧？我但求能避雨，何必睡覺？」

當下將燭台放在地上，又關上了門，然後把衣褲全脫了下來，用力扭乾雨水，忽又想起：何不到外面搬些木板生火烤衣？

他低頭望一望身子，暗道：「此處連鬼都沒有一個，不穿衣服又有何相干？」想至此坦然裸體而出。

外面風雨交加，連他這等高手，也覺得寒意陣陣。他幾個起落，重新到殿堂，撿了地上的爛木柴塊，再回後進。

一進禪房，便覺一陣陰寒，古玉劍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噤，暗罵一句邪門，蹲到地上取燭台引火，目光一及，見放在蒲團上面的衣褲，竟然不翼而飛，他登時呆住了！

只呆了一呆，古玉劍又似一頭受驚的兔子般跳了起來，喝道：「是誰？給老子滾出來！」

房內明明無人，即使衣褲是被人偷走的，料亦已離開！古玉劍猛吸一口氣，兩道目光向四周掃射了一陣，卒又發現一件奇事！

紅磚地板上，只有自己的靴印！假如衣褲是給人偷走的，那人無論輕功如何超絕，地上亦必會留下靴印！這只是有一個可能，偷衣賊一直都躲在後進，可惜自己剛才太大意了！

偷衣賊有眼不識泰山，只取那幾件衣物，對被古玉劍視之如拱璧的那柄古劍，居然不屑一顧！古玉劍一把抄起古劍，便向房門走去，但剛抬步又轉身取回燭台！

後院一共有六間房，但除了禪房比較乾淨之外，其他的都十分凌亂、骯髒，還有一個共同點，不見一個人，地上亦無水漬！

衣褲當然不會自動消失，若是人偷去的，又怎會沒有一絲跡象？刹那間，古玉劍但覺一股寒氣，由足踵直衝上腦門！他不由自主地連打兩個寒噤，心中暗問：「莫非那兩個獵人所說並非危言聳聽？但世上那有那種東西！沒的鬧出笑話！」

如此一想，心情稍定，忙又走回禪房，忽又想起一個問題：「我如今赤身露體，天亮之後，如何出去？」想到此大爲後悔。

禪房內密不透風，但隔絕不了風雨之聲，雨水敲打在屋瓦上，滴滴答答地響個不停，古玉劍心神亦難以安寧，忽又想到一件事：「莫非是那兩個獵戶弄的花樣？」隨即又啞然失笑：「大丈夫何須爲兩件衣物費神？索性先瞌一陣吧！」他盤膝凝神，慢慢便走進夢鄉。

風雨俱停，寒意仍重，房上的白蠟已燒盡，光線倏地一黯，門隙裏忽然湧進絲絲的白烟。白烟在黑暗中，不露一絲痕跡，但不知爲何，房內的寒氣越來越重，使得古玉劍突然醒來。

過了片刻，雙眼方逐漸適應光線，覺得有異，伸手摸了刀石，用力敲打，火星子濺起後，古玉劍便發覺房內有白烟，也就在此刻，他聽到外面有異聲！

古玉劍心中暗叫一聲：「你來得正好，怕就怕你不露面！」他抄起身邊的古劍，開門衝了出去。

不知誰人在花園裏的迴廊上掛起了兩盞風燈，朦朧的燈光下，白烟裊裊，假山、廻廊、竹樹在白霧中，發出一種淒涼，不似仙境，似另一個世界。

無人知道白烟來自何處，却見有個白衣少女在烟中飄盪。那女子長髮披肩，把面龐也遮住了，顯得甚是詭異，古玉劍驚詫地喝問：「是誰在此裝神扮鬼？快給我滾出來！」

白衣女子似聽不到其叫聲，只發出一道尖厲悲慘之叫聲：「還我命來……還我命來！」

古玉劍吃了一驚，雙脚釘在地上，不能動彈，半晌見那女子在烟中來回不斷地走動，才喝道：「你到底是人還是鬼！」

話音剛落，白烟中突然又冒出兩個黑衣漢子，都生得猴嘴尖腮，形態古怪，其中一個喝道：「啐，你這女子到底是什麼人，因何在鬼門關外徘徊？」

古玉劍吃了一驚，暗道：「這裏是鬼門關？」他用力咬一咬唇，痛入心肺，不由暗罵自己：「眞是活見鬼！連這種鬼話也會相信！」

耳邊又聽那白衣女子道：「小女子白珮菱，蕪湖人氏，因心中有恨，不肯進關，是欲回陽間報仇！」

此言一出，古玉劍更是大吃一驚，心頭怦怦亂跳，一顆心幾欲跳出口腔，又聞那黑衣漢問道：「啐，你有什麼恨？」

「大王聽稟！」

黑衣漢忙道：「慢，咱只是判官大人跟前的小鬼，你若客氣的，便喚咱們一聲大哥吧！快快說來。」四個黑衣漢繞着白衣女子白珮菱蹦跳，或打觔斗，或舞燈，沒有一刻停頓。

白珮菱哭道：「大哥，小女子本是蕪湖玉香院的妓女，向來賣藝不賣身，後來有一個叫古玉劍的嫖客來了，見小女子之容貌，驚爲天人……」

那提燈的小鬼道：「慢來，且讓咱們見識見識你之花容月貌！」

白珮菱頭一搖，長髮飛起，嬌軀再一旋，容顏便露了出來。古玉劍只看了一眼，身子便猛打哆嗦，心中大叫：「她，她眞的是白玉蓮？但她……她不是已經死了？」想到此，古玉劍不由自主退了兩步。

提燈小鬼叫道：「果然有閉月羞花之貌，眞乃吾見猶憐，連吾等亦恨不得回陽間去玉香院打個轉！」

開路小鬼啐道：「你莫喜暈了頭，白氏如今已是鬼魂，何須回陽！」

白珮菱行禮羞人答答地道：「兩位大哥見笑了！」

開路小鬼道：「時間不早，白氏快說！」

「也是小女子受他甜言蜜語所騙，失身與他。三日之後，他向小女子辭行，言明回家取錢來贖我，誰知一去若黃鶴，教小女子望穿秋水！」

提燈小鬼道：「嬌美的小娘子向來都愛英俊瀟洒的青年，你也難怪！後來你因受鴇母所迫，因此自盡？」

「賤軀授之父母，豈敢輕易自盡？是

我受不住迫，因此藉去城隍廟上香之便，請廟祝協助，逃出了蕪湖城去找古郎！」

前扛轎小鬼道：「這廟祝叫什麼名？待咱們告之大人，增他十年陽壽。」

「他叫雲龍。」白珮菱頭一低，長髮垂下，重新遮住了臉龐，續道：「我主婢出城，便去江夏找古郎，歷盡千辛萬苦，終於到了江夏，投進來悅客棧，正想去打聽古郎家的地址，不想古郎有友在客棧裡，便見着面了。」

後扛轎小鬼插嘴道：「不期而遇，那姓古的必然喜出望外，比前更加恩愛了。」

那女鬼嗚嗚地哭起來，既恐怖又可憐。引路小鬼急道：「白氏，你再哭，咱們如何替你向大人求情啊？快說快說，天將亮了。」

白珮菱已哭了一陣才逐漸收淚，「那古玉劍不是人，用言安頓了小女子，陪朋友出店吃飯，事後又派人到客棧，接咱們出城，詐稱他家已搬到城外，那人其實是位殺手，在半路殺死了咱主婢。」

古玉劍站在牆邊，靜靜聽白珮菱說自己的故事，臉上表情複雜之至，却不發一言。

前扛轎小鬼道：「古玉劍既然與你有段香火緣，即使事後變心，照理亦不會加害你主婢，此事也許是那帶路人自己下的毒手。」

白珮菱道：「那凶手事前已說出是受命於古玉劍，否則小女子早已去找他。」

開路小鬼道：「說不定是他騙你的。」

「小女子已查明眞相，原來古郎已娶楊知府大人的千金，恐他與小女子的事讓楊大人知道，影响他日……所以下此毒手。」

提燈小鬼道：「古玉劍有意進仕途？」

「不是，他一份家產，已被他用得差不多，而楊大人貪贓枉法，刮了不少民脂民膏，又沒有兒子，其實古郎對楊小姐，實是貪圖富貴。」

話剛說畢，忽聞遠處傳來一個縹緲的聲音：「大王駕到。」那兩個扛轎的身子在白烟中一晃，忽失其踪。

開路小鬼道：「稍候大人到，你自己求他，咱們只能在旁推波助瀾，望他恩准讓你回陽間報仇。」

古玉劍心中暗道：「這幾個人到底是人還是鬼，若是人，爲何行跡如此妖異？但世間當眞有此物？她若是鬼，爲何看不到我？」他吸了一口氣，又忖道：「看來這也許是那個『判官』大人玩的花樣，我且再忍耐一下，待看清楚了，再與之理會。」

心念未了，只見白烟中有一紅色的羅傘由遠而來，引路小鬼迎前，雙臂連揮，奇怪附近的白烟慢慢散開，但見一個頭戴烏紗帽，身穿官服，滿臉于思，容貌醜陋的漢子，端坐在竹兜上，與傳說中的地府判官一模一樣。

傳說地府判官乃唐代進士終南人氏鍾馗，考官因鍾馗相貌醜陋，不准其入場，鍾馗憤而自殺，天帝感其生性剛直，蒙冤受屈，封其爲捉鬼大師，專事斬邪除祟，兼管人間妖魔鬼怪。

只聽鍾馗問道：「何事？」聲音怪異之至，既威嚴又縹緲，不像發自其口，而是來自遠處。

開路小鬼道：「啓大人，有寃魂白氏珮菱，因有仇未報，攔轎乞求大人開恩，准其回陽間報仇。」

鍾馗問道：「有什麼仇？」

開路小鬼道：「啐，白氏還不快快說來。」當下白珮菱又將被殺之經過說了一遍。開路小鬼道：「大人，那古玉劍涼血無良，枉白氏對他一往情深，該死有餘。」

「不必你多說。」鍾馗道：「白氏，你回陽要殺誰？」

白珮菱毫不思索地道：「殺古玉劍報仇。」

「好，念你受了近年飄盪無歸之苦，准你暫緩三個月入鬼門關，但不許你枉害無辜。」

白珮菱道：「啓稟大人，小女子寄身蓮花寺，只因有人不知死活冒瀆，所以才取其性命，這些人都是好色貪財之輩，殺之不足惜。」

鍾馗喝道：「若非如此，本判早已着人來拘捕你之魂，但你亦不該故意引誘凡人，念你滿腹悲憤，暫不與你計較，以後再犯，必從嚴辦理。」

白珮菱忙道：「小女子遵命。」

「去吧。」鍾馗回頭對扛羅傘的道：「打道回府。」

話音剛落，古玉劍已提劍向院子中射去，幾乎與此同時，院子中之白烟倏地轉濃，但覺入眼一片白茫茫，兩尺之外的景物，竟不能辨。

古玉劍不管這許多，邊跑邊揮劍砍殺，劍風將白烟激飛，他行動如風，眨眼間，幾乎已走遍了半個院子，但却連一個人影亦不見，心中正在詫異，忽然遠處傳來了一道鷄啼，接着白烟逐漸散去。

白烟去盡，院子裡那裡有什麼東西？一切照舊，只有他一人赤身露體，持劍而立，形態極是可笑。

古玉劍猛吸一口氣，他不死心，躍上圍牆瞻望，黑暗中不見有什麼東西，他躍回院子，再在廟內前後走了一遍，什麼也找不到，剛才那一切就像是一場夢。

陽光雖然軟弱無力，但還是把大地照亮，院子裡就像什麼也沒發生過般。古玉劍雙眼落在迴廊上，迴廊雖然曲折，但身在遠處，却可一目了然，但昨夜在此發生的事，他至今還分不清是眞，還是幻覺。

他心中暗道：「莫非這是一場夢？」若是夢爲何又這般眞實，夢中白珮菱所說的每一個細節都與事實符合，莫非這又是幻覺？

古玉劍自忖半生殺了不少人，並未將一個妓女的生命放在心上，那麼又怎會產生什麼幻覺？

陽光移到院子中來，照得古玉劍纖毫畢露，此時那個煩惱的問題，再度泛上心間，赤身露體如何離開？

不管他信不信世上有沒有鬼怪這回事，此刻他都好生後悔，若聽獵人之勸，不來此地逞强，便用不着弄至如今這個田地。

再抬步走至廟殿，神龕裡佛像已經倒塌碎裂，分不出供奉的是什麼神佛，更想不通爲何廟宇也會鬧鬼。

就在此刻，古玉劍又聞外面傳來一陣脚步聲，他立即抽出劍來，伏在門後，俄頃，「颼」的一聲，跳進一個人來，古玉劍心頭一動，長劍如毒蛇出洞，已指住來者的咽喉。

進廟的是個青衫客，年紀約莫廿六、七，五官清秀，眉宇間露出沉着剛毅之色，劍尖至喉前三寸，他一個收身，雙脚如同生了根般，驀地立定。

古玉劍的劍固然快，而他的反應亦十分敏捷，不問亦知，來者是個高手。

青衫客臉色微微一變，頭不動，眼珠子一轉，問道：「朋友，在下身無長物，你若想撈點油水，可就打錯算盤了。」

古玉劍微微一笑，道：「在下的算盤向來不會打錯，閣下這套衣服倒還合古某穿。」

青衫客微微轉頭，眼光在其身軀上下掃射，古玉劍也記不清在多少個女人面前赤身露體過，但自成人之後，却是頭一遭在男人面前裸體，眼皮不由自主垂下，猛覺風聲一响，忙再抬頭，青衫客已倒跳出廟。

古玉劍臉色一變，掠出破廟，揮劍道：「留下衣物，任你來去，否則便留下命來。」

青衫客雙脚一錯，已閃開長劍的偷襲，邊抽出鋼刀來，邊發出大笑，笑聲極是放肆，就像他這一生第一次遇到開心事般，笑得幾乎喘不過氣來，把樹上的鳥兒也驚飛。

古玉劍羞憤怒心，長劍一招緊過一招，怒道：「笑吧！待會兒腦袋搬家便再也笑不出來了。」

青衫客鋼刀上下翻飛，古玉劍的劍雖然攻得急，但他的寶刀亦守得甚緊，仍能笑道：「朋友，你這還算什麼玩意兒？向在下示威，還是要引誘在下？可惜在下對你的屁股只感噁心。」

古玉劍怒不可遏，咬牙道：「如今你不但要留下衣物，還得留下命了。」

青衫客止住了笑，亦冷冷地道：「只怕沒這般容易，不過閣下若死在我刀下，必不讓你赤身曝屍。」他刀法實而不華，但甚爲管用，每有反攻，必能指向對方的要害，迫對方化攻爲守。

廟外就是樹林，兩人在林內惡鬥，誰也佔不了便宜。青衫客似乎不耐久戰，猛攻三刀，將古玉劍迫退一步，道：「在下無暇陪你玩耍，改天再玩。」雙脚一頓，拔身而起。不料古玉劍反應亦快，緊隨其後，斜飛而起，長劍斬向青衫客的下盤。

青衫客忽然曲腰打了個沒頭觔斗，古玉劍一劍落空，急使「千斤墜」，手腕一翻，揮劍削青衫客後肩。

那青衫客亦好生了得，背後似長了眼睛，頭也不回，反手一刀，便將劍架住，下墜之勢却更快了。

他似將此計算在心，脚尖一落地便用力一頓，又向前射出。

古玉劍喝道：「那裡逃！」縱身追前。

青衫客往來路飛去，忽然回頭道：「假如閣下敢隨在下到官途上比比脚程，又何須搶在下之衣物。」言畢又是一陣大笑。

古玉劍一聲不吭，展盡本領苦追，心中暗道：「此人是誰？怎地年紀輕輕，便有一身武功，今日眞是倒霉。」他向以輕功自詡，果非狂妄，追至樹林邊緣，已將雙方的距離縮短至三尺之內，便隨即揮劍刺出。

青衫客突然斜閃，再一個風車大轉身，寶刀橫削，將劍擋開，冷冷地道：「你道在下怕了你不成？」一句話說畢，已反攻了三刀。

古玉劍着着爭先，因爲這座破廟甚爲隱蔽，也不知要再等多久才有人上門，何況這口氣也嚥不下，不殺青衫客，豈能甘心。

兩人刀來劍往，越鬥越快，眨眼間已戰了七、八十回合，忽然林外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妹妹，這樹林濃密，咱們進去解個手吧。」

古玉劍叫道：「不可進林。」

另一個女人道：「姐姐，裡面好像有男人，怎麼是好？」

「怕什麼，這樹林這般大，咱兩個人礙得了他們什麼？進去進去。」

只見兩個農婦手拉手走進來，一見到古玉劍便大聲叫了起來：「這男人幹什麼，難道不知廉恥。」

古玉劍道：「還不快滾，老子早通知你們別進來了。」

左首那個年紀較大的農婦駡道：「我怕說髒話駡你，會汚了我的嘴，又不比人雄偉，還拿出來展覽，眞是夜郎自大。」

古玉劍被那兩個農婦氣得七竅生烟，恨不得衝過去一人一劍殺了解恨，奈何讓青衫客緊緊纏住，青衫客一笑：「老兄，在下若是你，早已掘個地洞鑽進去了。呔，你倆還看什麼？」

那兩個農婦剛走開，外面又傳來一陣男女的說話聲，大概村夫村婦正要下田耕種，這次古玉劍再也呆不住，叫道：「小子，今日算你走運，異日再見，必教你死無葬身之地！」

他虛晃一劍，轉身便向蓮花寺奔去，青衫客大笑。古玉劍一口氣飛進寺裡，誰知裡面居然有人聲，只聞一人道：「這廟怎地這般荒涼？」

回答他的却是個女子的聲音：「公子，這裡看來鬼氣森森的，咱們還是趁早離開吧。」

又有一個嬌嫩的女子聲音啐道：「有公子在此，你還害怕什麼？」

古玉劍暗嘆一口氣：「今日怎地這般倒霉。」當下轉身回廟，準備繞路自廟後進去。

忽聽廟內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有人來。」古玉劍落荒而逃，轉過牆角，提氣急飛，幸好對方尚未追來時，他已跨牆翻進廟內的後進，轉頭不見有人便鑽

進禪房。

奇怪的是他那內外兩套衣服，竟然放在蒲團上，只是仍然濕濡濡的，古玉劍心頭雖然奇怪，但這時候也無暇計較，連忙擰乾了衣服，匆匆披上身。濕濡濡的衣褲全貼在身上，怪不舒服，但古玉劍心頭反而舒坦了。

他剛掛好了劍，又聞到一陣脚步聲，心頭吃了一驚，悄悄推開一縫窗子望出去，只見迴廊上有兩男兩女，正漫步走過來。那男的其中之一正是青衫客，另一個瞧來年紀已不小，身材甚是頎長，而兩個女子年紀都甚輕，皮膚白晰嬌嫩，吹彈得破，又都貌美如花，尤其那白衣少女，一臉純眞，氣質高貴，教古玉劍心頭一陣狂跳，暗道：「那來的這等嬌美的小娘子？」

忽然又一個念頭泛上心頭，暗道：「那青衫客與他們似是一夥，若讓他知道我躲在此，今日焉還能離開？」當下悚然一驚，忙放回窗子，改打開後窗。

耳邊又聽一個男人的聲音問道：「展雄弟，你爲何會來此？」

古玉劍暗吃一驚：「莫非那青衫客便是近年來，名動四方的杜展雄？難怪武功如此了得！」

又聽青衫客反問：「小弟正想問你！」

那年紀大的乾咳了一聲，道：「愚兄只是剛巧路過，由天目山那邊過來的！」

「聽說雨生兄這幾年隱居了起來，小弟還道以後都見不到你了，想不到今日在此相會，眞乃喜出望外！雨生兄這幾年可好？」

「還好，展雄弟你亦不錯！可曾成親了？叔叔身體還健壯吧？」

青衫客道：「家父託賴，身子還算硬朗，小弟一事無成，不敢成親！」一頓又道：「雨生……借一步，咱們進房說話如何？」

古玉劍吃了一驚，忖道：「他們聊舊事，我還呆在這裡作甚？碰上姓杜的，沒的要吃他耻笑！」心念未了，左手在窗台上一按，悄沒聲音翻出窗，越墻去了。

他不敢停留，抬步急去，待出了樹林，回頭不見有人追來，才稍鬆一口氣，暗道：「那喚雨生的又是什麼人？呸，我自己的事都管不了，還管別人的事作甚！」

官途泥濘，但對古玉劍來說，絲毫沒有影响，可是他心中却老是忘不了昨夜那件事！他自知對不起白珮菱，但形勢却迫他非下毒手不可，否則他焉有今日之富貴？問題不在這裡，而是世上到底有沒有寃魂這回事！

世上若眞有寃魂，爲何自己明明還活着，又怎會見到判官及其小鬼？

「五成是人扮的！哼，若傳出去，讓人知道古玉劍也會害怕這種子虛烏有之事，這張臉往那裡擱去？」古玉劍心中咕嘀着，但隨即又推翻了自己的想法：「那白珮菱自小即是孤兒，又一早被賣進青樓，還有誰會替她出頭？還有一點，若是人扮的，又怎會在眨眼間，便走得乾乾淨淨？而我身上的衣物，又怎會不見，今早再失而復得？」

他一路上胡思亂想，終不能得出結論，晚上在一座小鎮落脚，一夜不敢閤眼，偏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雖然心頭稍安，然始終尚有陰影。

由於半途發生了這宗事，古玉劍遂改變了原意，決定去鄱陽湖畔的都昌找余澎澤！

余澎澤是名殺手，名氣不太响，但勝在不惹人注目，因此古玉劍才看上他，僱他殺死白珮菱主婢二人。

次日一早，古玉劍買了一匹馬代步，一路趕去余澎澤處，幸喜，那種事再沒有發生。不幾日，到了都昌縣城，古玉劍駕輕就熟地來到余澎澤家，只見大門爲「鉄將軍」把守，他不甘心，伸手拍門。

余家無人來應門，但鄰居一個老頭却探頭出來問道：「您找誰？」

古玉劍抱拳問道：「老丈，請問余澎澤在家麼？」

那老頭反問：「不知您與他是何關係？」

「在下姓古，是澎澤的朋友，以前也來過兩三趟了！」

老頭道：「澎澤侄離家已半年了，至今未回來過，連老漢也不知他去了何處，您何事找他？」

「有點事要請教他，他若回來，請老丈告訴他，就說江夏古某人找他，他便知道。」古玉劍稍頓又問：「老丈眞的不知道他去了何處？」

「以前他也常出外的，不過家裡還有個高堂老母，因此最多三個月便回來，如今沒有牽掛，誰知道他要去到何時才回家！只要他回來，老漢自會將您找他的事告訴他！」

古玉劍謝了一聲，快快地離開。由於天已向晚，古玉劍匆匆吃過晚飯，便找了家客棧歇息。他洗過澡，猶未能稍減煩躁之情，又喚小二送了一壺酒進房，自斟自飲。

古玉劍酒量不淺，但酒入愁腸愁更愁，也容易醉，這倒好，一歪身上床，便昏昏沉沉睡着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忽被一陣寒意驚醒，睜開睡眼，入目便覺有異，房內發着綠幽幽的光亮，還有瀰漫烟霧，他大吃一驚，酒意盡消，連忙下床，準備去開窗，誰知「颼」地一聲，窗外直挺挺地跳進一個白衣女子來！

古玉劍猝不及防，不由自主地退了幾步！白衣女子也不見她雙脚如何移動，身子便似行雲流水般向古玉劍飄去，「古玉劍，還我命來……」

古玉劍連連閃避，色厲內荏地道：「你是人是鬼？是人便說出個道理來，尚可饒你一命，若是鬼怪，便休怪我無情！」

「古玉劍，你說我是人還是鬼？」白衣女子猛一抬頭，秀髮飛揚，臉上忽然湧出幾股血水來，臉色青白嚇人，脖子上有道紅痕，佈滿了針縫痕跡，似是腦袋早已搬家，後來方讓人用針線縫起來的！

古玉劍因劍放在床上，因此首先向

床飛去，誰知白珮菱怪笑一聲，手一招，床上的長劍忽然跳起，向她掌中飛去！

這一來，古玉劍更加驚悸，白珮菱幽幽地道：「你可知道，爲了縫回我的六陽魁首，我要受七七四十九天的苦麼？今日要教你飽受痛苦才取你的狗命！」

古玉劍連閃三次，誰知旁邊一張板櫈忽然飛了起來，攔在其身前，將他絆倒，白珮菱大笑，古玉劍一骨碌爬了起來，道：「白珮菱早已死了，你只是別人假扮的，騙得了別人，却騙不了古大爺！」

白珮菱格格大笑，忽然一張口，噴了一蓬火來，直取古玉劍的面門，古玉劍反應還算快，立即蹲一蹲身，鼻端却嗅到一陣焦味，不問自知，必是有部分頭髮被燒掉！

他忽然怪叫一聲，向白珮菱撲去，誰知白珮菱身子忽然飛離了地，在半空盤旋，雙袖連展，烟霧不絕地湧出來，就像袖管是無底洞般！

人豈能在半空飄飛？這次古玉劍再無疑問，驚呼一聲，雙脚一頓，人如箭射出，連人帶門，撞出了走廊！

白珮菱格格地笑着，帶着一片烟霧追了出去。道：「古玉劍，今日就算你跑上天去，也要取你狗命……還我命來！」

就在此刻，一扇房門忽然打開，自內走出一個道人來，手上拿着招魂鈴和桃木劍，喝道：「孽障，不可害人！」桃木劍向前一指，白珮菱忽然怪叫一聲，似被人自後拉扯着般，疾如星火地退回房內！

道人道：「那裡去！」急追上前，隨後進房。古玉劍只聽招魂鈴叮叮噹噹地响個不停，一顆心怦怦亂跳，張嘴大口大口地喘氣。

半晌，那道人垂頭喪氣地走回來，問道：「檀越因何會惹上那種東西？」

古玉劍臉色青白，問道：「道長，她……她眞的是那種東西？」

道人愕然道：「不是那種東西，你認爲是什麼東西？」

古玉劍心頭一陣揪緊，又問道：「那她如今……還在房內麼？」

道人冷哼一聲：「若非老道少帶了幾件法器在身，那容得她從容逃去？不過這厮寃氣極盛，似乎有所恃，否則亦跑不掉！」

道人看來年不過三十，却自稱老道，但古玉劍在此刻也沒留意，忙向道長行禮抱拳，道：「在下古玉劍，懇請道長替在下收拾那厮，要多少香油錢，但請道長開口！」

那道人冷哼一聲：「老道沒有道觀，何需什麼香油錢？」

古玉劍怔了一怔，脫口道：「難道道長不用吃飯？」

道人笑道：「老道又非陸地神仙，那能不吃飯？不但吃飯，還得喝酒，不過老道囊中金足夠我吃三年，還不必爲此犯愁！」

古玉劍暗中咬一咬牙，雙脚一曲，跪在地上，道：「道長若不救在下，在下便不起來！」

道人哈哈笑道：「你不起來，與老道何關？老道好夢正濃，被你這小子吵醒，還未與你算賬哩！」言畢轉身回房。

古玉劍急道：「道長忍心任由那種東西在人間橫行？」

道人突然住脚，回首道：「你且先起來說話。」

古玉劍喜道：「道長肯替在下制服那厮？」

「老道須先知這道大概，可沒答應過你什麼，你再不起來，老道可要回房了！」

古玉劍這才長身而起，道：「未知道長要知道什麼事？」

道人道：「那種東西通常回陽作祟，必有其原因，決計不會無端端找上你的，到你房中，把你與女鬼的恩怨告訴老道！」

古玉劍肅手道：「道長請進！」心中却在想着搪塞之詞，因爲若說出眞相，恐道人不肯替他制服女鬼。進了房，只見一切如常，只是窗子打開着，古玉劍心驚胆跳地不斷望向窗外。

道人道：「有老道在此，不必驚慌，但說無妨！」

古玉劍嘆了一口氣，道：「說來話長，這女鬼本是蕪湖城玉香樓的妓女，也是在下當年風流，隨朋友去玉香院尋歡，鴇母送她到古某房內……」

道人截口道：「且慢，你先報上姓名來！」

「不瞞道長，在下古玉劍，人稱『飛天劍客』，乃江夏人氏……」

道人又笑而截口道：「可惜剛才忘記飛天，否則何須害怕女鬼？須知那種東西只能在人間和地下展露威風！」

「道長何必譏笑，此乃道上朋友相贈而已！」古玉劍苦笑一聲，續道：「誰知那妖女與在下有一夕之緣後，居然鍾情於在下，也是在下輕浮，隨口答應她，說回家籌備到銀子便去贖她，其實在下早已訂過親，不過是句戲言矣！」

「男女之情，豈可視作遊戲？」道人反問：「那妓女喚何名字？」

「本家姓白名珮菱，在玉香院稱白玉蓮。」古玉劍斜看了道人一眼，故意長嘆一聲，道：「誰知後來白珮菱居然找上門來，斯時在下已成了親，自然不能再娶她，況家岳是官場中人，最愛臉子，豈容我討一粉頭爲妾？所以婉言拒絕，不料她性烈，竟因此而自殺……大概因爲如此，所以才找上在下，萬望道長大慈大悲，救命則個！」

「哦……」道人沉吟問道：「白珮菱是懸樑，凌遲還是自殺？」

「這個……這個，聽說是懸樑！」

道人雙眼一瞪，射出兩道精光，但迅即隱去，古玉劍吃了一驚，暗道：「莫非他是位深藏不露的高人？可也不見得，某這對眼睛閱人無數，但看他却沒一絲學過武的跡象！」

道人冷笑道：「剛才老道見她頸上有針線痕跡，分明是屍首分家，後來有人使『嫁接大法』，將其屍縫合的，又怎會是懸樑而死的！」

古玉劍囁嚅道：「在下也是聽人說的

，實情亦不淸楚！」

道人獰笑一聲：「她到底是爲你而死的，你連看也不去看她一眼？更莫說收屍了！古玉劍你好涼薄呀！」

古玉劍只好硬着頭皮道：「可惜在下連她屍體葬在何處也不知道，要去拜祭亦無從實行！」

道人忽然一拍桌子，罵道：「滿口胡言！這女子若是自殺的，還能回陽麼？再說她若是自殺，你要拜祭她亦可打聽得到她葬身何處！你不敢說，老道便替你說了吧！她必是被你殺死的，致有今日來尋仇，且是深仇大恨，要慢慢戲弄你，否則剛才你早已喪命了！」

古玉劍打了個寒噤，結結巴巴地道：「在下沒有殺她，天地可以爲証！」

道人接道：「不是你親手殺的，也是你派人幹的！你至今猶不肯說實話，老道還救你作甚！」言畢拂袖欲行。

古玉劍急道：「在下說實話了，確是在下不對，僱人殺死了他！」

道人道：「殺人償命，天公地道，況像你這種人留在世間亦是個禍胎，老道豈能助紂爲虐！」

古玉劍臉色一變，突然飛身橫在其身前。

道人忽然仰頭大笑，「你連老道也想殺了？」言畢身子突然倒飛，臨窗一弓身，已落在窗外，古玉劍大吃一驚，如見鬼魅，一張臉比雪還白！只聽道人的聲音自外傳來：「古玉劍，她寃魂不息，還會找你的，只怕你日後難有安穩日子過！」最後一個字，似在外傳來。

古玉劍良久都定不下神來，喃喃道：「莫非他是神仙？」想起白珮菱的寃魂，猛打一個哆嗦，高聲呼道，「小二，快來陪大爺，大爺給你賞錢！」

有錢駛得鬼推磨，店內的小二全都來了，陪他到天亮。天一亮他便立即起程，一路不敢稍停，每晚又都得僱小二陪宿，終於返回江蘇，此刻古玉劍才稍鬆一口氣，但連日來目不交睫，雖然白珮菱不再出現，但也教他吃了不少苦頭，人亦瘦了好幾斤。

* * *

那道人倒射出窗，再一蹬，已落在圍牆外，只見斜對面一座平房上面有人向他揮手，他半轉身，斜飛在屋頂，輕鬆得有如一隻小鳥，當眞點塵不驚！

屋脊後又探出一張臉龐來，却是在蓮花寺內出現過的青衫客杜展雄！杜展雄脫口讚道：「道長好俊的輕功！」

原來這道人便是與不拘和尚和軒轅子合稱爲：「僧道俗三神」之乘雲道長！而在蓮花寺內出現過的中年漢子則是「半劍震中州」傅雨生，此刻聯袂追踪古玉劍而來，却不料在此遇到乘雲！

當下杜展雄道：「道長，咱們到客棧裏再說詳細吧！」

乘雲和傅雨生便隨他到客棧裏去。這間客棧不如古玉劍所住那間之豪華，但也十分乾淨。

傅雨生恐扮女鬼的霍小青有事，到其門外敲問：「霍姑娘，你沒事吧？」

房門迅速拉開，霍小青含笑道：「藏了一身的道具，教人好不自在！古玉劍那厮呢？」

傅雨生道：「這可還得問道長。」霍小青隨他到鄰房去，誰知燕小燕亦尾隨進房。

乘雲道長笑嘻嘻地將適才的情況說了一遍，霍小青笑道：「雖未將他嚇破胆，可也暫時爲白姐姐出了一口氣！」

燕小燕接口道：「只怕他已經亡魂喪胆，說不定早已溜了，咱們還是快點追趕吧！」

杜展雄道：「不急，料他必是回江蘇家裏，咱們明早先去找余澎澤，問明了幾個問題，再追未遲！」

乘雲伸了一個懶腰，道：「老道一身老骨頭不堪折磨，可得歇息，你們商量好了之後，明天再通知老道！」

傅雨生忙道：「道長請早點休息！」

乘雲忽然問道：「慢，小傅，軒轅子不是一直與你在一起麼？怎地不見他？」

傅雨生道：「軒轅前輩說要去荊山找位朋友……」他回頭望了霍小青一眼，道：「那人以前曾經跟過霍帮主，後來在荊山一帶隱居……」他語還未說畢，乘雲已知其意，揮手請他們出去。

霍小青的祖父霍青龍曾經創立大龍帮，由於急於成名，大龍帮幹了許多惡跡。數十年前，軒轅子約鬥霍青龍，定明敗方必須退出江湖，結果軒轅子以一敵三，仍能取勝。

霍青龍十分光棍，立即率手下隱居在「水晶宮」內，下令宮人在五十年內不許踏出一步。霍青龍死後由其子霍揚威繼位，霍揚威死後則由其女霍小青接任。後來傅雨生和軒轅子誤打誤撞，打進「水晶宮」，軒轅子見當年自己一句話，令到大龍帮上下的後代都要受苦，所以取消諾言。自此之後，「水晶宮」宮內的人各得自由。而霍小青與傅雨生一戰動情，暗戀傅雨生，因此由關外追到江南，終於遇到心上人，可惜傅雨生在她之前，已認識了位紅顏知己：風小小。

青衫客杜展雄與傅雨生是同村，自小認識，以前杜展雄尚未成人，但傅雨生已是名揚天下的大俠，他的成就，一直是杜展雄追求的目標，今次在天目山下巧逢，兩人久別重逢，喜悅之情，筆墨難以形容。

更巧的是又遇到余澎澤，余澎澤與杜展雄算得上是師兄弟，兩人同時拜「開山拳」李厚爲武術啓蒙師父，但後來兩人各拜名師，另有一番功業。

余澎澤的妻子臉上有幾道疤痕，丈夫有友上門，不敢出來相見，杜展雄問後方知她便是昔日蕪湖城的名妓白珮菱，又經余澎澤介紹，方知兩人結合的經過。

原來當日余澎澤要殺白珮菱主婢時，白氏曾抵死糾纏，余澎澤一想之下，用匕首劃花了白珮菱的臉，再封了她的穴道，然後殺死婢子，最後還想再折磨白珮菱。

可是這刹那，他忽生疑念：古玉劍爲何要花錢殺兩個無拳無勇的女子？一時好奇心起，和顏悅色問白氏。白珮菱邊哭邊將經過告訴余澎澤。

余澎澤聞後深爲後悔，深覺自己爲

了金錢當劊子手之罪過，決心贖罪，悄悄帶她去找大夫治傷，同時間向古玉劍詐稱已殺了白珮菱主婢，古玉劍料他殺兩個女人不會有問題，信以爲眞，照付酬金，余澎澤將酬金轉贈與白珮菱。

白珮菱容顏已毀，昔日的大美人，如今變成醜八怪，傷心之餘，屢次要懸樑自盡，都虧余澎澤在旁勸解，最後余澎澤決定娶她，以贖其罪。

白珮菱提出一個條件：余澎澤必須替她報仇，余澎澤自然答應，當下在天目山背隱居，由於余澎澤尚有位年老的母親，因此余不時回家，直至母親死後，才陪妻子在天目山隱居，夫妻倆男耕女織，過着與世無爭之生活。

杜展雄不問猶自好，一問之下，又勾起了余澎澤夫婦之仇恨，因此決定替白珮菱報仇。

霍小青主婢主張採取特別手段來報仇，她自小在「水晶宮」長大，最擅長那些「掩人耳目」的把戲，因此由她設計，遂在蓮花寺上演了一齣「好戲」！

在蓮花寺內由白珮菱親自出場，如此方可令古玉劍入信，後來那一次則是由霍小青喬裝，她身材和面部輪廓與白珮菱本就有幾分相似，加上古玉劍已成驚弓之鳥，故此看不出破綻。

由於余澎澤是都昌城人氏，恐洩漏行徑，因此在城外朋友家借宿。古玉劍的岳父楊鏡波以前是江蘇知府，出了名的貪官汚吏，奈何朝內有人撐腰，雖經人彈劾，仍能無事，告老之後，在江蘇城外築宅當其寓公。

楊鏡波將愛女嫁與古玉劍，最重要的是他怕死得很，又知自己幹了不少傷天害理的事，恐告老之後，有人上門尋仇，欲借古玉劍之力保其晚年。

閑語表過，次日傅雨生「喚醒」乘雲道長，衆人聯袂出城，與余澎澤夫婦會合，一齊北上，這幾天，白珮菱在霍小青主婢的勸解下，態度稍爲改變，不再覺得「醜陋」是件不光采的事！也幸好這兩三年，余澎澤一有空，便教妻子習武練氣力，因此也可經得住長途跋涉。

傅雨生熱心此事，其實他還有一個願望，希望能撮合霍小青和杜展雄，路上不時替他們製造機會，只可惜毫無成績，因此他忍不住將乘雲拉到一邊，低聲道：「道長，你也知道晚輩和風姑娘情投意合，這霍姑娘……」

乘雲道：「老道無暇陪你打啞謎，你有話何不爽爽快快說出來？活像個大姑娘！」

傅雨生雖然歷過不少風險，亦已娶過妻子，但說起男女之情，仍是十分忸怩，「道長……你看杜展雄爲人如何？晚輩想撮合他跟霍姑娘，你看妥當不？」

乘雲悄悄掃了他倆一眼，道：「他倆倒也相配，只是不知人家意思如何！老道雖是出家人，却也知道男女之情，實在勉强不得！」

傅雨生尷尬地道：「正因爲如此，所以晚輩想請道長協助。」

乘雲雙手亂搖：「使不得，老道最怕這種事，日後你還是去求軒轅子吧！哎，其實是她自己送上門來的，你又何必往別人身上推？霍姑娘無論人品或武功，只在你那位風姑娘之上，不在她之下，大丈夫三妻四妾本是平常事！」

傅雨生漲紅了臉，急道：「道長不是說過感情的事，不能勉强的麼？」乘雲哈哈大笑。

霍小青回頭問道：「傅大哥，你跟道長說什麼，這般好笑，何不說出來，也讓大家高興一下！」

傅雨生更窘，急道：「這事麼……不好笑！」乘雲見他如此，笑聲更響。

霍小青撒嬌道：「道長，傅大哥不說，你說嘛！」

乘雲忙道：「說不得說不得，這是老道與小傅之間的秘密！」言畢向傅雨生扮了個鬼臉。乾咳一聲，岔開話題：「杜展雄，你準備如何收拾古玉劍？」

余澎澤道：「看來他已被嚇夠了，速速取其狗命吧！」

杜展雄道：「我不反對，不過那楊鏡波不是人，咱們最好乘機耍他一下，要他乖乖獻出財產，分與貧窮之士！」

乘雲道：「說得有理，爲人父母官者，不爲百姓幹事，反以搜刮民脂民膏爲榮，豈可讓這種人安享晚年？」

不一日到了江夏城，找了家乾淨的客棧歇下，派杜展雄和霍小青先去楊府打探動靜。霍小青自小在「水晶宮」長大，毫無城府，不知乘雲道長派她與杜展雄同去，另有目的；二來就像久困樊籠的鳥兒般，一但恢復了自由，便閑不住，至於杜展雄雖覺奇怪，却也提不出反對的理由，因爲霍小青的武功在其上，還以爲乘雲要請她「照顧」自己哩！

吃過晚飯，兩人換了夜行人的衣裳，聯袂出城，路上杜展雄將一些夜行人的知識教給霍小青，霍小青眨眨大眼睛道：「想不到這方面你比傅大哥知得還多！」

杜展雄見她不信，苦笑道：「像傅大哥那種高手；就算去龍潭虎穴，也不必顧忌，何須留心這些！」這樣說霍小青心頭方坦然。

兩人到楊府外，霍小青見那座大府邸，不由吐吐舌頭，低聲問道：「杜大哥，裏面必定有許多房舍，咱們又未見過那姓楊的狗官，如何找尋？」

杜展雄微微一笑，道：「往最大的房舍和最多人的房舍找去，十九不會錯！」

到了圍牆外，不見有人防守，杜展雄微覺意外，他回頭道：「霍姑娘，你且在此等我，待在下先進去看看！」言畢振衣翻過圍牆，誰知剛落地，「颼」地一聲響，霍小青亦已跳落在身旁！

杜展雄向她打了個手勢，兩人蛇行鼠伏向中間竄去，府內燈火疏落，而且不見有人巡値，杜展雄暗吃一驚：「莫非古玉劍那廝知道咱們要來，故意佈下『空城計』？不好，莫非裏面佈滿了陷阱？」

他恐霍小青看不起自己，不便打退堂鼓，只好提高警惕。走了二三十丈才見兩個更夫，沒精打采地走過來，杜展雄向霍小青打了個手勢，兩人同時撲出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制服了兩個更夫，再將之拉到花樹後面。

杜展雄將刀架在一個更夫的頸上，

低聲道：「咱們問你倆幾件事，須依實答覆，否則送你們上西天！」霍小青十分聰明，連忙封了另一個更夫的暈穴。杜展雄讚許地點點頭，道：「等下咱們會問你的同件，是眞是僞……」

那更夫急道：「大王放心小的知無不言，絕不會騙你，不信俺可以發毒咒！」

「不必了！爲何府內無人巡値，古玉劍是否在裏面設了陷阱？」

更夫道：「姑爺昨晚回來，今日一早便走了！」

杜展雄一怔，急問：「可知他去何處？」

那更夫打了哆嗦，道：「昨夜不知爲何，內宅忽然鬧起鬼來了，事後老爺和小姐被鬼抓去，姑爺幸免於難，他今早離府時說去請高僧來捉鬼！」

「胡說！鬼會拘魂，又怎會拘人！」

更夫道：「眞的，大王若不相信，可問胡三！」說着向另一個更夫指了一指。霍小青解開另一位更夫的穴道，一問答案亦如此。

杜展雄續問：「昨夜鬧鬼的情況到底如何，你仔細說一遍！」

「小的們不能進內宅，詳細情況也不太清楚！到三更時，便聽見內宅的人高聲驚叫，有的喊鬼，有的喊殭屍，當時府內上下的人都被吵醒，只有總管胆子較大，又因是老爺的徒弟，所以能進內宅。」

另一個更夫接口道：「誰知楊總管剛進內宅，便被姑爺撞了出來，未幾即見十多具屍體，一蹦一跳地自內出來，背後還有一對無常鬼，一個搖鈴，一個晃幡！我的媽呀，他們一出來，不知爲何，火把都變成了綠色，大家心頭着慌，好像處身地府！」

霍小青冷哼一聲：「那是騙人的玩意，你挑重要的說，不要囉嗦！」

「是是……」更夫急不及待地道：「後來那些殭屍扛着老爺和小姐跳牆跑了，姑爺立即跌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氣，臉色比雪還白，咱們從來未見過姑爺這般狼狽的！」

霍小青冷笑道：「他幹了許多虧心事，自然心虛了！那些殭屍從那裏來的？」

更夫顫聲道：「當然是從下面來的！」他邊說邊用手指着地上。

杜展雄再問：「以前可曾發生過這種事？」

第一個更夫道：「當然未發生過，要不老爺還敢住在這裏麼？今早姑爺走後，總管也悄悄離開了，家裏在附近的也都請假回家去，如今只剩下二三十個人，總管怪咱們昨夜偷懶，一定要咱們繼續打更……」

杜展雄和霍小青再問了幾句，相信他沒有打誑，便回城去了。

扮鬼捉人　發現殭屍

余澎澤聽了杜展雄的話後，十分驚訝，脫口道：「是誰替咱們去懲罰他呢？奇怪，古玉劍一定以爲是咱們幹的！」

燕小燕道：「管他怎樣想，總之他是惡有惡報，活該……白姐姐這口氣總可稍消。」

白珮菱眼圈一紅，道：「妹妹怎知道這是姐的心情？這仇當然要自己報，氣才能消，何況他如今還未死，今後也不知要去何處找他！」

杜展雄道：「這可是個問題！」

余澎澤忙道：「杜兄弟及傅大俠假若是有事要辦，愚夫婦不敢留你們，這仇咱們夫婦再想辦法報吧！」

乘雲哈哈笑道：「只怕你未必是古玉劍的對手，何況他還有許多蝦兵蟹將！」

余澎澤嘆息道：「余某若有這個本領的，還會等到今天，借助諸位才來報仇麼？」

傅雨生看了乘雲一眼，道：「咱們且在此等他三五天吧，若古玉劍還不回來，再作打算。」

杜展雄更想與傅雨生及乘雲一起，忙道：「不錯，送佛理該送到西！」一頓又問：「傅大哥此間事了，準備去何處？」

「去荊山，找霍姑娘的父親！」

霍小青撇撇小嘴，道：「他是想辦法要甩掉我！」傅雨生甚是尷尬，向乘雲連連打眼色，可惜乘雲亦不善詞令，聳聳肩表示愛莫能助。

杜展雄乾咳一聲，道：「霍姑娘誤會了，傅大哥不是這種人，也許他還有事要辦，不便帶姑娘上路。」

霍小青冷笑一聲：「這話倒沒錯，他是趕着去找什麼風姑娘，一個風一個雨的，嘿嘿，倒也配襯得很。」

乘雲忙道：「小姑娘，這就是你的不是了，人家認識在先，況還有婚約，這怎能怪得了小傅！」

霍小青眼圈一紅，嗚咽道：「你們都欺侮我！」言畢飛身回房。

乘雲苦笑道：「小姑娘的心……這個老道眞的不能理解，小傅，你說老道可是說錯嗎？」

燕小燕道：「我家姑娘對傅大哥一往情深，這又有何不對？哼，她有什麼配不起傅大哥的？那姓風的，又有那一點比得上我家姑娘？」

杜展雄道：「感情這回事，可不好說……」

燕小燕盯了他一眼，道：「不好說，你又說，大丈夫三妻四妾有什麼打緊？傅大哥，你太令宮主傷心了！」說也奇怪，杜展雄登時閉上嘴，不敢再說一聲。

傅雨生喃喃地道：「我是個不祥的人……小燕姑娘，請你快回房陪你家宮主，免生意外！」

乘雲道：「老道最怕這種事，你們滾吧！」

傅雨生等四人出了房，杜展雄問道：「余師兄，古玉劍既然已不在江夏，你們便住在此吧，省得奔波！」

余澎澤想了一下，道：「也好，待我今夜再去楊府探一探！」

杜展雄忙道：「小弟陪你去！」

* * *

楊府的確鬧過殭屍，只是留下來的人，無一個知道詳細情況，不過在內宅服伺楊夫人的兩個丫頭，被殭屍吸乾了血的「乾屍」，却有許多下人看過，說得

繪聲繪影，而古玉劍和總管楊鏡湖還未回來，楊府的下人無人知道有否失去什麼貴重的東西。

余澎澤和杜展雄一連去了三夜，都沒有消息，傅雨生等不了，決定起程去荊山，乘雲道：「老道也得回武當，看看那些小道士們，咱們同上路吧！」

杜展雄道：「小弟也要去襄陽，倒可同路而行，余師兄，你倆且留在此打探消息吧，過一兩個月，小弟便來，古玉劍不是易與之輩，千萬不可妄動！」余澎澤夫婦唯唯受教，又拜謝了一番，然後分手。

杜展雄肯同行，正中傅雨生下懷，奈何他對霍小青反而比對燕小燕冷淡，沿途不時向小燕講些江湖上之逸事及趣聞，這都是燕小燕聞未所聞的，聽得她津津有味。

霍小青好像忘記了那天的不快，仍然像小鳥一般，依在傅雨生身邊，乘雲只當作什麼也沒看見。

這一帶江河密如蛛網，衆人時而步行，時而乘舟，走了五六天，才到達荊門，按說去襄陽，理該北上，但杜展雄好像忘記了這回事，仍隨他們向荊山方面行去。

兩天之後，已進入荊山地區，傅雨生問道：「杜賢弟不是要去襄陽麼？」

杜展雄紅着臉道：「反正不急，小弟再陪你們去。霍姑娘的父親，住在何處？」

傅雨生道：「某亦不清楚，是軒轅前輩聽到風聲的，所以先來此找尋，說大龍幫弄到後來這個地步，他也有責任，所以負起此責！」

小燕道：「軒轅前輩叫咱們去一個什麼飲馬店的地方等他。杜大哥你見識廣，可知那地方在何處？」

杜展雄拍拍胸膛道：「既然去荊山，便不怕找不到，包在杜某身上！」

乘雲要去武當倒是順路，但此刻却道：「你們看看天色，今日恐怕是錯過宿頭了。」

杜展雄道：「咱們到山村裏借宿吧！」再走了片刻，暮色經已四合，幸好再去了三四里路，便見到一條山村，杜展雄首先進去借宿，靠村口一棟石屋外，一個老頭正在抽旱烟，杜展雄向他道明來意。

那老頭道：「如果你們不嫌舍下淺窄的，老漢倒沒問題，反正兩個犬子都上山打獵了，今明天是不會回家了！」

「咱們但求有個歇脚的地方就行，不會奢求。尚請老丈替咱們準備晚飯，這錠銀子給你！」言畢將一錠五兩重銀子放在桌上。

山野老漢幾時見過這許多銀子，吃驚地道：「小哥……這，這太多了，恐怕老漢沒什麼好東西招呼你們，你還是收起來吧！」

杜展雄道：「老丈放心，這銀子是乾淨的，只恐打擾你不好意思，總之你給咱們吃什麼，咱們就吃什麼！」言畢出村引傅雨生等人進去。

老漢忙得團團轉，安排他們進房歇息，還去鄰舍借鷄借鴨，與他老伴弄了五六個菜，招呼他們吃飯，唯恐服伺不周，反使傅雨生等人過意不去。

好不容易才吃飽了飯，老漢要與老伴搬到廳內睡，却讓傅雨生攔住，道：「在下在廳裏打坐就行。」

石屋裏沉緬在黑暗中，四周也靜悄悄的，只有偶爾的風聲，傅雨生就在地上盤膝運功調息，眞氣剛到了一個大周天，耳邊便聞到一個鈴聲。

鈴聲似在遠處，隨風送來，而且甚有節奏，他心頭一動，連忙散了功，正想出去探個究竟，誰知乘雲亦聞聲出來，向他打了個手勢，兩人悄沒聲息地越牆而去。

山村裏的狗吠起來，聲音甚是凄厲，自喉底發出來的胡胡聲，更加令人毛骨悚然。

乘雲道長功力深厚，在狗吠聲中，仍能分辨出鈴聲，拉着傅雨生向村口奔去。

村口有一座小樹林，沿着山路而生，小路對面的林木則甚爲稀疏，至此，鈴聲清晰了許多，似是由東向這邊移近。

乘雲長身躍上一株大樹，忽然向傅雨生招招手，傅雨生忙亦躍上去，定睛望去，朦朧的月色下，但見遠處有一行黑影，向這邊走來，說是走實在不太貼切，因爲那些黑影，不是走動，而是跳動，前面那個黑衣人才是用脚行走，他手上一口金色的搖鈴，在月光下發出金光。

鈴聲越來越近，傅雨生忽覺心跳加速，恨不得跳下樹迎上去，耳邊忽聞乘雲的「傳音入密」：「快運功抱元守一！」

傅雨生依言施爲，情況方較好轉，鈴聲時急時緩，時強時弱，時長時短，甚有規律，而後面那一羣跳動的東西，雙臂向前直伸，似受鈴聲控制。

未幾，那一羣東西終於來至林前，傅雨生心跳再度加速，心情煩躁，恨不得隨鈴聲而跳動，最後面那一個手上則持着一根招魂幡。

乘雲忽又傳音：「不知去楊府行凶的，是否這羣東西？」

傅雨生心頭一跳，幾乎喊出殭屍兩個字來，那些東西似乎沒有發覺路旁有人偷窺，仍然向前跳去。傅雨生正想躍下追前，忽又聞乘雲傳音道：「小心，後面還有人！」

傅雨生連忙回頭望去，果見遠處有道淡淡的人影，疾如星火地掠來，來勢之速，使他也自認不如，不由吃了一驚，連忙提氣戒備，仍藏匿於樹上。

那道人影幾個起落已至樹林外，傅雨生目光一及，心頭大喜，正想呼叫，忽見那人手臂一抬，一塊石頭，急如離弦之矢，挾風向樹上的傅雨生射去！

乘雲未待石頭射至，忽然一掌斜擊，那石頭吃他掌風一激，倒射過去，一來一去疾如星火！

那人似乎未料到樹上人竟有此功力，衣袖一拂，將石頭捲飛，抬頭一望，只見林內射出兩道人影來，定睛一望，訝然道：「牛鼻子怎會是你？難怪有此功力！」原來此人竟是軒轅子！

乘雲反問：「施主怎會跟在那些怪物後面？」

軒轅子道：「若非怪物，區區又怎會跟着他們，小傅你在此正好，咱們一齊跟上去，探個究竟！」

傅雨生急道：「慢，村裏還有霍姑娘，待晚輩喚她們出來。」

軒轅子道：「區區先進去，牛鼻子隨後，你找到人再跟來吧！總之，區區沿途會留下記號！」言畢提氣奔前，疾如奔馬。

乘雲道：「小傅你快去！」他隨後奔前，傅雨生只好回村，一越過牆，便見到幾點閃閃生光的眸子。

霍小青怨道：「傅大哥你三更半夜跑去那裏，爲何不先交代一聲，難道不知道咱們會担心你麼？」

傅雨生心頭一熱，道：「有話路上再說，快走！」小燕立即回房取包袱，四人越牆而出，向西奔馳。

杜展雄問道：「道長呢？他不是與你一道麼？」傅雨生這才將適才所發生的事，說了一遍。

燕小燕叫道：「這些殭屍，跟擄去楊鏡波的那些，有否關連？」

杜展雄道：「恐怕有點關係！」

小燕睨了他一眼，道：「人家又不是問你，」杜展雄甚是尷尬，幸好四周昏暗，可掩窘態。

傅雨生道：「你們若想看戲的，便少說話多趕路，杜賢弟，你身上有火摺子麼？」

杜展雄立即亮了火摺子，遞與傅雨生，傅雨生雙眼左右盼顧，見樹上被人以石頭刻了個箭頭，忙道：「向左轉！」左首沒有山路，但青草却明顯有被人踐踏過的痕跡！四人認跡急追，未幾已至山坡上，却見那裏有一座密林。

傅雨生回頭道：「大家小心一點！」杜展雄立即抽出刀來，站在霍小青主婢身旁。

霍小青撇撇小嘴，道：「你保護小燕吧，姑娘用不着你！」

傅雨生見樹幹上又有一個箭頭，回首道：「他們進林了，咱們也進去，不過千萬要小心！」當下由他帶頭，小心翼翼入林。

那樹林外面比較密，中間比較疏，舉目望去全是樹幹，看不到邊際。火摺子光線在樹林中，顯得格外微弱，山風吹來，樹搖葉動，沙沙的響聲如波如濤，火舌晃動，樹幹的影子在地上亂竄，似鬼魅出動，饒得傅雨生藝高胆大，也忍不住打了個冷噤。

燕小燕低聲道：「道長他們來這裏作甚？」

杜展雄道：「有傅大哥在，姑娘不必害怕。」

燕小燕白了他一眼，道：「誰說我害怕？」

霍小青嗔道：「你倆再絆嘴，便請你們出去！」她見傅雨生蹲在地上，忙走前問道：「可是有暗記？」

傅雨生長身道：「奇怪，脚印來至此處，忽然不見了！」他抬頭望向高處，火光下隱約見到樹幹上被人劃了一個大問號！

「傅大哥，那是什麼意思？」

傅雨生道：「你們三個由左首前進，大家分頭找一找，不可分隔太遠，有事發嘯爲號！」

霍小青轉頭道：「小燕，你們兩個由左首那邊前進，我跟傅大哥去右邊！」傅雨生暗嘆一聲，把火摺子交給杜展雄，又叮嚀了他一番，才分頭前進。

雙方相隔約莫十丈，霍小青故意把身靠近傅雨生，道：「大哥，咱們沒有火，如何找得到暗記？」

傅雨生道：「先胡亂闖一闖再作打算！」樹林內一片漆黑，轉首望去，不見那邊的火光。四周靜寂如死，就像到了另一個世界，只偶爾聽到鞋履踩草的沙沙聲。

霍小青但覺心頭發毛，要請傅雨生退出去，又怕讓他輕視，只好提心吊胆地前進。忽然遠處傳來一陣似有若無的鈴聲。傅雨生低聲問道：「霍姑娘，你聽到鈴聲麼？」

「沒有呀……」霍小青一開腔，連自己聽了也覺得不好意思，因爲聲音實在抖得厲害！

傅雨生伸手過去，輕輕拉住霍小青，低聲道：「運功凝神再聽，辨別鈴聲的方向！」霍小青乘勢靠着傅雨生的肩膀，心頭踏實了不少。她依言運功靜聽，半晌，果然聽到一陣鈴聲。

傅雨生道：「在右首！咱們先去找杜展雄他倆！」他拉着霍小青急奔，黑暗中雙眼視物仍如白晝，一口氣奔了二十多丈，却不見杜展雄的影子！

霍小青大驚，呼道：「小燕，小燕！」顫抖的聲音，在寂靜中，似是山壁廻音，却十分响亮！

與此同時，左首傳來一道尖銳凄厲的叫聲！叫聲充滿恐慌！霍小青驚道：「大哥，是小燕的叫聲！」

「過去看看！」傅雨生拉着她向林外的方向跑去。奔了十來丈，便聽到一個「息息索索」的聲音，傅雨生喝道：「什麼鬼怪都給我滾出來！」

但聞小燕驚呼一聲：「傅大哥！」人便從樹後撲出來，伏在霍小青懷中飲泣。

傅雨生急問：「到底發生什麼事？」

小燕嚇得連聲音也變了：「剛才有幾個怪物，突然從樹後轉出來……把杜大哥擄走了！」

傅雨生再問：「是什麼怪物，你快說清楚！」

小燕喘了口氣心神才稍定下來。「剛才火摺子忽然熄滅，杜小哥摸石刀敲打，忽然有幾個人影出現，要抓杜大哥，杜大哥因爲收了刀，只好用拳掌應戰，誰知那些東西中拳之後，毫無反應，反讓他們擄走了。」

傅雨生心頭稍鬆，道：「可知將他擄去何處？剛才爲何不呼叫？」

小燕不好意思地道：「黑暗中我……看不清楚……我被嚇壞了……那幾個不是人……好像是傳說中的殭屍……」

霍小青罵了一聲：「沒用！」忽然想起剛才自己也害怕得緊，登時閉上了

嘴。

傅雨生心頭一跳，脫口問道：「你看清楚了？他們從那裏逃逸的？」

小燕抬手向對面樹後一指，道：「從那裏跑的……他們走了一陣，我方……才能叫得出聲！」

傅雨生道：「你倆跟在我後面，大家小心提防！」燕小燕把劍握得緊緊的，霍小青和傅雨生一樣，都不帶兵器。

三人步步爲營，向西行進，傅雨生表面上十分鎭定，其實內心亦緊張得很，蓋軒轅子和乘雲兩名絕世高人，至今尚未有消息，若有不測，則自己若遇上那些東西，後果亦難設想。

前面樹木甚是濃密，傅雨生決定向中間地方走，因爲林中空隙較大，萬一有人偷襲，也比較容易發覺。就在此刻，忽然又聽到一陣陣有節奏的鈴聲，鈴聲與適才一樣，只是今次近了許多。

霍小青道：「鈴聲就在前面，快跑！」她一手拉着小燕，向前急跑。

傅雨生忽道：「且慢，說不定前面有個陷阱等着咱們，而鈴聲是故意引我們去的！」稍頓續道：「所以你倆不如暫且留在此處，待我先上前探個究竟，再回來……」

話未說畢，小燕已截口道：「萬一你去後，他們又出現，你趕得回來嗎？」

傅雨生見霍小青不作聲，知道她亦害怕，只好輕嘆一聲，道：「如此兩位隨後來吧！鈴聲不絕於耳，咱們不用走得太急！」他欲訂個萬全之策，奈何想不到，只好道：「萬一有事，你倆不用管我，先逃出樹林去吧！」

霍小青道：「如此怎行，你把咱們當作什麼？」

傅雨生忙道：「並非在下輕視姑娘，實乃我還有辦法獨自逃生！」

話剛說畢，忽然「叮叮」一陣鈴聲響起，居然就在身畔！三人猛吃一驚，與此同時，樹後忽然飛出許多綠幽幽的光芒來，幽綠色的火點，在半空中載沉載浮，樹林間白烟裊繞，在綠火掩映下，也變成了綠色！

傅雨生冷笑一聲：「這種下三濫的手法，也敢拿出來獻世！」他邊說邊將眞力提於雙臂。

鈴聲再響，只見對面綠烟中有一枝招魂幡在搖晃，鈴聲越來越急，招魂幡也搖得更急，只聽得傅雨生三人心煩意躁，恨不得隨鈴聲而跳動！

傅雨生尚好，小燕功力較淺，手臂被霍小青拉住．但雙脚已不由自主地輕輕跳動起來。傅雨生知道再躭下去，後果不堪設想，是以大喝一聲，向一棵大樹飛去，因爲鈴聲是由該處傳來的！

傅雨生雙脚剛落地，忽見一對手臂，迎面扠了過來，他臨危不亂，雙脚一錯，已閃開尺餘，讓過對方的一對手臂，右拳自對方肘下穿入，但聞「蓬」的一聲響，拳頭擊在那人身上，如中敗革，震得手臂微微一酸，而那人則被擊飛！

傅雨生退了半步，定睛望去，只見那人直挺挺地摔倒地上，半晌跳了起來，奇怪的是他膝頭似乎不能彎曲，吃了那麼沉重的一拳，亦毫無受傷的跡象！再一望，可不正是那些殭屍，而且他又發現，每棵樹後都有這種東西跳了出來！

霍小青驚呼一聲，叫道：「傅大哥小心！」

傅雨生見自己被包圍，心神未亂，一對眼睛四處掃射，可惜只聞鈴聲，不見搖鈴人，遂叫道：「霍姑娘，你們小心，不必爲在下担心！」

那些殭屍越跳越近，綠幽幽的鬼火在頭上亂飛，遠處傳來些分辨不出，是發自什麼事物的聲音，令人毛管悚然，

傅雨生叫道：「有種的便出來，跟傅某決一高下，裝神扮鬼，用下三濫的手法取勝，算得什麼好漢！」

話音未落，忽聞霍小青叫道：「大哥小心！」未待她出言警告，傅雨生已聞得風聲，及時閃開背後那殭屍之偸襲，順勢揚起後腿，將殭屍蹬飛！

說時遲，那時快，前面和左右兩具都已迫近，傅雨生拳打足踢，「蓬蓬蓬」三聲，將那三具屍體擊退，可是後面還有七八具殭屍，立即補上了位，仍將傅雨生困住！

霍小青見狀，劈手奪了燕小燕的刀，飛身躍前，那些殭屍反應甚慢，怎閃得開霍小青那一刀？「篤」地一聲響，柳葉刀已砍在其左肩上，刀鋒直透進骨頭裏，可是殭屍仍然一蹦一跳地前進，只是左臂抬得不高，姿勢甚是滑稽，亦令人恐懼！

適才傅雨生尚以爲殭屍乃人扮的，但此刻信心經已動搖，這一驚非同小可！試想想，一個活生生的人，被一羣沒有生命的事物格鬥，後果如何，白痴人也知道，而霍小青更是發出尖叫，鬆手退身！

傅雨生猛吸一口氣，叫道：「霍姑娘，斬其雙脚！」可惜霍小青已嚇得連刀也不要！

小燕嚇得幾乎哭了出來：「大哥，宮主，咱們快跑吧！」

霍小青不知那來的一股勇氣，倏地飛前，一掌擊在一具殭屍的後背。她家傳的「玉冰玄陰掌」，一出掌便帶起一片寒風。那具殭屍身子震了一震，但去勢却更快了！

傅雨生上身向前一俯，後脚急蹴，正中殭屍的小腹，這一腿力透千鈞，那殭屍去得急，退得也急，反向霍小青撞去！

霍小青虞不及此，倉皇後退，後脚跟碰到一條突出地面的樹枝，登時仰天摔倒，與此同時，那殭屍的後腿亦被霍小青絆着，應聲向霍小青嬌軀壓下去！

刹那間，霍小青竟然忘記伸手推開殭屍，讓他躺在自己身上，鼻端嗅到一股難以形喩的異味，使她幾乎暈厥，耳際聽見燕小燕發出一道尖銳的叫聲，這才霍然一醒，連忙將他推開！

那殭屍在地上一滾，又跳了起來，霍小青連忙滾開，爬上來，聲音帶哭地叫道：「大哥……這些東西不是人，快跑！」

傅雨生怎不知道，他們不是人？奈何被重重圍困住！幸好那些殭屍動作遲

鈍，雖然不怕拳脚，但還好打發，只是長此下去，氣力衰竭，終要爲其所制，是以心頭極焦慮！

正在不知如何是好之際，忽然遠處傳來一道嘯聲，嘯聲穿雲裂石，震耳欲聾，把鈴聲掩蓋，那些殭屍動作突然慢了下來，傅雨生心頭一動，倏地踢飛一具殭屍，自空隙中，沖天飛起，再凌空打了個旋，斜飛落在丈二之外，已脫出包圍圈，同時林內的鬼火突然熄滅，鈴聲突變，更夾雜着刺耳的哨子聲！

霍小青驚道：「大哥，快退！」她不由分說，將傅雨生拉後，也在此刻，嘯聲已到近處，震得樹葉撲簌簌地掉下來。

傅雨生納氣喝道：「報上名來！」只聽一個熟悉的聲音：「小傅你沒事吧？」

傅雨生喜道：「是道長！軒轅前輩呢？」

「颼」的一聲，林中多了一個人，正是乘雲道長，只見他頭髮散亂，長衫濕濡，喘着氣道：「軒轅施主被他們抓去了，若非老道見機得早，恐怕也回不來！」

燕小燕失聲道：「杜大哥也被他們擄去了！」

乘雲摸出火摺子來，將之點亮，傅雨生見他汗跡隱約可見，神態甚是狼狽，心頭駭然，乃問道：「道長也是被這種東西纏上？」

「正是，想不到他們還有這許多殭屍！適才老道循軒轅施主留下的暗記追踪，後來聽到一陣鈴聲，却又見軒轅施主被殭屍緊緊地抓住，扛抬着飛奔……」乘雲喘了一口氣，續道：「老道追前，却爲其他殭屍所困，料不到那些東西居然不怕拳掌，老道打不勝打，幸好見那些東西受鈴聲控制，遂發嘯與之相抗，那些殭屍陣法大亂，老道方可脫身！」

傅雨生担驚地道：「不知軒轅前輩被他們捉去，會否有事！」

乘雲慚愧地道：「老道自顧不暇！……咳咳！軒轅施主精於命裡，理該懂得趨吉避凶，他必是算出自己有驚無險，因此不必爲其担心！」

「話雖如此，但那種東西，竟無人性可言！豈能以常理推測！」

乘雲乾咳一聲：「雖違常理，但那些東西肯定是爲人所控制，所以……天亮之後，咱們再去探查一下吧！」

話音剛落，即聞有人罵道：「豈有此理，出家人的心腸還不如俗世中人的慈悲！牛鼻子，你應該回去唸經去！」

只見上面跳下一個人來，正是軒轅子！傅雨生喜道：「前輩你沒事？」

軒轅子冷哼一聲：「牛鼻子心腸雖硬，但也有一點說對！區區算過自己的命，絕非命喪於此！」

乘雲臉上泛紅，指着說：「無量壽佛，施主果然吉人天相！其實老道亦早已料到你不會命喪於此！區區幾具跳樑小鬼，豈奈得你何！」

「不用你拍馬屁！區區是故意讓他們抓住的，目的是希望找到他們的巢穴，誰知他們身上的力量越來越大，若是不掙扎，恐怕四肢骨頭都要給捏碎！」

霍小青嗔道：「前輩爲何在此時候還在賣關子！他們既然抓得緊，又不怕拳掌，你又如何逃脫？」

軒轅子道：「說起來還得謝牛鼻子，因他發嘯後擾亂了鈴聲，那四具殭屍力道較弱時，區區才掙扎得開！」

傅雨生道：「如果那些殭屍也懂得點穴功夫，豈不危哉！」

「牛鼻子見死不救，還說風涼話！」

霍小青連忙岔開話題：「老前輩，您說那些東西的確是……殭屍？世上眞有此物？」

軒轅子歎息道：「若非殭屍，又怎能解釋？未知牛鼻子可曾聞過，湖西有趕屍這門法術？」

乘雲道：「自然聽聞過，只是老道一直認爲那是道聽途說的，料是些不長進的出家人，欺騙婦孺的！」

燕小燕急道：「若是那種東西，又豈是人力能敵的……那麼杜大哥他……」

軒轅子問道：「誰是杜大哥？」傅雨生這才將巧遇杜展雄，全力要替白珮菱報仇再來荊山尋他的經過，扼要地講了一遍，軒轅子聞後閉眼不語。

霍小青道：「那姓杜的夜郎自大，否則也不會有此下場……」

燕小燕急道：「宮主，他……他被那種東西擄去……是猝不及防，並非夜郎自大！」

霍小青撇撇小嘴：「我駡他，你緊張什麼？」小燕臉上發熱。

傅雨生心中暗暗叫苦：「不好，莫非她看上了小杜！希望小杜他……」回心一想，又覺杜展雄似亦對她有意思，頓感失望。

軒轅子問道：「小傅，你在想什麼？」

「我在思索救杜展雄的辦法！」傅雨生不擅說謊，這句話說出了口，猛覺雙頰熱得難受。「前輩！道長，你倆可有善策？」

乘雲道：「善策老道沒有，你問你的前輩吧！不過最低限度咱們已知道可用嘯聲擾亂鈴聲！」

軒轅子道：「你不用明捧暗損，區區向來就有智多星之稱！」

乘雲哈哈笑道：「老道早已洗耳恭聽你的善策妙計多時！」

話音剛落，忽聞軒轅子低聲道：「噤聲，有人進林，咱們分頭躲起來！」他和乘雲各自飛前，躲在樹後，傅雨生只好與霍小青和小燕，躲在後面一棵大樹後。

此際天色已濛濛亮，樹林內光線雖仍暗淡，但已隱約可視物，只見林外走來一個中年漢子，身材頎長，一身錦衣，只是臉色憔悴，神態驚慌小心，走得甚慢，每走一步，都要左顧右盼一番。

待那中年漢子走近，赫然是古玉劍，傅雨生心頭詫異，忖道：「咦，這廝怎地也來這裡？」忽然古玉劍轉身向西走去。

傅雨生望向乘雲和軒轅子，但見他倆嘴巴翕動，不聞話音，知道他倆正以「傳音入密」交談。

半晌，軒轅子回身向傅雨生三人打

手勢，示意他們留在原地等候，他和乘雲雙雙竄前，料是跟蹤古玉劍去了！

燕小燕道：「大哥，咱們也去吧！」

傅雨生不作聲，雙脚仍立定，若非要保護她倆，他早亦跟下去了。

霍小青低聲道：「小燕，你幾時變得這般不聽話！在大哥和我之前，還有你置喙之地麼？」

傅雨生道：「小燕是關心小杜的安危。」小燕粉臉刷地飛起兩朵紅暈，霍小青有點明白，想起自己，不禁興起同病相憐之情，伸手過去，握住其玉掌，以示安慰。

燕小燕心頭怦怦亂跳，見霍小青似笑非笑，跺足道：「宮主，你千萬不要誤會，小婢與杜大哥……」

「你與杜展雄如何？」霍小青莞爾道：「我根本沒說過什麼，有什麼誤會，是你做賊心虛吧？」燕小燕嬌羞地擂打着小青。

傅雨生沉聲：「此處不宜鬧笑！」

燕小燕羞怯地道：「大哥，不知前輩他們爲何至今尚未回來，未知會否出事！」

霍小青白了她一眼，道：「你胡說什麼？」

傅雨生見天色已大亮，乃道：「咱們去找他倆，不過路上須小心！」

燕小燕道：「大哥放心，聽說那種東西只能在晚上才能出來作祟！如今天已亮了，他們若還能出現，便証明那是假冒的！」

傅雨生道：「莫以爲人便不可怕！說不定前面還有陷阱，總之你倆小心提防！」三人走了一陣，忽見乘雲飛了回來，傅雨生忙迎前問道：「道長，情況如何？」

乘雲喪氣地道：「這次眞是陰溝裏翻船了！咱們一直跟着那小子，誰知他轉過山坳，便突然不見了！」

燕小燕快口道：「也許他躲起來了！」

「但咱們在周圍找不到，軒轅子施主着老道來找你們！」乘雲臉色十分凝重。「不過老道須先聲明，你們若不願意去的，萬萬不可勉强，出了事也莫相怪！」

傅雨生道：「這個自然。」

乘雲續道：「小傅，你得多花點精神照顧她倆！」傅雨生唯唯答應，當下四人火速向西前進，走了里多路，樹林稍疏，光線充足，令人有如釋重負之感。

未幾，即見有一小山丘，軒轅子站在那裡招手，乘雲掠前問道：「找到沒有？」

「沒有踪跡，區區懷疑他是被那些殭屍擄去的！」

燕小燕道：「前輩莫故意唬嚇咱們，光天化日之下，那有什麼殭屍？」

軒轅子正色道：「殭屍是由人控制的！殭屍白天不能出來，人當然可以！」

傅雨生心頭一跳，脫口道：「如此看來，他們的巢穴，就在這裡附近！」

軒轅子微微一笑，道：「小傅的腦袋比前靈光了，眞要多謝風姑娘啊！」他不管霍小青高不高興，目光一掃，問道：「不知你們可有胆量去探查？」

乘雲道：「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軒轅子又罵道：「你這不學無術的牛鼻子，這句該由不拘和尚唸才好！閒話少說，咱們分開三組搜查，不可分開太遠！」當下仍由傅雨生保護霍小青和燕小燕，軒轅子和乘雲獨自行動。

那山丘形狀甚怪，雖然不高，但竟然有五個山脈向四周伸展，若從高處望去，有如一隻「烏龜」，龜之頭部向西，此刻他們正在右後足處，而古玉劍失踪的地方便在右後脚的前面，因此他們集中在此處搜索。

這一邊因爲背陽，因此樹木甚是疏落，山脈最高處只有五六丈，最低處不足一丈，長約三十丈，滿山亂石，倒是山坳後地上十分平整，只是疏落的野草，像癩痢頭般。

乘雲和軒轅子搜索山脈，傅雨生三人則搜索平地，彼此既小心又仔細地搜了一遍，找不到一絲痕跡！

燕小燕抬頭急問：「前輩，道長，你們可有發現？」

兩人搖頭下山來，小燕道：「咱們也搜不到什麼，前輩會否是您記錯了地點？」

軒轅子甚是不快，拂袖道：「咱們且先離開，今晚再來！」當下衆人覓路離開。「牛鼻子，希望你能留下來，助區區收服這些妖魔鬼怪！」

乘雲道：「你說錯了！收服妖魔鬼怪乃老道之責任，應該是你協助老道才對！」

軒轅子笑道：「你我相交數十年，何須分彼此！可惜和尚不在此地，否則憑咱們三人加上小傅，天下間還有什麼事，難得了咱們！」

乘雲道：「咱們還是到楊老頭那裡歇歇脚，今晚再來，不過今晚再來，可得準備點東西！」

霍小青道：「不錯，那些殭屍雖然不怕拳掌，但只要咱們斬斷其雙腿，他還能作惡乎！」

軒轅子喜道：「你這小妞，說了這麼多話，只有這句中聽！小傅，等下你陪區區進城一行！牛鼻子帶他倆去山村等候！」

* * *

軒轅子和傅雨生返回山村，暮色經已四合，衆人吃過晚飯，各自盤膝運功調息了一陣，然後才準備出發。

軒轅子道：「你們兩個小妞，最好留在此處。」

霍小青急道：「前輩可是看不起咱們？」

軒轅子道：「今番不比上次，而且你們一見到那些怪物，便已魂飛魄散，還顧得了其他麼？」

燕小燕道：「難道憑『僧道俗三神』再加上『半劍震中州』傅大俠，三個大男人，還保護不了咱們兩個小女人？」

軒轅子怒道：「胡說，區區只是爲你們着想而已，既然不怕死便跟着來吧！」燕小燕忍不住咭地一聲笑了出來，連聲多謝。

軒轅子臉色一沉，道：「丫頭胡鬧，

莫以爲區區中了什麼激將計，先說清楚，等下可不許單獨行動，凡事須鎭定行事！」霍小青和燕小燕連聲答應。

當下五人出了山村，向西急進，未幾進入樹林，衆人均將鋼刀抽了出來，乘雲還亮了火摺子，再折了一把枯枝當作火把，在前帶路。

一路上，步步爲營，可是什麼也看不見。樹林內寂靜如死，只有沙沙的脚步聲，五個人不發一言，一直來至山丘附近，軒轅子向後揮揮手，衆人便躲匿在樹後監視。

守候最是難受，每有山風吹來，樹枝婆娑，却使人拉緊了心，只怕殭屍會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現。

默算一下，三更的時分已過，殭屍還未見出現，不過五個人十隻眼睛都看到一個人從山坳後走出來。一身錦衣，身材頎長，可不正是古玉劍？

這刹那，五個人心頭同時翻上一個疑問，古玉劍爲何又會在此出現？

乘雲向軒轅子打了一個手勢，躍前道：「施主別來無恙？」

古玉劍冷不提防，被嚇了一跳，他看了乘雲幾眼才道：「奇怪？道長怎會來此？」

乘雲道：「老道回武當，路經此處，見林內有妖氣冲天，故此入林探察一番！」

古玉劍道：「未知道長有何所得，此處眞有妖氣？」

乘雲冷笑一聲，「其實施主比老道知道得更清楚，不過如今你大概不會請老道出馬替你捉鬼了！」

古玉劍正容道：「神鬼之說，本就無稽，當時在下一時失策，才會請道長捉鬼，其實鬼還不是人扮的！」

「既然如此，閣下來此所爲何事？」

古玉劍哈哈一笑，道：「在下是迷路！」

「是麼？今晨在此失踪，今夜又突然出現，老道想請你帶我去一個地方。」

「什麼地方？」

「你今晨到那裡，便帶咱們去。」

古玉劍奸笑道：「出家人有許多地方去不得的！」

乘雲沉下臉道：「荒郊野嶺，有什麼地方還不去得的！老道要見殭屍！」

古玉劍臉色一變，打着哈哈道：「道長眞會說笑，古某其實最怕那種東西，可免則免了！」

乘雲沉聲道：「你小心，老道要動手了！」古玉劍知道其厲害，立即抽出長劍來，一副如臨大敵的模樣。乘雲左臂一抬一抖，袖管直拂其面門，莫輕視袖管是柔軟之物，激起之勁風，教古玉劍幾乎透不過氣來，他不敢怠慢，立即揚劍反削。

誰知乘雲袖管的眞氣突然散掉，軟軟地垂了下來，劍刃砍在袖上，不損絲毫，與此同時，乘雲的右手自左肘下探出，五指如鈎，抓其胸膛！

古玉劍見他動作乾淨俐落，事先毫無預兆，心頭着慌，未待爪至已飛身後退，不料背後傳來一個冷冰冰的聲音：「再退，區區可也要出手了……」

古玉劍這一驚非同小可，忙不迭錯腿橫閃，回頭一望，只見背後一個身穿文士服的漢子！只此一躭擱，乘雲已趕至，掌袖齊施，將古玉劍籠住。

古玉劍在此情況下，唯一的出路便是拚命，他捨命進攻，乘雲冷笑一聲：「米粒之珠也放光芒！老道若非要生擒你，早已將你斃在掌下了！」他雙掌眞力逐漸加强，每出一招，必將地上的沙石刮了起來，古玉劍出劍頗感困難，動作不由慢了下來。

乘雲左掌震開古玉劍的長劍，右掌一招「金龍探爪」，抓其胸膛，古玉劍長劍在後，又不敢貿貿然後退，只好橫掌反切乘雲的大腿。

乘雲冷笑一聲，左手不見他有何動作，袖管突然揚起，拂在古玉劍的膝蓋上，古玉劍猝不及防，雙脚一軟，登時倒地！

古玉劍仍不甘心失敗，長劍迴削，乘雲只跨前一步，右袖再在古玉劍膝下一拂，封住了其「陽陵穴」，古玉劍雙腿一痲，已沒有了知覺，心頭之恐懼筆墨難以形容。

軒轅子走了過來，道：「姓古的，你乖乖供出一切，對你只有好處，而無壞處！」

「這個……古某如何信得過你？」

乘雲道：「咱們若要殺你的，第一次便在蓮花寺動手了，第二次也可在都昌城客棧取你狗命！」

古玉劍臉色一變，道：「蓮花寺內的鬼怪是你們假扮的？」

傅雨生、霍小青和燕小燕也在樹後走出來，霍小青笑嘻嘻地道：「還認得我這女鬼麼？」

古玉劍噓了一口氣，臉色陰睛不定，似在考慮，軒轅子道：「此人冥頑不悟，殺了他再算吧！區區估計他們的巢穴，必在附近，最多花上幾天工夫，一定可以找到入口！」

古玉劍道：「好吧，古某願意帶你們去，不過事後須放了我！」

乘雲俯身將他抓了起來，道：「何須老道動手？自有人會收拾你！」他劈手奪下其長劍，命令古玉劍指點路徑。

古玉劍道：「先到山坳再說！」乘雲忙向軒轅子打了一個眼色，軒轅子走在前面，傅雨生則殿後。

至山坳後，燕小燕持火把走前，問道：「古玉劍，你到過殭屍巢穴，可有見過杜大……杜展雄？」

古玉劍反問：「可是那個穿着青衫的青年？」言畢又點點頭。「只見過一面，他被人縛住！」

乘雲接問：「那些東西確是殭屍？由幾個人控制他們？你爲何會去他們的巢穴？」

古玉劍結結巴巴地道：「在下是被他們擄去的……裡面的情況，古某也不大清楚。」

燕小燕續問：「你是他們的一夥的？」

古玉劍忙道：「古某若是他們一伙的，他們又怎會擄走家岳和內子？」

霍小青插腔問道：「若非一夥的，他

們又怎會放你出來？」

軒轅子忙道：「你們別打岔，進去裡面再慢慢調查未遲，」當下又喝道：「古玉劍，殭屍巢穴在何處？」

古玉劍抬頭望向山脈，道：「在上面那塊青石處！」

當下眾人上山，來至一塊青石前，軒轅子問道：「如何個推法，向何方推？」

「向東推！」

那塊青石兩邊靠邊緣處，要向東推，人必須站在斜坡上，那塊石頭高兩尺餘，呈長形，看來沒有千斤也有七八百斤。軒轅子走至石後道：「你們先退開，閉住呼吸，提防有機關設施！」他待眾人退開之後，方提起八成眞力，雙臂伸前，按在石頭上，用力一吐！」

說也奇怪，那塊石頭居然只有百多二百斤重，敵不住軒轅子的神力，被一推而開，下面露出一個黑黝黝的洞口來，只可供一人上落！原來石下面尚有兩道鐵軌，難怪不用費力，而且石下還有一條彈簧，手一放，石頭便會自動移回原處。

軒轅子道：「你們進來吧！」眾人走至石邊，忽然下面射出一蓬弩矢來！軒轅子忙不迭鬆了雙手，「蓬」的一聲響，石頭移回原處，只有兩三枝短矢射了出來，幸而傷不到人。

乘雲道：「這設計機關的人，好生陰險！施主再將石頭推過來！」他將古玉劍交給傅雨生，待軒轅子將石頭推過來，便將石頭用力按住，又道：「等下再下去，提防下面還有機關！」

軒轅子不待他吩咐，也退了半步，閉住了呼吸，又過了兩盞茶工夫，只見洞口湧上了一股黃色的烟霧，乘雲仍不放手，但眾人都閉住了呼吸。

夜風頗大，那些黃烟很快便消散，軒轅子仍不敢造次，再過了一陣，不見有異狀，便首先下去，原來洞內還有一條石級，他沿石級下去。

乘雲待傅雨生他們也走下去，才慢慢移位，雙手一直抵住石頭，直至退進洞裡才鬆手，那塊石頭仍然恢復原位。

眾人閉住呼吸，走至石級盡處，已見軒轅子在前面向他們招手。乘雲抬頭望去，只見甬道盡處有一道鐵鑄的城門，上面還有一塊牌匾，上書地獄門三個顏體大字，那三個字也不知道是何原因，竟然發出綠幽幽的光芒，平添幾分恐怖氣氛！

軒轅子回首問道：「古玉劍，這門如何開？」

古玉劍道：「今晨在下被人擄住，暈穴被封，不省人事，待醒來之時，已在一座大殿裡，如何進來，根本不知道！」

「是麼？」軒轅子走過來解了其穴道，道：「你過去開門！」

古玉劍苦着臉道：「在下眞的不知曉……」話雖如此，還是走上前去，雙手在鐵門上用力推動，却如蜻蜓撼石柱，難以推動分毫。「這門自內被人門上了。」

軒轅子氣納丹田，道：「軒轅子、乘雲道長和傅雨生求見『閻羅王』，尚請開門引進！」他聲音在甬道裡迴響，只震得眾人的耳鼓嗡嗡作響，可是那道門仍然嚴絲密縫，毫無動靜。

乘雲道：「進退不得，實非佳兆，須想辦法！」傅雨生走上前去，在鐵門前用力跺了三次足，那鐵門忽然向兩旁縮開，火光下但見裡面又有一條甬道。

燕小燕歡呼一聲：「門開啦，快進去！」當下眾人一湧而入，就在此刻，霍小青和燕小燕手上的枯枝都已燒盡，光線倏地一暗，幸好甬道兩邊牆上有很多石燈，燈盞內有綠光射出，仍可視物。

甬道曲曲折折，轉了兩個彎之後，又有一道鐵門，這次鐵門一推即開，裡面却是一座大殿，大殿兩邊的石壁，燃着許多「綠火」，綠光映在人面上，望之有如鬼怪。

古玉劍顫聲道：「不錯，今晨我便是……在這裡……還有牛頭馬面和閻羅王！」

軒轅子見牌匾上寫着十殿閻羅四個字，不由冷笑一聲：「虧你在江湖走過不少年，居然連這種雕蟲小技也會害怕，廢話少說，此處除了此殿之外，尚有什麼地方？」

「有，他們帶我到一間房裡去。」古玉劍抬臂指前。「由暗廊走過去，那裡有兩間房，我去過左首那一間！」

「小傅，拉他過去！」軒轅子在殿堂裡走了一趟，只覺此地下室建設十分堅固，看來當年此室花了不少人力物力才能完成，是什麼人有此能力？他費了這麼大的功夫，建此地下室，有何作用？還有，那些殭屍，到底是眞的還是人扮的？天下間眞有此物？他們爲何跑到江夏去擄楊鏡波？

這些問題像謎團般，走馬燈在他的腦海中打轉，却沒法解開任何一個謎，就在此刻，燕小燕退了出來，道：「前輩，兩間耳房都沒有人！」

軒轅子心情煩躁，高聲道：「問古玉劍，還有什麼地方！」

「早問過了，他說不知道！」

軒轅子一陣風般衝進耳房，古玉劍不待他問已道：「前輩，咱們來遲了一步了！」

軒轅子冷笑一聲：「咱們沒有來遲，這是他們令你出去引咱們進來的！」他聲音越來越冰冷：「不過一有事發生，第一個死的不是別人，而是你！」

古玉劍急道：「在下眞的不知道！」

軒轅子道：「從來沒有人能在區區的『萬蛇噬心大法』下挺過三盞茶工夫，你當然亦不會例外！閣下想嘗試一下麼？」

傅雨生道：「古玉劍，你最好將眞相全說出來！」

古玉劍急道：「你們到底想知道些什麼？」

「他們爲何擄走你的岳父？你又怎會知道他們的巢穴在此？」軒轅子道：「你最好一個一個問題回答！」

古玉劍道：「在下至今尚不知道他們擄去家岳及內子的原因！至於他們的巢穴的所在地，純是在下沿途跟踪而來的！」

軒轅子罵道：「放屁，區區亦一直跟踪他們，爲何沒有發現你？」

「前輩是到了荊山之後才開始跟踪他們的，換而言之是前天晚上才開始跟踪！」古玉劍道：「在下與你不一般，因爲在下有一項本領，是常人所不及的……」

霍小青嗤之以鼻，「你還有什麼本領！」

「在下的鼻特別靈敏，我是根據屍氣而跟踪的，所以用不着跟得太近，亦因此前輩不會發現在下！」古玉劍道：「在下進入樹林之後，亦是憑屍氣找到那山坳的，却不知他們還有人伏在暗處，將我推進巢穴！」

軒轅子道：「如今區區想知道的，是爲何他們會放了你？」

古玉劍囁嚅道：「他們問了在下的生辰八字後，其中一個謂：此人沒有利用價值，放了他吧！後來我醒來之後，便已在山坳外面。」

軒轅子冷笑一聲：「既然沒有利用價值，爲何不索性殺了你？」

霍小青不忿其薄倖，接口道：「照啊，像你這種人，會有什麼利用價值，活在世上也只是浪費五谷而已！」

乘雲道：「老道估計他們擄他本想拿他做『殭屍』！只是此處如此秘密，他怎肯讓他活着離開？若是這樣他們爲何不放走杜展雄？」

燕小燕驚呼一聲：「道長，他們會否拿杜大哥作殭屍呢？」

軒轅子道：「你們莫打岔，讓他先答了老夫的問題！」他見古玉劍沉吟不語，便走過去，在他身上一口氣戳了二三十下，時輕時重，時疾時緩。只半盞茶工夫，古玉劍額上已爆出豆大的汗珠，軒轅子問道：「這『萬蛇噬心大法』的滋味如何？」

古玉劍像離水的魚兒般，大口大口地喘着氣，道：「前輩快收……在下從實招供就是！」

軒轅子解了其禁制，冷笑道：「你一早招供，不是省吃一場苦頭麼！」

古玉劍渾身上下已被汗水濕透，人亦憔悴了不少，就像經歷過一場大風浪般，半晌方道：「他們要在下出去引你們進來！」

傅雨生喝道：「如今咱們已進來了！他們有什麼陰謀和手段？」

「這個在下便不知道了，他們說只要在下現身引你們進來，便放我一條生路。後來……大概過了兩個時辰，便有人帶在下出去了！」

小燕怒道：「如此說來，你剛才所說的，都不是眞的了！」

「姑娘原諒，在下性命相關，不得不如此。」

乘雲揮手止住小燕再問：「他們是些什麼人！你一共見過多少人？」

「他們都戴着青銅面具，看不到其臉目，而且所有的面具都一樣，從身材上鑑別，大概是見過三四個。」

軒轅子道：「以區區之見，他們斷無可能放棄此處基業，也許是躲了起來，但老夫想不通的是，爲何他們到此刻還不動手？」

乘雲道：「既來之則安之，咱們到處搜索一下，應該尚有未爲咱們知道的地方！」眾皆同意，軒轅子解了古玉劍腿上之穴道，拉着他出去。乘雲仍然獨自行動，他們三人負責搜索大殿，傅雨生三人則負責殿後。

當下眾人取出兵器，以柄敲擊牆壁，當中最緊張的莫如傅雨生，因爲他負起保護兩位姑娘之責。

身旁之間的暗廊，地方甚小，他們已集中工作，因此很快便檢查完畢，照所得再無其他暗藏的密室。三人退出大廳，見軒轅子等仍在地上和牆上敲打，乃問道：「前輩可有所發現？」

軒轅子道：「一定有密室，只是此處之石板太厚，用這樣簡單的方法，難以測到。」

乘雲道：「如今怎辦，此處沒有食糧及食水，終不能停留太久！」

軒轅子沉吟了一陣，道：「既知此處乃其巢穴，跑得了人，跑不了廟，咱們先出去，再備足工具，然後再來！」當下眾人依原路退了出去，一路順利，更覺詫異。

出了密室，外面已是陽光滿佈，看看已是巳時，地下殿雖然沒有窒息之感，但到了地面，眾人心頭爲之一暢。

燕小燕問道：「前輩準備如何處理這姓古的？」

軒轅子沉吟道：「放了他吧！」

霍小青忙道：「不行！這不是便宜了他麼？何況咱們還有杜展雄在他們手中，以他作人質交換才合情理！」話未說畢，她已伸手封了其痳穴。

軒轅子道：「丫頭，那就將他交給你吧！」

傅雨生急問：「前輩去找霍姑娘的父親，未知有沒有消息？」

軒轅子道：「『江中鼈』周揚禮已死，不過他却留下了一大堆兒孫，在此十多里外建了一座莊院，取名白菊莊，地方還眞不小……」

他未曾說畢，霍小青已道：「晚輩跟他們毫不認識，若說到淵源，也太遠啦！我不去！」

軒轅子打了個哈哈，「不去也得去，不去那裡，咱們還有何處可去？」

山莊怪事　看出端倪

眾人跟着軒轅子來到白菊山莊外，天色向晚，半空中盤旋着許多歸飛的宿鳥，吱吱喳喳地叫個不停，在平靜中添了幾分熱鬧。

山莊傍山而建，周圍不見有人家，荒郊野嶺中，聳立着一座這麼巍峨的莊院，顯得頗爲突兀。

莊門緊閉着，軒轅子正想上前敲門，天上的鳥兒突然向四處散開，眾人正在詫異之時，霍小青咦了一聲：「那邊來了一羣大鳥！」

乘雲極目望去，脫口道：「是禿鷹！」粗略估計一下，竟有五六十隻！禿鷹由山上飛過來，來到山莊上，又忽聞到一道尖銳的竹哨聲，但見那些禿鷹，

在半空盤旋了一下，掉頭往山上飛去。

乘雲喃喃地道：「奇怪！」

霍小青以前根本未見過鳥兒，直到離開水晶宮，才親眼目睹過，因此問道：「鳥兒在天空自由飛翔，飛來飛去，有何奇怪？」

傅雨生道：「是有點奇怪！前輩對周搗禮了解多深？」

軒轅子道：「昔年曾替他打退了一夥強盜，以後也見過幾次，知道他是大龍帮的『遺民』，離開大龍帮後，常有仇敵找上門，因此決定搬去隱蔽處頤養天年，却不知他搬來這裡！十年前，老夫有次在漢水渡口巧遇到他，他才說搬到荊山隱居。說起來，老夫與他前後只見過三趟，說話也不超過一個時辰，你問這個作甚？」

傅雨生欲言又止，半晌方道：「霍姑娘要寄居他們莊上，自該稍作了解。」

霍小青急道：「姑娘又非小孩子，何須寄人籬下。」

軒轅子道：「先跟他們朝過面，一切滿意才留下來，若不滿意，便隨你去留。」

乘雲忙道：「不過一切均須小心！」

軒轅子頷首上前敲門，過了好一陣，才有人來開門。那門公一臉和氣，四十左右的年紀，身子十分壯健，他認得軒轅子，連忙側身道：「恩公請進！」

軒轅子道：「這些都是老夫之好友，特來貴莊打擾幾天，請代通知一下。」

「諸位請先到廳內喝茶，小的自然會通知敝上。」門公關上了莊門，在前引路。入門是一座石坪，但放了百多盆大小不一的菊花，此刻正是菊花盛開時節，花朵怒放，好不燦爛，菊花以白色爲主，襯以黃、綠、紫、紅等色，更添鮮艷。

霍小青和燕小燕忍不住讚道：「眞漂亮！」

門公道：「敝莊與世無爭，上下均以種菊自娛，不說諸位可能還不知道，老夫人姓陶，據悉乃晋陶淵明之後代，老夫人效祖先愛菊，後來莊內的人都受感染！這些菊花只是本莊的一小部分，也不是精品，好的都在後花園哩！」

那門公十分健談，談笑間已到大廳，那廳堂十分寬敞，椅几都是籐器，古雅樸實，牆上掛了好些畫軸，正中那幅乃畫陶淵明之「採菊在籬下」圖，兩旁的畫，亦以菊花爲主題。

廳上點着好幾盞紗燈，一入廳，即有兩名小婢出來，門公道：「有貴客到，快奉上最好的菊花茶！」一個婢子退了回去，門公又道：「諸位請稍候，小的去通知敝上即回相伴！」

軒轅子道：「請隨便。」

俄頃，那婢子手托銀盤再上，盤上放着一套黑色的茶具，在每人几上置一茶盞，逐一斟茶，茶湯色淺，配以深色茶具，証明主人是飲茶大行家。

「諸位請嘗敝莊自製的白菊茶。」

衆人捧茶呷之，俱覺入口淸香，沁人肺腑，茶味稍薄，但入口軟滑，如飲瓊漿，入腹又生淸涼，令人燥火全消，過後廻甘，齒頰留香，乘雲首先讚道：「好茶！連本派自製的『金頂茶』也不如，只有『雲霧茶』可比美！」

軒轅子道：「老夫活了數十年，尚未聞有『雲霧茶』之名，未知何處有售？」

乘雲道：「此乃家師秘製之茶，因飲後令人有騰雲駕霧之感，因以爲名，可惜咱們一衆師兄弟對喝好茶雖有興趣，對製茶烹茶却無興趣，是以家師羽化之後，便已失傳，後來製的『金頂茶』，已大爲遜色！」

霍小青等人亦覺其茶好飲，一再需索，誰知三杯過後，燕小燕竟有暈眩之感，她吃了一驚，叫道：「不好，茶內有迷藥！」

傅雨生急道：「咱們來寶莊並無惡意，因何以此相待！」

忽然暗廊內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諸位誤會了，這位姑娘大概肚子餓，又喝得太多，有以至此！」言畢即見一位少婦，扶着一位滿頭銀髮，但臉泛紅光的老婦出來。

軒轅子長身抱拳道：「軒轅子參見陶夫人！」

「恩公免禮，折殺老身矣！犬子們正在晚飯，聞報已去更衣，稍候即至，諸坐！」

軒轅子待她在主位坐下之後，問道：「請恕老夫孤陋寡聞，未悉肚餓喝茶會頭暈，願聞其詳！」

「這茶是以上好之茶葉，即每枝的第一槍及第二槍所製，不用火焙，只以日光晒乾，與一般茶葉製法有異，是故茶葉仍保持原色，亦故此茶湯較淺，實則適才已下足了茶葉。平常只喝一杯，已足以解渴矣，多喝也不打緊，但不宜久餓，亦不宜體弱，否則會頭暈和體虛，此謂茶醉！適才忘記交代，罪過！罪過！」

傅雨生道：「喝茶會醉，平生第一次聽到，恕在下孤陋寡聞，適才言語有失，尚請原諒！」

陶夫人道：「貴客一定尚未吃飯，侍茶，快去通知廚房，速治一席酒菜！」

說着內頭又走出四位由三十餘至將近五十的漢子來，爲首那人抱拳道：「未悉恩公大駕光臨，有失遠迎，尚請原諒！」

「老夫最討厭繁文褥節，大家都不用客氣！待老夫替咱們介紹一下！這位是老夫好友乘雲道長！」

周家子弟都露出驚喜之色，忙不迭行禮。軒轅子爲他們一一引見，那四兄弟大哥周功書、依次爲功詩、功德、功義。另外尚有三位姐妹：功琴、功茶、功菊。

當下軒轅子又指着霍小青道：「霍姑娘便是昔年大龍帮幫主霍青龍之孫，霍揚威之女。」

周氏昆仲臉色均是一變，周功書澀聲道：「原來是霍帮主！」

霍小青淡淡地道：「大龍帮早已烟消雲散，我也不是什麼帮主！」

周功書問道：「那麼諸位今日來敝莊，不知有何貴幹？」

軒轅子道：「老夫自作主張，咱們想在貴莊住幾天，周莊主不會請咱們吃閉門羹吧！」



軒轅子等四人在白菊山莊前乍見羣鷹追逐飛鳥的奇景

周功書笑得有點尷尬，道：「這是敝莊主榮幸，恩公怎會說這種見外的話！」

陶夫人道：「咱們自然歡迎之至，恩公喜歡住幾天就住幾天。」

「那老夫便先謝謝你啦！說不定屆時還要請你們帮點小忙。」

周功詩接道：「恩公有事請說。」

軒轅子道：「過一兩天再說未遲，反正只是小事！」說着下人已將酒席送上來，女人們都退了進去，剩下周氏四兄弟留下來陪他們。白菊山莊果然是個大地方，倉猝之間，所辦之菜仍然十分豐盛精緻，那些酒更是陳年狀元紅。

周氏昆仲旁推側擊，欲詢軒轅子的來意，但是賓客們只顧東拉西扯，不漏一絲口風。酒飽飯足，軒轅子道：「老夫斗胆請莊主賜三間客房。」

周功書道：「小問題，敝莊共有六間客房，此刻全部空着，隨恩公喜歡住幾間均行。」當下四兄弟親自引路，至大廳後的廂房裡。客舍在東廂，東西兩廂中間還有一座小花圃，所種的自然也是菊花，夜裡只聞其香，未能盡睹其姿。

軒轅子安排霍小青和燕小燕住在中間，他與傅雨生同住一室，乘雲則與古玉劍同居。周氏昆仲着人送上香茗之後，便長身告辭。「恩公路上奔波，早點歇息吧，未知尚有什麼需要？」

軒轅子揮揮手，道：「有事也在天亮後才辦，別派些俗人來煩我！」

周氏兄弟唯唯諾諾，相繼告辭，軒轅子立即吹熄了燈，道：「小傳，今晚可以睡一個安穩覺了！」

周氏兄弟出房之後，留下周功義在附近竊聽。又聞傅雨生道：「這周氏兄弟熱誠又有義氣，甚是難得，如今江湖上已不多見，也許這與他們隱居，遠避習俗有關吧！」

軒轅子道：「若非如此，老夫又怎會帶霍姑娘來？彼此相處幾天，若覺方便合緣，不妨將霍姑娘寄居此處！睡吧！」

房內再無話音，周功義躡手躡脚到內室，將經過告之兄長，周功詩皺眉道：「大哥，你看這老傢伙，來本莊，目的眞如這般簡單麼？」

「凡事小心爲上，咱們防着點就是，不過千萬不可太露痕跡！」周功書道：「二弟，你一向仔細，又能言會道！他們在莊上時，你多找機會接近他們！」

「大哥放心，小弟曉得。」

忽然房門被敲響，外面傳來一個蒼老的聲音：「後山打信號了！」

周功書忙道：「三弟四弟你倆快去一下，須如此……」

* * *

周功義離開後，軒轅子以「傳音入密」對傅雨生道：「那廝去了！」

傅雨生亦傳音道：「此証明白菊山莊，不像表面上所見到的簡單，我看周氏昆仲似乎對咱們有戒心！」

軒轅子笑而「傳音」道：「若無戒心，爲何要留下一人來偷聽？」

傅雨生續道：「不知莊內是否暗藏了什麼秘密？」

軒轅子道：「何不一齊去探一探？」

傅雨生沉吟道：「若讓人發覺，只怕不大好交代！」

軒轅子道：「憑你我兩人之功力，被人發覺的機會不大，只要小心一點就行！」

傅雨生忽又道：「咦，爲何周氏昆仲一見到咱們，便態度有異？他本應知道你會爲霍姑娘安排寄身之所，就算周家這一代已不念舊情，但憑你對周家之恩，以及莊內之佔地及財力，多養兩個女子，根本不成問題！」

軒轅子道：「先去查探一下，回來再慢慢推敲未遲。」他首先下床，拉開房門，不見外面有人，向傅雨生揮揮手。

傅雨生略爲結紮一下衣衫，緊隨軒轅子之後，向內宅方向潛去。

白菊山莊佔地之廣，實出人意料，房舍不多，空隙較大，如此更難以遮掩身形。軒轅子一抬頭，忽見山上有一火光忽明忽暗，心頭一動，忙向傅雨生先打了個手勢，表示上山探察。傅雨生自然不會反對！

兩人迅速越過圍牆，覓路上山。這山甚是奇特，下面是斜度大，上面則甚爲險峻。兩人輕功超卓，黑暗中，只見兩道淡淡的人影。

忽然傅雨生回頭亦見山下有兩道人影飛上來，忙道：「前輩下面有人來！」

軒轅子急道：「先匿起來再作打算！」兩人立即伏在路後的一塊岩石後，未幾即見兩個人來至附近，却是周功德周功義！

只聞周功義道：「三哥，適才小弟好像看見有兩道人影，怎地如今不見了？」

周功德道：「許是四弟你眼花，此處怎會有人？還是收拾心情，速去速回！」說到最後一個字，兩人已過去了七八丈。

軒轅子傳音道：「這周老四心思仔細，不可妄動，待他們去遠才跟踪。」過了半盞茶工夫，兩人才飛身跟踪。誰知到了山壁前，上面飛下兩條蔴繩，周功德及周功義各抓住一條，上面即有人迅速將他倆拉上山去。

軒轅子和傅雨生不敢貿然現身，待他們上了山壁，才低聲商量。「前輩，山崖上必有人監視，咱們一現身，必被發覺！」

軒轅子向四周觀察了一下，道：「咱們繞路到後面，然後想辦法爬上去！」當下兩人蛇行鼠伏，借助岩石和夜色的遮掩，繞路到山壁後面，抬頭一望，此邊之陡直程度，絕不亞於前面，二十丈高的山壁，雖非寸草不生，但沒幾處可以有落足點，憑軒轅子的武功，勉可爬上去，可是只要上面有人，待彼在半空處，推下大石滾木，則危乎哉！

傅雨生低聲道：「前輩，不如待明晚，咱們準備工具再來吧！」

軒轅子輕吸一口氣，道：「老夫先上去，再招呼你，現在替老夫把風。」他雙脚一頓，身子畢直拔起三丈多高，未待勢盡，左掌在山壁上一按，借力再騰飛，如此不斷以雙掌備力攀升，全憑一口眞氣，半路若洩氣，畢直摔下來，不死也得重傷！

傅雨生在下面替他捏了一把汗，幸而一路十分順利，軒轅子雙掌在山壁上按了七、八次，便安安穩穩落在崖上！

軒轅子身形一沒，隨即出現，向傅雨生揮揮手，示意他不用上去。過了頓飯工夫，又見他展開雙臂，自上躍了下來！

所謂上山容易下山難，莫以爲躍下容易，那口眞氣更是絲毫洩不得！只見他降下之速度頗慢，且在半空兩度用左脚尖點右脚面，把下降之勢改爲上升，如此方能將下降之勢減慢，結果輕飄飄落在地上。傅雨生忍不住讚道：「前輩好俊的功夫！」

軒轅子眉頭深鎖，道：「奇怪，崖頂居然不見一人！但一時之間又找不到地洞入口！」

「這就証明白菊山莊更加不簡單。」

軒轅子眉頭一掀，道：「希望他們與那些殭屍無關！」

傅雨生心頭一跳，道：「這可說不定！」

軒轅子微微一笑，道：「也許是我杞人憂天而已！周家仇人多，設了秘密巢穴，用作避難之所亦不足爲奇！小傅，咱們回去再說！」

當下兩人覓路下山，一路不敢停留，放足急馳，俄頃已至白菊山莊之後，軒轅子忽然又向傅雨生打了個手勢，兩人同時越牆向後院飛進。

說時遲，那時快！兩人雙脚尚未站穩，已聞一陣「嗤嗤」聲響，軒轅子揮舞雙袖，邊「傳音」道：「小心！」傅雨生亦運功於掌，以掌風將四周的箭矢掃落！

忽然一聲鑼響，有人叫道：「有賊！」

軒轅子喝道：「胡說！誰是賊！」

後院火光忽然亮起，却原來處身於後花園中，後花園種了不少千奇百怪的菊花，曲徑通幽，涼亭假山點綴其間，美不勝收，然而軒轅子和傅雨生却無心觀賞，但見花叢後人影幢幢，站着不見弓箭手。

軒轅子沉聲道：「誰是頭兒，出來說話！」

一個中年漢走了出來，手中提着一柄刀，罵道：「瞎了眼的毛賊，居然敢半夜潛進本莊，快報上名來！」

軒轅子仰天打了個哈哈，道：「瞎了眼的不是老夫，而是你們，老夫恐怕報出名後，嚇破了你們的狗胆。」

傅雨生粗略計算下來，單只埋伏在後花園的，就有二三十人，他雖不害怕，却極是奇怪，即使這些菊花，是什麼名種，也用不着花這麼多人來保護！

那中年漢手一抬，道：「閣下再不報名，咱們可就不客氣了！」

軒轅子怒道：「不客氣又能拿老夫怎樣？幾張破弓便嚇得到老夫麼！」

傅雨生却抱拳道：「諸位誤會了，咱們是貴莊客人軒轅子和傅雨生，因聞老夫人謂後花園有菊花奇種，半夜睡不着覺，故此來欣賞一下，並無歹意！」

中年漢怒極反笑：「我馬駿可不是三歲小童，會受你們騙，半夜三更，天昏地暗，如何賞菊！」

傅雨生不由語塞，就在此刻，遠處傳來一個喝聲：「混賬的東西，不可對恩公無禮，立即收起了箭！」接着只見趕來三名漢子，正是周功詩、周功德、周功義三兄弟！

傅雨生和軒轅子見到周功德及周功義登時呆住了！尚幸軒轅子久歷風浪，打了個哈哈，道：「老夫一時興起，累三位莊主中斷好夢，慚愧之至！」

周功詩行禮道：「想不到兩位也有淵明之癖，小僕無禮，尚請恩公恕罪，若恩公喜歡菊花，明天待小侄親自陪兩位來觀賞！」

軒轅子道：「好極了，若能持螯賞菊，更是人生一大樂事！」

「此正是菊黃螯肥之時，恩公欲持螯賞菊，又有何難哉，天亮之後，小侄即派人去辦！」

「賢侄如此識大體，老夫佩服之至！」軒轅子言畢放聲大笑。

周氏兄弟臉色齊是一變，周功德插腔道：「先父在生時，屢次提醒賤兄弟，須好好報答恩公之大恩大德，小侄雖不肖，却有不敢違背。兩位要到偏廳喝酒飲茶，還是回房休息？」

軒轅子道：「飲酒喝茶如何，回房睡覺又如何？」

周功德臉色再一變，忙道：「賤兄弟親自引路及相陪！」

「本來老夫還有心情喝酒的，被這干瘟神一打攪，什麼興趣也沒有了，還是回房睡覺去吧！」

周功德道：「晚輩代他們向您道歉，這後花園之菊花家母珍逾生命，除她指定之人外，其他人未得其同意不許擅進，上次家兄不小心踩斷了一株菊花，家母便不許他再進園一步！」

軒轅子咄咄迫人地道：「二莊主何不拿老夫去讓令堂治罪！」

周功詩苦笑一聲，道：「前輩應知小侄並無此意，何必再相譏！兩位請隨晚輩回房！」當下兩人隨周氏昆仲越過月洞門，却不走內堂，拐去過道，直趨廂院。

「多謝二莊主相送。打擾多時，也請衆莊主們早點歇息！」

周功詩道：「晚輩家裡還有珍藏之佳釀，未知恩公及傅大俠，有興再飲乎？」

軒轅子揮手道：「罷了罷了，明天再說！」言畢居然「砰」的一聲，將門關上，周功詩道了聲告退，忙率弟子離開。

他們三人去後，乘雲和霍小青三人却來了，軒轅子道：「丫頭們回房休息，不可引人思疑，有事明天再說！」霍小青見他一本正經，不敢違拗，拉着燕小燕回房。

乘雲道：「你們怎會如此吃癟？」

軒轅子臉上發熱，訕訕地道：「你知道了什麼？」

乘雲笑道：「老道只知道你們半夜偷溜出去，誰知却讓人送回來，其他的事，正要兩位施主相告！」

傅雨生怕軒轅子反擊，連忙將乘雲拉到自己床上坐下，將經過告訴他，乘雲聽後問道：「你們在山上有否看錯人？按說周老三和周老四，若在你們離開山壁，才開始回來，不可能這般快！」

軒轅子冷笑一聲：「老牛鼻子，你要譏我瞎了眼也罷了，爲何將小傅也拉上了！哼，憑咱們兩個人四隻眼睛，也會認錯人麼！」

「有何奇怪？半夜之中，你們對周氏昆仲又不是太了解，他們故意着人易容上山試探你們，你敢担保不會認錯人！」

這一點倒有可能，軒轅子登時作聲不得，傅雨生道：「其實也有一個可能，這莊內有暗道通後山！只是既然如此，周功德和其弟去時爲何走山路，不走暗道？」

乘雲道：「故意試探一下咱們來此之目的！」

「試出咱們半夜出去遊後山，以忖測咱們什麼目的！」軒轅子反譏道：「除非他們一早已懷疑咱們，而且後山必有什麼秘密！」

乘雲撫掌道：「正是如此，施主聰明之至！」

軒轅子怒道：「你別明捧暗損，老夫不吃你這一套！哼，你既然如此聰明，可知後山有什麼秘密？」

乘雲正容道：「不知道爲何老道有一個感覺，這白菊山莊，好像與那些殭屍有關！」

軒轅子亦正色道：「牛鼻子有何根據？」

「此處與那座地獄門距離不遠，二則充滿神秘！」

軒轅子冷笑一聲：「單憑這兩點，根本不能成立！」

「以你之見又如何？憑你之相人本領，可否看出什麼瞄頭來？」

軒轅子沉吟了半晌方道：「老夫未曾仔細相過，不過憑直覺這四兄弟雖然行動奇怪，却又非什麼大奸大惡之輩，那陶夫人更有逸世之氣質！」

傅雨生道：「前輩與他朝過好幾次臉，還未相出其吉凶性情？」

軒轅子對他有特殊感情，並不生氣，耐心解釋道：「咱們有句話叫做：看人不看相，相人不相命！若逢人均先看其相一番，做人還有什麼趣味？」

乘雲道：「有機會須仔細替他們看一看……老道想起來了，還有一些，昨夜後山不是出現過一大羣禿鷹麼？」

軒轅子心頭一跳，道：「禿鷹是吃屍的，莫非後山那裡當眞有什麼……唔，明天咱們想個藉口，帶古玉劍到後山走一趟，他不是說過能嗅出屍體氣味麼？」

乘雲道：「這倒可一試，老道也要過去了，有話再商量。」他離開後，軒轅子和傅雨生剛躺下床，忽又聞他在門外「傳音」道：「快開門，古玉劍不見了！」

軒轅子跳了起來，把門拉開，責道：「你怎地這般大意，過來時，沒封了他的穴道麼？哼，也許他去茅厠，用不着大驚小怪！」

乘雲氣急敗壞地道：「正因爲老道封了他的『黑甜穴』，而他居然能在頓飯工夫中不翼而飛，這才奇怪！」

這一次，連軒轅子的臉色也變了，沉聲道：「那必是有人替他解開了穴道！」

乘雲懊喪地道：「也是老道太過大意，應該用獨門的點穴工夫封穴！如今怎辦？咦，不如直接向他們要人！」

「不急，先問那兩個丫頭，也許她們住在隔壁，聽到什麼聲息！」軒轅子言畢立即出去敲門。不料敲了好一陣，居然不聞有人應聲，軒轅子大吃一驚，連忙發掌，將門震開。

房門被震開之後，軒轅子閉住呼吸進房，誰知床上發出一道驚呼，接着霍小青喝道：「是誰？」

軒轅子急忙退至門外，道：「是老夫軒轅子，兩位姑娘爲何不應門？」

霍小青披好衣服下床，低聲道：「對不起，晚輩睡着了！」

軒轅子十分奇怪，問道：「你聽不到門聲？奇怪，憑你之武功，不可能不被驚醒，小燕呢？」

小燕自床上跳下來，道：「晚輩在此，前輩找咱主婢，有什麼事？」

乘雲道：「請到老夫房內說話，牛鼻子，快去通知周氏昆仲，言明古玉劍失踪之事！」當下扼要地交代適才發生的事。

霍小青道：「前輩，此處非善地，晚輩不會留下來！咱們天亮便告辭吧！」

軒轅子冷哼一聲：「這如何使得？拍拍屁股就走，不是白白便宜了他們麼！不過，你倆要裝作什麼也不知道，不許露出一絲痕跡，如今回房去吧！」

霍小青和小燕剛回房，外面已聞一陣腳步聲，只聽乘雲道：「喂，人在你們莊內失踪的，可要你們負責！」

又聞周功書的聲音道：「但腿是長在他身上的，敝莊可管不着！再說，他若要離開，下人們也不敢阻擋，何況本莊的男丁，絕大部份都集中防衛內宅及後花園，他若由前面出去，無人發覺，絕不爲奇！」

乘雲冷哼道：「但老道封住了其睡穴，他跑得了麼？」

周功詩哎唷一聲：「他是道長的朋友，爲何道長去茅厠，要封其穴道？」

軒轅子出房道：「因爲他有怪病，常會在不知不覺中，半夜跑到外面去，所以……」

周功詩道：「晚輩知道了，此人既有此病，說不定病將發時，經脈錯亂，穴道移位，故此道長根本沒有戳中其穴道！」

他能說會道，軒轅子頗有作法自斃之感，但對方解釋得頭頭是道，反駁不得，除非推翻剛才自己的假設，那無疑是大失身份的事！乘雲氣得牙癢癢的，只好道：「人是在貴莊失踪，你們總也有點責任吧！」

周功德道：「如今未明眞相，且莫將責任派發給誰，如果是他自己走的，則誰也沒有責任，不過咱們可以調人手到處搜一搜！」

軒轅子道：「貴莊負責莊內，咱們負責莊外的！」

周功詩望了乃兄一眼，道：「晚輩陪伴諸位。」

「好，這就去！」

當下六個人出了莊，先在四周走了一匝，此刻天色已亮，周功詩道：「諸位勞累了一夜，且先回莊吃早點和歇息吧！」

軒轅子道：「咱們精力尚充沛得很，你若要休息的，請自便！」

周功詩苦笑道：「晚輩捨命陪君子就是！」

乘雲抬頭一望，見山崖上又有禿鷹在盤旋，乃道：「咱們到山崖上看看！」

周功詩臉色微微一變，澀聲道：「一個病人怎能爬上山崖？除非像道長和前輩之武功，否則誰有此功力？」

乘雲道：「你爲何一直提山崖，難道他不會繞路下山麼？嘿嘿，說不定他已被……人打死了？」

周功詩臉色再一變：「道長何出此言？」

「若非如此，那些禿鷹那來的早點？快去快去，莫遲疑！」乘雲言畢飛身向山上跑去，軒轅子等人隨後，周功詩只好隨後呼道：「道長慢走，待晚輩來引路！」

乘雲那裡肯聽？越跑越快，幾個起落，已至山崖旁邊，他由前面飛起，學軒轅子之法，以掌擊石借力騰飛，至到崖頂，極目望去，背後地勢較低較陡，山下的景物看不到，反而遠處的能夠看得清，當然沒有古玉劍的影子。

頭頂上之禿鷹仍在盤旋，居高臨下，却見地上有一灘血跡。此刻軒轅子和傅雨生等人亦已至山壁後。霍小青指着地上之血跡問道：「二莊主，這是什麼東西？」

周功詩道：「這當然是血，却不知是什麼血！」

軒轅子檢起一塊小石頭，望着天上的一頭禿鷹，發力向其拋射去：「待老夫將牠打下來，便知道牠吃的是什麼東西！」

那塊石頭，是軒轅子以內力激發的，是以去勢比離弦之矢還疾，激得空氣嘶嘶作响，莫說是血肉之軀，禁受不了，就是那鐵板，也要被其撞穿！

可是那扁毛畜牲，一來飛得高，二來因嘶嘶聲嚇怕了牠，忙不迭振翅高飛，石頭竟然差尺多才能射中牠！其他禿鷹見狀，亦都升高了幾丈，但仍在上空盤旋，似乎欲窺進擊！

周功詩呼道：「可惜！」

軒轅子冷笑一聲：「有你在此，還可惜什麼？」

周功詩臉上變色，期期艾艾地道：「恩公此言何意？難道晚輩還能捉住牠不成！」

「何須捉住牠，你根本就知道！」

周功詩一臉驚詫地道：「恩公何出此言？晚輩與古玉劍毫無瓜葛，又怎會加害於他！」

軒轅子目光如同一對利刄，在他臉上掃個不停，只看得周功詩垂首望着自己的鞋尖。軒轅子沉聲道：「二莊主，佛家有云回頭是岸，希望你三思！」

周功詩臉色蒼白，道：「晚輩等深居山莊，與世無爭，實不知恩公說些什麼？」

軒轅子輕嘆道：「執迷不悟，終有後

悔之日！屆時莫怪老夫不念舊情！周氏兄弟以你最聰明，奈何只是小聰明，正所謂聰明反被聰明誤！」

「多謝恩公誇讚，但有一點須告訴恩公的，晚輩自小都不覺自己聰明，因此被聰明所誤之情況，料不會發生！」

傅雨生見他毫無幡悔之意，忍不住道：「二莊主，交不交出古玉劍，還不是一件重要的事，你既然視軒轅前輩爲恩公，便理該對他誠實……」

周功詩截口道：「傅大俠認爲在下何處不誠實？」

燕小燕忍不住道：「你還狡辯！令弟昨夜爬上崖頂，後來爲何失踪，最後却又在莊內出現？到底搞什麼鬼！」

周功詩臉色一沉，反問：「姑娘說舍弟爬上崖頂，是你親眼看見的？」

軒轅子道：「是老夫親眼看見的！」

「昨夜晚輩送諸位進客舍之後，便回房休息，舍弟的事根本不知道，但若說他們能爬上崖頂，則令人難以相信！」

傅雨生道：「莊上有人以麻繩將他們吊上去！」

周功詩再問：「就算舍弟爬上崖頂，那又犯了什麼規矩，或者此舉是傷天害理的？」傅雨生不善詞令，登時答不上。

乘雲在崖上道：「令弟上山崖是何目的？」

周功詩道：「適才晚輩已說過，我根本不知道此事，諸位當時爲何不問舍弟？」

軒轅子也覺得不可能在此情況再相迫，乃道：「老夫見到他，自然會問，如今回去吧！」

＊　＊　＊

眾人返回白菊山莊，周功書已在大廳階前相迎：「恩公與諸位料都已餓了，請先進廳早膳。」

軒轅子抬頭一望，問道：「三莊主和四莊主呢？」

「舍弟帶人出去搜索，尚未回來，咱們先吃，不用等了！」周功書盛意拳拳地請他們進廳，只見裡面已安放着一張八仙桌，上面放滿了食物。

霍小青道：「這些東西看來不錯，只不知吃得吃不得？」

周功書道：「舍下廚師手藝未精，若未能合尊口者，在下着人再辦！」

「哎呀，莊主，咱們那『水晶宮』，那有你這裡的風光？所吃的都是乾料粗糙之物，豈有進不得口的！」

周功詩臉色一變，道：「小姐過慮矣！」他忽然爭着每件都撿了一點放在碗中，一口氣將之吃下肚去，以示菜內沒有下毒。

霍小青笑嘻嘻地道：「我只是說笑而已，二莊主何須當眞！」

周功書沉着臉道：「恩公，晚輩不知你對賤兄弟有何懷疑，若有疑問者，何不開誠佈公？」他明挑軒轅子反而說不出口。

乘雲道：「說眞的，老道懷疑古玉劍失踪，與貴莊有直接關係，而貴莊後山……有怪事。」

周功書心平氣和地道：「第一點，道長沒有証據，第二點盼道長說清楚！」

乘雲乾咳一聲，道：「小傅你來說！」

軒轅子快口道：「還是由老夫來說！不瞞你，昨夜老夫因與小傅睡不着覺，所以出花園散步，却見山崖上有火光閃動，接着又見三莊主和四莊主飛身上山，崖上有人將他兩兄弟吊上去。老夫向來好奇心强，因此設法爬上崖頂，誰知一個人也不見！」

周功書截口道：「且慢，昨夜三弟和四弟一直和晚輩在一起，直至二弟來通知後花園有賊踪，才來找他們去觀察！」

軒轅子冷笑一聲：「難道老夫和小傅都看錯了！」

周功書道：「恩公，晚輩所說，確是實情，會出現這種令人費解的事，彼此都該平心靜氣研究，才能得悉眞相！」這席話又說得軒轅子作聲不得。

半晌傅雨生才道：「聽莊主之言，似乎與後山之事，毫無關連。」

周功書道：「敝莊只買了這塊地，該山正是無主之物，誰都去得！」

「山崖上常有禿鷹盤旋，難道貴莊也沒派人調查麼？」

「敝莊上空以前有許多小鳥，並時飛進莊內啄食菊花，咱們正在苦無良策之際，有一日，突然來了一羣禿鷹，那些雀兒一見到禿鷹便不敢再來。後來咱們進行調查，發覺這些禿鷹有人豢養，時不時用血肉餵養，不過牠們對本莊只有好處，沒有壞處，故此咱們也不計較！」

軒轅子問道：「豢養那些扁毛畜牲的是誰？」

周功書道：「晚輩只與他見過一次，他面上戴着臉具，自稱養鷹老人，平生所嗜是養鷹，又謂對敝莊沒有惡意，不過却要求晚輩不許透露他的一切！」

周功詩接道：「除大哥外，咱們都未見過他！」

軒轅子再問：「此人住在何處？」

「至今未知，敝莊也不敢派人去打探，須知咱們隱居於此，目的便是爲了遠離江湖糾紛，自然不會主動去生事端。」

周功書道：「那次遇到他只是巧合，晚輩到後山散步，恰好見到他在那裡用牛肉餵養禿鷹！」

乘雲道：「他每天都來餵鷹？」

「不是，有時候，這些禿鷹好多天才來一趟。」這次周功詩插腔道：「晚輩偷偷匿在後山都等不到他來餵鷹，反而被那些禿鷹襲擊！」

軒轅子臉色一變，問道：「那些禿鷹接受過武術訓練？」

「料是如此！諸位且看。」周功詩拉起衣袖，只見臂上有塊疤痕：「這便是被鷹嘴所啄的！」

軒轅子冷笑一聲：「老夫倒想會會那些扁毛畜牲！」

周功書道：「恩公，諸位嘉賓請先入席，咱們邊吃邊談！」眾人見他兄弟對答如流，戒心消失，包括軒轅子在內，都改變了態度，相繼入席。

一頓早飯吃畢，周功德及周功義尚未回來，軒轅子道：「昨夜未曾睡過，如今且去睡一會兒。」

周功詩道：「晚輩送諸位進房，舍弟

若回來，即囑他們求見！」

眾人回房之後，那裡睡得着？周功詩一離開，眾人又集中在軒轅子房中。燕小燕急不及待地問道：「前輩，你相信他們說的話麼？」

軒轅子沉吟不語，似乎難以下結論。乘雲道：「施主用你之相術閱人，該有七八成準，適才你們相談，覺得這兩兄弟為人如何？」

軒轅子喃喃地道：「這兩兄弟都甚聰明，也屬誠實，但眉宇却有憂色，昨晚見陶夫人亦同樣有憂色，按說他們隱居於此，與世無爭，不該有憂慮！」

傅雨生道：「也許他們有苦衷也未定！」

霍小青冷哼一聲：「他們貴為一莊之主，有什麼苦衷？小妹認為他們是事先套定了口供！」

「套定口供，也可能是被迫的！」傅雨生道：「會否他們受人所制？」

霍小青再問：「受誰所制？」

「養鷹老人！」

軒轅子眉頭一掀，道：「有此可能，不過他們應該信得過老夫，若然受人威脅，大可以求咱們解救！故此老夫想不通！」

燕小燕道：「晚輩始終認為古玉劍是被他們弄走的！周老三和周老四可能又從什麼秘密通道去見那個養鷹老人！」

軒轅子一拍大腿，道：「不錯，也許莊內有秘道通往後山山崖，老夫怎地沒想到！昨夜不是老夫認錯人，而是他們故意現身，試探咱們的目的，最後才由秘道回來，也許他們聽令於養鷹老人！」

傅雨生目光一亮，道：「古玉劍的炕下面可能也有秘道，咱們何不進去搜一搜？」這個提議，得到全體贊同，當下轉移到乘雲房內。

燕小燕故意到附近看了一下，周圍居然無人。當下將古玉劍所睡的那張炕的被褥全部搬到乘雲所睡的炕上，仔細檢查過，毫無異狀。霍小青洩氣地道：「早知他們不會這麼簡單的了！」

傅雨生道：「古玉劍失踪，是在道長到咱們房內時發生的，因此地道出入口，也有可能是道長的炕下！」

軒轅子急道：「快再搜一搜！」當下眾人又把被褥搬到這邊去，仔細檢查。貼着炕尾放着一張高几，突出炕頭尺餘，乘雲將高几拉開，即見坑壁有一道暗門，他伸手一拍，暗門即彈開，大小足可供一個人鑽進去。他鑽了進去，霍小青立即遞給他一支火摺子。

火光下，乘雲目光一及，見地上的灰燼有許多鞋印，心頭即狂跳起來，當下以脚撥開灰燼，又發現一道暗門，可惜這次用掌拍之不開。手掌擊在活門上，發出「蓬蓬」之聲，想不到這道活門，居然是鐵鑄的！他連擊三掌，不但拍不開鐵門，反將自己的手掌震痲了。

軒轅子在外面問道：「如何？」

「裡面有道鐵門，可惜打不開！」

軒轅子道：「出來，待老夫去問周功書！」乘雲鑽出來，軒轅子已去找人了。過了好一陣，只見軒轅子匆匆回來，道：「豈有此理，下人們說找不到周氏兄弟！」

霍小青自炕上跳了起來，叫道：「不好，他們一定是畏罪逃跑了！」

乘雲道：「咱們進內宅搜索一下，也許陶夫人還在！」五個人出房之後，直趨內宅，誰知月洞門外有人把守，乘雲先禮後兵：「速速通知陶夫人，就說咱們有急事求見！」

守衛道：「夫人今早便有令，她今日要唸經禮佛，任何人均不見！」

霍小青勃然變色，冷冷地道：「你以為憑你們幾個人也可以阻擋得住咱們麼？再不讓路，咱們便不客氣了！」

守衛道：「姑娘息怒，咱們職責在身，並非有意和諸位為敵，請速回，莫為難咱們做下人的！」

「說得眞好聽！」軒轅子道：「夫人責怪下來，就說抵擋不住咱們，不就了結？莫糟蹋自己的生命！」

就在此刻，遠處傳來周功書的聲音：「朱龍，發生什麼事？」話音未落，只見周功書及周功詩帶着一位道人自內進來。

乘雲目光一及，詫聲道：「修竹師侄，你怎會來此？」原來那道人乃武當派當今的掌門師弟，在武當第二代中，年紀最小，但武功却出類拔萃，連掌門修松亦未必及得上他！

修竹見到乘雲亦是一怔，反問：「師叔雲遊四海，鶴駕怎會在此？」

乘雲沉聲道：「愚叔問你的話，你還未答！」

修竹道：「啓稟師叔，白菊山莊對敝派一向甚為支持，每年均捐了不少香油，明天便是老莊主的忌辰，故此師兄派小侄來為他們唸幾遍經文！」

乘雲眾人臉臉相覷，實在想不到半路還會殺出個程咬金！周功書抱拳道：「適才下人來報謂修竹道長駕到，故此晚輩兄弟下山迎接，未知恩公找家母有何事？」

軒轅子道：「莊主來得好，咱們在乘雲道長炕下發現有道鐵門，咱們懷疑是地道，又與古玉劍之失踪有關，希望莊主派人打開鐵門！」

周功書張大嘴巴，愕然道：「竟有此事？」

軒轅子冷笑一聲：「老夫一直念在與令尊之交情，而不希望傷了和氣，但莊主却莫把咱們當作儍子！」

周功書道：「不瞞恩公，此莊本來是另有其人的，後來才賣與咱們，先父再擴建了後宅和修建了花園花圃，下面有否秘道，咱們眞的不知道！恩公若不信，可至後宅望一望，圍牆上的灰，很明顯分出新舊來！」

霍小青撇撇小嘴，道：「誰知道是否你們故弄的玄虛！」

乘雲則問：「原主是什麼人？」

周功詩接答道：「他是官宦之後，不願說出姓名，莊院尚未全部竣工，不知為何要賣了，也虧修竹道長作中人，道長不收費，原主捐了一筆香油錢與武當！」

乘雲沉聲道：「修竹，此事到底如何？為何我並不知道？」

「掌門答應原主，不洩漏其身份，但可透露的是他們確是官宦之後，他夫人是敝派的香客，他亦常到武當，後來便向掌門提出賣莊之事，希望掌門找個妥當的人承受。掌門想不到有什麼妥當的人，蓋此莊四周無人，甚難找到買主。」

修竹說到此處，喘了一口氣，續道：「小侄認識周老莊主，曾聽他提過此事，並想找個較隱蔽之地安家，於是由小侄作中間人，結果一說即合，乃因原主賣價甚賤，而周圍環境又適合老莊主的要求！」

軒轅子道：「就算如此，下人們打掃客舍炕下也會有所發現！」

周功書道：「實不相瞞，那幾間廂房本是下人們的住所，後來家母將莊內的男僕女婢配成雙，所以便空出了幾間房來，作為客舍，只是本莊除了武當派幾位道長來過之後，只有恩公幾位登門，所以炕內的灰燼相信未清理過，亦用不着清理！」

修竹道：「口說無憑，莊主不如帶咱們去看看？」

軒轅子道：「最好能將炕拆掉！」

周功書毫不猶豫，立即下令家丁取了工具，到房內拆炕。由於人多，房內很快便清理乾淨，乘雲指着地上的鐵門，道：「老道打不開，莊主是否有辦法？還有，適才老道發現灰燼上有履印，証明古玉劍是被人由此擄走的！」

周功書又着人用工具挖掘，不料鐵門十分牢固，迫得用大鐵錘，敲打鐵門四周的地板，乘雲則介紹軒轅子等人與修竹認識。

修竹初次認識軒轅子和傅雨生，十分高興，乘雲將他拉到庭院中，低聲問道：「師侄，你對周家了解深不深？」

修竹沉吟道：「小侄來過幾次，周家對敝派十分推崇和尊重，幾乎每年均捐了一筆香油錢。」他苦笑一聲續道：「師叔雲遊四海，鶴踪不定，又少留在山上，敝派近年來，經濟方面十分拮据，這周家的人，小侄不是太過了解，表面上看來，倒沒有什麼。」

「老莊主以前是大龍幫的人，這點你可知道？」

「當然知道，但他們看來確實欲脫離江湖。」

乘雲冷笑一聲：「看來未必，若是如此，莊內何須養了這許多人？」

修竹道：「師叔，周家仇人不少，人不該存有損人之心，但亦需提防別人來犯！聽說莊內的僕人，大多是大龍幫幫徒之後，不養他們，讓他們到外面生事，亦是不妙之至，以小侄之見，倒贊成老莊主的看法，反正有錢，何不養他們！」

「老莊主以前在大龍幫時，刮了一大筆錢，這幾十人的開支可不少，坐吃山崩！」

修竹微笑道：「原來師叔還不知道，周家在淡水一帶和襄陽都有生意，據說共有十來家，也養了不少人，不過周家並不出面，亦因此師叔方會不知！」

乘雲一字一頓地問道：「依你之見，周家沒有問題？」

修竹不敢正面答覆，沉吟道：「表面上沒有問題。」

「你對這一帶情況比較熟悉，可知有一個人喜歡養禿鷹，自稱養鷹老人的？」

修竹訝然道：「小侄未嘗耳聞，不知師叔自何處得知？」

「周功書說的！」

修竹反問：「那人有問題？」乘雲遂將昨夜發生的事說了一遍。修竹道：「小侄對此不清楚。」

乘雲再問：「派內最近可有什麼大事發生？」

修竹搖搖頭，尚未作答，已聞燕小燕跑過來說：「道長，地洞打開了，軒轅前輩請你倆過去。」兩人連忙進房，果見下面有一條地道，黑黝黝的，看不清楚去何處。

軒轅子道：「拿幾根火把來，咱們下去看看。」

周功書道：「午飯已開了，不如吃罷才去吧！」

軒轅子那裡肯再躭誤？問道：「三莊主及四莊主回來了麼？」

「尚未回來，未知會否發生什麼意外？」

軒轅子見周功書憂心忡忡，又放了不少心，乃道：「附近並沒有什麼强人，不必担心。大莊主肯陪咱們下去一探麼？」

周功詩道：「為了表示咱們是清白的，賤兄弟都願陪你們下去。」

「如此最好！」軒轅子接過一根火把，首先跳下去。地道甚長，火光沒法照至盡頭，他慢慢前進，絲毫不敢大意。乘雲、修竹、傅雨生等人相繼下去，軒轅子道：「大家分開走。」

當下周功詩走前，與軒轅子並肩而進，乘雲則與周功書同行，修竹與小燕，傅雨生則與霍小青，軒轅子一組走在最前面，乘雲則押後。

地道四面全是用大石板鋪砌，甚是平整，地道寬五尺，高一丈，恰可容兩個人通過，四根火把，恰好每人一根，地道甚是畢直，走了約莫三四十丈，忽然寬闊起來，似一座小廳。

四組人全集中在小廳裡，軒轅子問道：「你們可會發現一個問題？地道這麼長，不感氣悶不奇怪，為何沒有一絲霉氣味？」

乘雲道：「証明這條地道經常開啓。」

修竹道：「此處雖然沒有出路，但必非盡頭，大家分頭找尋一下！」

周功詩趕緊加上一句：「小心有機關！」當下用拳頭撞擊石壁，有兵刃的，則以柄敲打。叮叮噹噹之中，小廳中間的石板居然升高，接着慢慢轉動起來。

「小心！」軒轅子喝道：「大家分頭跳落四周！」轉動的只是中間部份，四周不動，因此未待他吩咐，眾人都已跳了下去。

說時遲，那時快，四周的石板忽然急速地翻轉起來，羣豪猝不及防一齊跌了下去。緊接着上面恢復了原狀，四周一片漆黑，有幾個人連火把也丟了！那下面是一條滑不溜手的斜坡，羣豪如滾

地葫蘆般，一直滾下去，但斜坡似沒有盡頭，就像一個無底洞！

傅雨生一手持火把，一手按地，極力欲止住下墜之勢，可惜都辦不到，慌亂之中，雖有火光，也無暇顧及旁人！

「無底洞」始終有底，下面是平地，仍是青石板，幸好羣豪雖然滾得腦袋發脹，但心神未亂，都能以雙脚抵地，但這一下也夠受的！

傅雨生勉力立即站起來，擧起火把道：「大家走在一齊，都過來吧！霍姑娘，你在何處？」

霍小青喜道：「傅大俠，小妹就在你後面！」話音剛落，地板忽然陷落，傅雨生和霍小青一齊跌了下去！但聞上面傳來小燕的一道急促的驚呼聲，地板又隨即合上。

下面地洞深約三丈，兩人打了個觔斗，穩穩當當地站在地上。傅雨生深吸一口氣，擧目四望，此處又是一間石室，約莫丈餘見方。霍小青依在傅雨生身邊。問道：「傅大哥，咱們與他們分開，如今怎辦？」

傅雨生將火把交給霍小青，道：「你且站在這裡，待我試試！」他猛吸一口氣，雙脚一頓，拔空而起，雙掌用力向上一托，誰知地板不能動之分毫。

霍小青道：「傅大哥，困在此處不打緊！別觸發其他機關！」

傅雨生道：「不觸發其他機關，三兩天之後，不餓死也會渴死！」

霍小青半轉着身，垂首道：「但能與你在一起，就算餓死也無憾！」

傅雨生乾咳一聲：「霍姑娘，你在此處何必再說笑？還是想辦法出去才是道理！」他不管霍小青的反應，以刀柄用力敲打石牆。霍小青好整以暇，跟在他左右，就算觸動了機關，也可以生死在一起。

追踪殭屍　眞相大白

傅雨生在石室內來回走了七八匝，毫無所得，而石室却逐漸氣悶。霍小青倚在傅雨生肩膀，道：「傅大哥，我眞的令你這般討厭麼？」

「我……我從無此感覺，不過……已經心有所屬。」

「小妹又不是要你放棄那個風姑娘……嗯，風姑娘氣量大不大？」

傅雨生轉頭問道：「姑娘此語何意？」

霍小青道：「她能否容納在你身邊多一個人？」

傅雨生乾咳了好一陣，然後才想到話回答：「在下乃一介武夫，不值得姑娘……錯愛！」

「值不值得乃小妹之看法！」

「霍姑娘，咱們說些別的吧。」

「好啊，你出話題。」

傅雨生本就不善詞令，要他在漫無邊際中找尋話題，比要他與高手過招，更感吃力，想了良久，才想到一個話題，問道：「霍姑娘，你覺得周氏昆仲爲人如何？」

霍小青「噗嗤」一聲笑了出來。「傻哥

哥，你想不到話題，便不說罷了！」

傅雨生輕輕將她推開，道：「你且休息一下，我再找找，看有沒有出口！」他累得一頭大汗，都找不到開啓石室的機關，坐在地上直喘氣。

就在此刻，石壁忽然「胡」地一聲，打開一道門來，傅雨生擧火一照，見進來的是乘雲道長，喜道：「道長，你能開機關？」

霍小青則問道：「咦，那姓周的，不是與你在一道麼？」

「只老道一個人隨你們跌下來，其他人如今情況如何還不知道！」乘雲道：「適才老道在鄰室對面牆上用掌風亂擊，無意中被我打碎一塊石頭，裡面中空，却有一個鐵環，用力旋動鐵環，這門便開了！」

霍小青喜道：「咱們依法炮製，也許還可以找到通往別處的門！」

乘雲瞪了她一眼，道：「如此要耗多少眞力？」傅雨生一聲不响，走到對面石壁前，這次他敲打得很仔細，還將耳朵貼在石板上細聽。乘雲道：「適才那個開啓機關，是在離地丈餘處，須跳起敲打方能測知。」

傅雨生道：「難怪適才晚輩敲了許多遍，都不得要領！」他收起了鋼刀，運勁於臂，躍起擧掌在一塊青石板上用力一擊。

「蓬」的一聲，石屑飛濺，但石板並未碎裂，反將他手臂震痳了。傅雨生仍不死心，第二次躍起，掌擊旁邊另一塊石板。「噗」的一聲，這次却將石頭擊碎，裡面果然有個鐵環。

乘雲喜道：「讓老道來！」他躍起一手抓住鐵環，另一掌按在牆上，用力扭旋鐵環。「胡」的一聲响，下面石牆露出一道門來，當下三人走進第三間石室，却遇到修竹！乘雲道：「想不到師侄也被困於此！」

修竹道：「若非師叔，只怕小侄今生再無機會見到天日矣！」乘雲將打開石門的方法告訴修竹，修竹用傅雨生之法，打開了第四道石門，裡面不見有人，可是這石室向前一端的石門早已打開！

乘雲喜道：「一定是軒轅施主！」

話音剛落，前面已傳來周功詩的聲音：「道長快來，咱們在此——啊！」乘雲心知有變，立即標前，到第六間石室，只見到軒轅子站在那裡，却不見周功詩的影子！乃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軒轅子道：「適才老夫找尋開啓的機關，誰知道地板還有機關，周功詩跌下去了！」

傅雨生道：「大家須小心！如今還不知周功書及燕姑娘的消息，希望他倆吉人天相！」

修竹嘆息道：「只怕他倆的處境也好不過咱們！」一頓又道：「軒轅前輩，這門等晚輩試試！」他躍高擊穿一塊石板，見到鐵環，如今已有經驗，落掌甚準，一擊即中！

軒轅子見他內力渾厚，收發自如，忍不住讚道：「牛鼻子，令師侄好俊的功夫！」

乘雲捋鬚笑道：「還過得去，若能堅持苦練，他日該有一番成就！」其實修竹此時之武學成就，放眼武林已是一等一矣，乘雲所說的成就，乃指與「僧道俗三神」之比較而已。

霍小青忽道：「修竹道長，這裡可能不止一道門，這鐵環亦可能不止一個作用，何不左右旋轉試試？」

修竹道：「這可得徵求大家之同意。」

軒轅子看了乘雲一眼，道：「試試吧，不過大家必須小心，提防會觸動其他機關！」當下修竹先將鐵環向右旋動，打開了向前的一道石門，那裡又是一座石室，軒轅子道：「這裡到底有多少座石室？」

修竹先將鐵環旋回原處，再改向左旋，「轟隆隆」一陣聲響，左首石牆又露出一道門來，門後却有一道石級向上延伸。

霍小青歡呼一聲：「咱們可以上去了！」軒轅子首先標前，抬頭向上望，石級只有丈來高，盡處又有一道石門，石門雖已打開，却不知上面是什麼地方。

傅雨生道：「且慢，讓晚輩先試試！」他用鋼刀敲打前面的幾級石階，毫無變化，這才收刀。誰知軒轅子將刀奪走，向上一挑。「嗆郎」一聲，鋼刀跌落在最後那一級石階上，稍候一陣，未見有異，才飛身躍上。

軒轅子一躍而立在最高一級石階，抓起鋼刀將頭望出去，上面是一道長而闊的甬道，長不見盡頭，但闊却可供五六個人並肩而行。他小心翼翼走上去，試行幾步，覺得安全，才讓其他人上來。

衆上走上甬道，軒轅子道：「把火摺拿來，牛鼻子你仍然押後！」誰知那火把到他手中不久，便已燃盡，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羣豪雖都有一身功夫，但處身於此，都有不寒而慄之感！

乘雲忙道：「大家手拉手，一個跟着一個走！」黑暗中，每人都將手伸出去，胡亂握住了一隻手掌，一時之間也不知那是誰的。

軒轅子依然在前面帶頭走，走了十多二十丈，背後忽然傳來「轟隆」一聲响，軒轅子急問：「什麼事？」

乘雲道：「後面似是降下了千斤閘，換言之，後無退路，咦，有人有火摺子否？」

霍小青道：「小燕有，可惜她不在此處。」

修竹道：「貧道亦忘記帶備！」

忽然飄來許多綠幽幽的鬼火，軒轅子急道：「小心，可能那東西又出現了！」話剛說畢，衆人都聽到一陣鈴聲，那鈴聲雖輕，但却十分清晰，緊接着又聞一聲有規律的步履聲。

乘雲道：「大家鬆手，在原地準備應戰！」此時雖無火摺子照路，但「鬼火」之光，在羣豪眼中，已足夠視線，當下衆人均沉住氣，靜待其變。

俄頃，便見到一羣殭屍由彎角跳了起來，軒轅子先發制人，發出一記劈空掌，掌風過處，將面前那具殭屍擊退，

撞及後面那具，隨即立定，與此同時，鈴聲忽變，殭屍的動作亦快了許多，軒轅子還發現一件事，那些殭屍的關節比上次在荊山樹林裡發現的，柔軟得多，動作亦較爲靈活，若以道行計算，顯然是這批比上一批高深得多！

霍小青道：「有兵刃的都取出來，專砍殭屍的雙腿！」傅雨生立即將自己的鋼刀遞給她，霍小青心頭甜滋滋的，道：「大哥，咱們共同進退。」

那些殭屍迅速來至眼前，衆人未待吩咐，都出手進攻，傅雨生一拳擊在一具殭屍的小腹上，如擊敗革，將殭屍擊退幾步，但身子挫了一挫，又向前跳來。

傅雨生叫道：「霍姑娘準備斬腿！」他雙臂張開，將殭屍摟住，霍小青尚未揮刀，那殭屍腰一挺，撞在傅雨生的身子，他猝不及防，忙不迭鬆手退開。

不料雙脚未站穩，那殭屍居然跳前雙拳直擊！這一着又大出傅雨生之意料，一時之間幾乎被擊中！幸好他有過人之能，千鈞一髮之間，一個「鐵板橋」向後急仰，堪堪避過！

說時遲，那時快，殭屍左脚忽然抬起，向傅雨生足部踢去！與此同時，霍小青鋼刀已貼地劈出！

「呀！」忽然兩人同時發出一道驚呼，傅雨生被踢翻，那殭屍的右脚脛骨亦被折斷！

殭屍居然會發出尖銳的驚呼聲，霍小青只覺得全身毛管全部聳立！她驚慄之餘，連忙滾開。那具殭屍右脚被斬斷之後，身子下降，眼看即將摔倒，忽見他左脚一沉，居然能夠單足獨立！

傅雨生身子倒翻，他雙臂向後一撐，挺腰彈起，喝道：「死人若能打贏活人，這世界還有活人麼？」他雙拳猛擊殭屍之上身，那殭屍雙臂提起，不守反攻，但傅雨生右脚一掃，殭屍反應到底不如活人，那裡閃避得開？應聲而倒！

傅雨生叫道：「快，斬脚！」霍小青精神大振，滾前揮刀砍下，莫以爲她是位小姑娘，但因自小練武，又因在水晶宮裡，心無旁騖，是以論功力，在如今武林中已是一流高手！

「喀嗤」一聲，刀光過處，那具殭屍的左脚亦離體，可是旁邊的一具殭屍却向她背後偷襲！傅雨生身子標前，一脚踢在其背後！

他急切之間，忘記殭屍不同常人，常人在此種情況下，必然先求無過，再求立功，但殭屍只有一個意念，他要殺人，除非鈴聲停止，是以殭屍被踢中，身子撲前，擊向霍小青的雙掌，去勢更快！

傅雨生右腿踢出之後才醒起，急道：「小青快閃！」

霍小青向右一閃，她反應不可謂不快，但仍然慢了一步，左肩被擊中，嬌軀向前飛出，同時發出一道驚呼！

傅雨生恐連累了霍小青之生命，再標前一步，掌脚齊施，這幾招速度之快，無以倫比，殭屍應付不來，連中多拳，最後被踢倒於地，與此同時，乘雲、軒轅子等人亦與殭屍鬥得不亦樂乎。

乘雲手上沒有鋼刀，却仗着自己內功深厚，不斷用內家眞力發掌，武當派內功「棉裡針」心法，正如其名，表面上不見凌厲，但實則「後勁」十分凌厲，那具殭屍在吃了他七八掌之後，忽然「嘩啦啦」一聲，全身骨頭都碎了，像一堆爛泥般，軟倒地上！

「哈哈，老道終於解決了一個！」乘雲恐師侄不敵，過去幫他！軒轅子採取的辦法更直接，用脚掃斷對方的脛骨，待殭屍一倒地，便踩碎其肋骨。殭屍躺在地上不斷地喘氣，像喉頭被痰封住般，令人聽得渾身不舒服！

霍小青忽然高叫一聲：「那些鬼火熄滅了！」不錯，「鬼火」的光芒逐漸暗淡，而鈴聲亦慢慢隱去，那些殭屍忽然變得遲鈍起來，都不願動彈。

軒轅子道：「這些東西留在世上，終是害人之物，索性將之毀掉吧！」傅雨生接過霍小青的鋼刀，向一具殭屍用力剁砍！

刀鋒砍在骨頭上，發出「篤篤」之聲，教人心生寒氣。乘雲道：「無量壽佛，也不知是什麼人這般違天和，幹出這種事來！」

忽然鈴聲又是一變，來得既急且密，而且深入羣豪耳鼓，軒轅子吃了一驚，道：「此人必是武林高手，他能將內力溶入鈴中，大家小心！」

只見那兩具尚未死之殭屍，雙臂突然慢慢抬起來，而身子亦撲簌簌地抖着，却沒有其他動作，羣豪都有點莫名其妙，齊向後退了幾步。

乘雲道：「此人用不同之鈴聲，來指揮殭屍！」

軒轅子道：「除此之外，鈴聲也像咒語一般，可令殭屍復活！」他興了爭强之心，引吭發出嘯聲。嘯聲陣陣發出，在地道裡迴盪着，震得他人耳鼓嗡嗡作響。

乘雲道：「大家掩住雙耳！」衆人都掩住耳朵，但他內功修爲尚比軒轅子略深一籌，自然無需掩耳。

軒轅子猜測不錯，嘯聲一起，殭屍的雙臂便停在半空中，再也提不起來。鈴聲透過氣孔傳進來，但仍能反而壓倒嘯聲，此時殭屍又繼續將雙臂舉起。若是嘯聲蓋過鈴聲，殭屍雙臂又垂下去，甚是滑稽。

鈴聲嘯聲此起彼落，實際兩人正以內力相拚，不管勝負，彼此內力都大爲消耗！軒轅子始終佔了地利，兩番起落，那兩具殭屍的手臂已垂得畢直！

鈴聲終於隱去，嘯聲亦止，軒轅子喘了一口氣，喝道：「小傅，還不快動手！」

傅雨生應了一聲，正想走前，忽然左面石壁「轟隆隆」一聲响，整堵石牆突然向下陷落！石牆之後，是座大廳，那邊站着十二具殭屍，雙眼發出綠光，成爲一種目標，鬼火又從那邊湧過來，綠光大盛，把活人的臉也映得又青又綠，猶如鬼怪！

「叮鈴鈴！」鈴聲由那邊傳來，那些殭屍跳了過來，將他們團團圍住，六前六後，逐漸收縮包圍圈！

軒轅子鼓起一口氣，再度發嘯，但這次鈴聲自四面八方傳來，搖鈴的人竟有六七個之多！軒轅子的嘯聲，一時難以奏效！

「快！」乘雲首先發動攻擊，他雙掌齊出，湧出兩股凌厲的掌風，直擊身前兩具殭屍，但這次殭屍居然懂得趨避，向橫跳開，是以乘雲那兩股掌風，全擊落在地上！

傅雨生將刀交回霍小青，道：「小心！」他猱身撲上，施展近身搏鬥之進攻，那幾具殭屍，靈活性更高，居然懂得招架及閃避！

殭屍一共有十四具，而人只有五個，而且軒轅子因爲發嘯之關係，不能再分神動手，是故乘雲壓力更大，因爲他必須保護軒轅子！

「蓬！」傅雨生的鐵拳終於擊倒一具殭屍，把其肋骨也打斷了三根，可是那殭屍無感覺，彎着身子繼續進攻！

衆人一天沒有吃飯，又經連場惡鬥，此刻均感體力不足，軒轅子首先停止發嘯，與殭屍周旋，鈴聲沒有嘯聲之對抗，更加清楚，整齊劃一，响亮沉實，殭屍更加靈活，而且力大無窮。

眨眼間，羣豪都已疲累得一身汗，猶未能消滅一具。忽然透氣孔裡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軒轅子，這殭屍大陣的滋味如何？」

此人中氣充足，不問而知，必是高手，可是羣豪值此人鬼難分之際，乍聽到人語，心頭反而輕鬆了不少！

軒轅子急問：「閣下是誰？因何不現身一晤？有本領的，大可以與老夫放手一搏！」

那人哈哈笑道：「軒轅子！乘雲果然名不虛傳，傅雨生亦非浪得虛名之輩，只可惜『僧道俗三神』三缺其一，實乃遺憾！」

軒轅子譏道：「閣下始終不敢面對現實，聽閣下之話音，亦非尋常人，用此下三濫的手法，不怕失了身份？」

「笑話！某在此研究殭屍大法，志不在此，爲了殺你倆何須親自動手？也罷，在你們臨死之前，區區出來與你們見一面就是，如今你們先接受殭屍挑戰吧！」

乘雲急問：「喂，這些殭屍爲何與以前的大不相同？」

那人哈哈笑道：「這個當然，以前你們所遇到的只是第一二重的，這殭屍大法一共有七重，如今這一批是第五重的，自然大不相同！」

「練到七重又如何？」

「靈活性與常人無異，但因爲沒有生命，又絕對聽命令，打鬥時之威力，諸位都是聰明人，不問自知！」

軒轅子忽然咦了一聲，道：「聽閣下之口音，似非漢人！」

那人不答，乘雲續問：「閣下便是那養鷹老人？」可惜回答他們的是一陣鈴聲，那些殭屍攻得更急，連軒轅子和乘雲亦窮於應付，那裡還能分神問話？

一兩具殭屍，不會放在乘雲和軒轅子眼中，但成羣結隊，又懂得進退合擊之道，比對付高手難得多！

傅雨生和霍小青趁這期間，合力殺了兩具殭屍，但殭屍大法仍然保持十二具之多，陣法依然嚴密無缺。

乘雲低聲道：「咱們須想個辦法，否則長此下去，終必被制！」

傅雨生道：「大家合作，先毀其一兩具，陣法不嚴，便好應付得多！」

「有理！」軒轅子道：「大家靠緊，先由老夫、牛鼻子和小傅全力抵擋，修竹和霍小青，乘機毀屍！」

當下五人逐漸靠緊，那些殭屍亦立即收縮包圍圈，軒轅子喝聲：「準備！」他兩掌齊出，將兩具殭屍迫退，乘雲則遲遲不出手，待其中一具殭屍發掌，他雙手才翻起，刁住其臂，身子一側，讓修竹自身後閃出，喝了一聲快！

可是不知修竹是氣力不繼，或者是胆子小，動作甚慢，跳前去之後，亦顯得甚是猶疑，說時遲，那時快，旁邊一具殭屍已跳了過來，雙拳急打修竹！

殭屍的拳法掌法，都甚簡單直接，但唯是如此，力道更大，乘雲怕他吃虧，只好空出一手，將他拉開！他顧得了修竹，却忘記了自己，手一放鬆，殭屍一拳搗在其胸上，發出「蓬」的一聲响。

這一拳力量之大，出乎意料之外，乘雲另一手仍刁住殭屍，難以卸力，但覺五內氣血翻騰，眼前一黑，鮮血幾乎冲口而出！

亦因爲那一拳力道大，打得乘雲上身向後一仰，把殭屍亦扯了過去，雙脚緊緊釘住地上，霍小青眼明手快，一彎身，一刀劈在其脛骨上！

「喀嗤」一聲，殭屍脛骨斷，身子向下墜，乘雲强忍心頭疼痛，手臂一揚，將他甩掉！這一記力蘊千鈞，殭屍如飛倒撞，把後面那具殭屍也碰翻了！

軒轅子喚了聲小心，見機不可失，急射而出，飛身墜下，雙脚落在另一具殭屍的脅上，把其肋骨都震斷！所謂百足之虫，死而不殭，那殭屍雙臂翻起，十指戳在軒轅子的小腿上！

軒轅子大叫一聲，雙脚一沉，躍起倒翻，退回原位，傅雨生見他額頭汗出如油，吃驚地問道：「前輩你受傷了？」

軒轅子咬牙道：「放心，死不了的！一定要將這十具殭屍全毀掉！牛鼻子，你受了內傷？」

乘雲哈哈笑道：「你死不了，老道的命也長得很！如今剩下十具，好辦得多了！」殭屍到底是殭屍，只能按照平常所訓練的走動，而不懂得因少了兩具而自行補位，是故，空隙多了，如此羣豪便不用硬拚，可利用空隙閃避。

傅雨生道：「再毀他兩三具，便不足爲懼了！」

忽然鈴聲再一變，羣豪忽生衝動，亦恨不得隨着鈴聲跳動！乘雲叫道：「好厲害的招魂大法，大家抱元守一！」軒轅子、乘雲和傅雨生三人功力深厚，還沒大碍，霍小青因要分心，動作便慢了許多！

軒轅子再度發嘯，乘雲心頭一動，用「太清炁氣」不停地喧道：「無量壽佛，無量壽佛……」

鈴聲再度受制，殭屍動作緩慢，傅

雨生冒險衝前，突然一俯身，雙手抓住一具殭屍的雙脚，用力旋動起來，將他當作兵器，撞擊其他殭屍！刹那間，殭屍陣法大亂！

霍小青心神不再受鈴聲影响，鋼刀發揮威力，再斬斷一具殭屍的脚！

就在此刻，一道尖銳刺耳的竹哨聲，由四面八方的通氣孔傳進來，剩下來的八具殭屍，不約而同向後急退。雖然剩下八具，但其中有好幾具都已有不同程度的損傷！

傅雨生身子一旋，雙手一放，手中的殭屍如離弦之矢般急射，「蓬」的一聲，撞在石牆上，身上的骨頭都被震碎，癱倒於地，眼眶中的綠光隨即隱去！

羣豪預料對方會另出新招，軒轅子道：「趁此多毁幾具！」他首先衝前，乘雲和傅雨生、霍小青亦分頭標出，修竹反應稍慢，誰知地板突然一翻，將他陷了下去！

乘雲驚呼一聲：「修竹！」長身欲掠回去，却讓傅雨生攔住！忽然耳畔又聽到一個轟隆隆之聲，大廳四周降下了鐵柵，將殭屍與人分開！

緊接着，石牆又出現石門，鈴聲再响，那些殭屍都由石門鑽出去。乘雲頓足道：「眞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霍小青道：「道長，別談毁屍了，咱們自已尚顧不了！」

「姑娘不是好好的麼！」

霍小青道：「如今大概已是傍晚，咱們一兩天不吃東西，自無大碍，但連水也沒一滴，又要應付那些不知死活的東西，還能支持多久？」

她不提猶自可，一提之下，衆人均覺得口乾舌燥！軒轅子道：「小妮子說得有理，咱們須盡速想辦法離開此處！」四人分頭找尋機關，但豈有這般容易的？

霍小青担憂地道：「不知小燕她如今如何？」

乘雲道：「也許周氏昆仲與她在一起也未定，不必担心！」

「那兩人也不是好人，說不定是他們玩的花樣！」

乘雲臉色一變，道：「修竹師侄也不知……」他雙眼望着軒轅子等他答覆。

軒轅子沉吟道：「令師侄近日來有一災難……」

乘雲大吃一驚，截口問道：「有否生命危險？」

軒轅子笑道：「他年近花甲，就算死了，也不算短壽，何須緊張！」

乘雲怒道：「施主心腸這般黑，不怕日後要下阿鼻地獄！」

軒轅子嗤的一聲笑了出來。「阿鼻地獄這也是你三清弟子說的麼？你這牛鼻子，沒半點道家的味道！實與你說吧，修竹此人可能還有許多事瞞着你！」

乘雲不悅地道：「他有事何須隱瞞我？」

「修竹頗有野心，他不是你所想像的單純！說不定，他還認識這裡的主人！」

乘雲大怒，飛身掠前，竟然揮掌攻擊軒轅子，軒轅子連忙閃開，道：「牛鼻子，你莫以爲老夫怕了你，你既然問我，老夫便以相論相！」

乘雲落地時，忽然踩着一物，連忙拾起視之，黑暗中依稀認得那是一根火摺子，乃問：「這火摺子是誰的？」

霍小青道：「就是你師侄的，剛才你將他拉開時，自他懷內跌下來的！」

傅雨生道：「但適才道長問大家誰有火摺子，他還說忘記携帶！」乘雲將火摺子點燃，一張臉十分難看。

軒轅子道：「由此可見，他有許多事瞞着你！」

乘雲喃喃地道：「他爲什麼要騙我？」

傅雨生道：「令師侄之出現，如今想起來，十分蹊蹺，先是周功德和周功義失踪，繼而是周功書和周功詩失踪，却與他一同回來，周功義之失踪，會否與他有關？」

乘雲沉聲道：「小傅，你沒有証據最好少說話！」

霍小青低聲道：「武當派弟子少說也上百人吧？所謂樹大有枯枝，這有何奇怪？何況他一個人犯錯，也不會影响武當派和道長您！」

乘雲臉色稍寬，半晌方道：「老道找到人，一定要仔細問清楚！他好大的狗胆！」這句話無疑已同意了衆人之看法。

軒轅子道：「如今還是想辦法離開此地方是爲上策！既有火光，咱們再搜索一下，看看能否找到出路！」乘雲將火摺子交與霍小青，首先發難，雙掌在石板上亂拍。

忽然「刷」地一聲，鐵柵升起，軒轅子喊了一聲快，首先由石門鑽出去，乘雲等人緊隨其後。

石門之後又是一條長長的甬道，那些殭屍已不知去了何處，軒轅子此刻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快步向前急走，未幾，前面又出現了一條石級，乃回頭道：「老夫先上去！」

他幾個起落，已躍上石級，石階共有三十多級，而地道亦隨之傾斜，到盡處，距離頭頂的石板尚有五六尺，軒轅子舉掌在石板上按了幾下，其中一塊居然讓他推了出來，上面有月光透了進來！

軒轅子大喜，一躍而上，擧目一望，却在白菊山莊的後花園！乃向內喊道：「你們都出來吧！」

與此同時，花叢後又湧出周家的家丁來，軒轅子道：「叫馬駿出來答話！」

一名中年漢排衆而出，詫聲道：「怎地又是你？」

軒轅子道：「老夫只想告訴你一件事，咱們不是來偷菊花的，也無意爲難你們，但假如誰敢射箭，老夫便絕不客氣！」他俯身一掌擊在那塊青石板上，石板立即碎裂！

馬駿及那些家丁見狀臉色都變了，此時，乘雲等人亦都躍了上來，霍小青道：「快帶咱們去見你們莊主！」

馬駿沉吟了一下，道：「諸位且稍候，待在下去通傳！」

軒轅子道：「咱們去客舍等他！」四人尋路返回客舍，都覺得十分疲乏。

軒轅子道：「老夫估計他們不會這麼快來，先調息一下！」當下四人均盤膝運起功來。

過了三四盞茶工夫，外面傳來馬駿的聲音：「前輩，莊主他們都不知所踪。」

軒轅子道：「老夫一定要見陶夫人，見不到便休怪咱們無禮！速去通報！」

再過了半頓飯工夫，馬駿又回來：「前輩，老夫人請諸位到內廳說話！她老人家已吩咐下人速辦酒席了！」羣豪交換了一下眼色，魚貫出房，跟隨馬駿到內宅，至一月洞門外，馬駿道：「老夫人在裡面，請恕在下不能進去。」

說話間，裡面已走出一位丫環來，正是侍茶。「諸位英雄，請跟小婢進內。」衆人隨她到內廳，只見陶夫人已在等候，高几上擺着紗燈，几上放着茶具，每人一盅，只有侍茶一人在場。

陶夫人長身道：「老身歡迎諸位光臨指教，請坐。」衆人分頭坐下，陶夫人道：「諸位夤夜求見，未知所爲何事？犬子不是與諸位在一道麼？」

霍小青快口問道：「大莊主與二莊主還未回來麼？」

「尚未見，老身正想問你們。」

霍小青冷笑一聲：「老夫人何必裝蒜？我婢子和修竹道長還陷在下面，咱們今夜來找你，便是想向您要人！老夫人最好將令郎交出來！」

陶夫人臉色一沉，道：「莫再提修竹那雜毛，一提起他，老身便火起三千丈！」

乘雲沉聲道：「希望老夫人罵人是有所根據！老道便是當今武當派掌門師叔！」

「武當派有人在此最好！當日若非修竹設計陷害，咱們這十幾年又怎會受罪，先夫又怎會惡死！」

軒轅子吃了一驚，聽她話中有因，忙道：「請夫人平心靜氣，把來龍去脈說個仔細，老夫等自會秉公處理！」

陶夫人以杖子頓一頓地，道：「此處根本就是修竹與人合作建的，爲了掩人耳目，假意說服咱們購下，却又設計陷害先夫，先夫有把柄讓他抓住，只好甘心替他們當看門狗……」

乘雲忙道：「那人到底是誰，你慢慢說清楚！」

「那是個苗人，聽說懂得咒語，又跟湘人學了趕屍法，說什麼後山是陰寒之處，最適合養屍，所以在此建莊。把挖地洞的沙石掏出來建房舍，而當時挖地洞的人，事後都讓他殺死了，有的餵鷹，有人被他培養成殭屍，至於他的底細，咱們全家無一人清楚。」

傅雨生問道：「未知老莊主，有什麼把柄讓他們抓住？」

「有一天，修竹不知爲何帶了一位妙齡的尼姑來投宿，也不知他在酒內下了什麼藥……總之，事後先夫與那尼姑有了苟且之事，而那尼姑又是峨嵋派弟子，修竹以此威脅先夫，不許洩漏下面的秘密，亦不許搬走，還派人來監視，而且將周家兩位少女擄去作爲人質！」

陶夫人喘了一口氣，然後繼續說下去。「先夫心想因自己一時不察，墜入奸人之計，而連累了妻兒子女，所以有一次偷偷潛到下面去，準備救走小女，却不愼被那苗人知道，最後被那些殭屍活活打死！」

軒轅子問道：「那苗人和修竹有何關係，他除了要你們守在此處之外，還有甚麼要求？」

「他們之間有何關係，老身便不知道了，那苗人老身亦只見過一次，至於修竹倒較常見，他與老身一家每年去武當上香捐款，替他掩飾，除了兩少女被控制之外，還在犬子們身上下了毒，所以咱們不得不聽令於他們，平時倒也沒有甚麼搔擾！」

霍小青急問：「令千金還在他們手中？」

「他們在犬子身上下了毒之後，便放回了小女，幸而他們還守信諾，小女得以完璧！」

軒轅子再問：「那峨嵋派的女弟子叫甚麼法號？」

「靜緣，其實她到底是否峨嵋派弟子，咱們也不敢去調查！」陶夫人輕嘆一聲：「他們扣住犬子，不知又會發生甚麼事！老身尚苟且於世上，乃爲子女耳，若他們有甚麼不測，老身活着也無意思！」

羣豪聽了心頭都如壓了一塊巨石，軒轅子乾咳一聲：「老夫人放心，咱們必盡力拯救令郎！嗯，三莊主和四莊主呢！」

陶夫人道：「今早出去之後，至今未回，對啦，那苗人爲何又肯放你們出來？」

霍小青道：「誰說他們放咱們出來的……」話未說畢，忽然住口，若非出口自動開啓，說不定他們今生要餓死在地道了！

如此說來，是有人放他們出來了，這是誰？刹那間，四人都在思索這個問題。也在此刻，下人們送上酒菜，軒轅子偷偷用銀針試過，菜裡沒有毒，衆人乃放懷大吃，陶夫人在旁陪客，淺嘗即止。

羣豪飽餐過後才繼續未了之話題。乘雲首先說道：「老夫人可知後山之進出口乎？」

陶夫人搖搖頭。

軒轅子續問：「爲何令郎不將眞相告訴咱們？難怪昨天老夫發現老夫人臉有憂色！」

「犬子當然有所顧忌！未知諸位英雄有何善法？」

乘雲道：「最大的問題是咱們不知這機關開啓法，輕易犯險，未必有效！不如待咱們先回房商量一下，再作決定，有了計較，必來通知老夫人，若有事，亦請老夫人能派人通知一下。」

當下陶夫人着下人携茶具到客房。軒轅子遣走了她，關上房門，道：「別忙着商量，大家先運功調息，老夫怕那些東西會乘夜來犯！」

衆人運功行走了七個大周天，療了傷又恢復了精神，才圍在炕上飲茶商量。霍小青首先問道：「你們覺得陶夫人的話可否入信？」

軒轅子道：「應無問題，別再打岔！」

牛鼻子，你有何辦法對付那些殭屍！不毀了殭屍，那苗人料不會現身！」

乘雲嘆了一口氣，道：「但說不定那斷早已溜了！」

霍小青道：「他爲何要放走咱們？」

傅雨生道：「也許是周氏昆仲幹的！」

乘雲反對道：「不，一定是修竹！」

軒轅子瞪了他一眼，道：「牛鼻子，你嘔甚麼氣？誰放都不是問題，最重要的是消滅那些東西，迫苗人現身！」

四人苦苦思索了一陣，都沒有良策破其機關。軒轅子輕嘆道：「想不到咱們不敗在殭屍手中，却被地道難倒！」

傅雨生雙眼一直望着桌上的燈，忽然心頭一動，脫口呼道：「有啦，用火攻！」

霍小青快口道：「不錯，咱們可用火燒那些殭屍，便不用花那麼大的氣力！」

乘雲坐在傅雨生身旁，聞言興奮地抓住其手，道：「快說，如何個攻法？」

傅雨生道：「凡是地道必有通氣孔，咱們由通氣孔裡拋下火把，迫他們出來！」

軒轅子道：「地道這般長，還不知後山那裡有多大，這方法不好實行，一時也難以見效！」可是他想來想去又想不到其他良策，只好道：「死馬當活馬醫，好歹也得試一試，咱們這就去找陶夫人！」

* * *

黎明之前，最是黑暗，軒轅子四人由白菊山莊移至後山，四個人分站四個方位，暗中監視，可是後山靜得像死了一般，不聞一絲聲音。

未幾，即見白菊山莊後園火光沖天，軒轅子知道家丁開始向地道裡拋火球。又過一會兒，馬駿帶了一隊人上來，他們手上都携着煤油乾薪和火器，他悄悄走近軒轅子身邊，低聲道：「無人離開。」

軒轅子跳上一塊岩石，道：「大家仔細觀察，那裡有烟冒出來，那裡便是通氣孔！」也許是地下宮殿太大，亦可能距離太遠，直至天亮，都不見有烟冒出來。

軒轅子再下令：「大家分開仔細找尋通氣孔！」那二十多個家丁每兩人一組，分開找尋，乘雲站在另一端監視，傅雨生和霍小青則亦參加搜索行列。

過了頓飯工夫，傅雨生推開一塊上大下窄的石頭，即見地上有個小洞，伏地貼耳聽之，但聞胡胡之聲，看來那小洞十分之深，喜道：「這裡有一個，快取火油來！」

馬駿和一名助手，携了火油乾薪過來，傅雨生先把乾薪塞進小洞，過了一陣，乾薪已至洞口，霍小青道：「苗人十分狡猾，通氣孔是曲折的，乾薪不能到達地道！」

傅雨生潑上了火油，再將之燃燒，然後不斷對着洞口發掌。過了一陣，一個家丁呼道：「這堆草叢有烟冒出來！」

霍小青連忙與馬駿走過去，依法泡製，只花頓飯工夫，已先後發現了五個通氣孔。衆人都顯得興奮起來，見一個便「封」一個。

軒轅子目光四掠，不敢絲毫大意，忽見遠處一堆草叢無風自動，他悄悄提氣飛前，幾個起落已至草叢後，此刻草叢後現出兩個周家家丁，尙懵然不知，躡手躡腳前進。軒轅子悄悄跟着他們，來至一棵樹前，那兩個家丁回身觀望，這才發現軒轅子，臉色都變了。

軒轅子不等他倆有何動作，急急標前，雙掌齊出，分襲兩人，那兩個家丁身手居然還不錯，立即退開，軒轅子冷笑一聲：「今日若讓你倆逃脫，我軒轅子便退出江湖，再不理事！」

他一句話說畢，已攻了七八招，左首的那個先被他一脚掃倒，右首那個見勢色不對，轉身便逃，這反而將後身「賣」給軒轅子，袖管「畢啪」一聲響，又拂中其後腰之痳穴，登時不能動彈。

那位被掃倒在地的家丁正爬了上來，囁嚅地道：「大俠……你爲何無端端打咱們？」

軒轅子冷笑道：「你倆爲何偸偸溜掉？快說實話！」

「大俠寃枉……小的兩個是下來找通氣孔。」

「既然如此，爲何見到老夫，便想逃跑？」軒轅子手指在他身上連戳數記，道：「不給點苦頭你嘗嘗，料你也不會老實招供！」

那家丁身子抖了幾下，忽然殺猪般嚎叫起來：「哎唷……大俠，快快……小的招供了！」

軒轅子收回了禁制，喝道：「老老實實答話，等下若對口供出現矛盾，便不客氣！」他回身先封了另一個的暈穴。問道：「你叫甚麼名？是否苗人派你來白菊山莊當奸細的？」

「小的叫張抗……俺是被迫的，那苗人在我娘身上下了蠱，迫我替他做事……大俠明鑒！」

「苗人叫甚麼名？你替他工作了多少年？」

「他叫甚麼名，小的不知道，見面時他也是戴着面具的，」張抗吸了一口氣，道：「俺是去年才開始被迫爲他做『耳目』的，而小的上一代已替老莊主辦事！」

「你倆剛才想去何處？」

「去……去通知他們作準備。」

軒轅子精神大振，再問：「去何處通知？如何聯絡？下面共有多少個人？」

「下面活人大概有十多個，那種東西有多少便不知道了，至於聯絡的方法很簡單，這棵樹的下半截是中空的，只須拋下三塊石頭，下面的人便知道！」張抗向身前的大樹指了一指。

軒轅子道：「你去示範一下，喏，若要下面的人上來，須用何種方法？」

「咱們一向是丟紙條下去，下面的人輕易不出來，聽說那些殭屍見不得陽光。」張抗爬上大樹，那樹離地八尺有個樹叉，兩股樹幹分左右生長，中間有段空隙，張抗用手抓起一塊樹皮，再向下指一指跳下樹來，軒轅子立即躍上去一看，那樹幹果然中空，不過由於空心只佔一半面積，因此大樹尙能生長！

軒轅子封了張抗的暈穴，再迫問另一個，口供幾乎一模一樣，乃知道不虛

，於是令馬駿派人將大樹砍斷。就在此刻，下面忽然傳來一道尖銳的竹哨聲，竹哨聲此起彼落，乍聽雜亂無章，其實甚有規律，未幾，天空上即出現了一大羣禿鷹。

乘雲急道：「施主們小心這些禿鷹會啄人！」他撿拾了許多小石頭握在手中，其他人都學他撿了些石頭在手。

禿鷹悲鳴一聲，忽然一齊俯衝下來，其勢十分猛烈，令人胆顫心驚！

乘雲將手上的石頭拋射出去，他用的是「仙女散花」手法，分襲附近的幾隻禿鷹，而其他人亦紛紛效尤，可惜那些家丁沒有軒轅子、乘雲、傅雨生等高人的功力，石頭拋中其身，亦未能阻其去勢，有些閃避不開的，被鷹咀啄中，血流披面！

霍小青手握鋼刀，覷得眞切，一刀橫劈，把一頭禿鷹砍落地，但其翅膀掃在她肩上，也感到一陣疼痛，那股腥風，更令她不由自主退了幾步！

有十來頭被乘雲等人以內家手法射中的禿鷹，悲鳴一聲，振翅高飛，可是有三頭因內腑受創過重，只飛高了幾尺，便亦跌了下來！

傅雨生專揀較大的石頭拋射，被擊中的禿鷹，不跌下來，亦不敢再低飛，只在高處盤旋，周家之家丁則都躲在樹下。

忽然「轟隆」一聲響，大樹倒地，露出一個近尺的洞口來，軒轅子即令馬駿由此放火灌烟，「你們不用怕，扁毛畜牲咱們對付！」

馬駿把乾薪及火油全部傾了下去，再拋下火種，「蓬」的一聲火光冒起，熊熊燃燒。乘雲和軒轅子不時抽空發掌將火頭迫進洞內去，接着馬駿又搬來了一大塊石頭，將洞口封住。

乘雲道：「你們都回莊再取火種，有飛刀飛鏢等暗器的，都帶來！」他邊說話邊拋射石頭，跌落在地上的禿鷹越來越多，可是竹哨聲仍然未停，禿鷹聽見哨聲，不管死活又俯衝下來。

俄頃，周圍又有許多地方冒出白烟來，一見白烟冒出，即有人用石頭將通氣孔塞住，傅雨生轉頭向山下望去！見周家沒有發出求救的訊號，估計天色已明，那些殭屍不會出來，這才放了心。

天空上之禿鷹雖然傷了五六個周家家丁，但亦丟下了二三十具屍體，其他禿鷹見狀，漸不再受竹哨聲指揮，越飛越高。

霎時間，在後山找到的通氣孔居然有二三十處，而且一直向山下延伸，軒轅子道：「牛鼻子，你到山崖後面看看！」

乘雲應聲而去，半晌，忽聞他長嘯一聲，傅雨生道：「晚輩過去看看！」俄頃又聞傅雨生傳音道：「山後有人出來，道長正纏住他！」

軒轅子大喜，忙道：「馬駿，快把火器搬過去，咱們直搗黃龍！」言畢首先飛過去，又回頭令霍小青押陣。

傅雨生至山後，乘雲已將一個漢子制服，喝問：「你們主人在那裡？」那漢子嘰嘰咕咕，無人聽懂他說甚麼。

軒轅子見山後有個洞，乃道：「你們先進洞探一探，這苗人待老夫來問！」

乘雲首先來至洞口，拋了一塊石頭進去，良久方聞到回音，這洞深而黑，看不到底，垂直而下，只供一人出入，乘雲覺得有異，因爲出入口不可能這般直，而且估計地下城亦不可能這麼深！

忽然洞裡有聲音傳了出來：「軒轅子，你有種的便進來再決一死戰，施放烟火，不是英雄！」

乘雲冷笑道：「難道驅殭屍鬥人便是英雄？你再不出來，咱們何止要施放烟火？還要放毒！」

那苗人大笑：「你們再不進來，老夫便要拿修竹、杜展雄和小燕等人開刀了！」

軒轅子走過來，在乘雲耳邊道：「那苗人招供，說這不是出入口，是個陷阱，出入口在另一邊，老道你且跟他磨菇，待老夫打開出入口再說！」

乘雲道：「喂，你如何稱呼？是養鷹老人？」

「養鷹老人不過是騙騙山野村夫而已，老夫乃至聖大法師！」

「嘿嘿，這樣說來咱們還有點淵源，同是三清弟子！你甚麼事不做，做這種事？」

至聖大法師怒喝道：「你們甚麼事不做，專來管閑事！老夫可曾犯到您！」

乘雲道：「犯不到老道！却害了敝師侄！」

至聖大笑：「是修竹先與老夫接觸的，他幫我掩飾和調查，將來我助他當武當掌門！」

乘雲大怒，澀聲道：「他替你調查甚麼？」

「老夫要將殭屍練得有靈性，首重條件便是那人之生辰八字必須是全陰的！楊鏡波的生辰八字便是修竹提供的！」

乘雲氣得說不出話來，半晌才問道：「你有甚麼目的！要獨霸天下？」

至聖道：「咱們來做個交易如何？」

「如何交易？」

「老夫將杜展雄和燕小燕放回去，你們立即離開。」

乘雲笑道：「你不怕老道再來？」

至聖亦笑道：「老夫尙掌握修竹和周氏兄弟之生命，再說老夫重改機關之後，你們也未必能攻進來，而且天下間共有七個巢穴，老夫換個地方，你們又找得到麼？」

乘雲沉吟了一下，道：「你先放人！」

「好，你們立即遠離此處，半個時辰之後，他們自會出去找你們！」

「老道如何信得過你？」

「那這宗交易便一筆勾銷吧！」

就在此刻，馬駿悄悄走過來，向乘雲打個手勢，乘雲即道：「好，咱們先離開，你不放人，老道便將你這巢穴燒掉！」言畢隨馬駿走至山側，只見那裡有個洞口，下面是道斜坡，其他人都已不見，乃問道：「他們呢？」

馬駿道：「都進去了，道長請快！」

兩人擠進洞裡，即感一陣陰寒，乘雲快步走前，只見家丁們都舉着火把，軒轅

子仍抓着那個苗人。

「施主，此苗人的話信得過麼？」

「老夫在他身上連施幾次『萬蟻噬心大法』，他所招的都一樣，料無問題，他說此處是他們閻羅殿的中樞！」

「他出來幹甚麼？」

「他是偷偷出來的，原因是討厭了不見天日的生活，想乘機溜掉！」軒轅子又低聲對那苗人說了幾句話，再解釋道：「老夫要他帶咱們去藏屍處，燒掉那些殭屍再說！」

乘雲忙道：「不可，還是先救人要緊！」軒轅子沉思半晌終於同意，又用苗語吩咐苗人。那苗人在牆上按了幾下，忽然現出一道門來，軒轅子探頭望進去，裡面是條長長的甬道，乃道：「大家放輕脚步！」他提着苗人飛身掠前，乘雲緊躡其後。

甬道盡頭，又是一堵牆，苗人拍開一塊青石，裡面有個鐵環，用力一旋，石牆有道石門升高，裡面是座囚室，有鐵柵，亦有人看守！

那幾個看守人有漢人亦有苗人，見狀都高聲大叫起來，軒轅子、乘雲和傅雨生，拳打足踢，很快便將他們制服，取了鑰匙，打開鐵柵，燕小燕首先衝了出來，撲進霍小青懷中飲泣。

霍小青笑罵道：「傻丫頭，如今無事了，你反而哭甚麼？」她忽然壓低聲音道：「你不怕你那杜大哥恥笑？」燕小燕大發嬌嗔，雙拳在霍小青身上亂擂。

苗人吱吱呱呱，對着軒轅子指手劃脚，軒轅子忙道：「此人謂必須先毀了殭屍，否則十分麻煩！」

乘雲見周氏四兄弟，杜展雄、燕小燕，甚至古玉劍都在，就差一個修竹，心情甚是惡劣，沒好氣地道：「叫他快帶路！」

當下衆人急急隨那苗人到另一間囚室，這間囚室共有七八具殭屍，古玉劍忽然大叫一聲：「岳父大人！」向一具殭屍跑過去。

軒轅子一把將他拉住，怒道：「你要找死麼？馬駿，快放火！咱們再到別處！」原來此處共有五間存放殭屍的石室，以功力之深淺劃分。第五間是練至第五重之殭屍，「靈性」最高。

衆人每至一室，便立即潑上火油，縱火燒之，那些殭屍因爲沒有鈴聲影响，都直挺挺地站着，任由火燒。

當他們燒了四間的殭屍，忽然頭頂上傳來一陣震耳的鈴聲，那苗人驚呼起來，示意大家退出去，誰知已來不及，但聞「胡」地一聲响，石門自動打開，自內跳出十餘具殭屍來，每具殭屍眼眶都眨着綠幽幽的光芒，狀甚嚇人！那些周家的家丁都大驚失色。

軒轅子喝道：「你們先退後！」

通氣孔又傳來至聖大法師的聲音：「軒轅子，這次你們再也逃不出去了，哈哈……」

軒轅子、乘雲和傅雨生守在最前面，憑他們三人深湛的功力，阻擋殭屍，而讓家丁們退後。

此刻地道裡充滿了嗆喉的異味，那是屍臭再加上火燒皮肉的焦味，令人難以忍受，許多人都忍不住嗆咳起來。

軒轅子道：「咱們何須枉費氣力？放火把這些殭屍也燒了吧！」

周氏兄弟首先用火油淋潑那些殭屍，霍小青把手上的火把拋過來，「蓬」的一聲响，十有八九的殭屍都着了火，軒轅子見那些殭屍着了火，但仍然拚死進攻，不由尖聲道：「不好，咱們作法自斃！」他連發幾記劈空掌，阻止殭屍前進！

殭屍着了火，肉掌不能接觸，因此只能以劈空掌却敵，但如此一來，內力消耗極大，假如殭屍皮肉未燒盡，內力已用竭，後果如何不問自知！何況還有幾具不着火的！

傅雨生急道：「快退快退！」可是至聖已將出口封死，退無可退之下，家丁都擠進囚室，但至此處又出現了另一個問題！

適才甬道狹窄，最多只能容納兩具殭屍，尚容易抵禦，但來至囚室，地方大，那些殭屍帶着火，一齊撲了過來。耳畔又聞至聖的聲音：「軒轅子，你毀我殭屍，如今便讓牠們與你同歸於盡吧！」聲音充滿了憤怒和狠毒。

鈴聲更响了，而且有攝魂奪魄之功，那些周家家丁功力淺，聽了鈴聲都忍不住就地跳動起來，周功書喝道：「你們幹甚麼？都給我站定！」

他不叫猶自可，一叫之下，那些家丁反而向殭屍迎上去，軒轅子一把將他們拉了回來，拚起全力發出兩記劈空掌，將殭屍迫退幾步，喝道：「有兵器的都取出來！」

傅雨生取出鋼刀首先撲出去，他只求傷敵，但求阻擋殭屍前進，可是以一人之力，實在無此可能，所幸軒轅子和乘雲可以從旁協助。

忽然古玉劍脫下靴子，用力在鐵柵上拍打，擾亂鈴聲，其他人見狀亦紛紛效尤。

想不到這種雜亂無章的噪音，比嘯聲還有效，那些殭屍的動作不但慢了，而且經常碰撞在一起，與此同時，乘雲亦發嘯與鈴聲相抗，周家家丁這才能鬆一口氣，心神安定下來。

這時候，傅雨生因與殭屍近身搏鬥，自己衣衫亦着了火，不過眼看那些殭屍已燒到不似「人形」，知道只需要再挨片刻，危機即過，是故咬牙苦撐！

霍小青又驚又急地叫起來：「大哥，快滾落地！」此刻由於殭屍行動混亂，經常碰撞在一起，是故所有的殭屍都着了火。

軒轅子再拚力發出兩掌，前面那些殭屍全都離地倒飛，把後面的殭屍都撞倒，而且再也爬不上來，傅雨生這才有機會弄熄自己身上的火。

軒轅子道：「牛鼻子，你歇一歇，待老夫接你！」隨即發出喝聲。乘雲喘息了一陣，接替傅雨生阻擋最後幾具殭屍！

俄頃，那幾具殭屍忽然一齊跌倒在地上，爬不上來，羣豪齊聲發出歡呼！

軒轅子亦收回嘯聲，揮掌撥開眼前的烟霧，道：「此處臭不可聞，快走！」當下羣豪蜂湧跑出囚室，軒轅子又問苗

人，可否打開出口。苗人拍開一塊青石板，指指下面的一個鐵環。軒轅子力貫雙臂，用力旋動，不料機關因受火灼，已經失效，扭之不開。

周功詩道：「咱們往後跑，在下略知開啓之機關，可通寒舍！」當下由他帶頭，轉身向前急奔。

半路上，乘雲問道：「大莊主，昨夜是誰開機關放咱們出去的？」

周功義道：「是晚輩冒險打開機關的。」

周功書接道：「所以後來咱們亦被囚禁起來！」說着話已連穿幾道石門，走了數十丈，忽然前頭有日光照了下來，周功書道：「上面便是寒舍之後花園！」

軒轅子道：「老夫還認得，不過，那斯可能已在上面，必須小心！」他猛吸一口氣，將護體神功運足，然後「颼」地一聲，一躍而上，乘雲緊躡其後！

上面日頭當中，光線刺眼，軒轅子不由自主瞇起雙眼來，忽然聽到腦後有一道金刃劈空之聲，總算他反應夠快，上身急忙向前一俯，一把鋼刀在肩上五寸劈空！

與此同時，又聞乘雲在後發出斷喝，他脚尖抵地，身子一旋，轉過身去，已見乘雲跟一位戴着銅面具的人鬥在一起，忙通知下面的人上來。

傅雨生見後花園除了戴銅面具的人之外，只有兩個苗人，忙道：「周莊主，快進去看看令堂！」

軒轅子向傅雨生先打了個眼色，站在旁邊，替乘雲掠陣。他冷笑道：「至聖，如今你還有甚麼本領？」

那戴銅面具的人果然便是至聖法師，只聽他怒道：「休廢話，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軒轅子仰頭大笑，「沒有那些不知死活的東西，你還有甚麼能耐？」

至聖鋼刀使得十分急，刀法與中原的全不相似，乘雲是中原武林頂尖兒的高手，自然不將其放在眼內，奈何他昨日內腑受了震盪，又連日惡鬥殭屍，消耗了不少內力，因此鬥了個平手。

燕小燕道：「對付這種人，咱們何須跟他講甚麼江湖道義？一湧而上，一齊殺了他吧！」

至聖冷冷地道：「只怕你們不敢！」

燕小燕怒道：「姑奶奶有甚麼不敢的？」

「因爲陶夫人在咱們手中，除非你們不要他的生命！」

軒轅子霍然一醒，道：「不錯，還有那個修竹妖道！霍姑娘，小杜，你們去助周氏昆仲！」至聖冷笑不已，似乎還認定此戰穩操勝券！

就在此刻，內宅忽然跑來許多人，但見修竹手提鋼刀，推着陶夫人過來，背後還有幾個臉色青白的漢子，料是至聖的徒弟，周氏昆仲大概投鼠忌器，遠遠跟在後面。

乘雲見到修竹，無名火起三千丈，道：「施主來接手，老道今日不殺此叛徒，實難甘心！」軒轅子立即過去接下去。

乘雲連氣也不喘一口，便飛至修竹身前，喝道：「孽障，還不趕快自盡，難道還要老道動手！」

修竹臉色一變，臉色晴陰不定，忽然收刀回身一揮，「刷」地一聲，一舉砍倒兩個至聖的徒弟，道：「師叔，小侄有一事相求，盼你答應！」

「甚麼事？」乘雲鐵青着臉，道：「難道你還要老道饒恕你？」

修竹身子再一抖，道：「小侄不敢，只求師叔勿將此事告訴掌門，則小侄感激不盡！」言畢突將陶氏向乘雲推去，反手揮刀在自己頸上一拖，血光濺出，人亦倒在血泊之中！

周氏昆仲大喜，一湧而上，呼道：「娘，您沒事麼？」

修竹喉頭胡胡作响，右手顫巍巍地伸入懷中，乘雲氣消了大半，俯身替他將懷中之物掏出來，却是一隻白瓷瓶子，乃問道：「這是甚麼東西？」

修竹一手指指周功書，一手在地上劃着：解藥，那藥字尚欠兩筆才完成，他已斷了氣，「無量壽佛，總算你天良未盡喪！」

此刻，羣豪已將至聖之徒弟全部制服，都站在一旁觀戰，軒轅子道：「至聖好下場，你亦不會例外！」

至聖雖然落在下風，但軒轅子要想殺他，亦需要百招之外，忽然他跳開一步，道：「停！」

軒轅子收掌問道：「你亦要自盡麼？」

至聖揭下面具，露出一張清癯的面孔來，年紀看來亦近花甲，但並不像苗人，乘雲問道：「你訓練那些殭屍，到底有何目的？」

至聖坦然道：「想得到漢家天下，千百年來，你們漢人一直欺壓咱們苗人，我自小便立志，要雪此奇耻，爲苗人爭一口氣！只因咱們人口較少，人才又不多，所以迫不得已出奇制勝，今日若非你們撞破，再過幾年，老夫便可將殭屍練至萬夫莫敵之境，屆時……」

軒轅子冷笑一聲：「閣下算漏了一點，你的殭屍就算練至刀槍不入也得不到天下，因爲他不堪火燒，也見不得陽光！」

至聖沮喪地道：「當他們練至第七重時，便不再怕陽光，這火燒麼……老夫的確沒有想到……」

「所以苗人之大志終難得伸！老夫在苗疆住過，那邊的情況還清楚，亦難怪你有此志向，漢苗兩族之間的恩怨，一時也計算不了，但你爲達到一己之目的而傷害無辜，終難以原諒！」

至聖長嘆一聲：「一子下錯，滿盤皆落索，夫復何言？軒轅子，老夫死後，可否准小徒携我骨灰，返回苗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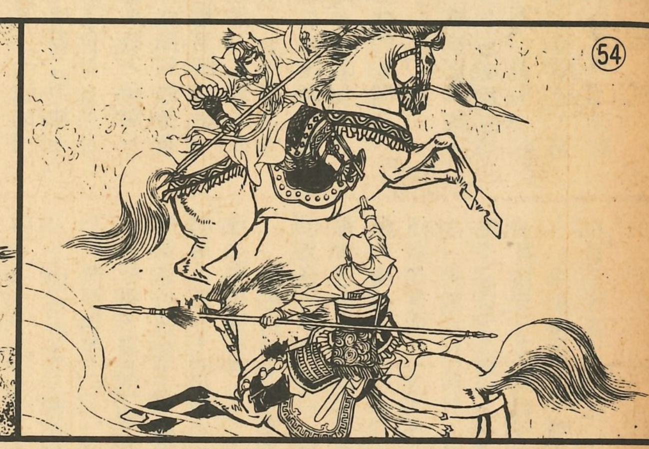
軒轅子沉吟了一陣，終於答應，至聖喝道：「拿火來！」他當衆自焚，甘願受痛苦，也要與他訓練的殭屍，在烈火中灰飛，却大出羣豪意料。

熊熊的烈火中，傳來畢畢啪啪的聲音，似嘆息似憤慨，使得羣豪浮想聯翩，烈火可以消除漢苗之間的仇恨麼？火已滅，但羣豪還找不到答案。（本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廿一

英雄榜（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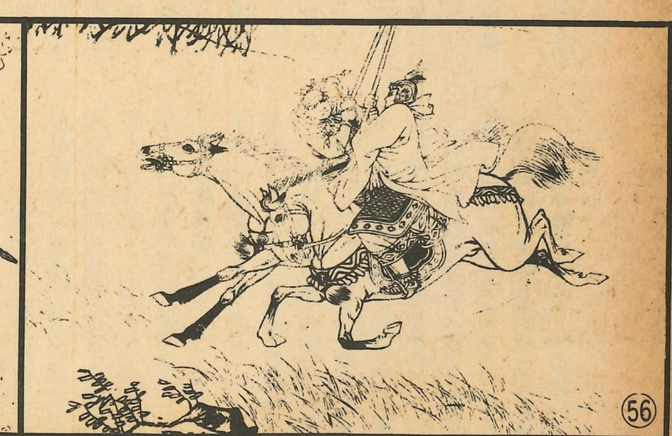
高石・編繪



54　雙槍將董平見了，心中暗忖：我今新降宋江，若不顯些武藝，上山去必無光彩。手提雙槍，飛馬出陣。張清見了，大罵董平不該背叛朝廷。（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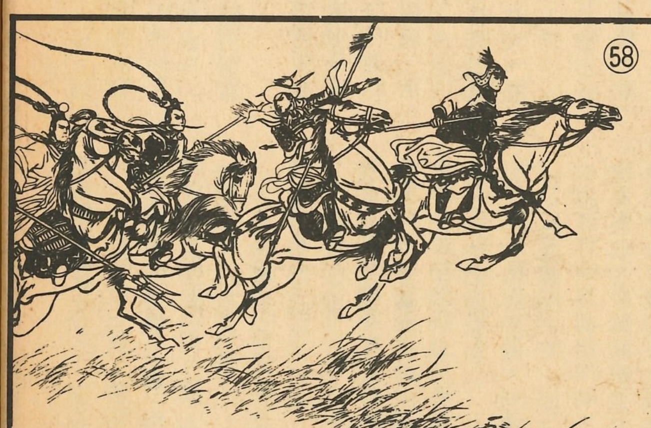
55　董平大怒，直取張清。鬥了幾個回合，張清又走；一石子打來，董平眼明手快，撥開石子。張清又打來第二個石子，董平又閃過去了。



56　張清見兩個石子打不着，有些心慌。這時兩馬相並，張清便撇了槍，雙手把董平的臂膊拚命一拖，却拖不動，兩個搞在一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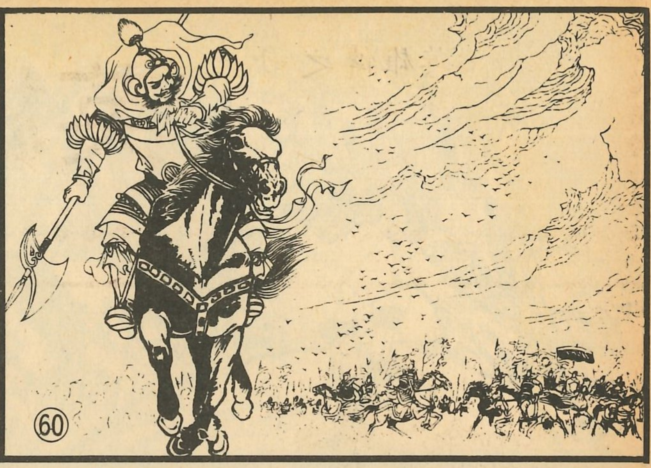
57　宋江陣上急先鋒索超望見，擔動大斧，便來解救。對陣龔旺、丁得孫出馬，截住索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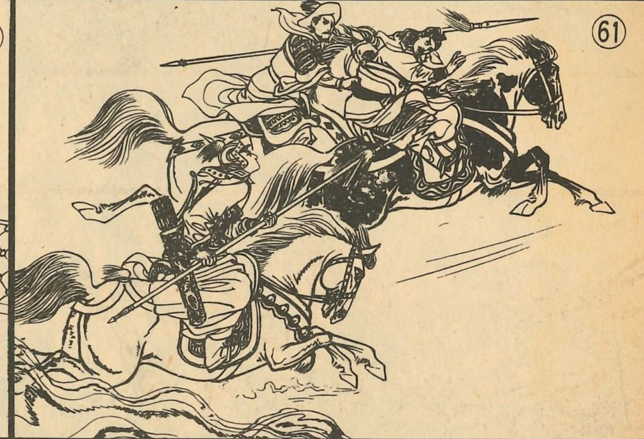
58　林冲、花榮、呂方、郭盛四將齊出，來救董平、索超。



59　張清見勢不好，棄了董平，跑馬入陣。董平不捨，直撞進陣去，却忘了提防石子。張清待他馬近，揚手喝聲"着"！董平急躲，那石子抹耳根上擦過去了，董平只得退回本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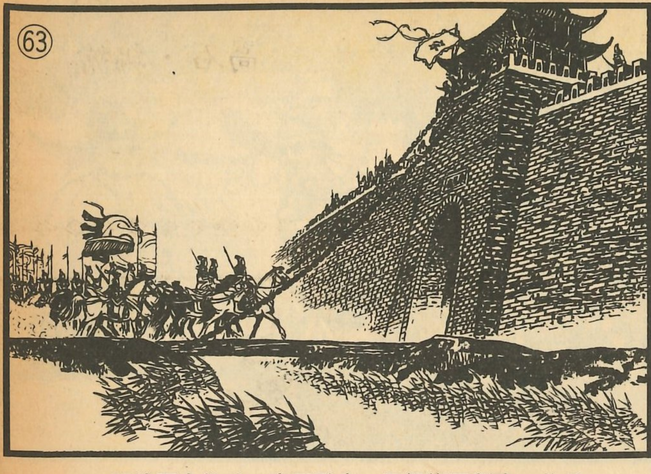


60　索超撇了龔旺、丁得孫，也趕進陣來，被張清一石子打在臉上，只得提斧回陣。



61　那邊林冲、花榮截住龔旺。龔旺心慌，被林冲捉下馬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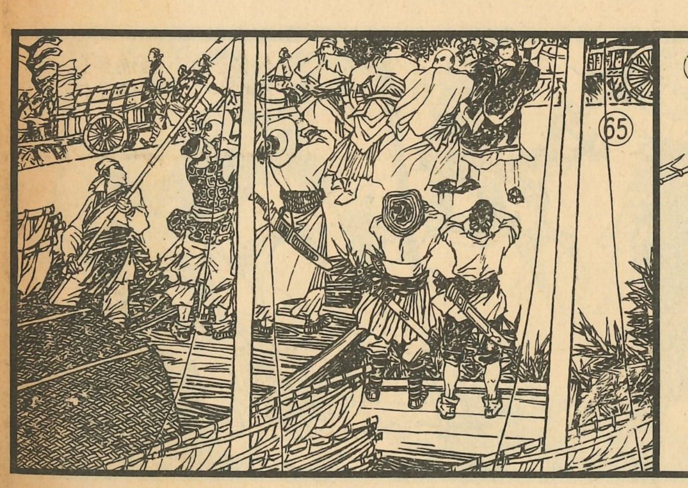
62　這邊丁得孫舞動飛叉，死命抵敵呂方、郭盛，不提防燕青從陣門裡放出一箭，正中丁得孫馬蹄，那馬便倒。呂方、郭盛把丁得孫捉過陣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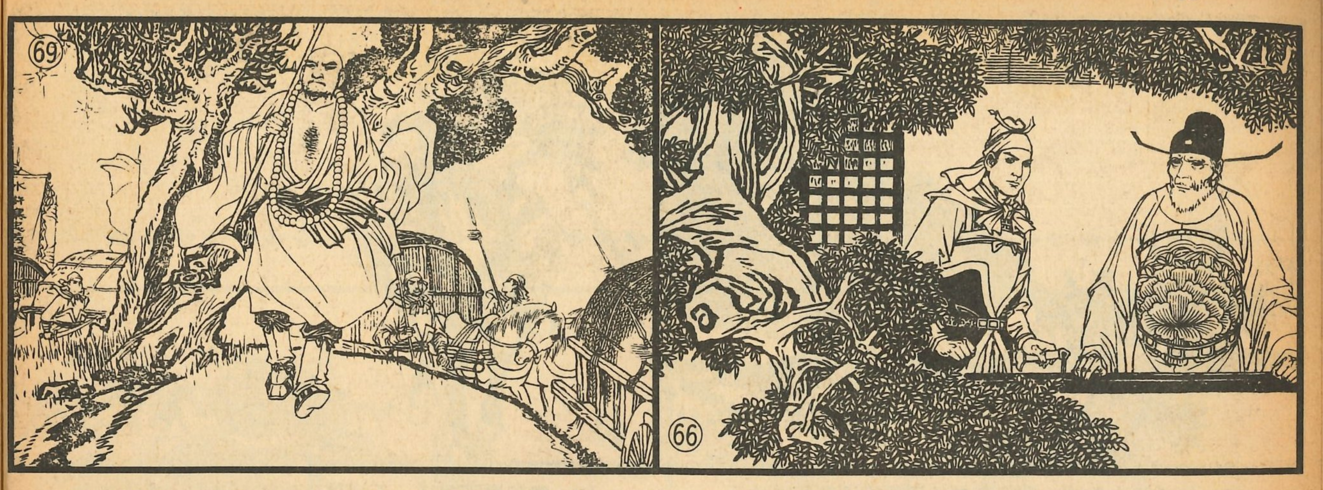
63　張清要來救時，寡不敵衆，只得綁了劉唐，收兵回城。



64　宋江收軍回到寨中，對受傷頭領一一慰問，然後與盧俊義、吳用商議，如何用計策擒獲張清。



65　吳用早有安排：一面把受傷頭領送回梁山治療；一面命原在山上的魯智深、武松等幾位頭領，會同水軍，安排車仗船隻，滿載糧草，水陸並進，賺出張清，再用計擒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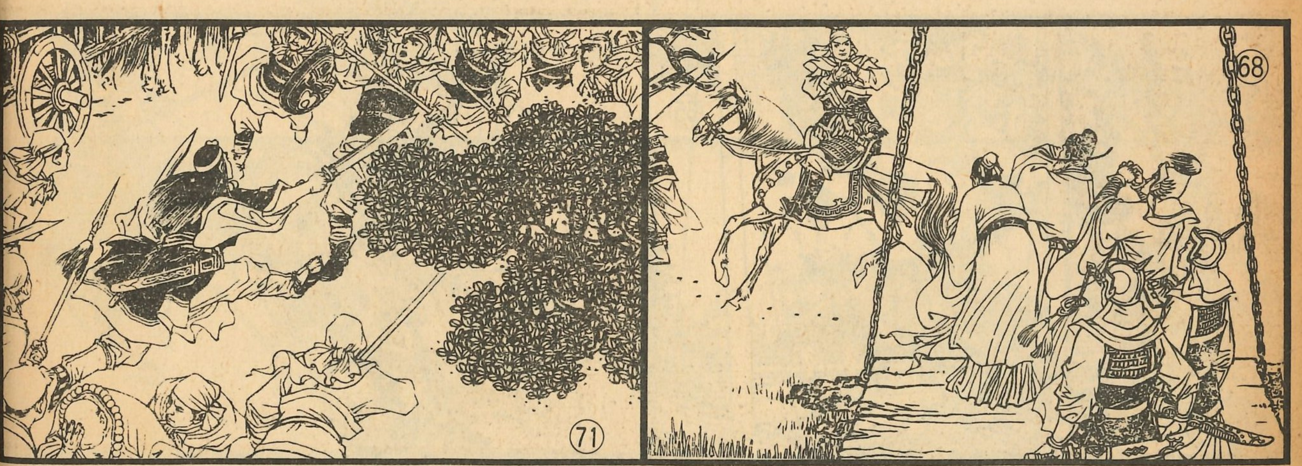
66　再說張清在城裡與太守商議：雖然贏了兩陣，擒得劉唐，但折了龔旺、丁得孫；看來梁山兵馬一時不能擊退，只能固守待援，却愁城中糧食不多。

69　這時月色微明，星光滿天。張清兵馬行不到十里，望見一隊車子，旗上寫明："水滸寨忠義糧"，魯智深扛着禪杖，走在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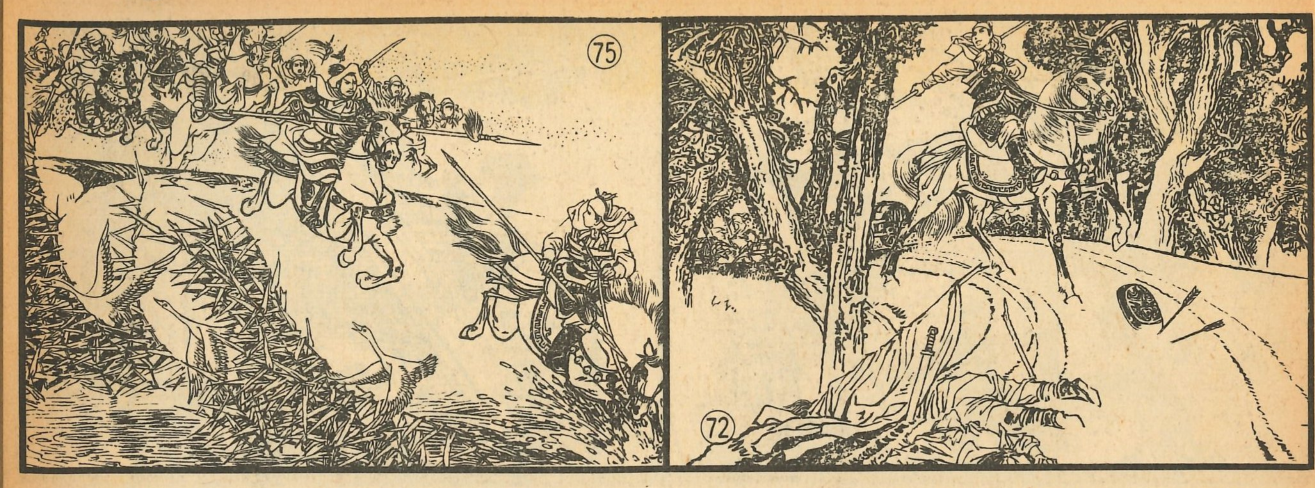
67　忽見探事人來報：宋江寨後西北方面，從梁山泊運下許多糧米，陸上有一百多輛車子；河內又有五百餘隻糧草船，只有三五個頭領監管。

70　魯智深也已望見張清，裝做不知，大踏步只顧走，却忘了提防石子。張清在馬上一揚手，喝聲"着！"一石子正打在魯智深頭上，打得鮮血迸流，往後便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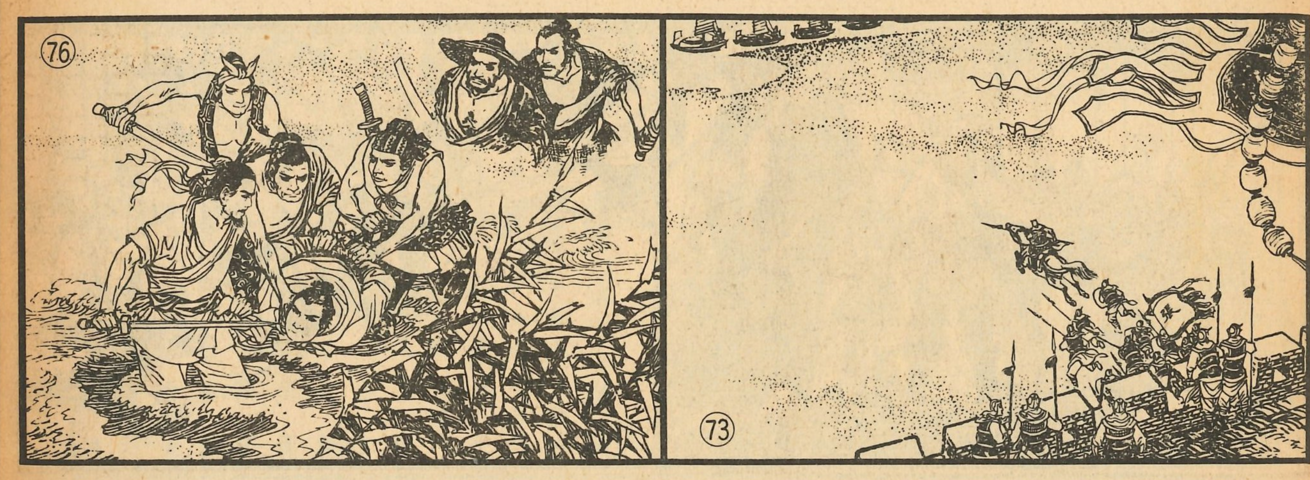
68　張清大喜，決定當晚出去搶糧，先截岸上車子，再取水上船隻。太守只叫張清小心。當下就讓軍士飽餐酒食，由張清帶着，悄悄出城。

71　張清軍馬一齊吶喊，搶過來捉人。武松急挺兩口戒刀，死命救回魯智深，撇下糧草就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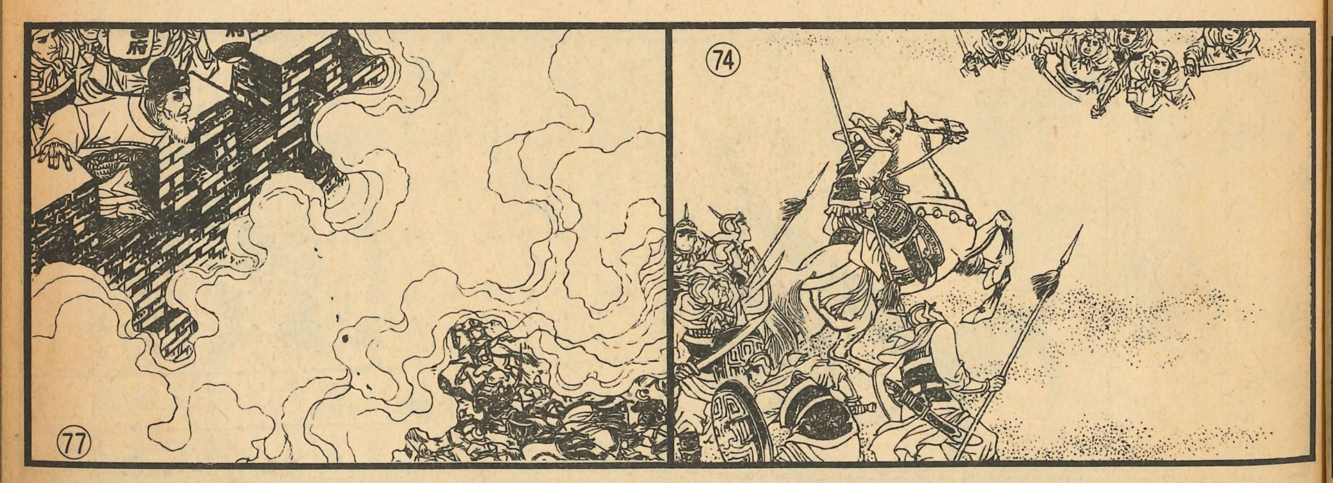
72　張清奪得車輛，見果然滿裝糧米，心中歡喜，不來追趕武松和魯智深，先把糧草押送進城，交太守收管。

75　林冲引騎兵趕到，將張清連人和馬逼下水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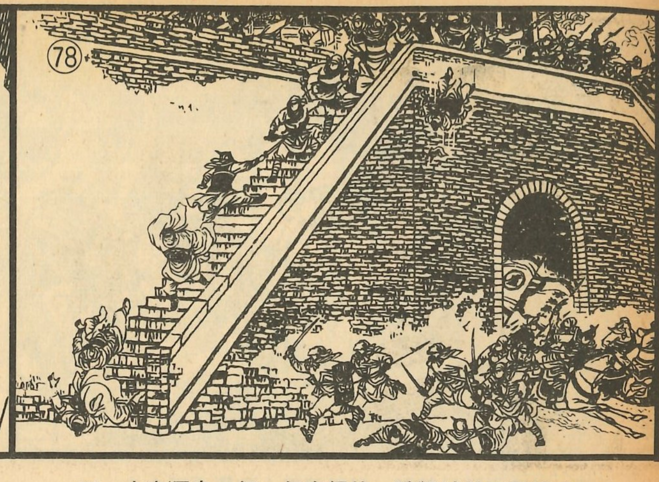
73　張清又領人馬轉過南門，望見河港內糧船不計其數，便叫開城門，一齊搶出城去。

76　河內有李俊、張橫、張順、阮氏三雄、童家兄弟，八個水軍頭領，一字兒排在那裡。張清掙扎不脫，被阮氏三雄捉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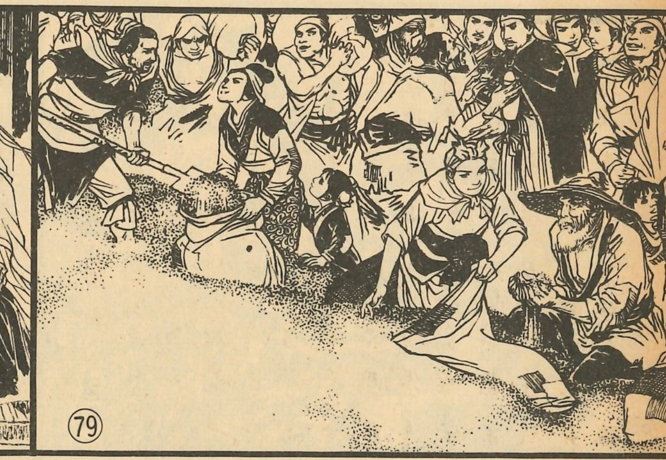


74　這時大霧瀰漫。張清搶到河邊，正要動手，忽聽喊聲四起，迷霧中不知軍兵從哪裡來。張清心慌，急忙收兵要回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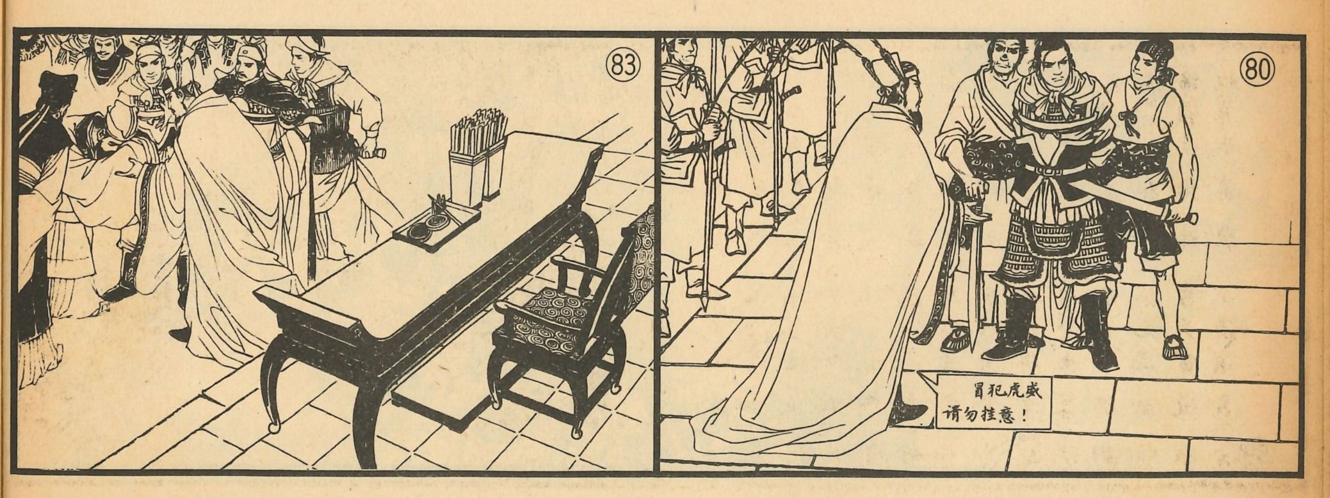
77　水軍頭領飛報宋江。吳用便命大小頭領，連夜攻城。



78　太守獨自一個，怎守得住。聽得城外四面炮响，城門被攻破了，嚇得太守無路可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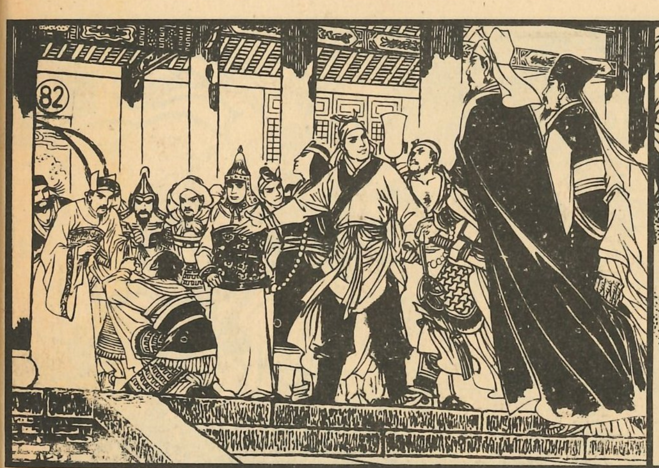
79　宋江軍馬殺入城中，先救了劉唐，然後打開倉庫，將錢糧一部份送回梁山，一部份散給百姓。



80　因太守平日較清廉，宋江饒了他性命。衆頭領正聚在州衙裡，只見三阮把張清解到。衆弟兄見了，咬牙切齒，怒目相看；宋江却親自下堂階迎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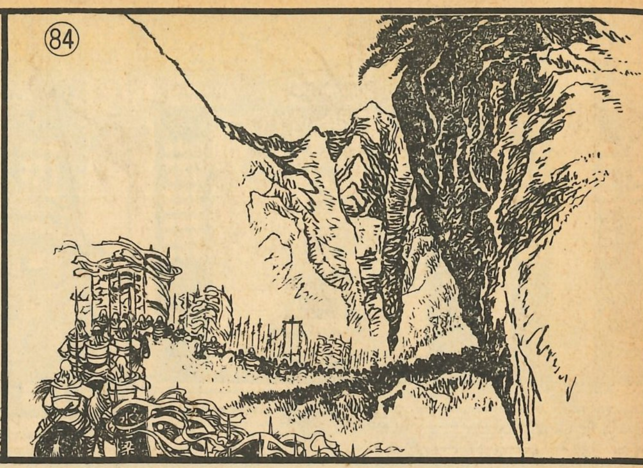


81　宋江把張清邀上廳來。魯智深頭上包着手帕，手拿鐵禪杖，奔上來要打張清，被宋江攔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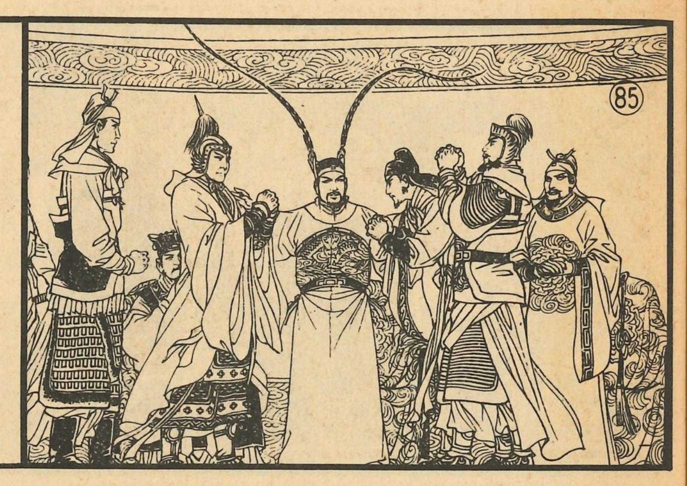


82　張清見宋江如此厚愛，下拜受降。宋江折箭爲誓；“衆弟兄若還要報仇，皇天不佑，死於刀劍之下。”衆頭領再無話說，都來和張清見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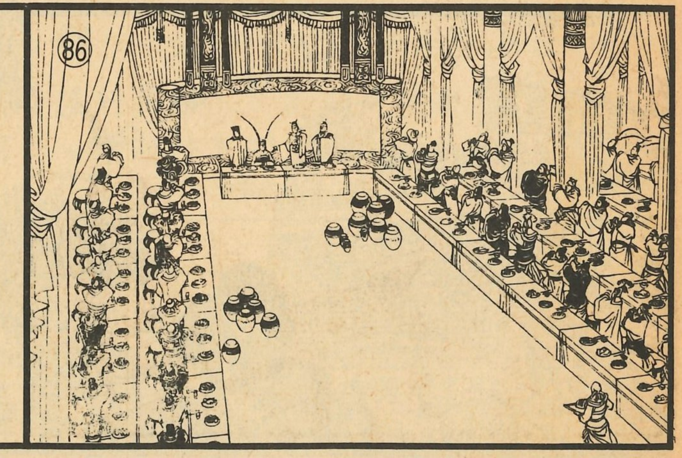
83　張清又把城內著名獸醫——紫髯伯皇甫端向宋江推荐。皇甫端拜見宋江，願上梁山效力，宋江更加歡喜。



84　宋江傳下號令，收拾車輛，整頓軍馬，全軍浩浩蕩蕩，一齊向梁山進發。



85　回到忠義堂上，宋江叫放出龔旺、丁得孫，用好言勸慰。二人也叩頭拜降。



86　宋江心下歡喜，叫排宴慶賀。席間計點大小頭領，共有一百零八員。盧俊義、吳用與衆頭領都說山寨不可一日無主，齊推宋江爲寨主。宋江也就不再推讓。



87　當下宋江排定一百零八人座位次序，請聖手書生蕭讓寫了，衆頭領各安本位，個個歡欣。

88

梁山泊一百零八名义士座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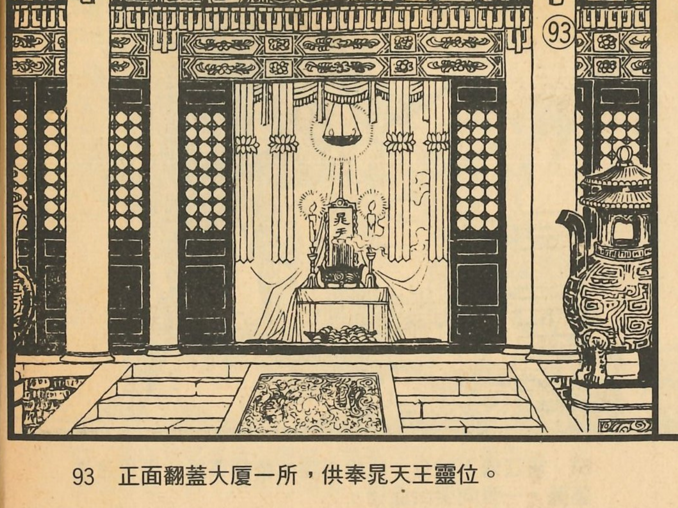
呼保义 宋江　玉麒麟 卢俊义
智多星 吴用　入云龙 公孙胜
大刀 关胜　豹子头 林冲
霹雳火 秦明　双鞭 呼延灼
小李广 花荣　小旋风 柴进
扑天雕 李应　美髯公 朱仝
花和尚 鲁智深　行者 武松
双枪将 董平　没羽箭 张清
青面兽 杨志　金枪手 徐宁
急先锋 索超　神行太保 戴宗
赤发鬼 刘唐　黑旋风 李逵
九纹龙 史进　没遮拦 穆弘
插翅虎 雷横　混江龙 李俊

89

立地太岁 阮小二　船火儿 张横
短命二郎 阮小五　浪里白条 张顺
活阎王 阮小七　病关索 杨雄
拼命三郎 石秀　两头蛇 解珍
双尾蝎 解宝　浪子 燕青
神机军师 朱武　镇三山 黄信
病尉迟 孙立　丑郡马 宣赞
井木犴 郝思文　百胜将 韩滔
天目将 彭玘　圣水将 单廷珪
神火将 魏定国　圣手书生 萧让
铁面孔目 裴宣　摩云金翅 欧鹏
火眼狻猊 邓飞　锦毛虎 燕顺
锦豹子 杨林　轰天雷 凌振
神算子 蒋敬　小温侯 吕方

赛仁贵 郭盛　神医 安道全
紫髯伯 皇甫端　矮脚虎 王英
一丈青 扈三娘　丧门神 鲍旭
混世魔王 樊瑞　毛头星 孔明
独火星 孔亮　八臂哪吒 项充
飞天大圣 李衮　玉臂匠 金大坚
铁笛仙 马麟　出洞蛟 童威
翻江蜃 童猛　玉幡竿 孟康
通臂猿 侯健　跳涧虎 陈达
白花蛇 杨春　白面郎君 郑天寿
九尾龟 陶宗旺　铁扇子 宋清
铁叫子 乐和　花项虎 龚旺
中箭虎 丁得孙　小遮拦 穆春
操刀鬼 曹正　云里金刚 宋万

⑨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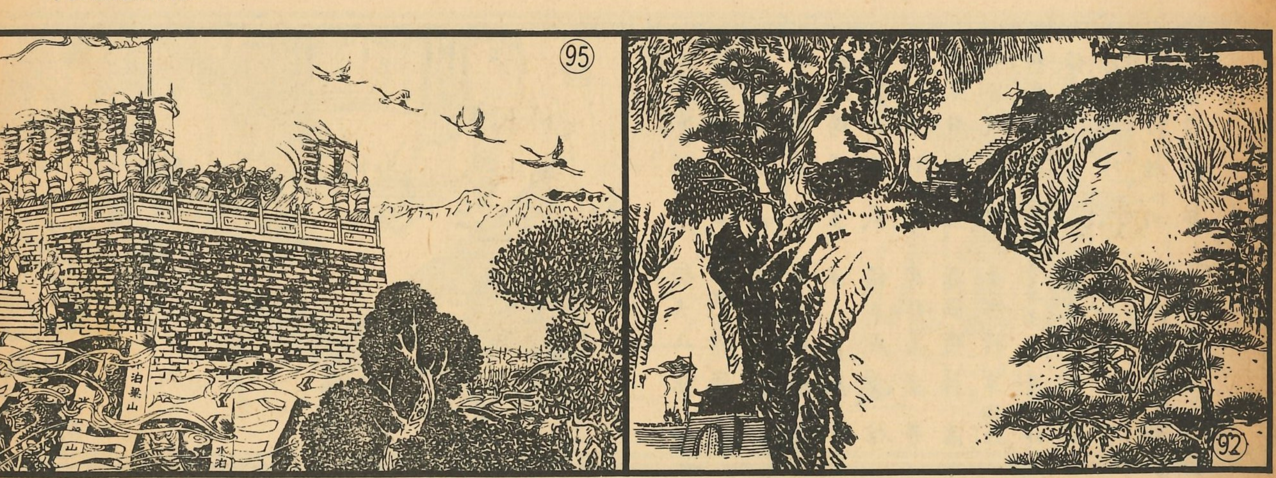


93　正面翻蓋大厦一所，供奉晁天王靈位。

摸着天 杜迁　病大虫 薛永
金眼彪 施恩　小霸王 周通
打虎将 李忠　鬼脸儿 杜兴
金钱豹子 汤隆　独角龙 邹润
出林龙 邹渊　笑面虎 朱富
旱地忽律 朱贵　铁臂膊 蔡福
一枝花 蔡庆　催命判官 李立
青眼虎 李云　没面目 焦挺
石将军 石勇　小尉迟 孙新
母大虫 顾大嫂　菜园子 张青
母夜叉 孙二娘　活闪婆 王定六
险道神 郁保四　白日鼠 白胜
鼓上蚤 时迁　金毛犬 段景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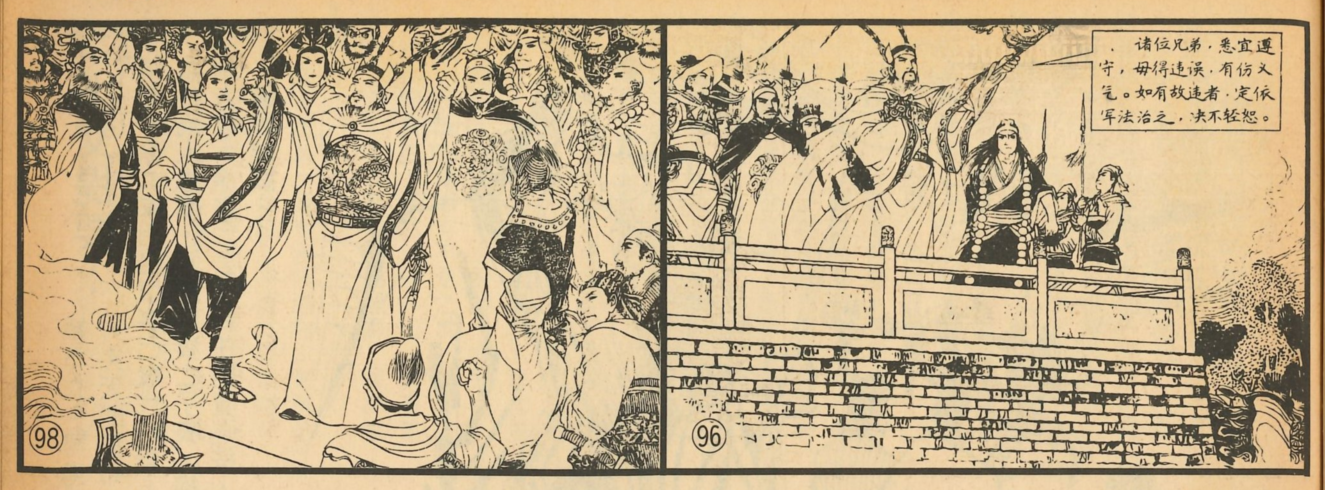
⑨①

94　山頂上立一面特大杏黃旗，上書"替天行道"四字。忠義堂前繡字紅旗兩面，一書"山東呼保義"，一書"河北玉麒麟"。此外，新置飛龍、飛虎、飛熊、飛豹等各種旌旗無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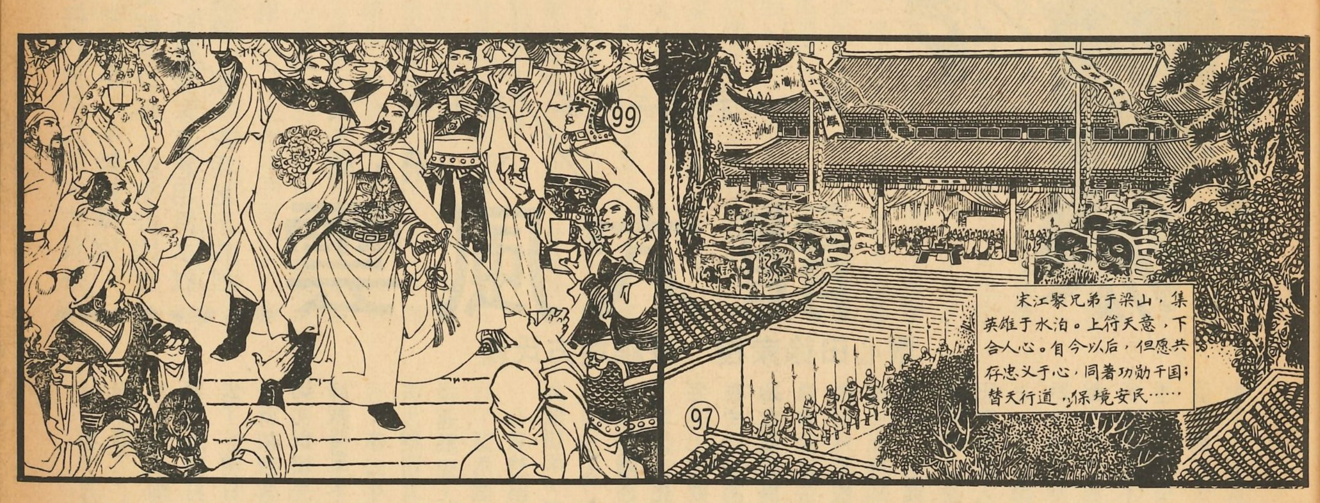
92　寨中大興土木：忠義堂上，斷金亭中，高懸大字匾額；堂前重建三關，堂後新築雁台一座。

95　一切完備，選定吉日良辰，殺牛宰馬，祭獻天地。



96　當日宋江親捧兵符印信，頒佈號令，把掌管軍機、錢糧、馬步水軍頭領將校、軍政司、各項監造等執事，一一分調停當。

98　宋江誓畢，衆弟兄同聲共願，齊心協力，同保梁山。當下一百零八將歃血爲盟。



97　傳令後，衆頭領各領兵符印信。宋江又焚一爐香，鳴鼓聚衆，都到堂上，要與衆兄弟一齊對天盟誓。衆頭領拈了香，齊跪堂上，聽宋江爲首立誓。

99　接着大設筵宴，合寨慶賀，歡慶山泊，盡醉方散。

（本段完）

上文提要： 賴布衣、司馬福到方家莊認領李二牛，方員外方笑天聞賴布衣之名，便將李二牛無罪釋放，將方、徐二家因祖墳事已幾代結怨，求看祖墳解決疑難，賴布衣因方員外爲人忠厚，却遭到妻亡子喪，經過勘測，發現徐家有意用風水尅制方家，徐家二公子新任兩廣巡按，迫方家遷墳，賴布衣用地形相尅，險渡難關……



一代風水大師賴布衣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龍穴風雲

好福地方氏耕　壞心田徐家種

李二牛眼一瞪道：「出氣！你有什麼法子麼？」

司馬福詭秘的笑笑，道：「這姓張的管家，我打探清楚這幾日他返老家清遠去了，明日一早便返回。你想出口烏氣，就依我言，着實羞辱他一番！但此事切勿對賴先生說知，否則依他性子斷不許我等亂來！」

李二牛沒口的點頭答允。司馬福一笑，便附耳對李二牛說了幾句。李二牛連連點頭，只待瞧準機會便依計施爲。

這兩個闖禍精，又在惹禍了，他倆一心只想出口烏氣，却不知因此惹來天大麻煩事，幾乎在英德鎭脫不了身。

＊　＊　＊

在鎭西的徐仕強家，這月來確是禍不單行，先是二公子徐仕先，高中第三名進士，欽點巡按大人，衣錦還鄉，却在中途遇溺身亡。舉家奔喪之時，又適逢全鎭固堤護鎭，分派下來，徐家亦要負責督建一段堤壩，徐仕強哪有心思？故他只是虛應故事，胡亂用石頭砌高了事，豈料却被洪流衝垮，幸好及時另築堤壩，全鎭之人才倖免於難，這下子徐家頓成了全鎭咒罵目標，但凡徐家之人出來，人人見着，均嗤之以鼻，憎而遠之，不想與其交往，全鎭上下，明裏隱隱，暗裏却是一片咒罵徐家無良缺德之聲。俗語有云，千夫所指，無疾而終，於今徐家不但因弟亡榮華富貴成過眼雲煙，更成全鎭衆矢之的，這可眞把徐仕強氣瘋了！他臉上的嘻笑平生第一次收歛了，「笑公子」變成了「陰公子」。

徐仕強本來一副如意算盤，先是請遊方高僧用水獺穴尅住了方家的鯉魚穴，方家果然日漸衰敗，而徐家却立見富貴榮華。其後又逼英德鎭巡檢大人傳下口諭，藉口替朝廷新貴修葺祖墳，逼方家遷離，一了百了，徐家此後便再無敵手。豈料却是一場鏡花水月，試問徐仕強臉上怎的還掛得住笑容？

他思前想後，終覺此事有古怪，但前因後果，却無從稽考。他苦思了三日三夜，終決定第二天即北上京城臨安，以重金延聘京城名地師趙眞人南下英德，查究底蘊。

趙眞人者，乃臨安京城著名地師，年已五十，其相術得異人眞傳，故靈驗非常，遠近聞名，且與當朝權臣秦檜相擇祖墓，秦檜待之如上賓，更令人畏懼，尋常京官亦畏其三分。而其人心性陰沉狠毒，每有私怨，必狠毒以報。

當時有一位縣官，適逢治理趙眞人的故鄉，因鐵面懲治趙眞人的親人，趙眞人懷恨在心，便思計報復。

他在半夜摸去該縣官的祖墳處，將墳掘開，用木棍敲骨骸，再用糞便淋下，使縣官祖墳的靈氣盡失，不久，縣官被朝廷罷官，返歸故里。趙眞人還不肯罷休，又暗中在其祖墳處施法，用三面銅鏡，對正墳眼，以引暴戾之氣入其祖墳，不久，縣官就染怪病，雖是延醫診治，但終藥石無靈，且爲醫病家財散盡，其後，縣官更面露黑氣，只能吃能飲，但却不能移動半寸，成了活死人，臨終之時，縣官雙眼暴突，用手自挖眼珠

，塞口而食，又用牙咬斷舌頭，狂嚼之，鮮血染滿床蓆，最後，模糊狂叫「天何不公！天何不公……」淚流滿面而亡。縣官當政之時，頗有清名，爲人剛直不貪，死後一貧如洗，多虧鄰里憐其悲慘，集資殮之，出殯之日，百姓聞訊趕來送葬，竟排了十多里路。

由此可見趙眞人爲人之陰險狠毒，但因其術靈驗，大受當朝奸相秦檜重用，故無人敢得罪他。他又好色，家中已有三妻四妾，却仍不滿足，竟花重金買了十幾個麗婢，供他肆意淫辱取樂。他既知金錢的好處，對金錢自是特別偏愛，但凡有人用重金相聘，無論何等傷天害理之事，均照幹不誤。

徐仕強此番北上臨安京城，請了這個惡地師回來，臭味相投，蛇鼠一窩，英德鎭有一番熱鬧矣！

徐仕強北上臨安前三日，方家張管家亦從清遠返鎭。張管家乃方家兩代管家之後，方笑天待他非常寬厚，這次他不辭而別，返老家清遠避禍，撇開主人不理，在情在理都有不是之處，但方笑天却沒深責他，着他以後外出，要事前告知才是。張管家亦自知理虧，當面唯唯諾諾。

這天晚上，張管家照例在二更時分趕急去如厠，當他踏上茅坑木板之時，木板不知怎麼一來突然斷裂，「蓬！」一聲，張管家生生掉落糞坑之中，他在糞池中掙扎喊救命，驚動了方笑天、賴布衣等，忙出來察看，李二牛和司馬福亦心懷鬼胎跟着後面。只見張管家這時滿頭滿臉沾滿糞便，在糞水中掙扎呼救，其狀可怖又可憐。

方笑天心內雖有點討厭這管家的寡情薄義，但念及在兩代主僕份上，當下便吩咐家丁把張管家拉了上來，又着實安慰了幾句。

一旁李二牛見這管家齜牙裂齒的怪模樣，忍不住便嗤的笑出聲來。司馬福心中有鬼，連忙扯了二牛衣角一下，示意他勿要聲張。但二牛的笑聲却被張管家聽到了，他的小眼珠直往二牛身上轉，這眼光充滿怨毒，令人見了心寒，嚇得李二牛直裂嘴苦笑。

李二牛、司馬福兩人那晚所說的「着實羞辱這惡管家」話兒，原來便是教二牛看準張管家每晚二更如厠之前，把一塊已鋸裂了大半的木板換了上去，張管家不知底細，果然就掉進糞坑中去。此舉固屬不當，但李二牛、司馬福不外是對這惡管家勢利滑頭瞧不順眼，欲稍加懲戒而已，並無多大惡意。

但張管家却對此事耿耿於懷，他亦是一位工於心計之人，察言觀色，見掉下糞坑那塊踏脚板被人鋸裂大半，又聽二牛當時笑聲，想起自己先前對二牛的凌辱逼供，便斷定必是二牛這夥人所設計坑害，心頭恨恨的。但他深知姓賴的在方家及鎭中的地位此時非同小可，斷不會爲了自己而開罪賴布衣，他日夜苦思，終於被他想出一條狠狠報復的毒計！

幾天後，徐仕強打京城臨安返回英德，與他隨行的，多了一位仙風道骨的老者，這老者便是趙眞人。徐仕強許下重酬黃金千兩的諾言，趙眞人如何不動心？他一口答應助徐家查勘風水氣運。

當晚，徐仕強便逼不及待的領趙眞人上南山北麓祖墳。這時正是二更時分，月色淒清，蟲聲唧唧。

徐仕強指着祖墳對趙眞人道：「此地即吾祖墳，先前曾有遊方僧人教我，用水獺穴尅方家之鯉魚穴，此法起初果然奏效，不久方家即連喪三人，眼看從此敗絕，我家二公子徐仕先亦高第三名進士，欽點兩廣巡按大人，衣錦還鄉，不料却在返家途中遇溺，這月來更遭鎭中鄉民視如瘟疫，偌大徐家，竟似難以在英德立足！好不教人憤恨！我亦不知徐家怎的變得如此滯運！」

趙眞人沉吟不語，他默默的負手在徐家祖墳轉了幾圈，又踱過去方家墳上仔細察查，末了，忽「格格」的一陣冷笑。

徐仕強忙趨前問道：「趙眞人已知端詳了麼？」

趙眞人連連冷笑，陰森森的說道：「你徐家墓穴，已被人暗中做了手脚矣！此人尋龍之術奇高，所用反相尅之法，匪夷所思，非吾到此，旁人斷斷難明其秘！」

徐仕強奇道：「徐家祖墳日夜有人守墓，並無發現有人前來做手脚啊！」

趙眞人冷笑道：「你那些守墳家丁，恐怕畏寒，早鑽進避風洞中睡覺去了！按我推斷，此事當發生在月前奇寒之夜！」徐仕強半信半疑，道：「趙眞人此說當眞？」

趙眞人乾笑幾聲道：「徐公子欲目睹這反相尅法現形不難，趙某人亦有妙法破之，但此舉奪天地造化，區區非黃金千兩，恐怕難以求動吧！」

徐仕強心道：「怪不得有人說，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重如金，小人之交，隨金子重量而變，金子越重，交情越深，如金子不夠斤兩，交情就輕如鴻毛矣！罷罷，且渡過這難關再作打算，誰叫徐某人與這姓趙的恰是天造地設的對對兒！」這一轉念，便咬咬牙道：「如趙眞人確有妙法，這酬金便五倍奉上如何？」

趙眞人哈哈一笑，道：「但願徐公子日後勿輕忘此諾！」說罷，他疾連的繞着徐、方二墳飛轉，嘴裏喃喃低語，念罷又拜，拜罷又念，活像中邪似地忙個不休，末了，他雙手一拍，喝道：「鯉魚水獺，冤冤相報，還不現形，更待何時！」

話音剛落，忽見徐家水獺穴四塊巨石如水獺足，躍躍欲動，墳前一塊石碑似水獺嘴，騰騰的噴出一團黑霧，罩向方家的鯉魚穴。一時間，黑霧把方家祖墳團團蓋住……徐仕強見狀，心中暗喜，道：「只以此狀來看，我家祖墳靈氣未失也！」

徐仕強竊喜未已，就在此時，方家墳中忽衝出一團金光，射向於墓前之兩塊巨石，巨石突然閃閃發光，恍似鯉魚雙眼，射出兩道金光，「乒乓」一聲，射散黑霧，魚眼兩道金光，反定定的射在徐家墳上！

徐仕强驚得汗流浹背，失聲喊道：

「方家哪來如此高明之士？竟把死魚化生，靈氣足把水獺嚇退！如此徐家危矣！」

趙眞人冷笑連聲，雙手又一拍「乒」然一聲，眼前奇景當即煙散。他轉身問徐仕强道：「徐公子瞧淸了麼？」

徐仕强到此地步，哪還敢存怠慢之心，忙打恭作揖道：「眞人旣識破陣法，想必定能破之，萬望眞人救我，但成功之日，斷不敢忘眞人恩德，酬金待會先送一半，日後必如數奉上，至於女人一道，我徐府多的是，衆諸婢女，一任眞人享用便是！」徐仕强知趙眞人深嗜此道，連忙又添加一句。

趙眞人果然就有了笑容，連聲道：「好說！好說……如此趙某却之不恭了！哈哈！但欲破此法，須先查悉施法之人，知己知彼，方能一戰奏奇功也！但一時之間，却打何處查起？這却是爲難之處！」

徐仕强詭秘的一笑，却不點明，就領趙眞人下山返回徐府。趙眞人甚懂享樂，返到徐府，便藉口勞累，由徐仕强分派的俏婢女伴着，欲返臥室快活去了。這時忽有一家丁匆匆而進，向徐仕强稟報道：「老爺！方家張管家有事求見，已在偏廳等候多時矣！」

徐仕强一聽，忽面露笑容，故意大聲道：「好極！快請！欲知方家動靜，便非此人莫屬矣！」

方府的張管家神色古怪的匆匆而進，寒暄幾句，便附耳對徐仕强說了幾句，徐仕强故作驚訝的作色搖頭，然後這張管家便告辭走了。

趙眞人一直在場，見徐仕强與這來客神色古怪，忽有所悟，便發聲道：「這張管家是何等樣人？難道他前來密報方家底蘊麼？」

徐仕强微微一笑，道：「這人有奶便是娘，在方家不得意，委屈之下便欲投效徐家，這亦怪不了他。倒是他報來的訊息甚爲驚人，只怕就連趙眞人也感爲難之極也！」

趙眞人受不了這相激，怪叫道：「天下事有什麼難得倒我趙某人！你說！你說！且看暗助方家是什麼神聖，管教他嘗嘗趙某人的厲害！」

徐仕强詭秘的一笑，隨即附耳低言幾句。趙眞人一聽，面色突變，有如死灰，但隨後猛一咬牙，目露兇光道：「……嘿嘿嘿！原來是他，難道趙某人便怕了他不成！你且等着看看本眞人的手段，管教這朝廷欽犯死無葬身之地也！」

趙眞人說罷，氣虎虎的摟着奉命服侍他的俏丫環，返客房快活去了。

徐仕强送走趙眞人，然後就意味深長的一笑。原來這姓張的方家管家想出的報復毒計，就是利用方家死對頭徐仕强來對付賴布衣一夥。因此他潛來徐家，密告一切。徐仕强這才知道原來是賴布衣在暗助方家！這確實非同小可，徐仕强自知憑己之力，斷難與賴布衣相抗，於是便趕上臨安，先用重金美女打動趙眞人，但隱下賴布衣一事不談，因他恐怕趙眞人亦怯於賴布衣的名頭，不敢相助，便把他引上祖墳，並親眼見他確有奇術，料足可與賴布衣匹敵，這才佈下激將局，引趙眞人入局，這樣一來，趙眞人果眞入局，一來他貪這重酬，二來誇下海口，不便反悔低了名頭，因此雖然怯於賴布衣的威名，但也只好硬撐到底，再加上他自恃有奸相秦檜撐腰，行動之時更無所顧忌，若趁此機會除去賴布衣，不但可取悅秦檜，更可使自己一舉名震天下！這是徐仕强和趙眞人臭味相投的各自心計。

果然，第二天一早，經一晚風流快活的趙眞人，把一封密函交給徐仕强，沉聲道：「徐公子，事不宜遲，你速把密函派人帶去京城秦相府，密函上已透露賴布衣在英德的行踪，秦丞相接密函便自有裁處！速去！速去！」

徐仕强馬上派得力家丁把密函全速送上京城去了。然後趙眞人又取出兩道紙符，對徐仕强道：「今晚三更時分，趁方家守墳人疏於防備，把這兩道紙符貼於方家祖墳碑左右的巨石正中，然後火化，如此可把方家墳前魚眼之靈毀滅！如此兩面夾攻，諒賴布衣及方家斷難逃刦數矣！」

徐仕强豎起大拇指，奸笑道：「眞人出馬，兩面夾攻，果然厲害，在下佩服！佩服！」

＊　＊　＊

半月之後，方笑天這天突患急病，臥床輾轉呻吟，自覺有人用針刺他，痛得他冷汗直冒。

這幾天，賴布衣正忙着替方家尋龍追脈，預備把方家祖墳遷離南山北麓。一來賴布衣深知方家祖墳之鯉魚穴靈氣太弱，難成大氣候，二來賴布衣深感方家徐家因爭南山北麓之地已勢成水火，再鬥下去難免兩敗俱傷，因此決意另尋佳穴，助方家成功。但奔波了幾日，依然一無所獲。賴布衣對尋龍之道，律已甚嚴，非經多方查勘，斷定龍氣根脈，否則從不輕率點出。唯獨二牛却任性隨山亂跑。

這天晚上，賴布衣與司馬福、李二牛等剛返回方家，便聽家丁報說，方員外突患急病，奄奄臥床，眼看不保！

賴布衣接報大驚，心道：「方員外印堂飽滿，斷非短命之人，爲何竟得如此怪病？」連忙與司馬福、李二牛奔入方笑天臥室，察看究竟。

在方笑天臥室，他的貼身侍婢小翠正在裏面守候，見賴布衣匆匆奔入，欣喜道：「好了！賴先生回來了，老爺有救了！」

賴布衣連忙趨近床前，抄起方笑天的右手，仔細檢查心脈，檢視一會暗道：「按員外心脈來看，穩而平伏，斷無大礙，但爲何却有利針刺體之苦？」想了想，便問小翠道：「方員外何時起病？」

小翠乃方員外的貼身侍婢，年方廿二，模樣甜美飽滿，甚有福氣，前次就是她力勸張管家不要難爲二牛，賴布衣對她甚有好感。小翠見賴布衣問她，想起平日方員外待人的種種好處，心內一陣心酸，眼圈兒一紅，低聲道：「老爺這幾天並無不適，只在昨晚五更時分，突然打了個冷顫，隨後又驚呼大叫：有人用針刺我！有人用針刺我……第二天淸早便臥床不起矣，但時昏時醒，雖請了幾位郎中回來診治，但均沒瞧出病徵，因此連藥方也沒法開下就無奈走了……老爺待人這般厚道，却迭遭慘變，如今就連他自身眼看亦難保安全，老天也太沒公道……」

小翠叨叨訴說時，方笑天忽爾淸醒過來，他抬眼望一下賴布衣，見他汗流滿面，知是奔波整日，剛回轉便趕來探視，心下甚覺過意不去，喘息着道：「在下突染怪病，羣醫束手，自覺亦兇多吉少！先生殷殷心意，在下萬分感激，但恐怕是白費先生一番心血矣……這也是天數，恐非人力所能挽回也！」說罷流淚不止。

賴布衣心下亦爲之惻然，他想了想，正容道：「方員外切勿自萌絕念，須知哀莫大於心死，如自身意志全失，只恐再强外力亦難挽回！但請放寬心懷，且安心靜養，賴某定會全力解救！」

司馬福在一旁悄聲對李二牛道：「瞧方員外模樣，九成九是撞邪矣！」

李二牛嗤之道：「你知道？此事連賴先生亦暗暗皺眉！你比賴先生還强麼？」

賴布衣聽二牛和司馬福二人對答，心頭一動，沉吟着站起身來，暗道：「司馬福之言雖然胡講亂撞，但也並非全無道理，方員外五更起事，是邪氣襲體，有針刺身，乃遭人用奇毒遙侵大法暗算之象也……此事確有蹊蹺！」

就在此時，方家一名守門家丁驚惶失措的跑了進來，上氣不接下氣的報說道：「老……老爺！徐家一位家丁有急事相報！」

賴布衣搖手制止這家丁再往下說，以免驚嚇奄奄一息的方員外，他把家丁拉到一邊，低聲問道：「有何急事？說與我知便是！」

家丁定了定神，回過一口氣，這才驚惶失措的道：「剛才徐家這名家丁悄悄的摸了進來，說是大事不好，徐家把賴大俠的行踪已密報當朝丞相秦檜，據聞官府已接到秦檜的手令，已差了捕頭南下英德，今晚三更時分，便要來捉緝賴先生上京歸案……他告知小人，說千萬請賴大俠先行走避，賴大俠爲了英德百姓，險死還生，拯救萬民，他良心不安，特冒死潛來方家密告！這人說完就匆匆忙忙的溜走了！」

乍聞此訊，賴布衣亦驚得冷汗直冒，他深知自己假如落在秦檜手上，定然兇多吉少，更慘的是必定受盡秦檜一班狐羣狗黨的凌辱！他的面色倏的一變，茫然的揮揮手讓家丁先行退出。

司馬福眼尖，一眼瞧見賴布衣惶急神色，便知有大事發生，否則尋常的驚雷閃電，也嚇不倒處變不驚的賴布衣！便忙趨前探問道：「賴先生何事如此驚惶？」

賴布衣苦笑道：「方才有徐家家丁潛來密報，徐家已把賴某行藏密告秦檜，秦檜已派捕頭南下英德，今晚三更時分便要捉賴某上京入罪！」

司馬福恨道：「憑賴兄的爲人，秦檜又能定那條罪？」

賴布衣苦笑道：「岳大將軍尚且可以『莫須有』的三字屈殺，在秦檜眼內，那裏還有律法！」

李二牛驚得跳起來，失聲喊道：「此時已是二更，這時不走，更待何時？賴先生！二牛背負着你逃吧！」說着，李二牛便要求背賴布衣走。

賴布衣却不動，二牛急了，叫道：「賴先生還不走，莫非眞在此地等死麼？」

賴布衣苦笑道：「此間之事未了，賴某怎能一走了之？無論何等艱險，賴某亦誓必先了此心願！況區區幾名捕頭，也還奈不了賴某何，賴某不外在此時此地跟這等惡人硬碰罷了！」

這時，在病床上的方笑天已然知道眼前所發生的變故，他掙扎着拚命搖手道：「賴先生快走！切勿因在下之事累及先生性命……快走！快……」一口氣上不來，方笑天竟急昏過去。

小翠哇的哭將起來，她連忙替方笑天捶背撫胸，忙了好一陣子，方笑天方悠悠醒轉，依然一個勁的催賴布衣先暫避一下再作打算。

賴布衣沉吟未決，他突然問二牛道：「二牛！你近日在山上亂跑，可發現有什麼可隱蔽之所？」

二牛搖頭，茫茫然，就算有點影兒，一急之下也記不起來。司馬福忽然明白賴布衣之意，但見二牛痴迷模樣，心中又急又氣，道：「你這死牛！平日在山上到處跑，到這節骨眼上，却呆頭呆腦！氣死我了！恨不得把這條呆牛拋了落水！」

二牛被罵，却不動怒，反而臉露喜色，喃喃道：「……落水……落水……落水？對！對……碧落洞！這倒是一個隱蔽藏身的絕好去處！」他大叫起來道：「是了！賴先生！就去碧落洞藏身可也！」

賴布衣道：「碧落洞離這裏遠麼？」

二牛道：「十里路左右！我記得淸楚！」

賴布衣一拍手道：「如此大事定矣……司馬兄，你暫且留在方家策應，我與二牛便上碧落洞，一面避難，一面再跟徐家鬥鬥法也！」

當下分撥妥當，李二牛即領着賴布衣匆匆而去。方笑天瞧着賴布衣亡命出走避禍的背影，嘆道：「賴先生學究天人，平生以尋龍之術行俠仗義，豈料命運却如此坎坷，天道何太不公！」

月色凄迷，寒風陣陣。李二牛領着賴布衣出了英德鎭南門，繞過曾數次攀登的南山背面，輾轉來到北江邊。賴布衣奇道：「前面便是大江，再無路可走，碧落洞到底位於何處？」

李二牛詭秘的笑道：「賴先生隨二牛走便是！」沿着江邊往西折行約五里，突見前面一度石壁，穿過這道石壁，即見幾座山峯，鼎足而立，聳立在煙靄紫翠間，迷濛飄逸，走近一看，在山峯之間，又有一道深谷，谷內羣峯爭峙，陡壁四張，錯落有緻。

二牛領着賴布衣走入這谷中，但見大片竹林，一彎溪水，幽靜異常。沿着

羊腸小徑，穿行竹林間，除了竹葉落地之聲，周遭寂靜非常。走出竹林，再沿溪走，忽見谷地邊緣的峯屏下面，有一塊像割開綠玉般的石壁，因此李二牛便自己替這起了個名字，叫「碧落洞」。

走近一看，但見石門天然而成，向外敞開，一道溪流從洞頂傾瀉而下，恍似天然銀幕，其狀異常壯麗，祥氣郁郁。進了洞中，但見清虛而不幽深，頂上和壁間遍垂鐘乳石，溪水流經洞內的右方，在裏面蓄積的一座碧綠清潭，僅有洞左壁的小道可停步。碧落洞的前方，巖上刻有「眞難到境」四字，也不知什麼神仙手筆，下面再有一處巖洞，洞外漆黑，但進了洞口却見銀華燦爛，上面竟是一輪秋月！

「賴先生！此地果眞神不知鬼不覺麼？二牛擔保秦檜的捕頭絕難尋到！」李二牛得意洋洋的對賴布衣說。

賴布衣似渾然不覺，他面對這洞中有洞，巖上有巖，石梯石樓的奇景，瞧得痴了，口中不絕的喃喃地道：「好地方！好地穴……端的萬金難求龍氣馥郁……二牛，來得好……捕得好啊！」

「捕得好？什麼捕得好？賴先生走偏瘋了麼？」李二牛有點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賴布衣一怔，才知道自己有點高興得痴迷了，便笑道：「我是說秦檜捕我，却有幸得尋此穴……我已找了數天，沒想到落難之時有幸遇見！」

李二牛這才明白，失笑道：「我曾在此睡了幾天午覺，却沒什知覺，豈非坐而失寶麼？」

賴布衣喜道：「正是！正是！幸虧你沒張揚出去，不然，方員外的祖穴便沒着落了！」說着，他指點着道：「二牛你看，這兒溪清而水旺，月色透過溪水，承受玄陰之氣，且羣峯環繞，凝而聚之遂成此洞谷，再者此地當正火羅山龍脈蜿蜒入口，再昂頭衝起成峯，聚而伏成此洞穴，得此龍旺陰清之穴，他日必出一代嚴正清廉之官，此正是賴某人在英德的最大心願！」

賴布衣這番釋龍之說，令李二牛連番點頭稱是，稍停，賴布衣對李二牛道：「你即返方府，告訴員外和司馬兄，說我已在安全之地藏身，一切不必掛慮。明晚你即上南山方家祖墳，依我之言行事……事畢之時，速趕回來，我另有差遣，上南山之事，你可與司馬兄同行，他乃老江湖，見多識廣，一切須依他主意同行，務必小心留意勿讓徐家警覺……切記！切記！吾之成敗得失，全在此一舉矣！」

李二牛肅然點頭，這關乎方家的興衰盛亡，怎敢馬虎大意？

當晚，李二牛悄悄摸返方家，沿途倒也平安無事，進了方府，司馬福以及方員外的侍婢小翠已然守候多時，是時張管家已不知所踪，方笑天又病重，諾大方家的事務，便全賴小翠代方員外撑持，倒成了半個主婦似的。見面之時，李二牛和司馬福幾乎同時發聲道：「捕人之事如何？」

「賴先生安好麼？」

李二牛氣道：「司馬老兒！是我先問你！」

司馬福罵道：「你這死牛！到這時還冒七失八的！」

一旁小翠勸道：「兩人瞪着眼吵咀，便到天亮，也是不明究竟。我先告訴你，好麼？二牛。」

小翠這一說，李二牛放鬆了臉皮。

小翠道：「首批捕頭已然登門搜捕！幸好賴先生先行躲避，捕頭無功悻悻然而退，但聲言會隨時再上門捕人！眼看一時三刻，賴先生是不能再返英德鎮矣！」

司馬福道：「賴先生之事端如何？可把人急煞，方員外在病中亦牽腸掛肚哩！」

李二牛不再頑皮鬥氣，當下便把賴布衣已安然尋到藏身之所說了一遍，但詳細地點却沒透洩，又把賴布衣之吩咐事附耳對司馬福說了。

司馬福沉吟道：「賴先生果有先見之明！據打探到的消息，徐家確是請了高人相助，且此人法術奇高，生性陰險狠毒，又是秦檜座前紅人，來頭甚大，今回賴先生眞遇上大對頭矣！」

李二牛道：「管他怎的？我等只依賴先生吩咐行事便是！」

司馬福道：「是極！是極！賴先生吩咐下來，要你聽從我之主意，你可得記住了！」

李二牛笑道：「司馬叔，君子不記小人過，二牛知你斷不會仗勢欺人，沒說的，怎麼幹，聽你吩咐便是！」

司馬福一笑，不再逗二牛。這老少兩人，平日喜歡鬥口，但却是生死交情極爲投緣。

第二天晚上，司馬福、李二牛依計行事，悄悄摸上南山北麓。

徐仕强自趙眞人駕臨後，先是密函秦檜，緝捕賴布衣，令方家失掉大靠山，隨後又派人在方家祖墳上做了手脚。不久，即報說方笑天突患急病，眼看不保。方家本已妻亡子喪，這方笑天一死，此後方家便從此敗絕，煙消雲散！心中一口惡氣盡洩，徐仕强自是狂喜萬分。在聽聞方笑天急病垂危，賴布衣亡命逃走消息的當晚，徐仕强即大排宴席替趙眞人慶功。徐仕强還特地指派兩名艷婢，一左一右夾伴着趙眞人，依偎侍酒、撒嬌弄俏，把趙眞人樂得七顛八倒。徐仕强自己也不甘寂寞，左妻右妾，摟作一團。徐府上下，通宵達旦，狂歡慶賀。

徐家的守墳家丁，亦有人抬了酒菜上山，喝得昏天黑地，早已不支倒地，呼呼大睡，就算雷公老爺尖錘打到他們頭上，只怕也難把他們弄醒。這也算天意，司馬福、李二牛早不來、遲不來，偏在這絕妙時機摸上南山北麓方家墓，便翻了天，對面徐墓的守墳家丁亦難發覺。

司馬福二人悄悄摸近方家祖墳地，見對面徐墓沒一個人影，便大着膽子潛身上前，周遭轉了一遍。突然，李二牛失聲低叫道：「司馬叔！快來瞧瞧……」他指着方家墓前兩塊白石上被燒過的痕跡，對走近的司馬福道：「鯉魚眼失明

矣！」

司馬福一看，點頭歎道：「果然！果然！如此壞人祖墓，徐家行事亦太惡毒矣！」

「還有更毒的呢！」二牛眼尖，這時又被他發現了一件怪事。司馬福亦連忙走上前一看，原來在方家墳正中，竟有一把長鐵釘刺了進去！

司馬福低聲罵道：「怪道方員外自感有物刺身，原來竟是遭了徐家的暗算！徐仕强！你好狠毒！」

李二牛笑道：「徐仕强懂個屁！還不是那惡地師趙眞人弄的鬼法子麼！你該罵這趙老鬼才是。」

司馬福怔了怔，忽笑道：「可惜！可惜！！」

李二牛怒道：「老司馬！你這是幸災樂禍麼？莫非還嫌這趙老鬼不夠陰毒？」

司馬福搖手道：「非也！非也！這姓趙的鬼眞人，毒是夠毒，狠也夠狠，但可惜他碰上的是賴大俠！這可謂魔高一丈，賴大俠早已把他的鬼域技倆識破也……廢話少說，我等速幹正事才是！」

二牛打開包袱，取出銅鏡……司馬福儼然是大指揮，有板有眼，指揮二牛行事。二牛亦把平日頂牛脾性全收斂，唯唯諾諾，盡心盡力依言行事。

司馬福接過銅鏡，吩咐二牛道：「你打墳後挖開一洞！切記勿碰觸棺中骨骸……等會我來助你！」

說畢，司馬福揑着銅鏡，摸上一處高地，把銅鏡放在一塊突出之巖石上，鏡面正對方家墳上的鐵釘，一道淡青色的月光便斜斜的射在鐵釘上面。

司馬福做好這功夫，又摸回來，從衣袋裏掏出賴布衣托二牛交給他的二封密函，放在一個瓦罐中。這時他身邊還空着一隻瓦罐。

這時，李二牛已把後墳挖開了一個僅可容身的洞口。司馬福揑着兩隻瓦罐從洞口鑽進棺中，他先是小心翼翼的把鋪在棺裏的骨骸逐件收拾，密密的包在一張油紙中，再放進空瓦罐，封了口。然後又把那隻裝了密函的瓦罐放在棺中，爬了出來，與二牛一道封好棺墓。幹妥這一切功夫，他跪了下來，東拜三拜，西拜三拜，這才拉着二牛，抱着那隻裝了骨骸的瓦罐，匆匆下山而去。

李二牛在路上忍不住問道：「你把方家祖先骨骸偷取出來，却如何處置？又不能拿去典當換酒吃！」

司馬福笑笑道：「這是賴先生吩咐下的，天機不可洩露也！勿怪！勿怪！」說罷朝二牛扮了個鬼臉，氣得二牛在肚裏直罵，但又無可奈何，因爲這是賴布衣吩咐下的，只好咕嚕咕嚕打着迷鼓急走。

在半路，二牛被一塊石頭絆了一下，一跤跌在地上。二牛掙扎而起，氣得指着石頭罵道：「死石！蠢石！揀嫩的吃麼？怎不見你吃那老的？」

一旁笑跌了個司馬福，拍着手道：「是極！是極！老的皮粗肉燥免了，倒是嫩的肉鮮味美，好吃！好吃！」

李二牛瞪眼道：「司馬老兒，你笑，你笑，等着再要幹活，可別扯我二牛，我是跌壞了！」說着果眞抱着脚，彎着腰哎喲哎喲的叫。

司馬福見二牛這副模樣，不敢再逗笑了，說不定等會再要指派他幹活，他抱着脚撒賴不幹，那這笑豈非不合算之極？這般想著，他眼珠一轉，忽然笑道：「啊！我差點忘了，小翠這姑娘，燒好幾隻燒鷄等我們回去下酒呢，碰上二牛你跌壞了腿，這頓美酒便只好作廢了！」

李二牛一聽，再也不叫痛了，他骨碌的跳了起來，緊走幾步，咽了口水，扯着司馬福道：「是蠔油燒雞麼？」說着又猛嚥了幾口水。

司馬福暗笑，故意板起面孔道：「正是！但你方才跌壞了腿，要用藥酒塗，再用跌打藥敷，有跌打傷者，却不準吃燒雞，不怕火氣攻心麼……別急，別急，等着返到方府，我請方員外撥一間密室你靜養，每日清茶淡飯，靜養它十月八月再說……算老夫倒霉，只好辛苦一點。」

李二牛急道：「誰說我有腿傷？」

司馬福笑道：「你方才不是抱着腿叫痛麼？」

李二牛笑道：「有燒鷄吃，腿就不痛了！沒說的，有話只管吩咐，但有吃的也千萬莫忘了二牛！」

司馬福哈哈一笑，道：「正是！正是！等會讓你吃飽了燒雞好去幹活！」

這一老一少返回方家莊時，已是黎明時分，「喔喔喔……」晨雞唱得正歡。

小翠迎着兩人，領他倆直進內室。

「方員外病情可見好轉？」司馬福邊走邊問。

小翠搖搖頭，難過的說：「還不是老樣子？時昏時醒，一醒，就叫着有人用針刺他！哎，也不知是甚怪病！」

司馬福見小翠對方員外關切之情溢於言表，憶起方員外妻亡子喪、孤家寡人，心頭一動，望了望小翠，神秘的一笑，但却沒說什麼。

李二牛却悄悄的拉司馬福的衣袖，道：「不是說燒好了蠔油雞麼？」

司馬福一聽，吃了一驚，方才他不過胡說八道騙二牛開心，方員外家迭遭大難，妻亡子喪，如今連他自己亦身患怪病，危在旦夕，試問此時此地怎好厚面皮開口要酒要肉的？這二牛一問，頓時作聲不得，偏偏小翠就在身旁，這一下叫起來，豈不惹人笑話？心頭又急又氣，心裏直罵道：「這不識時務的死牛！老記着蠔油燒雞，偏他這般好記性，偏在這尷尬時刻問！」

李二牛偏又接道：「司馬叔，你這是騙我麼？好！燒雞吃不成，我就走了！」說着也不進內室，抬腿就要開溜。

司馬福急忙一把拉住，低聲道：「死牛！等下再問，偏你這般性子急，前世吃不着燒雞，今世來報應麼？」

「誰說我今世報應？」

司馬福道：「不是麼？怎的在這節骨眼上，偏問這什麼燒雞！」

李二牛道：「誰說我記着吃燒雞？」

司馬福道：「那爲什麼叫着要走？還不是吃不着作怒，你想撒手不理麼？」

李二牛道：「誰說我要走？誰說我撒

手不理？」

司馬福氣得罵道：「死牛！你猛叫要走，走去何處？」

李二牛笑道：「賴先生吩咐我辦妥事後立即趕回見他，此地之事已了，我不走，更待何時？」

「你這死牛！怎不早說？」司馬福又好氣又好笑，這才知二牛這是存心報復他一次開心，他喜道：「我正好有物件要你帶去賴先生呢！」

這一老一少咕咕嚕嚕，原來怕在小翠面前說出貪吃燒鷄事，但言語中却說七七四十九次！小翠在一旁忍不住笑道：「等方員外病好了我親自下廚燒幾隻美味蠔油雞招呼兩位，如何？」

李二牛接過司馬福遞過來裝着方家祖宗骨骸的瓦罐包裹，猛吞了幾口水，扭頭便走。

小翠奇道：「二牛，你怎的走得這般匆忙？」

李二牛扭頭笑道：「再不走，那蠔油雞的味道，把二牛的口水也引乾了，豈不糟糕……」說着，抱着那瓦罐包裹走遠了。

小翠明知這老少兩人，日夜奔波勞累，全爲了方家之事，方才的逗笑，不過是消除疲勞罷了，心下不禁感佩萬分。

* * *

這天一整天直到晚上，司馬福、小翠二人，日夜守在方笑天的床前。方笑天自入黑時分起，便一直沉睡不醒。小翠眼圈兒紅紅的在方笑天床前長嗟短歎，司馬福急得搓手皺眉，來來回回的繞室亂轉。

「司馬叔！你別轉呀轉的，好麼？把人的心都給轉散了！」小翠含淚幽幽的道。

「好！好！我不轉，不轉！」司馬福忙道。可僅一會，又轉開了，小翠的淚眼一瞟，他就停下，小翠移開眼線，他又轉開了。這一老一少，淚眼人望着個焦心人，守着個奄奄一息的垂危人，這情景眞教人瞧着傷心難過。

這樣子又過了大半夜，看看又將到五更時分。「喔！喔！喔！」莊外的晨雞唱起了第一聲，緊接着便有衆多鷄唱隨鳴。

「好了！又捱過一個晚上！」司馬福歎了口氣，正想出去活動一下手脚，就在這時，小翠突然悄聲驚喜的喊了一聲：「司馬叔……你快過來，方員外他醒了！」

司馬福一聽，三步併作兩步，跑到方笑天臥床前，只見方員外手動腿動的，眞箇甦醒了。

方笑天手脚動了一會，突然一骨碌跳了落床，大叫道：「銅鏡子在哪？銅鏡子在哪……」

小翠一聽哭道：「老爺！你這是病瘋了麼？這時還尋銅鏡子怎的？老爺你快躺下，不然便眞的失心瘋了！」

司馬福一聽「銅鏡子」這三字，心頭一動，有點明白了，連忙搖手制止小翠的哭叫，一面沉聲問方笑天道：「方員外！你醒了麼？有人拿銅鏡子救你麼？」

方笑天怔了怔，好一會才驚奇萬分的說道：「正是！正是……這幾天，我起初是見着有人用鐵釘刺我，我馬上便痛得昏了，模糊中覺得自己去到一處地方，彷佛是一座城廓，又至一府第，屋內不甚大，但有一桌案枱，當立其上，堂下有兩幅匾額，分東西而立，字體慘綠色，東面一塊書寫：『孝悌忠信』，西面一塊寫：『禮義廉恥』，正中高掛一匾，大書『鬼門關』三字，左右又有兩幅聯對，一聯對寫道：「曰校、曰序、曰庠，三字德行陰教化』，另一聯對寫道：『上士、中士、下士，一堂禮樂鬼門生』。正感驚疑間，有數十人擁着一位官兒模樣的人走了出來，這官兒卷髮駝背，好像幾百歲人，鼻孔朝天，上唇外傾，蓋不住牙齒，生相極之恐怖，左右更立着兩個虎頭人身侍衛，惡惡兇兇，佯咬人之狀。我嚇極，就想退出，但已被堂下差役捉住。案枱上官兒嘆道：『此人並未奉勾，爲何蕩闖至此？』堂下差役回道：『上面有人用鐵釘把他打了下來，想必是受害而進，他吵着要回去，正要稟報王爺，可否準允？』又聽堂上官兒喝道：『此處乃鬼關重地，但凡進來，那有重出之理？把他推入待審獄，聽候本王發落便是！』我一聽，方知自己已入鬼門關，如被關進待審獄，便永無返陽之日，當下便大叫道：『冤枉呀！大王！我並非壽終，乃遭人算計誤進，豈有扣住不放之理？』那官兒冷笑道：『寧枉毋縱，此是鬼門關眞理！毋庸多說，把他推入待審獄便是！』幾名鬼役聞言便兇神惡煞般推我而行，其中一名更狠狠拉扯我的頭髮，我痛得大叫，自忖今番無番生之理矣！就在此時，突有一面銅鏡，平空而降，冉冉直飄入公堂，銅鏡照在我身上，我身上立刻升起千縷熱氣，把執着我之鬼役震散！我一路急跑回來，更奇的是，這面銅鏡竟在我面前冉冉而行，引着我一直返回家中，突然就不見了！這時我自覺周身舒暢，精神爽利，便一驚而醒了……但不知這救命銅鏡却在哪兒？」

方笑天這一番驚心動魄的自述，司馬福和小翠均被弄得目瞪口呆！司馬福沉吟了好半晌，方恍然大悟的長歎道：「賴先生眞神人也！決策於十里之外，竟靈驗如斯！」當下司馬福把自己和李二牛受賴布衣之差遣，上南山佈局之事，細細的說了一遍，說罷，他不禁又長歎道：「小小一塊銅鏡，到得賴布衣手上，竟有如許神效，端的匪夷所思！」

方笑天這才如夢初醒，明白賴布衣運籌帷幄，十里之外遙施大法救他脫險的始末，他思前想後，不禁仰首歎道：「賴大俠待我恩重如山，雖再生父母亦難企及！」

司馬福微笑道：「難爲天下父母心，賴先生現時欲藉員外父母之靈，振興方家哩！」

方笑天忙道：「賴先生現在何處？可安全麼？在下極欲親身前去拜謝才稍覺心安也！」

司馬福微笑搖手道：「此時尚非相見之時，賴先生有言在先，只說方員外清醒之時，乃佈局之始！方員外靜觀其變便了！」當下，司馬福附耳對方笑天說了一會，方笑天滿面歡容不絕的點頭首允。

第二天，方府便故意四出放消息道：「方員外已康健如常，且比平日更爲龍精虎猛！」

這消息傳到徐家，徐仕强尚不相信，派了家丁暗中查察，果見方家四處張羅活動，大手買備香燭等物，說是「祖宗山墳有靈，不但令他重病痊癒，且托夢說方家子孫日後滿門昌盛！因此要大擧拜祭慶祝，云云。」

* * *

這話傳到徐仕强耳中，可幾乎把他活活氣死！他馬上把趙眞人找來，也顧不得客套，便暴跳如雷的朝趙眞人吼道：「我花了五千両黃金聘你來，你自稱可破方家風水，如今方員外雖病而復癒，且更精猛，又聽說日後更子孫滿堂昌盛，這可是怎說的？如今方、徐二家已勢如水火，他方家旺則我徐家衰，難道趙眞人你當眞虛有其名麼！」

對方家之事，趙眞人早有所聞，亦暗自驚心，他明明已把方家祖墳鯉魚穴之眼靈光毀去，又用邪法，用鐵釘釘墳施陰毒暗算，果然方笑天不久即重病垂危。趙眞人以爲大功告成，得意洋洋之際，却聞方笑天大難不死，更反見精神。此等怪事，怎不令趙眞人膽戰心驚？因此之故，雖徐任强出言不遜，他也並不發作，隱忍不語，否則依他狠毒之性，早就翻臉不認人。他沉吟良久，陰森森的乾笑幾聲，道：「嘿嘿，你說的倒是怪事，看來方家這塊地穴，確有神靈之處，否則，斷難破我之施爲！徐公子少安毋躁，趙眞人已另有妙計矣！」

徐仕强一聽，轉怒爲喜道：「趙眞人有甚妙計？」

趙眞人招呼徐任强走近，附耳低言了幾句，徐仕强連連點頭，目露兇光道：「好計，好計！既如此，我徐家大勢定矣！趙眞人不愧爲當朝聞名大地師！」

當晚，徐仕强暗藏趙眞人寫的密函，連夜上京城臨安去了。

幾天後，徐仕强返鎮，竟携了當朝丞相秦檜大人的手諭，說方家祖墳山地，因爲方家勾結朝廷重犯賴布衣妄施妖法，觸犯朝廷律例，着地方官吏限期督拆，方家祖墳之地統歸前巡按大人徐仕先所有，幷由徐仕先遺屬掌理，云云。

這一聲令下，有如晴天霹靂，全鎮哄動。人人均爲方家不值，大罵徐家仗勢欺人太甚，有人更暗暗指天大罵道：「方員外仁義待人，竟遭徐家如此欺凌，老天爺亦不長眼矣！自古有話，好心有好報，方員外爲救鎮中百姓，寧願拆廳獻樑，賴大俠更是大智大勇，此等仁義之人，竟遭這般下場，你老天爺是盲眼瞎公公！」

但方家却似乎毫無動靜。有好心者替方家擔心，便跑去方家通聲氣，讓方員外早想辦法對付，方笑天愁眉苦臉的回道：「此乃天意，合該方家有難，徐家有當朝丞相撐腰，方某一介土民，哪有力與他抗爭？只得認命罷了！」衆人聽方

笑天說得心酸處，不禁陪着掉下淚來，須知山墳被拆，在當地確是一宗奇耻大辱的劫難。

這天晚上，李二牛在碧落洞偷偷潛返方家，司馬福把二牛引進內廳，方員外與司馬福等人朝夕相處，患難與共，早就彼此以兄弟之情相待，見二牛進來，方員外很高興，連忙離座趨前致謝。

李二牛見了方笑天果眞已精神爽快，喜道：「員外果然好了，恭喜！恭喜！」

司馬福道：「甚麼果眞，果然的？難道你早知道麼？」

李二牛笑道：「不敢！不敢！要說有先見之明，乃是賴先生在藏身處對二牛說的！他說你今次返回方家，員外已能接客斷無大碍矣，如今一看，果然半點不差！」

當下三人相顧微笑。這時小翠在廚房捧着酒菜，滿面笑容的走了出來，對二牛說：「蠔油燒雞來了，今回別說司馬叔騙你吧？」小翠又指指手中的另外一包，對二牛道：「這兒另有一包，待會多煩你帶去賴先生，也請他老人家嘗嘗我的手藝！」

李二牛望望小翠，又望望方笑天，嘴裏忽爾嘻嘻一笑。司馬福怕二牛失禮，連忙扭了二牛一把，二牛瞪眼道：「老司馬！你扭我怎的？是賴先生說的，有關小翠和方員外的……」

「二牛！請用酒！請！請……」方笑天這時連忙插嘴截斷二牛的話。原來這時司馬福附耳對方笑天說了幾句甚麼，方笑天臉有驚喜之色，一聽二牛要往下說這話兒，他生怕小翠難爲情，便連忙插口截住。

當下，方笑天把徐家逼拆方家祖墓幷強佔墓地之事對二牛說知，言語之間，甚感焦慮。

李二牛笑道：「方員外放心！他兇由他兇；他拆由他拆，賴先生說的：他已備下花車迎淑女，擺好香餌釣金鰲矣！」

三天後，徐士強帶齊官兵家丁，懷揣着當朝丞相秦檜手諭，扛着鐵鍬鐵鋤頭，氣勢兇兇的擁上南山北麓而來，徐士強這次上京，有趙眞人送給秦檜的密函，秦檜得知賴布衣逃離英德，勃然大怒，便欲再派兵下來捕捉，徐士強忙獻上黃金五千兩，說道請丞相大人暫延捕人，此擧恐鎮中百姓不滿，把事鬧大，驚動朝廷，反爲不美，況且賴布衣現下已不知去向，恐怕已逃竄他鄉，不如請丞相大人恩准把方家祖墳賜給徐家，藉口方家勾結朝廷重犯，一來可堵絕賴布衣潛藏之所，二來亦可服衆。秦檜收了五千兩黃金厚禮，也就樂得做個順水人情，親自寫了手諭，着徐士強速返英德行事。徐、方兩家爲爭龍穴，鬥到天翻地覆，鬥到家破人亡，如今才如願以償，一了百了，把方家龍穴謀奪到手，這時，試問他怎的不得意洋洋？

一衆人等浩浩蕩蕩上了南山北麓，官兵、家丁早就執鋤持鍬圍着方家祖墳，只待徐士強一聲令下，便馬上動手拆墳。

徐士強望望身邊的趙眞人，趙眞人這時望了一下日影，計算一下時分，是午時了，便點點頭，徐士強連忙一揮手，厲聲喝道：「拆！」

話音剛落，鋤頭鐵鍬便泰山壓頂般的，紛紛砸落方家的祖墳！

徐士強高興得連連拱手，對趙眞人道：「眞人果然妙計！今回徐家總算得償所願矣！黃金五千兩，待會定當奉上，但望眞人仍鼎力相助，安置先人骨骸於此穴，如此，眞人便功德完滿矣！」

趙眞人哈哈一笑，道：「好說！好說！但不知送黃金來的，是男還是女？」

徐士強一聽，暗罵這條老淫棍意欲財色兼收！但他正要借重於他，哪敢逆他意思？便哈哈一笑道：「黃金美女，眞人果然好雅緻……待今晚，在下便着翠玉、翠冰二人送黃金來眞人房中，如何？」

趙眞人色迷迷的瞇着小眼珠，喜道：「難得公子肯割愛讓老夫一嘗美味，趙某這兒先謝過了！」

徐士強心裏雖滿不是味道，但也不敢露於形色，便詐作大方道：「好說！好說！爲祖宗基業，女人算得甚麼？何況眞人錯愛，在下不讓出來也不成，是麼？」說罷酸溜溜的哈哈一笑，以遮醜態，原來這翠玉、翠冰乃一對胞生姐妹，自小便入徐家當丫環；長大後嬌俏迷人，徐士強早兩年便已納爲妾侍，想不到這趙眞人亦要插上一脚，徐士強這頂綠帽子便戴定了！但在這節骨眼上他怎敢得罪這趙眞人？只好安慰自己：總是你娼我盜，彼此彼此罷了！

這兩人在一邊交易，那邊官兵、家丁已然把方家祖墳拆掉了大半，已露出棺蓋。一名家丁用鐵鍬把棺蓋上的浮泥撥去，撬開棺蓋，突然驚叫道：「徐老爺！快過來看！天大奇事也！」

徐士強與趙眞人大驚，連忙趨前俯身細看，果然棺中幷無骨骸，僅得一個瓦罐！徐士強目瞪口呆，作聲不得，趙眞人眉頭一皺，吩咐家丁道：「把瓦罐取上來！」

家丁依言把瓦罐取了上來，趙眞人不知這瓦罐裏藏了甚麼玄虛，他恐怕招邪，自己不動手，却招手叫徐士強道：「徐公子，把瓦罐打開看看，便知端詳矣！」

徐士強眼見棺中幷無方家祖宗遺骸，心頭已自十五、十六，他自然不笨，見趙眞人不敢動手，便指着瓦罐對家丁道：「把它打開來！」

家丁無奈，只好心驚膽戰的走近瓦罐，先跪下在心裏禱告道：「瓦罐呀瓦罐！千萬有怪莫怪！小的無奈只好動手啦……」告畢，才抖戰着把瓦罐打開。只見瓦罐內藏了兩封密函，一封密函上劃了符號，另一封密函却寫有「徐家公子親啓」，便速把這兩封密函向徐士強呈上。

徐士強接過一瞧，滿腹疑團，密函上面竟是自己的名號親啓，這時也顧不得中不中邪，馬上拆了開來，密函寫道：「徐公子親啓：吾已算定，公子必欲得此墳而方肯罷手，故事先已把方家祖宗遺骸移於別處，只避公子氣勢之盛，此擧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而已。公子祖墳

本已佔先天之盛，如今又得方家墓地，水獺鯉魚，相得益彰，他日必定富貴無量，此是天意，天意如此，吾雖欲助方家重振風水運氣，亦感計窮矣。既然如此，爲順天意，一發成全公子也罷，公子奪得此墳，切記不可亂築圍牆，以免自困龍氣。切記！切記！愼之！愼之……不才賴某人謹拜留。」

徐士強讀罷，直把他弄得丈二金剛摸不着腦袋！他把信函遞給趙眞人，奇道：「寫此信函之人，竟是賴布衣，他還教我用墳之法，不知他弄的是甚麼玄虛？」

趙眞人接過信函，讀了一遍，又隨手拆開那封劃了符號的密函，一看原來竟是一幅築墳下葬之法陣圖，不禁嘿嘿一陣冷笑，道：「此是賴布衣之詭計，欲使公子上當也！」

徐士強道：「此話怎說？」

趙眞人道：「老夫自幼得異人傳授相地之術，相術有道：護龍聚氣，乃富貴之機；如今這賴布衣却故意教你勿築墳場，正是使你家祖宗遷來此穴後，龍氣盡洩，得而無用也！再者他還預留一幅入墳陣法圖，依吾之見，全是故意錯佈方位，引你上當，若公子慕其名頭，照做不誤，那你徐家必定破敗！此乃欲擒先縱之毒計也！」

徐士強一聽，氣得破口大駡道：「賴布衣這老匹夫！竟敢如此戲我！待此事了斷，定必找他算帳！」稍停，他轉頭問趙眞人道：「然則按眞人之意如何處之？」

趙眞人陰陰笑道：「他使欲擒先縱毒計，我就來個反其道行之的妙着！賴匹夫說方位向東，我就偏向西，他說莫築圍牆，我就偏四面圍牆高築可也！如此，則賴匹夫之毒計便不攻自破矣！」

當下，趙眞人指手劃脚，指揮衆家丁把徐家的祖宗骨骸移到方家穴內下葬，墳土平頂畢，趙眞人又命人在墳穴四周高築圍牆，更四面立以石獅鎮護，建成之後，果然巍峩雄峻，氣派非凡！

徐士強開心之極，大讚趙眞人道：「眞人此法果然妙極！徐家興發有望矣！」

趙眞人哈哈大笑，得意洋洋的道：「這個當然，本眞人縱橫尋龍相地大半生，如此些許施爲，哪兒放在老夫眼內？此墓天生而成魚躍龍門之勢，鯉魚躍過，便成眞龍，龍脈之氣奇盛，如今再以高牆護衛龍氣，不令外洩，所謂龍氣相匯，三花聚頂，徐家日後定必大富大貴，前程無可限量！這才教世人認識本眞人之驚天本事也……哈哈！」說罷狂笑不止。

徐士強亦得意萬分，遙指山下方家莊道：「方笑天呀方笑天！你與我徐家鬥，到頭來不是被連根拔掉麼！可笑這老匹夫賴布衣，枉作小人，害我喪弟，如今又來算計害我，你雖有詭計多端，但我有趙眞人相助，賴匹夫你能奈我何麼！賴匹夫終究難敵趙眞人也！」說罷，接而狂笑。

徐家在南山北麓掘墓之事，當天晚上，方笑天、司馬福、李二牛、小翠等人，便獲悉噩耗。

方笑天雖然被賴布衣吩咐切不可爲此事聲張，但事關祖墳被掘，非同小可，心下亦不禁暗暗心焦。他在廳中長吁短歎，坐臥不寧。小翠對方員外關懷體貼，在身邊婉言相慰。

司馬福在一旁暗暗冷笑，李二牛東張西望，瞧瞧方員外那心焦之模樣，又望望在一旁微微冷笑的司馬福，心下也開始着忙。他挨近司馬福身邊，悄聲道：「司馬叔！依你之見，此事是吉是兇？你瞧他主僕二人，爲此事抓耳撓腮，心焦萬分，若弄好了，大家歡喜走路，若有差遲，恐怕便得蒙着頭臉走路矣！」

李二牛凡事只知依計而行，但事到關鍵地步，他便有點沉不住氣，倒是司馬福久走江湖，深知若非大智大勇之輩，決不敢輕走險着，如今賴布衣既然斷然走出，相信便無大碍，因此他仍能信心十足。他見李二牛心中焦急，便逗他道：「我亦在焦急，不知此事是吉是兇也！」

李二牛一聽，心下更爲着急，忙道：「這如何是好？我等不如趁早去找賴先生，一道溜走也罷！」

司馬福却微微冷笑，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氣。李二牛氣得跳了起來，駡道：「老司馬！你這是死撑面子麼？」說罷，轉身就走，司馬福一驚，恐怕二牛莽莽撞撞的，在此刻出去惹出事來，壞了大事，便忙扯住他問道：「二牛！你去何處？」

李二牛一把掙開，邊走邊扭頭道：「去找賴先生，問個明白清楚！」說罷，頭也不回的走了出去。

氣得司馬福在後面駡道：「你這死牛！甚麼時候再把你弄到河裏去餵王八！」

李二牛摸出英德鎮，三更時分，便抵達碧落洞。

在碧落洞中，賴布衣正坐在一盞油燈前閉目沉思，他聽聞脚步聲，便知是二牛到了。他待二牛走近，便微微一笑道：「莫非徐家已在南山掘墓了麼？」

李二牛驚奇萬分，他明知賴布衣日來一直留在碧落洞中，片刻未離，怎的便知道這事？

賴布衣見二牛怔住，知他心中疑惑，便笑笑道：「你剛才進洞之脚步聲驚而且喜，一反常態，你凡事專注，引起你驚喜之事，必與方、徐兩家之事有關，又按吾推算，徐家一旦認定方家之墓乃大富大貴地，要掘墳築墓，必選在今日午時，因數日來唯有今天乃大吉時辰也！」

李二牛喜道：「賴先生果然算準，但不知此事後你又將如何？」

賴布衣微笑道：「徐家既已動手，則大事定矣！徐家今次，無疑是自掘墳墓矣！你且返回方員外處，但有關徐家動靜傳出，便即帶方員外、小翠前來此地相見！」

二牛唯唯答應了。當晚，李二牛返到方家，把賴布衣吩咐告知方員外。這時，方員外的心才稍覺安定。但李二牛却完全放心了，他爲人忠厚憨直，他既

已聽到賴布衣親口所言，他便不再疑慮。司馬福雖亦深信不疑，但事關重大，憑他江湖經驗老到，爲防不測，當晚也不敢蒙頭大睡，時刻留意動靜。豈料一晚無事，到了第二天早上，午時過去了，並未有任何有關徐家的消息傳出。

到了當天下午時分，方笑天、司馬福、李二牛正在廳中用飯，忽聞徐家莊方向有銅鑼震天的響了起來，隨即聽到有人慘厲的大叫：「徐家莊失火，徐家莊失火囉！」一剎間，全鎮均響起徐家莊大叫救火聲。但喊即管喊，鎮上之人對徐家莊平日所作所爲早已深惡痛絕，此刻見他起火，便多存了幸災樂禍的心理，有人拉開門縫瞧瞧，往門外猛吐口水，又馬上砰的把門關上了。全鎮之人，竟沒有一戶人家前去相救！枉徐家家財百萬，但由於平日做事太絕，此際遭此劫難，被鎮上人視如不見。

這一場大火，眞燒了三日三夜，方才熄滅。偌大一個徐家莊，竟在這場大火中化爲灰燼！僥倖搶救出來的，僅三錢兩銀，還不夠徐家的一頓飯，其餘莊中大批的金銀財物，竟在大火中燒的燒，家丁趁火打劫的打劫，全部喪失殆盡，徐家莊就此敗絕。

趙眞人起火時正摟着翠玉、翠冰在房中作樂，大火燒到，走避不及，被燒掉了滿頭白髮，再眼看徐家莊大勢已去，便撇開徐仕强，隻身狼狽逃返臨安。

徐家之中，能安然脫身的只有徐家大公子徐仕强，他經此慘酷的打擊，竟活生生的被氣瘋了！徐仕强瘋瘋癲癲的敲着銅鑼沿英德鎮的大街小巷喝叫：「喂！喂！喂！聽！聽！聽！我徐仕强喪盡天良，遭此惡報，慘情！慘情！」冥冥之中的慘酷報應，眞足以令世人驚醒。

當天下午，方笑天聽聞徐家莊大火，全莊覆滅，便依言由李二牛領着，帶同小翠，與司馬福一道，前往鎮西郊外碧落洞去見賴布衣。

見面之下，方笑天竟跪下泣道：「賴先生三番四次相救，此恩此德，今生難報一二矣！」

賴布衣笑吟吟的扶起方笑天，道：「好了！好了！員外從此脫離苦海，當眞可喜可賀！」

方笑天含淚站起，破涕反笑道：「賴先生算無遺策，果然神靈！但不知先生留下什麼錦囊，又怎的便算準徐仕强與那惡地師必定入局？」

賴布衣笑笑，道：「吾觀富貴人家之墓穴，往往在穴前穴後，遍築圍牆，外表風光頗爲壯觀，一些淺薄地師，更誤認此乃華表拱門，護龍聚氣；殊不知眞龍貴在生氣活潑，一築圍牆，龍身受困，遂成困龍，縱有興旺之氣而難發，更甚者反吉爲兇，猝成大禍，世人也受此禍者屢見不鮮也。」

方笑天笑道：「但賴先生爲何却在所留密函上言明勿築圍牆，若徐仕强依言而行，豈非弄巧反拙麼？」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此正是吾之機關所在也！吾知是次徐家掘墓，那惡地師趙眞人必在場，他亦是當朝有名地師，可惜他心性陰險狠毒，又狂妄自大，吾算準他見了賴某之函，必生輕視之心，試問他一個堂堂京城地師，與賴某鬥法，那會自認失威，必反賴某之意而行，賴某勸他勿築圍牆，他便定要高築，而且唯恐不高，唯恐不堅，此正是請君入甕，令其作法自斃之計也！況員外祖墳乃鯉魚穴，鯉魚一經圍困，即變死魚，徐家焉不得不即時敗絕！」

言語之間，賴布衣不禁微露惻惻之意。

方笑天慰道：「徐家做盡壞事，故遭天譴，賴先生不必爲此唏噓也。」

賴布衣歎道：「方員外所說果然不差，所謂天作孽猶可活，自作孽不可救；又可謂寧犯天條，莫犯衆憎，如今徐家莊上犯天條，下犯衆憎，自作孽是自取其咎，不然，雖遭此大火，如衆人合力相救，他亦或可逃出劫數。冥冥之中，亦可謂報應不爽矣！」

李二牛一旁忽笑道：「賴先生爲他徐家莊感傷怎的？徐家惡人，遭此報應，滿鎮之人皆額手相慶，他這是惡有惡報哩！」

方笑天見賴布衣面露不喜之色，便勸二牛道：「二牛勿再多言，須知賴先生宅心仁厚，雖遇惡人，亦留三分餘地，如今他眼見徐家遭此慘酷報應，雖說是自取其咎，但爲人總不應眼見溺水之人再踩上一脚也！」

李二牛笑道：「是極！是極！此事不說也罷！」

賴布衣這才釋然，稍停，他把方笑天招過一邊，笑笑問道：「員外今年貴庚？」

方笑天奇道：「小可今年虛渡四十有二，問它怎的？」

賴布衣喜道：「如此，大事定矣！我已替員外測算，氣運中興，須得過了四十玄關。如今正好！但有一事，未知員外意下如何？」

方笑天見賴布衣說的神秘，笑道：「先生與我，患難與共，情同手足，有話直說不妨。」

賴布衣伸手一指跟著跑來的小翠，悄聲道：「此女心性賢慧，且有旺夫之相，員外斷弦已久，膝下猶虛，賴某就自作主，撮合你與小翠親事如何？」

方笑天與小翠情同父女，乍聞此言，不禁面紅耳熱，急道：「賴兄！在下斷非那好色之人，我視小翠如親女，斷無他想！」

賴布衣肅言道：「此言差矣！賴某之意，是明媒正娶，把小翠配爲夫人，況且員外與小翠年紀相距雖遠，但按吾觀之，此女最宜配員外也，所謂內外相助，相輔相乘，陰陽融滙，無往不利，員外得此女爲妻，氣運由此中興，得福非淺也！」

方笑天沉吟道：「先生所言雖有道理，但不知小翠是否答允？若她有些微勉强之處，則在下斷難從命！」

賴布衣喜道：「員外之言，足見生性仁厚。此事包在賴某身上，如何？」

方笑天只得點頭答允。

賴布衣大喜，他走近小翠身邊，啊了一聲。小翠登時面如紅霞，她方才見

賴布衣與方笑天竊竊私語，不時把眼光向自己瞟來，便知所講與自己有關，心下忐忑不安。她自幼便父母雙亡，在方家一晃二年多，方員外待她如親生女，這段日子她眼見員外喪妻喪子，迭遭慘報，私心大爲憐惜，並由憐生愛，對方員外更關懷體貼，但女兒家心事，那敢向人透露？這時她見賴布衣含笑招呼她，心兒猛跳，面紅紅的垂首道：「賴先生有什麼吩咐？」

賴布衣道：「賴某孑然一身，很想收個義女，不知賴某有這個福氣？」

小翠一聽又羞又喜，羞的是原來不是自己所想的那事，喜的是賴先生有如神仙，肯破格收自己爲義女，這是求之不得之事，豈有不允之理？聞言馬上跪下叩頭道：「小翠拜過義父！但願義父長命百歲！」

賴布衣雙手扶起，連聲道：「翠兒起來！起來……義父有一門親事，替你作主，你可願意？」

小翠已知說的是誰，心跳得非常厲害，她渴望的果然來了！但女兒心意，提到婚嫁之事，誰會爽快答個「肯」字？她的頭垂得更低，蚊蚋聲般的回道：「……但憑義父作主！」

方笑天見小翠似有難堪之意，連忙道：「賴先生！既然小翠爲難，此事便不提也罷！」

一旁的二牛拍手笑道：「痴哉員外！女兒家既說但憑作主，也就是默肯啦……還不快謝義岳父、義父大人？」

二牛這一嚷，把方笑天、小翠、賴布衣三人均逗笑了。方笑天望一眼小翠，小翠這時也嬌羞無限的偷瞧方笑天一眼，這一眼，就把兩人的心兒拉到一塊，兩人果眞不由自主的跪下，道：「義女、義婿拜見岳丈大人！」

賴布衣喜盈盈的伸出雙手，把兩人扶起，連聲道：「賴某流落江湖半生，今日乃最開心之日也……來！來！你兩人且拜過先祖骨骸，然後便可下葬矣！」

賴布衣取出在南山北麓方家祖墳掘出的骨骸瓦罐，放在一塊青石上，讓方笑天和小翠雙雙叩拜。兩人拜畢，方笑天與小翠恭敬捧着骨骸，走入碧落洞，賴布衣指着一處他事前已掘好的地穴道：「此乃碧落洞之龍穴眼也！骨骸可放入矣。」

方笑天放入骨骸，幾人合力，用泥石填好地穴，墳前豎起一碑，曰：方家列代祖先之墓。

事畢，四人喜洋洋的步出碧落洞。李二牛邊走邊問道：「賴先生！那墳墓草率下葬，豈不是敗露麼？」

賴布衣笑笑道：「二牛有所不知，當日我已對你說過，此洞溪清而水旺，月色透落溪水，承受玄陰之氣，且洞週羣峯環立，凝而聚成此穴，此乃龍之入口，得此龍蔭水旺之穴，他日成就必無可限量。」

二牛又道：「然則爲何墳穴選在洞之西側，不選靠溪水之南側呢？」

賴布衣道：「西側乃全洞之眼也，龍穴最靈乃眼也，此所以選西側而不選南側之故也，此正是左靠青龍，右白虎，他日方家子裔，父貴而廉貞，乃朝廷之棟樑也！」

賴布衣這一番解述，令方笑天、司馬福、李二牛、小翠均大爲歎服。其時徐家已敗絕，惡地師趙眞人亦已狼狽逃返京城。英德鎮少了這兩隻害人精，緝捕賴布衣之事便淡了下來，而且鎮中百姓感賴布衣爲英德鎮捨生冒死，多方維護，因此賴布衣潛返方家亦安然無恙。

在方府過了幾日，賴布衣終覺悶悶不樂，又恐自己行藏被秦檜知悉，累及英德鎮百姓，便與司馬福、李二牛等，向方笑天告辭。

方笑天與小翠雖未正式拜堂成親，但賴布衣既已收小翠爲義女，方笑天便執意要行翁婿之禮，殷勤服侍，這時聞賴布衣要別他而去，含淚拜求懇留。賴布衣正容道：「賢婿切勿如此，賴某浪蕩江湖，有你與小翠爲義婿、女，吾願足矣。此後當默祝禱告，保你大小平安，你勿以私情而自誤基業。我留此地，於你不利，吾去意已決，勿再作此小女兒狀也。慎之！慎之！」

方笑天知再難挽留，便和小翠商議，把黃金百両，偷偷放在賴布衣行囊，並不言明，恐賴布衣堅却，第二天一早，方笑天與小翠兩人，直把賴布衣三人送出鎮外十里，才痛哭相別。

不久方笑天與小翠正式拜堂成親，遂引出另一段嘖嘖奇事。

「本篇完」

上文提要：

南宮三郎與慕容燕不顧家人的反對，遠走他方，隱姓埋名雙宿雙棲起來，南宮世家明查暗訪下終探悉其下落，擄走了三郎及殺了其妻，其十二歲之子天賜碰巧外出而倖免於難，但甫抵家門，赫見其母躺卧地上，母臨終亦未能說清楚往何處找尋其父及道出其原來姓氏，致令他日後在江湖中追尋生父的問題上枝節叢生，並招來殺身之禍……



南宮天賜傳奇故事／吳中龍・文

可飛・圖

試劍天涯

淫徒色迷心竅　嬌娃險遭輕薄

只見楚賢身形一閃，如一枝箭般射向路旁之竹林，錦袍人不虞楚賢有此一着，連忙追趕，那知道余慕融已如鬼魅般攔着去路。

錦袍中年人大怒，不假思索，一掌便劈向余慕融。余慕融也不閃避，運足功力，也是一掌迎上。

只聽砰的一聲，兩人各被震退兩步，正是半斤八兩，雙方都佔不着便宜。

餘下八個藍衣人，已有四人不待吩咐，追入林中，另外四人則分站錦袍人兩側，手按劍柄。只要錦袍人一聲令下，便出劍殺向余慕融。

錦袍人滿臉通紅，他想不到眼前這年輕人竟有如斯修爲，能硬接他一掌而毫不落下風，只見他大喝一聲：「再接我一掌。」一式極爲簡單之「猛虎出洞」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當胸擊向余慕融。

余慕融那敢輕敵，立即運上十二成眞力，擊出一掌。兩掌交接之下，捲起無數砂石。

「蹬！蹬！蹬！」兩人各自退了三步。

錦袍中年人臉上更是紅如烈火，胸口起伏不停。反觀余慕融，卻是臉白如紙，不停喘息着。

他知道自己之內力修爲，比起錦袍人尚遜一籌。不慌不忙的拔出長劍，凝視場中各人。

「好小子，眞有你的。念在你是小姐的朋友份上，我也不爲己甚。請吧，難道你認爲能敵得住我們五人嗎？」錦袍人略爲調息後道。

余慕融知道自己這一阻攔，已讓楚賢有足夠時間溜走，自己也該見好即收，否則對方一怒之下，聯手出擊時，自己勢難脫身，胡裏胡塗的把命送上，實在犯不着，當下便收劍入鞘，飛身上馬，絕塵而去。

楚賢閃身入林後，也不辨方向，施展輕功，全力奔逃着。他的武功修爲，比追來之四名藍衣人高出許多，輕功更是遠超一大截，只半個時辰後，已把四名藍衣人擺脫。

出了竹林後，楚賢不敢逗留，選了一條山路，便施展着美妙之輕功身法，如一縷青煙般越山而去。

也不知過了多久，也不知越過多少山峯，更不知跑了多少路，楚賢終於在一小溪旁停了下來。

他喝飽水後，舒舒服服的躺了下來，想着：「上官大叔是分明在等着我經過的，他怎麼會知道我的行踪？哼，定是談榮那老混蛋告訴他的，日後定要和談榮算賬。眞不該跑上莫干山找這混蛋，要不上官大叔怎能找着我！」

跟着，他又喃喃自語道：「只是，若不是跑了一趟莫干山，又怎能知道南宮世家和慕容世家之事？算了，功過相抵，且饒你這老胡塗一次。不知藍天賜現在怎樣了？還有那余慕融，上官大叔不知把他怎麼處置呢？但願不要難爲他才好。」

兩張瀟洒英俊的臉孔分別呈現在楚賢腦海裏，他自自然然的把兩人來一個比較，不知怎的，他雖與藍天賜相處的

時日甚短，比起余慕融來短得多，但是，往往首先出現的臉孔，卻是藍天賜的。

這也難怪，藍天賜自小在農村長大，性格率直爽朗，且心中秘密不多，所以形成平易近人。反之，余慕融因處處提防洩露身份，且心裏存着太多顧慮，不知不覺中做出一個無形之籬笆，使人覺得他心機過重，不敢過於接近。

楚賢正在想得入神之際，不遠處傳來陣陣語聲。他急忙一躍而起，拿起長劍及包袱，便往樹上一縱，躲起身形。

當他發覺來者只有一個老樵夫，帶着一個小孩到山中幹活，方始放下心頭大石，從樹上躍了下來，登時把一老一少嚇得一跳。

楚賢向老樵夫一揖，道：「打擾老丈，小生因不辨方向，以致迷途，請問這裏是甚麼地方？」

老樵夫看見從樹上跳下來的只是一名俊俏書生，並非甚麼母大蟲，方定下心來，道：「公子是前往黃山遊覽嗎？」

楚賢隨口答道：「老丈說對了，小生正是前往黃山的。」

老樵夫道：「公子，這裏叫做小獅子林，只要沿着那邊小路，翻過這小山，便可望見黃山諸峯。」

楚賢那裏是往黃山，忙道：「老丈，請問附近可有甚麼地方可以落腳的嗎？小生希望能休息一兩天，養足精神才入山遊覽。」

「那還不簡單，山腳之下便有個叫甘棠之小鎮。小鎮裏有間小客棧，叫作雲來棧，雖是小店，但也清潔幽靜，而且招呼週到。那掌柜的是老兒表親，公子只須說是南山牛老爹介紹的，定必招呼妥當。」老樵夫喋喋不休地道。

楚賢連忙道謝，更賞了那小孩一錠銀子，便展開身法，往老樵夫所說之方向一掠而去。

老樵夫望着楚賢逝去的身形發了呆，片刻後才一把從孩子手上搶過那錠銀兩，放在口中大力一咬，看看是否遇上狐仙鬼怪。

楚賢來到甘棠鎮，並沒投店，他要盡快撇掉上官大叔等人，及前往金陵尋找藍天賜，只短短數天相處，這人之影子卻終日出現在他腦海中，怎麼趕也趕不跑。

他找了一間小食肆，叫來一碗麵及一碟鹵菜，便據桌大吃。

驀地，一襲藍衣映入眼簾，楚賢急忙抬頭一望，只見一個身穿藍衣，背插長劍的高大身形的人剛從食肆外經過，長劍上，藍穗隨風飄着。

楚賢心中一動，揚聲叫道：「藍兄，天賜兄！」拿起桌上包袱及長劍，便要追出店外。

藍衣人聽見楚賢之叫嚷，也回身走進食肆。楚賢一看，大爲失望，這那裏是藍天賜？只不過是一個臉孔俊俏，帶着幾分滑頭之年輕人。楚賢這時才想起藍天賜長劍上的乃是藍纓，並非藍穗。

藍衣人走了進來，笑吟吟地道：「這位兄弟，剛才是呼喚小弟嗎？」

楚賢靦覥地道：「對不起，在下認錯人了，請兄台莫怪。」

藍衣人却道：「請不必記在心裏，敢問兄台之友是否便是名震武林之後起俊彥，藍纓劍藍天賜兄呢？」

楚賢點點頭：「這位兄台莫非也認識敝友？」

藍衣人笑道：「小弟久仰藍纓劍風采，是故也來東施效顰，把長劍繫上藍穗。只可惜至今與藍天賜兄仍是緣慳一面。」

楚賢見藍衣人雖臉上略帶輕浮之色，但談吐卻也不俗，況且對方也對自己喜愛之人傾慕推崇，登時對之好感大增。連忙請藍衣人入座：「兄台過謙了，以小弟認爲，兄台與敝友天賜兄，確是一時瑜亮，難分軒輊。」

藍衣人入座後，拱手道：「兄台眞懂得說笑，小弟才疏學淺，怎敢與藍纓劍相提並論？」話雖如此說，臉上還是沾沾自喜，招來小二，吩咐送上一壺好酒及拿手好菜，續道：「相遇也是有緣，小弟潘再安，特此敬兄台一杯！」

楚賢忙道：「不敢，小弟楚賢。」

潘再安眼中一亮，道：「原來是楚兄。久聞南海之濱，有一忘憂島，島主楚劍清武功蓋世，昔年與南宮志超及慕容松青並稱宇內三劍，未知與楚兄如何稱呼？」

楚賢忙道：「潘兄所提，正是家父！」

潘再安大喜道：「原來是少島主，小弟失覺了，當自罰三杯！」隨即便眞的連盡三杯，楚賢只得也陪着喝。

楚賢酒量不深，數杯過後，臉上已是紅透耳根，不再擧杯。

潘再安也不勉强，道：「楚兄千里迢迢來到中原，可有特別事情嗎？」

楚賢搖頭道：「小弟只是嚮往中原景物怡人，到來遊覽而已，並無特別事情要辦！」

「如此來說，楚兄是打算來此遊黃山的了！黃山三十六峯，層巒疊翠，怪石嵯峨，尤其是山中奇松雲海，更是宇內難見，實不可不遊，楚兄如不嫌棄，小弟可作响導，與楚兄一遊此傲視五嶽之名山。」

楚賢忙道：「潘兄誤會了，小弟並非爲遊山而來，只是途經此處。現在天色已不早，小弟得須起程，他日有緣，再與潘兄痛飮。」

潘再安臉色微變，急道：「楚兄，日已西下，這時起程恐怕會錯過宿頭，何不在甘棠逗留一宵，明早才起程？」

楚賢道：「我輩武林中人，露宿山間乃平常之事，何懼之有？小弟因有急事，必須連夜趕路，實無暇停留。潘兄，再會！」放下一錠碎銀，便離開酒肆。

潘再安在楚賢離去後，亦自離開，跟着適才楚賢所走方向，匆匆走着，卻不留意到另有一身材結實，濃眉大眼，英挺堅毅之小伙子亦同時會了飯賬，在他身後不遠處跟着。

出了小鎮，潘再安便展開身法，向北直奔。他身後之小伙子見狀，也不動聲色的，施展輕功，遠遠地跟着。

約一盞茶工夫，潘再安停了下來，

鼻子猛嗅數下，喃喃道：「應該在這裏附近了，這妮子中了本少爺之軟骨清香散，能跑到那裏？」

潘再安循着香氣，細心搜索。未幾，已看見青衫飄飄之楚賢，軟軟的挨坐在一棵大樹側。

楚賢見了潘再安，心中登時明白，咬牙切齒道：「是你下的毒？我和你無仇無怨，爲何要加害於我？」

潘再安臉露得意之色，淫笑着道：「本少爺對你何曾有仇恨，我對你只有愛慕吧了。早已聞得南海楚嫣煙，艷絕人間，本少爺怎能失之交臂。告訴妳吧，下次改穿男裝時，得把耳朵和頸也遮蓋着。那裏有堂堂男子漢，沒有喉結，卻有耳孔的？」

只見潘再安把手一揚，已把楚賢頭上青巾扯下，登時露出長長的一把秀髮。楚賢怒聲道：「姓潘的，知機便留下解葯，從速離去，本姑娘也不追究，否則……」

潘再安目露凶光，獰笑道：「片刻之後，妳已是本少爺的人，難道妳還能這般忍心，找夫君算賬，嘿嘿！」把手上青巾隨手拋掉，伸手便要撕開楚賢上衣。

楚賢身中軟骨清香散，知覺雖在，但全身乏力，莫說抵抗了，便是移動四肢也是不能，眼看便要慘遭污辱，只急得眼淚直流。

「大胆淫賊，竟敢做此傷天害理之事，留下命來。」遠處傳來一雄猛喝聲。

潘再安眼看肥肉已到口，中途竟殺出一個不速之客，大驚之下，掌風已從身後擊到。急忙向橫一縱，查看來者是誰。

及時來到的，不是別人，正是在甘棠那小食肆便開始暗中跟踪着潘再安的精壯小伙子。

「何方小子，竟敢打擾本少爺之好事？我看你定是活得不耐煩了。」一個箭步便欺身撲向小伙子，雙手分使「狂蜂浪蝶」、「直搗黃龍」兩式。

潘再安慾火熏心之下，一出手便是厲害殺着，只望速戰速決，在最短時間內把這不知死活的小子殺掉，再回頭享受那天鵝肉。

那知道這身材結實的小伙子並非弱者，只見他不慌不忙，看準潘再安之來勢，雙掌一推一捺，不但化開來勢，更順勢反擊潘再安腹下要害。

潘再安看見對手如斯高明，登時大爲吃驚，右足一提，護着要害，左掌急變「雨打梨花」，當頭劈向小伙子。

小伙子咧嘴一笑，「周瑜歸天」、「扁鵲重生」一連兩招，挾着雷霆之勢直取潘再安頭、胸，來勢不但威猛剛勁，簡直快如電閃。

潘再安大吃一驚，急忙把頭向後一仰，右掌反手急捺，格向對方當胸襲來之手臂。誰知對方之手臂卻像鋼鐵般堅硬，反把自己震得虎口破裂。跟着，砰然一聲，胸口已着着實實的吃了小伙子一記，登時被震飛丈外，口中一甜，鮮血已冲口而出。

潘再安急忙手按胸口，撲向一旁之樹林，亡命奔跑。

小伙子也不追趕，只怒喝道：「今次且饒你一命，下次若再讓小爺碰上你這淫賊，定把你一劍殺掉。」邊說邊走往挨坐大樹側之楚賢，細看她之狀況。

片刻後，小伙子從懷裏掏出一瓶，倒了一粒小丸放進楚賢口中，道：「姑娘，妳中的是這惡賊之軟骨清香散，此物歹毒非常，在下之葯只能略解毒性，使姑娘四肢恢復部份體力，若要全部恢復眞力，仍須花費一番功夫。」

楚賢服過葯，休息片刻後，四肢果然活動自如，只是體內眞氣卻絲毫提不起來，急道：「我的武功……」

小伙子道：「姑娘請放心，軟骨清香散雖然霸道，但遇上我任尙珩，更毒的也不須怕。只須吃上數劑，休息十天，便可痊癒。」

楚賢站了起來，向小伙子道謝：「多謝少俠援手，否則便不堪設想了，請問少俠，這軟骨清香散究竟是甚麼毒，竟會如此厲害，連如何中毒也不知道的？」

任尙珩道：「此毒極爲霸道，乃採取不同毒草毒花提煉而成，中此毒者一旦運上眞氣，只一盞茶時間，便會眞力全失，手脚乏力，不能動彈，任是內功多深也不能倖免。此毒有一弊處，乃是只能做到無色無味之境界，仍留着一股花草之香味，散發在空間；故只能混和在酒裏，尤其是竹葉青中，方能避免爲人所察覺！」

楚賢恍然大悟，道：「我剛才喝的……」

任尙珩點頭道：「是的，毛病便是在那竹葉青裏，我因嗅到這獨特香味，故跟上來一看，只可惜給那淫賊逃脫了。姑娘，我看妳還是先回甘棠暫住十數天，待痊癒後才找那淫賊算賬吧！」

楚賢大急，道：「任少俠，我有要事須趕往金陵，有沒有功效快一點的辦法，銀兩方面，我是可以支付得來。」

任尙珩搖搖頭，道：「若要配製一服見效的解藥，不但費用昂貴，且須時極久，最快也要一個月。除配製解藥這辦法外，便是連續服藥十天，每天一劑，服藥期間，不得跑動，更不能妄動眞氣。如此，第十一天便生龍活虎，毒素全清，兩種方法，姑娘可任選其一！」

楚賢沉思片刻，道：「任少俠，可不可以這樣？我先趕往金陵，少俠則替我配製解藥，一個月後，我再回這裏找少俠取解藥，可以嗎？我知道這會痲煩少俠，但……」

任尙珩道：「絕不會是痲煩，但姑娘武功盡失，如何能往金陵，若騎馬前往，馬匹跑動時，會使姑娘血氣震蕩，一個不好，便會引動毒素，走進奇經異脈，那時即使有解藥，姑娘也會弄致半身殘廢。況且，姑娘功力未復，孤身上路，實非常危險，一旦遇上壞人，或再遇上適才逃去之淫賊，那時實在不堪設想，請姑娘三思。」

楚賢登時啞口無言。

任尙珩續道：「依在下認爲，姑娘還是先回甘棠，把毒素清除後才動身前往金陵吧。十天時間很快過去的，姑娘應先以自己身體爲重，事情怎麼急也不急在這十天！」

楚賢沒有辦法，只得默默點頭。

來時只費了一盞茶時間，回去卻要用上差不多兩個時辰，回到甘棠時，已是深夜。兩人來到雲來客棧，找了兩間上房，任尙珩另給楚賢一粒藥丸服後，才回自己房間休息。

在跟着的十日裏，任尙珩不但小心察看楚賢服葯後之進展，更是不眠不休的照料着，使楚賢感激萬分。

在第十一天清晨，楚賢發覺體內眞氣已全部恢復，通行無阻，大爲高興，急忙告訴任尙珩。

那知，任尙珩卻是茫然若失，只道：「楚姑娘，恭喜妳了，現在妳已全部康復，可以前往金陵了。」

楚賢卻不察覺任尙珩神態有異，道：「是的，我可眞的要動身了，否則遲了的話，可不知往那裏才能找着他！」

任尙珩呆呆的發怔，沒有留意着楚賢說着甚麼。

「任少俠，任少俠！你怎麼了？」

任尙珩這才如夢初醒，尷尬地一笑。

「任少俠，你打算往那裏去？」

「楚姑娘，我奉了師命到江湖找一個人，這人不知姓甚名誰，實不知如何尋找，我現在也不知該往何處找。」

「這倒巧了，我也是到金陵找一個人的，你不若和我一同前往，好嗎？」

任尙珩聽了，登時喜出望外，也不問楚賢要找的是誰，忙道：「噢，當然好極了，我立即回去收拾衣物！」

* * *

當楚賢和任尙珩來到金陵時，藍天賜早已離去，正在赴京途中，並以藍衫郎之身份引誘敵人現身。

楚賢和任尙珩在金陵到處打聽藍天賜下落，不得要領之時，任尙珩道：「楚姑娘，妳不是來金陵找朋友的嗎？怎麼這數天來，總是打聽那淫賊之下落！妳怎麼知道他會逃來金陵的？」

原來楚賢打聽藍天賜下落時，並沒有說出名字，只描述他的容貌，衣着和劍上之特徵，和當日企圖姦污她之淫徒潘再安頗爲吻合，故任尙珩誤會了她在找潘再安算賬。

楚賢噗嗤一笑，道：「我找的人不是那淫賊，潘再安這淫徒只是模仿他的衣着和特徵吧了；這人名叫藍天賜，乃頂天立地之俊彥。」

任尙珩登時又悲又喜，悲的是他發覺楚賢提及藍天賜時那種神態，是那麼的神往，況且爲了這藍天賜，她竟不顧自己安危，老遠跑來找他，這藍天賜在她心中所佔份量實不問而知，怎不令任尙珩悲痛萬分？因爲，當他第一眼看見楚賢時，已暗裡地深愛着她。

至於他喜的原因是終於找着一個名叫天賜的年輕人。至下山後，因聽說當年南宮達是在南方找到南宮逸的，所以便在南部四處尋找，多月來毫無綫索，才轉往蘇、杭一帶碰碰運氣，那知竟在甘棠遇上楚賢，現在更獲悉一個名叫藍天賜的人。

他急忙問道：「楚姑娘，妳這朋友是否年約廿四歲？他可有別的名字？」

楚賢道：「是的，他約莫廿四歲。他行走江湖多年，都是用藍天賜這名字，有沒有別的名字則不得而知了。你爲何會這樣問？」

「楚姑娘，實不相瞞，家師便是命我找尋一個廿四歲，名叫南宮天賜之人，這人因某些原因，可能用上別的姓氏，所以我才這樣發問，但楚姑娘萬不能透露這事！」

「任少俠，我敢肯定他便是你要找的人，至於爲何，我却說不出來。你可知道令師爲甚麼要找他嗎？」

「這事關係重大，家師曾鄭重叮囑，只能對他一個人說出，請楚姑娘原諒！」

「沒關係，我們得趕快找他，十天前，他應在這裏一帶的。」經過十多日相處，楚賢知道任尙珩絕對不會對藍天賜有傷害之心。

* * *

余慕融當日與楚賢失散後，馬不停蹄地直奔金陵，因爲楚賢在逃走前，曾相約在金陵會面。

在路上，余慕融想着：「與楚賢相處了這麼多日子，竟然看不出她是個女子，眞是沒用，平白失去一個好機會，這樣美麗絕倫的女子，若然錯失了，普天之下也找不出另外一個來。但願她早日來到金陵，屆時得好好地接近她，不能再錯過！」

他在金陵等了四、五天，始終也看不見楚賢的影子。每天，他都在望江樓呆坐數個時辰，希望楚賢盡快出現。

楚賢等不着，地鼠門卻傳來訊息，着余慕融晚間到土地廟相會。

當晚，余慕融從地鼠門口中獲得不少寶貴資料及消息。藍天賜果然在兩日前企圖接觸地鼠門，但被地鼠門婉拒援手後已於翌日離開金陵，失去踪跡。

北京確確實實沒有發生任何血案，地鼠門曾潛進文家詳細視察，發覺現場沒有任何毀屍痕跡，經深入調查後，証實該宅本是天道教秘密分舵，現已棄置不用。

天道教組織神秘，只有堂主、護法及以下弟子行走江湖，至於教主及副教主是誰，則沒有人知道，連門下弟子也是不曾見過他們眞正面目。地鼠門門主推測這神秘教主極有可能是昔日之藍斌，更進而認爲天道教與當年南宮、慕容兩大世家之覆沒有着極大關係。

余慕融更從地鼠門口中，獲悉楚賢之身份乃是南海忘憂島島主楚劍清之掌上明珠楚嫣煙，當日他所遇之錦袍人可能便是楚劍清之得力助手「恨地無環」上官鼎。

「當年南宮世家及慕容世家分別領導南北武林，連少林、武當等五大門派也爲之黯然失色。兩大世家火併，弄至覆亡後，五大派才能再次抬起頭來，其後更平白跑出一個神秘莫測之天道教。天道教之所作所爲，雖不算是爲禍江湖，但也令人側目，更經常恃强凌弱，令不少武林中人口出怨言。照說五大門派實難容忍天道教之日漸强大；但令人奇怪，五大門派不但對天道教多方容忍，更

時常對他們之所作所爲有所偏袒，這其中定有內幕。公子，你必須在這方面入手，首先，把這神秘教主找出來，看看是否便是藍斌！」地鼠門門主對余慕融說。

余慕融想道：「要查出天道教教主是誰，必須先行引他露臉。但如何引他露臉呢？」他沉思片刻後，臉上露出笑容，似是已有腹案。

他在金陵停留多數天，仍不見楚賢出現，便認定她已被南海忘憂島來的人抓了回家，遂收拾一切，離開金陵，開始他的行動！

* * *

一間密不通風，四壁無窗的密室內，坐着六個神秘人。六人均是穿着黑色寬袍，頭戴黑罩，只露出眼睛，不但容貌看不見，連身材之大小也無從知曉。

「青鶡，這麼急召集我們，究竟出了甚麼事？」一個蒼老的聲音首先道。

「禿鷹，最近江南一帶明暗分舵，被一神秘幪面人多次偷襲，此人武功高明，各分舵好手死傷不少。」當中一人答道。

另一把聲音道：「教中之事，一向都由你來處理，這等小事，何須召集我們？教中高手不少，盡快把這人找出來殺掉便行，難道你希望我們親自出手嗎？」

青鶡道：「白鷺，若是這麼簡單，我也不會請各位來此商討了，這人武功雖高，但也難有甚作爲。只是，他留下了名字，叫作慕容餘生。」

其餘五人聽了，登時身形一震，首先開聲的禿鷹道：「他眞的是自稱慕容餘生？」

青鶡點點頭，道：「當年圍攻慕容世家時，逃脫了慕容松青的長媳及一個孫子，我懷疑這慕容餘生便是當日漏網之魚！」

那被稱爲白鷺的人道：「青鶡，會不會是你杞人憂天，那人即使是慕容家之餘孽，也絕無理由找到你頭上去，這恐怕是一個巧合吧。也許你的手下無意間開罪了另外一個姓慕容的人，給他找上門尋仇。」

青鶡搖頭道：「白鷺，自當年逃脫了慕容松青長媳子孫，我多年來都在留意江湖一舉一動，若有姓慕容的人出現，我定會接獲報告，門下弟子絕對不會輕舉妄動，這人肯定是有企圖而來，而且一定是爲了當年那樁事而來。」

禿鷹問道：「那人是何來路？」

青鶡道：「據在場的弟子回報，自稱慕容餘生的幪面人劍法詭秘，刁鑽凌厲，不似中原路數。只因見過他出手之弟子，年紀都不大，沒有見過慕容世家家傳劍法，故未能肯定他是否慕容世家之後人。」

禿鷹道：「慕容世家的劍法氣勢磅礴，如高山大川，絕無半點詭異之處，這麼說來，那慕容餘生所使的，絕非慕容絕學。」

一個女子聲音道：「慕容絕學，不傳外姓，便是媳婿，也不能獲傳。那時，慕容松青之孫年紀尚幼，未必懂得慕容絕學。因此，我們絕不能因他不懂慕容世家之劍法便排除他是慕容世家餘孽之可能性。」

白鷺道：「禿鷹，灰鴿說得有理，我們不能忽視這慕容餘生，必須把他除掉。」

禿鷹道：「憑他一個人，能成甚麼氣候？你們何須如此緊張？」

白鷺道：「他一個人雖不能幹出甚麼來，但若被他找到甚麼蛛絲馬跡，查出當年之眞相，公諸武林，卻是一個極大麻煩！」

禿鷹道：「當年策劃這事，只有我們六人，一切眞相，亦只有我們才清楚，我們不說，他能查出甚麼？」

青鶡道：「我只害怕他尋着小兒，把事情追索到我頭上來，那時便麻煩多了！」

禿鷹大吃一驚道：「怎麼？你的兒子也知道這件事的始末？」

青鶡道：「你們可以放心，他們只知道是我下的手，卻不知另有幕後之人！」

禿鷹方始略爲放心，但目光隨即露出駭人殺氣，黑袍下的手也略有所動。

青鶡卻及時道：「但是，我若在明日午前仍未回去的話，那時不但我那兩個兒子知道，整個江湖也會在一日之內知道，爲何南宮、慕容兩家會覆沒，而我的兒子們亦會向你們尋仇。」

其餘五人大驚，齊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青鶡乾笑數聲，道：「多少年來，我都避免與你們私下相會，便是恐怕你們殺我滅口。爲了保障自己，我更把當年事情始末寫下，藏在一隱蔽地方，只要有一天，我離奇被殺，我的兒子便會知道這事眞相，至於他們有何行動，我便不得而知了。」

禿鷹道：「青鶡，你過慮了，我們怎會對你不利？這麼多年來，我們不是相處得很好嗎？你這樣做實在是非常危險的，萬一那東西落在別人手裏，後果實不堪設想。」

青鶡道：「你們並非不想殺我，而是沒機會下手，表面上，你們不過問教中事務，由我全權處理，但是，卻暗中派遣心腹潛進教中，等待機會，你們以爲我不知道嗎？我坦白告訴你們，不要對他們有所期望，因爲，他們已經是我的心腹了，哈哈！」

名叫灰鴿的女子道：「青鶡，你既然不相信，我們也沒話好說，但你剛才曾說，恐怕兒子被人尋着，這話却是怎說？莫非你那失踪多年的第三子也知道這事？莫非已有人在尋找着他？」

青鶡道：「當年小兒便是不滿意我陷害南宮及慕容兩家，故與我反目，離家出走，廿多年來不知下落。這幾年來，江湖中一名叫藍天賜，外號藍纓劍的人卻到處查訪一個叫藍三郎的下落，我懷疑他找的是小兒。」

禿鷹道：「爲甚麼不把這藍纓劍殺了？這人我也曾聽過，武功雖不弱，但你手下高手衆多，殺一個後起之秀是易如反掌之事。」

青鶡道：「我也曾屢次派出人手伏擊這人，但因恐怕暴露身份，故只派遣一些沒名沒姓的二流人物，可惜都不能成功，如今，我已暫停追殺他，改用上另一辦法，在短期內應能奏效。」

白鷺道：「青鶡，這藍天賜與慕容餘生會否是同一個人？」

青鶡搖頭：「這段時間裏，藍天賜每一刻都在我的人監視之下，絕不會是他。」

禿鷹略感不耐煩，道：「青鶡，既然你知道藍天賜之行踪，乾脆派遣多幾名好手把他殺了，免得夜長夢多。至於慕容餘生，無論用上多少人力物力，也要把他擒下，逼取口供，看能否找出慕容世家之餘孽，我們會另外派人協助你。」

青鶡道：「藍天賜由我來對付便行，至於慕容餘生，希望你們能在短時間來查出他的眞正身份及下落，他已公開向我挑戰，對他，我不須有任何顧忌，你們只須把他找出來便行，我若要動用你們的話，自會通知你們，我先告退。」

青鶡離去後，禿鷹對其中一名從沒有開口的人道：「烏鴉，你看應怎辦？」

烏鴉道：「想不到這人竟如此老謀深算，當年我們選錯了人，不應該找上他的，弄至現在養虎爲患，我們得想個補救辦法，以免終日被他牽着鼻子走。」

五人隨即低聲商討，作出決定：

第一：查探青鶡是否把當年陷害南宮及慕容兩世家之始末記錄了下來，若然屬實，則必須把這份記錄找出，加以毀滅。

第二：藍纓劍多年來查問藍三郎下落，而青鶡雖說曾多次伏擊藍纓劍失敗，實難令人入信，很可能青鶡心中存有疑問，不忍對藍天賜下手，一致決定不理會青鶡之行動，由烏鴉負責，把藍天賜置於死地。

第三，加緊找尋青鶡第三子下落，找到後，格殺之。

第四：查探慕容餘生之身份、下落，盡可能生擒，套取口供。

第五：天道教已不受控制，必須嚴加對付，但要不着痕跡，最好能用借刀殺人之法，詳細辦法，由各人回去策劃，五天後再提出商議。

第六：繼續搜索當年失踪之南宮逸、慕容燕及慕容松青長媳何淑芬母子下落。

* * *

藍天賜與他新結交的朋友俊俏書生雲開正騎着兩匹駿馬，沿着官道往金陵進發。

俏公子雲開，爲人健談爽朗，一路上總是說個沒停，間中也問及藍天賜數年來行走江湖所碰見之事。經過數天相處，兩人之間已非常熟絡，稱呼亦已改變。

「藍大哥，人說江南不但景色怡人，而且四季皆春，繁榮富庶，人人豐衣足食，這是眞的嗎？」

「雲弟，在南方，嚴寒的日子比北方短得多，故幹活的日子便多了，如非遇上天災，生活便比別處地方來得快樂舒適。以我家鄉來說，人人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近廿年來，都過着溫飽之生活。我眞希望能早日回家，重過那些安閒無爭的日子。」藍天賜遙望南方，有感而發。

「藍大哥，你是在江南長大的嗎？」

「其實也不算是江南了，我是在江西南部，接近廣東的一條農村長大的，那裏民風淳樸，與世無爭，實是人間一片樂土，比起中原來好得多了。」

「那你爲甚麼還要在江湖中到處奔波？是否放不下你掙回來的名氣，要在武林中闖出一番响噹噹的事業及名氣？」

「名與利，對我只是如糞土般，我嚮往的只是鄉間簡樸的生活，我跑到中原來，只不過是找尋失散了十多年的父親！」

「你爹失了踪，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記得，那天是我十二歲生日，在我上山玩耍時，娘告訴我要早一點回家吃飯，因爲那天宰了雞，那知道，當我回家時，娘已倒臥血泊中，奄奄一息，而爹亦失了踪。」

「那你應該在家中附近找你爹嘛，爲甚麼要找到中原來，還投身江湖中？照你所說，你爹也應是個莊稼人，與江湖武林有甚麼關係？」

「自那天起，我便跟隨師父學藝，家師認爲我爹和娘本都是武林中人，爲了某種原因隱居南方，務農爲生，很可能被仇家尋着，找上門來，把我爹擄走，並殺了娘親。」

「既然是仇家找上門來，爲甚麼又不把你爹也一起殺了，而要帶走那麼麻煩？」

「這個我便不知道了。」其實藍天賜說的也不全眞。只因當日他娘親臨終前，曾告訴他抓去他爹的，是他爹的家中人，長大後，藍天賜推測，一定是父親家裏不同意他的婚事，故和娘親私奔，跑到南方住下，那知給家裏的人找着，抓了回去，並把娘親殺掉。這極不光榮及有損雙親聲譽之事，藍天賜怎會說出來？

「事隔這麼多年，難怪你找不着。你爹叫甚麼名字，看我能否幫上一個忙？」

「在家裏時，娘親是稱呼爹作『三郎』的，至於他本來叫甚麼名字，我也不知道。」

驀地間，藍天賜眉頭一皺，勒住了馬頭，雲開見了，也停了下來，滿臉疑惑的看着他。

道旁隱蔽處，閃出七、八名幪面人，身穿不同顏色衣着，其中一人桀桀笑道：「好小子，果然耳朵靈敏，知道大爺在此等候。」把手一揚，數點寒星已如電般射向兩人。

藍天賜大怒，也不知他如何拔劍，但見青虹一閃，藍纓劍已經出鞘，把射來之寒光統統震飛。

一旁之雲開也是臉色大變，怒喝道：「你們是甚麼人，可知道我們是誰嗎？竟敢攔途截劫？」

那人狂笑，道：「大爺們那有甚麼工夫理會你們是甚麼人，便是皇帝老兒我也不怕，拿命來吧，到了陰曹地府，自會知道大爺們是誰，絕不會變成胡塗

鬼！」

藍天賜知道不能善了，向俏公子雲開示意，雙雙跳下馬，嚴陣以待。

八名幪面人也不打話，掄起不同兵器便湧上，分撲藍天賜及雲開，藍天賜不敢怠慢，一出手便是殺着，攔着衆人，他因不知雲開身手如何，故不放心他，竟要獨鬥八人。

俏公子雲開卻不甘心冷落，長劍出鞘，也加入戰圈，身手卻也不弱，劍法變化多端，唯一美中不足便是內力稍差，未能發揮劍招之全部威力。

藍天賜看見雲開並非想像般那麼柔弱，也略爲放心，但片刻後便眉頭大皺，因爲對方八人各身懷絕頂武功，屢次伏擊自己的黑衣幪面人不可同日而語。自己雖可應付，雲開卻是大有問題。

果然，在最初的數十招內，俏公子恃着招式靈活，變化無窮，使幪面人絲毫佔不着便宜。但百招一過，對方已看出他的弱點，頻頻欺他內力不足，硬往俏公子長劍上碰。登時逼得他手忙脚亂，破綻頻生。

藍天賜大爲焦急，如此下去，實危殆萬分，因此也不得不暴露本身師門底細，老和尚所授之「悲鴻劍法」已然便出，一招「鴻飛冥冥」如閃電般攻向一名幪面人。

但見青虹過處，那幪面人慘叫一聲，持刀之右臂已被藍天賜齊肩削去，不支倒時。同時，不遠處亦响起一聲悶哼，卻是俏公子雲開之聲音。

藍天賜大吃一驚，急忙循聲一望，只見雲開長劍已然脫手，臉色蒼白，手掩胸膛，搖搖卻墜。

藍天賜無暇思索，閃身撲向雲開身側，「悲鴻劍法」第二招「大展鴻圖」便已使出，擋開了數柄招呼向雲開身上的刀劍。他隨即一把抄着俏公子身軀，毫不考慮地用上了老和尚多次告誡，不可輕易施展之「大悲三式」！

「大悲三式」，驚天動地，鬼哭神泣，餘下之七名幪面人竟在藍天賜一式「悲從中來」之下，被刺倒了四個，被他挾着俏公子雲開冲開一條路，如一縷煙般逃去。

餘下仍站着的三名幪面人．呆在當場，竟不懂得追趕，曾自稱大爺的幪面人喃喃道：「大悲三式！他竟然懂得大悲三式！」

藍天賜挾着雲開，抄着一條小路往山上急奔，片刻後，來到一僻靜處，證實沒有人再追來後，方把挾着的俏公子平放地上，只見雲開臉色蒼白，星目緊閉，氣若游絲。

藍天賜急忙把雲開掩在胸膛的手拉開，但卻沒有看到任何傷口；他始領悟雲開中的可能是掌傷，但隨即又推翻這推斷，只因俏公子雖然臉色蒼白，嘴角卻沒有吐血之痕跡。

他急忙從懷中掏出療傷藥品，餵給俏公子服下，並扶他坐起，從背心命門大穴渡過一縷眞氣，助他療傷。

片刻後，俏公子微睜星目，虛弱地道：「藍大哥，我死了沒有？」

藍天賜見他已能說話，忙道：「雲弟，你受了甚麼傷？傷在那裏？」

雲開臉上閃過一絲紅霞，道：「我胸口中了毒針，現在仍然痲木無感覺。」

藍天賜聽了，大吃一驚，只因毒傷最忌奔跑，使毒性加速發作，忙立即點了雲開數個大穴，阻止毒性蔓延，隨即從身後解下包袱，他自從屢次遇襲後，經驗告訴他不可把包袱放在馬背上，否則一旦遇上事故，便行李盡失，連一件更換的衣服都沒有。

他從背包中取出一個小瓶，倒出一粒下山時老和尚師父給予他防身、能解百毒的葯丸，塞進俏公子口中，更俯下身，口對口渡過一口眞氣，把葯丸送進雲開腹中。

跟着，他便替雲開脫去上衣，只因毒針不拔出來的話，甚麼靈葯也是沒用。可是，藍天賜隨即呆住了，因爲上衣的衫結解開後，映入眼廉的卻是緊緊的束胸，包裹着微微隆起的胸膛，這俏公子雲開竟是一個女子！

藍天賜登時大感爲難，若不把毒針起出，即使師父的藥丸能把毒性尅制住，不讓之蔓延，傷口附近之肌肉亦會潰爛惡化。但若要起出毒針，則必須……那該如何是好？

他的視線轉移在雲開臉上，只見她鳳目緊閉，雙頰微紅，只道是毒性劇烈，那靈葯並不對症。藍天賜把心一橫，道：「雲弟，請恕我無禮了。」他下山以來，從沒試過老和尚所給靈藥功效，故對之沒有信心。其實這時，雲開之毒性早已被尅制着，她之臉上表現皆因適才藍天賜咀對咀渡給她眞氣所致。她長了這麼大，那曾給人如此親近過？現在，藍天賜竟又發覺她是女兒之身，怎不令她羞愧萬分？

藍天賜說畢，便戰戰兢兢的把雲開上身之束胸及肚兜解開，登時一對如白玉的高聳酥胸已呈現眼前，藍天賜心如撞鹿，不敢多看，猛吸一口氣，把雙掌放在如脂酥胸之上，運起吸字訣，輕輕地在雲開乳上微紅處游走着，只片刻間，他雙掌已吸滿了細如毫毛的毒針。

藍天賜雙掌一揮，把毒針全部抖在地上，再重覆適才之動作一遍，證實全部毒針已被吸出後，方小心翼翼的替雲開穿回衣服。另外再給她餵下一粒療毒靈藥。

不久，俏公子臉上已恢復紅潤，藍天賜才給她解開穴道。雲開張開鳳目，滿臉通紅的垂下頭來。

藍天賜關心的問道：「雲弟，妳的毒傷怎麼了，是否仍痲木？」

雲開羞愧地輕輕搖頭，但身體卻順勢倒在藍天賜懷裏。藍天賜自下山來，從沒有和女子如此接近過，登時手足無措，只得輕輕摟着這嬌俏可愛之美人兒。

驀然，一個念頭閃電般在俏公子心裏出現，只見她花容失色，一把推開藍天賜，便站了起來。

藍天賜從沒有應付女孩子之經驗，還道是適才擧動過於輕薄，引起雲開不滿，吶吶道：「雲弟，請恕我適才無……」

雲開也覺自己擧動過於突然，急道：「我又沒有怪你，你何須道歉？只是，你今後可不要叫我雲弟了，我的名字叫做明月，姓斐。」

藍天賜看見斐明月臉上沒有不悅之色，登時略爲放心，道：「明月弟，妳身上的毒已無碍了嗎？」

斐明月點點頭，嫣然一笑道：「還甚麼明月弟的幹嗎？乾脆叫明月便行了嘛。」眼珠一轉，續道：「我的毒已全清了，你給我吃的藥可眞靈驗。是了，藍大哥，那麼你的父親會否便是昔年洛陽藍家的藍克亮呢？據我所知，這藍家的三少爺也是失踪了廿多年呢！」她的心裏卻是異常緊張，祈望着藍天賜給他一個「不是」的答覆。

當她聽見藍天賜搖頭說不是的時候，差點兒高興得擁抱藍天賜，但她始終强忍着心中喜悅，道：「藍大哥，你不是要找朋友嗎？我們得趕快上路了，否則便要在山中露宿。我的包袱丟了，若在山裏露宿，可把我凍僵了。」

「這是教訓妳，下次可得把包袱背在背上，不可偷懶，包袱裏可有貴重物品嗎？」

「這倒沒有，只不過是一些替換的衣服，到市鎭才買回吧！藍大哥，你可知截擊我們的是誰嗎？」

藍天賜搖搖頭，道：「這麼多年來，我曾多次不明不白的受到襲擊，連對方是甚麼身份、來路也不知道，他們都是黑巾幪面，黑色衣着，今天這批衣着卻略有不同，身手也高明得多，我懷疑他們是天道教的手下。」

斐明月道：「今天這批人絕對不會是天道教的，他們那有這麼大的胆子？」

藍天賜奇怪萬分，道：「明月，妳怎麼會這樣肯定？天道教的人爲甚麼會沒有這個胆子？他們勢力遍佈大江南北，有甚麼不敢做的？」

斐明月急忙道：「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和天道教毫無仇怨，他們並沒有伏擊我們的理由啊！何況天道教並非甚麼邪派組織，怎會胡亂殺人？藍大哥，你又怎麼會聯想到天道教頭上的？莫非你和他們曾結怨？」

藍天賜道：「我也不知道，只是覺得除天道教外，別的帮派不會有這麼多人手吧了！但我出道這麼多年來，從沒和甚麼勢力結過任何樑子，他們找上我，很可能便是因爲我到處尋找家父的緣故。」他並沒有把當日從一名黑衣人身上搜出天道教令牌之事說出，因爲他始終認爲假扮他人身份行事，畢竟不是光明磊落之行爲，所以沒有說出來。

斐明月道：「藍大哥，你這次要尋找的朋友，是男還是女的？」

藍天賜道：「兩個都是男的。」

斐明月繼續追問：「你有女的朋友嗎？我的意思是比較要好的那種女朋友！」

藍天賜笑道：「這麼多年來，我都是東奔西跑，何來機會認識女子，不要說比較要好的，妳便是要我說出一個女孩子的名字也難！」

斐明月大喜，道：「那麼我不是嗎？」

藍天賜道：「妳有說過是女孩子嗎，要不是……」說到這裏，登時滿臉通紅，再也說不下去。

斐明月聽了，適才被藍天賜雙手在自己身上游走的一幕登時湧現腦海，雖說那時是爲了療傷，但女孩子這地方是何等寶貴，怎能讓男子任意撫摸？她紅霞滿臉，不依地撲進藍天賜懷裏，一雙粉拳不停的搥在他胸膛，撒着嬌道：「你壞死了，還取笑我！」

斐明月本已是美艷動人，嬌俏可愛，再加上那半帶羞臊，半帶撒嬌的神態，更是令人神魂顚倒。藍天賜雖非情場老手，但身處此環境中，也不由自主地低下頭來，在斐明月嬌艷欲滴的紅唇上狂吻。

良久，斐明月才掙開他的懷抱，低頭往山下跑去。

* * *

數日後，藍天賜與斐明月已來到金陵，這數日來，兩人的感情發展得特別快，終日耳鬢廝磨，已達非君不嫁，非卿不娶之地步。

兩人在金陵找了一間客棧落脚後，斐明月便表示要外出一趟。

藍天賜道：「明月，妳要外出一趟？可有甚麼特別事嗎？」

斐明月倚在他懷裏，送上一吻，道：「我那裏有甚麼特別事？只不過在徐州時，我爹曾囑咐我來到金陵後，必須前往探望一位世伯，並託這世伯把我之近況通知家裏。」

藍天賜道：「金陵地方這樣大，妳懂路嗎？可要我陪妳一道？」

斐明月笑道：「你還以爲我是三歲孩童嗎？不懂可以問嘛！你在這裏等我，可不要到處跑，人說金陵美女特別多，尤其秦淮河一帶，簡直羣雌粥粥，我倒担心你跑進了脂粉陣，忘記了我呢！」

「有了妳，別的女子我還能看入眼嗎？」一對手已開始不規矩，在斐明月酥胸上遊走着。

斐明月輕輕打了他手背一下，脫離藍天賜之懷抱。整理好衣服，瞪了他一眼道：「你這人不但口甜嘴蜜，連一雙手也是這麼頑皮。我很快便回來！」

* * *

城南一大宅裏，斐明月與一年約五旬的中年人在一密室對坐着。

「月兒，可有甚麼收穫嗎？」中年人道。

「爹，想不到你也親自來了，難道是對女兒也沒有信心嗎？」斐明月佯嗔道。那中年人正是她的父親。

「爹是爲了其他事來金陵的，並不是對妳沒有信心。可查探出藍天賜的眞正身份和目的嗎？」

「爹，爺爺弄錯了，他找錯了對象。藍天賜所找的並不是三叔。」跟着，她便把藍天賜的目的說了出來。

「月兒，我知道這可能是妳爺爺弄錯。這趟我前來乃是另有重要任務。既然藍天賜並非我們要找的人，妳還是先行回家吧，不要在這小子身上浪費時間了。」

「爹，我暫時不回去，難得有機會來到江南，我得在這裏玩上一段時間！」

「不可以胡鬧，聽我的話，快回家。近來，有不明來歷的人對我們不利，這裏一帶的分舵已損失了不少人手，我們再不可能調派人手保護妳的安全。」

「眞的嗎？難怪數日前我受到襲擊了，原來他們是針對我們的，我還道他們是爲了藍天賜，剛想要你查出是些什麼人竟敢對我下手！」斐明月跟着便把當日遇襲之事說出，但卻隱瞞了自己中毒受傷，藍天賜爲她治療那一段。

「竟有這麼一回事，我得要告訴爹。這些人絕對不是教裏的，很可能與近日偷襲各分舵的慕容餘生有關！妳還是快點回去，獨自一個人在這裏會很危險！」

「爹，女兒會照顧自己的了，況且還有藍天賜陪我一起，怎會有危險？」

「不可以，藍天賜既然不是我們要找的人，妳還與他一起幹甚麼？我現在便派黎堂主和宋香主送妳回家。」

* * *

當藍天賜接獲斐明月託人送來的字條後，心裏不禁惆悵萬分，喃喃自語道：「究竟她家裏發生了甚麼事？連回來說一聲的時間也沒有？希望不要發生甚麼意外才好！」

他曾想過立即跑回徐州找斐明月，只因斐明月是第一個闖進他心裏的女子，可說是除了失散的父親及遠在南方的師傅之外，最親密、最重要的人便是她。但他隨即便放棄這念頭，因爲他知道這定是她家中私事，若有其他意外的話，斐明月一定會找他一同應付的。

藍天賜悶悶不樂地步出客棧，在秦淮河畔慢慢的走着，希望能藉此驅除心中那陣煩意。

驀地，身後傳來一陣喜悅的叫聲：「藍兄！天賜兄！」

藍天賜回過身來，不遠處正有兩名年輕人向他急步跑來！其中一名身穿青衣，俊俏瀟洒，正是藍天賜極欲尋找的楚賢，他登時喜出望外，叫道：「楚兄！」急步迎了上去。

兩人正是楚賢及任尚珩，楚賢兩人剛巧也在湖邊遊覽，因見前面不遠有一藍衣人在踱着步，而背上的長劍竟繫有藍纓，故揚聲呼喚，看看是否找尋多日的藍纓劍藍天賜。

楚賢看見藍衣人正是日夕掛念的藍天賜時，那份喜悅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只見他不理會還有別人在旁，衝向藍天賜。

藍天賜對楚賢，不知怎的，也是極爲投緣，一把捉住他雙手，道：「楚兄，眞巧了，我正在到處找你呢！」

楚賢一雙玉手被藍天賜握着，登時臉上抹上一片紅霞，道：「天賜兄，眞的嗎？我還道你早已忘記了小弟呢！」

藍天賜冲口而出道：「怎麼會呢，自當日一別，我心裏便日夕掛念着楚兄。這次便是專程來江南找尋楚兄的！」他這句話本是隨口而說，但是言者無心，聽者有意，替他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

楚賢聽了，登時心中一甜。這時，任尚珩亦已來到。楚賢急忙抽回雙手，道：「天賜兄，讓我先給你介紹，這位是任尚珩兄弟，他是專程來找尋你的下落，告訴你一個重要消息的！」

藍天賜急忙與任尚珩施禮相見，道：「任兄，請問找尋小弟，有何見教？」

任尚珩看見楚賢遇上藍天賜時那份喜悅，那份親切，登時心裏有一種異樣的感受。經多日相處，他對楚賢愛慕之心已是愈來愈深，幾達不能自拔之地步，如今一見藍天賜的絕代風采，登時起了自慚形穢之心，只因他自知，本身條件與眼前這藍天賜相距甚遠，望塵難及。因此，他心中已另有打算。

任尚珩道：「藍大哥，見到你眞好！這裏不方便說話，我們先回客棧再詳談吧！」

回到楚賢及任尚珩之客棧後，楚賢一把便拉着藍天賜往自己房間跑，邊說着：「天賜兄，任兄弟這消息對你非常重要，說不定與你本身之事極有關係。」

三人在楚賢房間裏坐下後，任尚珩便道：「藍大哥，請問你可曾聽過南宮逸和慕容燕這兩個名字嗎？」

藍天賜搖搖頭，道：「沒有，我從沒有聽過這兩個名字！」驀地，他心中一震，捉着任尚珩雙臂，嚷着：「慢着，你說甚麼？南宮逸！莫非娘說的南宮不是地方名，而是一個人的姓氏？我當時只是聽不清楚？」

任尚珩大是詫異，道：「藍大哥，南宮是一個姓氏，難道你不知道嗎？」

藍天賜搖搖頭，目露異采道：「任兄弟，請你多說一點有關南宮之事，可以嗎？」

任尚珩知道他可能找對了人，便大喜地道：「當然可以，我先告訴你一個故事。二十多年前，武林中有兩個聲勢顯赫的世家，一名南宮，一名慕容。那知道，在某一天，兩家的宗主都在同一天死去，兩家人都說是對方下的手，引起兩大世家火併，終於引致兩家覆亡。而在兩家火併前，有一段小小的插曲，便是在兩家主人死後大約一個月，南宮世家的三少爺南宮逸與慕容家的二小姐慕容燕雙雙失踪。十多年後，南宮世家的人在南方某處找着了南宮逸，發覺他竟與仇人之女慕容燕成了親，雙宿雙棲的隱居起來。」他觀察着藍天賜聽後之反應。

藍天賜已開始明白，任尚珩所說的人物是誰，熱淚滾滾流下，道：「任兄弟，你不用再說，看看我能否接下去。南宮家的人便把那女的殺了，把三少爺抓了回家，那地點是江西南部一個小小的農村，那三少爺把名字改作宮三郎，那女的名字叫作二妹。他們還有一個兒子，名叫宮天賜，事情發生時的那一天，宮天賜剛巧是十二歲，那天他娘還宰了鷄，替他慶祝生辰。」

任尚珩大喜，道：「藍大哥，對了，除了不知是否在江西南部及是否宮三郎外，其他的都一點沒錯！」

藍天賜滿臉熱淚，呆呆的道：「娘並不是告訴我姓藍，只是沒說出南宮二字便死了，我應該叫作南宮天賜！南宮世家已覆亡，那便是說南宮世家的人都死

光了，他們殺了我娘，實在死有餘辜，但我爹是無辜的，是誰把南宮世家毀滅的，告訴我，我要報仇！」他乍聞南宮世家已覆亡，還道南宮逸也死掉，登時激動萬分，抓住任尚珩雙肩猛搖。

「藍大哥，不，南宮大哥，你聽我說，你爹還沒有死！他現在……」任尚珩急忙道。

「我爹沒有死？你不用騙我，他若沒死，怎麼會不回家找我，他怎會丟下娘和我不理？」鬆開任尚珩雙肩，身形如箭般穿牆而出，轉眼間便失去踪影。

他的反應實在使在場的楚賢及任尚珩呆若木鷄。事實上，兩人若明瞭南宮天賜此刻心情，便會明白他爲何會像瘋了一般。

十多年來，南宮天賜每一刻都在想念着他世上唯一的親人，他寧可聽見別人告訴他南宮逸——即宮三郎已死的消息，因爲這是他心中期待着的一個消息，而不肯接受他爹沒有死，但卻十多年不回家找尋他們兩母子的事實。

楚賢及任尚珩追出去後，那裡看見南宮天賜之人影？楚賢忙道：「任兄弟，我們分頭找！他這時痴痴呆呆的，若碰上敵人便麻煩！」

兩個時辰後，楚賢終於在河邊一棵樹下，看見南宮天賜，雙手掩面，坐在地上嗚咽着。

楚賢悄悄地坐在他身旁，柔聲道：「天賜大哥，你覺得好點沒有？」

南宮天賜喃喃道：「他竟然沒有死！你知道嗎？這麼多年來，除了吃飯、練功及睡覺那幾個時辰外，我每天都風雨不改的跑下山，在村口等待着他回家，而他卻躲了起來，不肯回家。」

楚賢輕握着他的手，道：「天賜大哥，你怎麼會說你爹是躲了起來的？在每一個父親或母親心裏，子女永遠是最重要的，他怎會拋下你不管而躲起來？也許他是被人囚禁着呢？你爲甚麼不讓任兄弟說完才跑呢？我可以肯定令尊定是有甚麼苦衷才不能回家找你的。」

南宮天賜放下雙手，目露異采，道：「是啊，我爲甚麼沒想到這點？爹定是有甚麼困難才不能回家。」轉身便一把擁抱着楚賢，感激地道：「楚兄，我眞感謝你替我找着我爹！」

他在心情激動之下，絲毫不會發覺擁抱着的楚賢竟然是一個女子。

楚賢長了這麼大，除了她父親外，那會給男子如此擁抱過，登時紅透耳根，埋首在南宮天賜懷裏。

良久，南宮天賜方始發覺那種異樣感受。那柔輭的酥胸，那陣陣的幽香，及楚賢的嬌嚶把他從夢中驚醒過來，他不知所措地道：「楚……」

楚賢嬌羞地道：「天賜大哥，叫我嫣煙。」說畢，低垂着頭。

南宮天賜呆了片晌，道：「嫣煙，對不起，我不知道妳……」但他卻忘了仍然擁抱着她。

楚嫣煙輕扭嬌軀道：「傻子，我又沒有怪你。我們先回去吧，給人看見了，多難爲情！任兄弟還在等着呢！」

回到客棧時，任尚珩正在焦急地來回踱步，看見兩人回來方吁一口氣，道：「南宮大哥，請聽我說……」

南宮天賜忙道：「任兄弟，請恕我適才無禮。我爹現在那裏？」

任尚珩接下去道：「當日南宮大叔和兩位叔叔把逸叔抓回家後，便解開他的穴道。那知道逸叔竟不吃不喝，一定要回南方。南宮大叔沒有辦法，只得告訴他燕嬸嬸已死，希望他能心息。逸叔聽了，大受刺激，竟因此變得痴痴呆呆，失去記憶，連自己是誰也想不起來！」

南宮天賜聽了，大爲焦急，道：「現在呢？我爹現在怎麼樣了？」

任尚珩道：「南宮大叔看見如此情況，便把逸叔送來家師處求醫，數天後，南宮世家便遇上慘禍，滿門被殺，無一倖免。幸好南宮大叔找着逸叔之事並沒有洩露出去，所以仇人並沒有找上醫局來，家師爲安全計，便帶着逸叔及小弟，秘密離開金陵，躲在終南山，近年來，逸叔的情緒雖已穩定下來，但仍未能記起往日之事。近數月來，偶然聽他喃喃自語中提起大哥之名字，家師便命小弟找尋大哥下落，希望能對治療逸叔之病況有所協助。」

南宮天賜急道：「我對治療爹的病有幫助！我們現在便往終南山，你們在這裏稍等，我回客棧取過衣物便回來！」也不待任尚珩回答，再度穿窗而去。

楚嫣煙見他如此心急，不禁噗嗤一笑，道：「任兄弟，我們還是收拾東西，準備起程吧！要是他回來時看見我們沒有準備動身之跡象，殺了我們也不爲奇！」

任尚珩大爲奇怪，道：「楚姐姐，妳也去終南山？」

楚嫣煙呆了一呆，道：「怎麼？你不歡迎嗎？或是我不方便前往？」

任尚珩急道：「楚姐姐願意前往終南山，正是求之不得，怎會不歡迎？但是，若我們都回去了，有誰留在這裏幫助余大哥對付天道教？」

任尚珩及楚嫣煙何時遇上余慕融及協助他對付天道教了？原來當日兩人來到金陵時，余慕融因等不及楚賢，便獨自化名慕容餘生到處找天道教的麻煩，藉此逼天道教首腦現身。

後來，余慕融返回金陵時，意外地碰上兩人到處尋找藍天賜下落。

余慕融大喜之下，便向兩人說道懷疑天道教主乃是他殺父仇人。要求兩人協助對付天道教，兩人義不容辭，一口答應，更與余慕融多次聯手，頻頻向附近之天道教教徒下手。

因爲天道教耳目衆多，三人不便走在一起，只好分開地方投棧，只在有所行動時，余慕融才會現身。

楚嫣煙道：「任兄弟，你認爲治療南宮伯父之事重要還是協助余大哥報仇之事重要？」

「當然是醫療逸叔之事重要！」

「那便是了，我們怎可以輕重不分呢？只好留個口訊向余兄道歉！」

「這不太好吧，我們可以……」

（未完・二）

千門奇術之七

江隱・文

可飛・圖

牌九千術(上)

牌九老千　組合行動

二：牌九千術

在中國大陸上，牌九一度是賭場中的主力，長江以北各省，牌九也是民間聚賭的重要賭具，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賭徒在賭牌九。

麻將在長江以北的區域，只流行在大都市中，打麻將的人，也都是身份、教育層次較高的人。

但牌九却是最深入，最普遍流行在各地縣城，鄉鎮，也是爲害最烈的賭博。

在廣大的華中、華北地區的村鎮中，如果有一家賭場，也一定是以牌九爲主的賭場。

因此，有很多人化工夫研究牌九的出千技術，老千集團，爲了造成賭徒的錯覺，常常會訓練一些十六七歲的年輕孩子，作詐賭的小老千。

別看他們年紀輕，長得眉目清秀，但出千手法的靈巧，却是高明得很。

北車、南輪、高級的麻將老千，在長江水道的輪船上找人出千，北方的高級牌九老千，却是在火車上釣凱子入局。

當然，他們坐的是高級車次，像隴海路的綠鋼皮號，平漢道上的特別快車，都是他們常棲之處。

五十年前大陸經濟情況，不像台灣這樣繁榮，到處都是百萬富翁，詐賭的對象，俯仰皆是，任何一個小地方，都可以撈它個千二八百萬出來。

那時，大陸鄉、鎮上的小賭場，都十分孤寒，賭徒能籌措到的現金賭注，也非常有限，以目前新台幣購買力作標準計算，你要是贏上二十萬(約合六千美金)，那就成哄動全鄉的大事了，到處引人注目，你如何還能混得下去。

何況，那時候，老千這一行中，還有很多規戒約束，親戚朋友不能吃，本鄉本土的人不能吃，所以，手法高明的老千，都離井背鄉到大都市去混。

以牌九爲主的老千集團，却選擇了以火車爲主體的詐賭地盤。

他們以富豪、大商人、高級公務人員等不同的身份，出現高級班車上，尋找對象，他們的人數很多，裝作互不相識，分成不同的小組，進行多面的佈局，有時間，一班車上，能有三四場牌九賭局在同時進行。

他們訓練了幾個非常傑出的少老千，以小開的身份出現在賭局中，常常能出其不意的大撈一票，然後下車而遁。

這種飄忽不定的詐賭方式，使人防不勝防，個中有幾則非常傳奇的動人故事，留待後文詳談，現在，先來說明一下牌九老千的出千方法。

(1)：切牌法和認牌術。

五十年前製造的牌九，沒有化學合成產品，絕大多數都是用黑色的烏木製成，也有一部份是用竹子作背，牛角或牛骨作面製成的牌九。

標準的骨牌，是用純牛角或牛骨製成，但這種眞正高雅的骨牌，很少出現在賭場，或一般聚賭的賭枱上，一則是因爲它價值較高，牌九賭徒中，不少爲粗豪人物，抓起牌，常在賭枱上敲打幾

下，那種眞正的高雅骨牌，是禁不起幾次敲打的，所以賭場老闆和賭客都不喜歡用。

第二個原因是名貴的骨牌，也不便施展千術，因爲，要配製一些相同顏色、花紋的骨牌，非常困難，在名貴骨牌上作記號，也不太容易，又很容易被看出，所以，老千也不喜歡用它。

我看到過一付用象牙雕製成的牌九，擺在一個銀質的盒子裏，它的外觀顏色，呈淡色的金黃，看上去非常的美麗，但主人已把它當作古董保存，絕不會拏出來讓人作賭具用。

用於賭場和一般聚賭的牌九，都是極爲普通又低廉的製品，彷製極爲容易，所以，會出千的人，身上帶兩三隻相同的牌九，用於重要的時機，不是困難的事。

就筆者所知，訓練一個一般的牌九老千，大概要一兩年的時間，當然，老千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學的，基本條件，要手指修長、靈活、頭腦冷靜、目光敏銳，有很好的記憶力，才能入選。

任何一種賭術老千，其詐賭的重要手法，只有兩個，作假和偸牌換牌。

手指修長、靈活，才能在衆目注視之下，偸牌換牌，不露痕跡。

頭腦冷靜，目光敏銳，加上很好的記憶力，才不會被對手搗牌擾亂，看得出對手把推亂重砌的牌，排列組合的新型態，重要的牌，被砌在何處，在骰子的點數上計算出來，已取得重要牌張的點子。

驟聽起來，似乎是很難，但你如瞭解這個計算方法之後，會恍然大悟，原來是那麼簡單數學加減法。

現在，我們先來談談牌九老千的認牌術和砌牌方法。

牌九老千，很少是一個人行動，他們大都是一個組合，一個重要的主千者之外，有一至兩個手下，主千人推莊時，手下要負責幫莊，掌理賭注的吃賠，以免主千人分心，作手下的還有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負責更換賭枱上的骰子，把眞的骰子，換上灌鉛或灌了水銀的假骰子，停莊不推時，還要負責把假骰子換回來。所以好的手下，也就是已經出師，正在實習的老千。

老千集團，當然也準備的有牌，那些牌是早已作好暗記的牌，主千人已經熟記於心，用他們準備的牌，推起莊來，自然是得心應手，他不用推開牌看，已經知道各門的點子了，攤牌比點子，只不過是作個樣子罷了。

但如用的牌九是新牌，或是老千集團無法提供問題牌的環境，那就要憑仗主千人的能力，臨時去認牌了。

據說，一個傑出的認牌高手，一付牌九，推上五條之後(即五次)，就能認識一半的牌(十六張)。這眞是非常驚人的記憶力了。

但筆者個人的看法，認爲不太可能，我曾經以這個問題向一位千門高人請教，他的答案是，他聽過這種傳說，但却沒有看到過這樣的千門奇才，其實，千門出術，講究的是一個術字，認牌，控制牌的手法很多，何況化費那樣大的精力和記憶力，去硬記牌九背面上竹紋線路呢？

何況，黑色的烏木牌，如不用人工留下暗記，根本就無跡可尋。

臨時，在牌上留下記號的方法，在牌九老千來說，是屬於低級的手法，留下了你可以看出的記號，別人如果仔細的觀察，也可能看出毛病，何況，留下記號，很難毀去，等於留下了一條有人出千的線索。

但如情況必要，仍需作記號才能控制，現場有很多喜歡搗牌的賭徒，不是一把一把的搗，而是全付牌的重新洗砌，使你砌成的牌局，全被洗亂，手裏縱然握有灌鉛的骰子，可以控制骰子點數，但却完全無法掌握牌勢，也無法利用記憶力瞭解牌張的位置，那就只好臨時在牌上作記號了。

牌九很堅硬，不能像打「梭哈」一樣，用手在牌面上捏個弧度，只好用指甲，或是帶在手上戒指的尖鋒，在牌上刺、刮，留下記號了。

一般老千，不會把記號刺、刮在牌的背面，因爲燈光下很容易照出痕跡，記號大都留在牌的兩側和前後的橫斷面上，則人不留心，自然是瞧不出來了。

老千不會把三十二張牌上，全留下記號，只要把重要的天、地、人、蛾、丁三、雜八等，留下記號就可以了。

如果你能每一把牌都抓了兩張天地在手中，你的勝算已佔了百分之七十以上。

利用砌牌術十分順利，老千不會在牌上另作記號的，嚴格說起來，認牌術只是配合砌牌術的運用而已。

現在，我們先要瞭解砌牌術的運用方法。

牌九和「梭哈」同爲激烈的賭法，能在短短幾分鐘的決戰中，造成巨大的輸贏，有的人在通宵賭戰中贏了一夜，但却在天明時幾把決戰中，輸光了所有的錢，但這兩種激烈的賭術，出千的技巧上，却有很大的不同。

賭「梭哈」，認牌術非常重要，你知道他的底牌，才能控制全面，所以在牌上作記號，是千術中最重要的技巧。

但牌九却是以砌牌術爲主要千術了。

簡單的說，牌九的砌牌方法，就是老千運用他靈活的手指，在洗牌時，控制了八至十張重要的牌，在砌牌時，把這些牌砌在一起，配合骰子的點數，使砌好的牌，落入自己的手中。

骰子一定要用灌鉛或灌水銀的骰子，以避免失誤，因爲，一次重要的失誤，可能會造成極大的損失。

有人認爲長期的練習，可以用手上的力量控制骰子點數，但那是非常不可靠的依據，它的失誤率非常的高。

我請教過一位牌九老千，他在控制骰子上下了近十年的工夫，但他的結論却是絕不可信賴手勁能控制骰子。

他表演控制骰子的手法，在鋪着光滑紙面的賭枱上，還能得心應手，十次有九次能打出他想要的點子。

不過，骰子出手，在光滑的紙面上是直線滑動，像溜冰一樣，骰子不會翻動。

你如是在場的賭客，你能允許這樣的打法，而不加干預麽？

何況，現在的牌九賭枱上，大都鋪的毛毯或是軟質的塑膠枱面，骰子打出去，一定會翻動，手上的工夫，就無法控制了。

請記住，老千是絕不賭運氣的，所以，他們一定要用假骰子。

但下注的賭客，有搗牌的權利，他們會把你砌好的牌，完全打散，再砌起來，而且，不經你的手砌牌，他們也可以把你砌好的牌，互相的調換幾張，使你砌好的牌局，發生變化。

如若他們移動的幅度不大，主千的莊家可以憑籍記憶力，認出重要的幾張牌，被移到何處，再利用骰子的點數，仍能把牌轉入莊家的手中，例如你準備這一次打出九點，莊家抓的是第一手牌上，所以，莊家在第一手牌，擺了一天、一地、一張燈七，一張雜九，（大牌九）那是地牌配燈七的地子九作頭，天牌配雜九的天九王作尾，可以通吃三道。

但下注的賭友，移動了幾張牌，把天地兩張牌移到了第三手，可是你的骰子已經固定在九點上，就是不管骰子如何的跳動，這一把都會出九，再調整骰子的固定點子，已經來不及了，臨時調整，怕會露出馬脚，但不要緊，你可以叫出漲兩點或是扣兩點，來計算骰子點數，長兩點是十一，扣兩點是七，都變成天門先拏第一手，莊家則換成第三手牌，牌九術語叫作對門換。

如果搗牌的賭友，把天地牌，放在了第二把，你可以扣一點，九算成八，莊家可抓到第二手，天地牌換到了第四把，你長一點，九點可以十點計算，莊家得到的是第四手牌。

下注的賭友可以搗牌，推莊的就可以漲點子或扣點子，只要你的記憶力夠好，一直就可以拏到你的天、地牌。

當然，經過移動的牌勢，已不是你原來的面目，莊家已無法掌握全盤優勢，只能選擇比較重要的天、地牌了，天地十八配，莊家的贏面仍然很大。

對一個牌九老千的莊家來說，這種形勢，已對他十分不利。

所以，喜歡搗牌的牌九賭徒，對推莊的老千，是一種威脅，因爲，逼得老千賭運氣，對千門中人來說，是一件很丟人的事。

如果，下注的賭徒中，有老練的搗牌高手，搗牌的手法十分徹底，全付洗亂重砌，就算出千莊家有很好的記憶力，也無法記得清楚重要的牌張，被搗牌人砌在了那裏，這就只好施展認牌術了。

這裏所謂的認牌術，就在牌上作記號。

好賭牌九的朋友們要注意，你如果懷疑莊家出千，就要特別留心他拏牌的姿勢，他忽然用雙手捧牌，一張一張的看，就要注意他手上戴的戒指，他可能要在牌上作記號了。

如果他沒有戴戒指，要看看他是否留了一個較長的指甲。

當然，常用在牌九上作記號的戒指，應該是特別設計的，仔細看，應該有跡象可尋。

記住，在牌上作記號，是下乘出千手法，非不得已，出千的人不會用。

(2)：換牌手法和千術對千術的技巧

牌九老千，不會魔法，出術手法再高明，也只有兩個原則，玩假骰子和偷牌換張。

不論他偷換什麼地方的牌，都必須要用手法去偷，只不過他的手法太快，偷換的技巧熟練，你稍有疏忽，就無法看出毛病，所以，你懷疑他是老千時，要特別注意他的手，只要不讓他的手摸到牌，他就沒有辦法偷牌了。

現在，我們先來研究一下偷牌的方法。

高明的牌九老千，可以在衆多的下注賭徒面前，偷摸牌時，那是化了很多時間練習而成的熟練手法。

在那麼多賭徒的面前，數十隻眼睛的注視之下，換了一張或是兩張牌，聽起來，似乎是十分困難的事，但如一個人化了兩年甚至三年時間，專門去練習這種手法，至少，他可以練得十分快速、熟練。

如果再有師父從旁指點正確的換牌技巧，那就不是很困難的事了。

大家都知道魔術是假的，但魔術師能在幾百人與千隻眼睛的全神貫注之下，表演得天衣無縫，這中間就是極快速度和技巧再加上熟練的手法，運用到極緻的效果。

把變魔術的原理和方法都告訴你，你也可以表演一兩套魔術出來，但你永遠無法變得和魔術師一樣高明，是那樣不着痕跡，就算讓你練習兩年，你也不能達到那種目不暇接，不着痕跡的境界。

因爲，你雖然知道了方法，但還不知道變化過程的技巧，那些技巧，都是數百年累積下來的經驗，沒有師父正確的傳授，你要摸索很久，很久……

所以，沒有師父指導的出千手法，不是第一流的千術，也永遠無法登堂入室，成爲千門高手。

施展換牌術的老千，大都要穿着長袖的衣服，西裝、唐裝、長袍等，因爲，必要時，他們要用衣袖藏牌。

如果能穿着有扣子的襯衫和短袖上裝出千，那已經是千門中的一等高手了，他們手掌中能藏着兩張牌，不影響他們的手指活動。

一般來說，砌牌是方法，換牌才是出千技術，不會換牌的牌九老千，只是二流老千。

最容易換牌的地方，就是砌最後兩張牌，譬如說他們最後兩張砌一對天牌，大牌九一次推出十六張牌，一對天牌，擺在最後，推莊的老千，不論抓到四張什麼牌，都可以把兩張不好配的牌，換成一對天牌，他們只要推一下砌在賭桌上的牌，已經把左手掌心中挾的兩張牌換成了天一對。

只需兩三秒鐘的時間。

你玩的四張牌的牌九，他玩的六張牌，而且，有一對大天，你還要賭下去嗎？

另一種換牌的方法，是換下注人的牌。

那是骰子失靈了，眼看着砌的一付好牌被你抓走，推莊的老千會借着送牌的機會，把你的好牌換下來兩張，使你好牌變壞。

或是第一把十六張牌已推出，第二把，賭桌上已無暗牌可換，但莊家知道自己的牌太壞，只好換下注人的牌了。

不管老千換牌的手法如何高明，技術如何純熟，但必須要有手摸到牌的機會，才能施展，不准他動牌，他就無法施展其技了。

你如果感覺到推莊的賭友可疑，搗牌之後，就把砌好的牌，移在桌子的中間，莊家打出開門骰子之後，不讓莊家再碰牌，當然，更不能讓莊家送牌，各門的牌，都由各門下注人自己去抓。

這樣嚴格的規定，似乎是不太好看，但你既然心有所疑，就必須盡力維護權益，盡量減少被千的機會，擺一付冷面孔在賭桌上，固然是風度不太好，但總比被人千得鈔票輸光好過一些。

自然，也有推莊的老千會帶有備用的牌在身上，這些牌大部是以天地、丁三爲主，不過，動到藏在身上的備用牌，非常麻煩，動用之前，他要確定動用的牌在第二把牌中，還未推出，否則他用了一張地牌，一把牌中同時出了三張地牌，那就會引起很大的糾紛，輕者要吐出全部贏進的鈔票，重者會被打斷手脚。

那是眞憑實據，賴也無法賴掉的。

推大牌九，不像小牌九，可以少推一把，有八張不用亮出來，可以魚目混珠，有從容抽出備用牌的機會，現在的大牌九，很少有不推第二把的，至少，也要把第二把的十六張牌，亮出來給下注的賭友們看看，一付牌九只有三十二張，多一張天地，一眼就能看出來，所以，動過備用牌之後，在推出第二把時，要立刻能抽換去，例如你收起了一張板四，換了一張地牌，一定要在第二把牌推出之前抽出一張地牌，把收起的板四頂回去，這中間，只有一兩分鐘，或是更短的時間，要冒兩次被人抓到出千的危險，非不得已，莊家也不願在一條牌中(兩把)多冒一次風險，除非莊家看出了下注的朋友，都是自負聰明的K子，只會注意搗牌和限制莊家不得送牌，其他的地方，却注意不到。

換牌的方法，大致如上，你只要能小心觀察，嚴格執行規定，對推莊的老千，至少會有很大的壓力，使他不敢放手施爲，把把出千。

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遇上了牌九老千，你很難有贏錢的機會，最好的防千辦法，就是戒賭。

如果推莊的是一位老千，很巧的在下注的賭友中，也有兩位老千，這樣白板對煞，老千撞上了老千，是不是會彼此對千呢？

這種牌九老千對陣的機會，三十年前很少，除非是受人之託，專爲找面子下賭坊的老千，才不理會千門中的規矩，對同行的招呼視而不見，但現在，這種千術對決的機會，就大爲增加了，有些千門旁支出身的弟子，根本就不懂千門中一些傳統規矩，師父沒有教過，因爲師父也不太懂，就算有人在場上以千門規矩打着招呼，他們也不知如何回應。

不過，有一點使一般好賭的朋友無法瞭解的，那就是老千一眼就能看出出千的手法，段數高的老千，還可能利用那些出千手法使自己獲利。

這件事發生在五年前，在台北近郊有一家規模很大的牌九賭場，主持這家賭場的是很有地位和實力的角頭人物，這家賭場也以不許老千入場而名重一時。

這是個很了不起的號召，沒有老千入局的賭場，大家自然是可以放心的賭了，輸贏各憑運氣。

很多有錢有地位的商場大亨，一則是看主持人的面子，不能不去捧場，二則是因爲場中沒有老千，可以放手一搏，第三個原因是，這家賭場興旺之後，抽的頭錢很低，限在百分之三以下。所以，賭起來，賭注大得駭人。

要知道純捧場和自己願意去賭，雖是同樣是一些人，但結果却是大不相同，簡直是有着霄壤之別。

純捧場的，他們會很有節制，今晚上準備捧場五十萬，輸完了，立刻告辭，但如是自己願意賭的，輸上一千萬，也不會離開。

這一塊充滿油水的地方，老千如何肯甘心放過，只不過，一向在賭場有名氣的老千，確實不准下場，只能在場中看看，那位主持賭場的角頭老大，也很上路，凡是去逛逛的老千，只要不下場去賭，都會送上一萬至五萬的酒飯錢，數字的大小，要看你在賭場名望、地位而定。

當然，你不能常去，一兩個月去一次，總不會讓你空手而返。

搞賭場的黑社會角頭老大，除了要擁有一批效命的兄弟殺手之外，表面上還要講江湖義氣，才能使地位穩固，受到黑社會的敬重。

這個地下賭場，一夜的頭錢收入，據說高達三四百萬元之多，賭枱上的賭注，有時能出現兩千萬元以上鉅款，想想看吧！你只要通吃一把，就夠三五年的開銷了，就牌九老千而言，這是多麼誘人的地方。

所以，有很多千門高手，都想盡辦法混入這家地下賭場，這些人沒有什麼名氣，但却具有相當的千術技藝，很高明的出千手法。

這家賭場中賭注太大，所以，有很多個把場的兄弟，以維持場中的秩序和阻止老千出術。

有一夜一位推莊的朋友，手氣特別好，不到一個小時，已贏了六千多萬的現金，所謂現金，包括了銀行本票，及賭場中人認可的三天期的私人支票。

賭場認可蓋章的支票，可以立刻以九折向賭場調換現金，如果支票到期，不能兌現，遭到退票，賭場負責在七天內金額討回，否則由賭場賠償，一毛錢也不會少你。

這種保証的信用，也是這賭場生意興隆的原因之一。

一個小時內，由一百萬推起的莊家，贏了六千多萬元，應該收手了，但那位推莊的朋友却沒有停下，要繼續贏下去。

這裏一直沒有傳聞過出千的事，所以，賭的人，都沒有想到出千這件事，大家一致的感覺是，這位推莊的運氣太好。

因爲，推莊是很年輕的一個人，說不上是賭場常客，但最近半個月，却常常下注，注不大，也沒有引人注意，甚至沒有人知道他這半個月來是輸、是贏？今晚上，他第一次推莊，却如此大贏，眞是一擧成名，不少人都在暗中打聽這個人的來路。

但最使人不解的是，他贏進六千多萬時，剛好把一條牌推完，正是歇手的好時機，但他却又推出一把牌來。

這家牌九賭場，賭的是大牌，照這裏的規矩，大牌九沒有只推一把的，這一把推出去，下面還有一把牌，也要推出去，這時，下注的賭客，已有些人已輸的頭頂冒火，準備狠拚一下，第一把牌天門一位賭客搗了一下，只是移動兩張牌，下了相當大的注，大概有兩百萬吧！天門有七八個下注的賭客，以他的二百萬最大，莊子骰子不漲不減，打了個七。

大牌九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那一位賭客下的注最大，由那一位抓牌看牌。

這把牌，三門的下注賭客，總有二十幾個人，桌上的賭注，約在兩千萬以上。

這也正是莊家要多推這一條的原因，這一條如果再贏了，他能突破一億元的進賬。

果然，莊家又贏了，而且是八點頭，吃進兩道。

全場的賭客都楞住了，莊家好像連吃了三把通莊。

莊家推第二把牌，天門那位賭家又移動了兩張牌，下了注，說：我這鈔票裏挾有支票。

因爲，他好像已經輸得沒有錢了，只拏出二十萬現金。

上一次，他的兩百萬賭注中也有支票，都是十萬一張的銀行本票，一共十五張之多。

莊家翻了一下大賭客的賭注，鈔票裏面也有十多張銀行本票，看看前面幾張，也都是十萬元一張的本票，立刻笑道：「是銀行本票，照吃照賠嘛？」

骰子打出又是一個七，天門先抓牌。

這一把的賭注，除了天門那位賭客有銀行本票，不知詳細數字外，其他的賭注，至少也在兩千萬以上。

如果，這一把莊家再贏了，大概現

場這一批賭客，都要罷手，大家都應該輸光了。

天門那位抓到牌，很用力的一把翻了過來。

順門、尾門、莊家，都還正在看牌，他這一翻牌，引起了全場人的注意，大家一看，都不禁搖起頭來。

原來四張牌是一張天、一張地，一個平頭十，一個虎頭十一。

這把牌，配出的點子，是二、三開步走，地十兩和天虎三。

當然，你也可以配虎頭一的，天地四。

上一付，已經出來一天、一地，莊家是地字八的天罡，這一把兩個天地被天門抓到，只能配出二、與三點，或是一、四點。

但莊家手中沒有了天地牌，燃起了順門和尾門的贏錢希望。

天門那位大賭客，歎口氣站起身子，口中連連說：運氣太壞了，起了天地都不配，似是準備走路了，却聽莊家大叫一聲「通賠」，手中四張翻也不翻，混入其他的牌中。

沒有人去翻莊家的牌看，大家都贏了錢，都在盤算着贏了這一把，還輸好多？

莊家也在估算，這一把最多賠個三千萬，還贏伍千多萬，因爲，他已經決定不再推下去了。

打的七，七對面，應該從天門賠起的，但莊家自認錢多，竟然先從尾門賠起。

這時，守場子的兄弟，還特別提醒了一句，說，打的是七點哪，由天門賠起。」

推莊的朋友，輸了這一把心中很不服氣，隨口接道：一定會夠賠的。

本來嘛，有八千多萬的賭資，賠兩三千萬，還餘下一大半呢。

莊家賠完了尾門，順門，也賠了天門其他的賭客，還不到兩千萬，只餘下那個大賭客沒有賠，忽然冷冷說道：你下多少？到不到兩百萬？

大賭客慢條斯理的笑一笑，道：「幸好贏回來了，要不然，明天的押標金都繳不出去了，請場子裏朋友們數數看吧！」

守場的兄弟們只好動手數錢，現金二十萬，十萬元的銀行本票八張，但最要命的是下面的三張銀行本票，一張叁仟萬，一張兩仟伍百萬，一張六百萬元，算起來一共是六仟一百萬元。

守場的兄弟傻了，推莊的朋友呆住了，全場的賭客，也都看得兩眼發直，這位推莊的朋友，贏了半天，是替這位下注的朋友煮了一鍋魯肉飯。

莊家全數賠過來，還少了三百多萬，當然，如果他按規矩先由天門賠起，就不會有這樣痲煩了，現在情勢逼人，迫得他由口袋中取出兩萬多美金現鈔，五十多萬台幣，全數墊上，還差一大半，但那位大賭客却笑一笑說：餘下的明天再算。

大賭客拏出一百萬現金，給把場的兄弟們吃紅，收好錢，放在皮箱裏，快步離去。

那位推莊的朋友，更早一步，離開了現場。

這時刻，忽然有一位下注的賭客說：莊家是什麼牌，連地十兩、天虎三都吃不到。

翻開莊家的牌一看，全場都呆住了。

原來莊家是蛾板八的頭，天牌配燈七的天子九的尾，又是通吃三家的牌，問題出在那張天牌，連同第一手的一張天，三十二張牌九中，出了三張天牌，天門一下先亮出了牌，莊家多了一張天，自然是不敢亮牌了，莊家大贏，任何人都會把毛病算在莊家頭上。

這把牌，自然是有人出千，換出了一張天牌。

事實上，一開始就有人在出千，推莊的是一位千門新秀，在好幾個老千的支持下，準備來撈一票的，却不料碰上了一位也動這個賭場腦筋的千門高手。

經過這次事件後，常在這裏豪賭的大亨們，都有了警覺，很少再來。

這家賭場又撐了半個月後，自動關門，沒有了大K子登門的賭場，連老千也不會來的。

好賭的朋友們，你認爲是誰在出千呢？

我可以告訴你，莊家和大賭客都是老千，是一場千對千的技巧戰，其實，我想，還有很多老千新秀混了進來，只不過，還未來得及施展身手罷了。

這樣的千術技巧，你也可以施展，不過，時機要選擇得恰到好處，一定要在莊家大贏的時候，還要肯定推莊的是個老千，只有老千，才肯吃這樣沒有辦法解釋的暗虧，因爲他心中有鬼，他身上也帶有備用牌，是禁不起搜查的，還要肯定他抓了一張和你出千張子一樣的牌，這張牌還要在第一把中出現過一張的，才有效用，這些條件都具備了，還要眼明手快，別要在換牌出千的時候，被人當場抓到。

你能作到嗎？我相信很困難，除非，你學過千術。

事隔半年之後，我聽到一種傳言說，那位大賭客帶的銀行本票，全是僞造的，他調不到那麼多現金去賭的。

想一想，多可怕，你贏了錢，可能贏的是僞造本票，拏不到錢，還惹來了一身痲煩。

朋友們！到此爲止，戒賭吧！（七）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京華俠隱

廢園重重殺機　閨房聲聲嗟怨

楔子

清代末葉，天子腳下的義王府，甲第連雲，飛牙走啄，才入夜不久，一片燈海。

義王平亂有功，一直節制五府十八縣。義王歿後，由於嘉琳郡主睿智過人，學養有術，由太后推介，皇上欽批，嘉琳郡主女承父職，仍節制五府十八縣，而且成績斐然。

晚膳後，嘉琳郡主進入花廳，剛摒退左右及侍婢，貼身侍女鐵蓮進入施禮道：「郡主吉祥！」

「起來！」

「是，啓稟郡主，金貝勒爺差人送來大陵棗一籃，放在簽押房中，郡主這會兒要不要嚐嚐？」

「不必了！明天再嚐吧！」

「郡主還有什麼差遣？」

「沒有了，我想靜一會……」

鐵蓮退出，帶上花門，清麗的嘉琳郡主無端地深深感喟，巨大的燭光跳躍著，在她的臉上造成陰影，那是抑鬱，也是淡淡的哀愁。

她忽然走向大條几，推向一邊，在牆邊輕輕踩了三下，墻上凸出一個鑌鐵長盒，打開蓋子，取出一軸，展開來竟是一張長約尺半，寬約八寸的男嬰繪像。

她那聖潔而又標緻的嬌靨上，瞬間展現著複雜的表情，有興奮、激動、希望、孺慕、悲哀和思愁。

她的手在微顫。

她的眼內淚光流轉。

她才二十三歲，小姑獨處，公侯王孫對她嚮往、敬慕，百般攀附奉承，趨之若鶩。但到目前爲止，也只有那位忠王府的金貝勒和她走得頗勤，頻傳金貝勒已獲嘉琳郡主的芳心，這使一些嚮往嘉琳郡主的王孫們爲之側目，也使得各王府的衆家格格們妒火中燒。

因爲金貝勒是這個大圈圈中有名的美男子，也是衆所週知的拘謹、正派而又頗有才華的王孫。

但事實又如何呢？

這嬰兒繪像是她的什麼人？

爲什麼見了這繪像會如此激動哀愁呢？

爲什麼隱秘珍藏這張男嬰繪像如同拱璧？

一定是爲了什麼的，請往下看，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驚天動地的震撼……

* * *

夜，在曲折的深巷中，似又濃深了幾許。

但是，在這深巷盡頭倒數第二家的兩進四合院的內院，却是燈火如晝，呼盧喝雉，人聲喧雜。

古往今來，好像所有的賭場都是這個樣子。

銀錢在這兒似乎已失去了它原有的價值。

再吝嗇的人到了這兒，也變得豪邁大方，揮金如土，不論那賭注的銀錢是怎樣弄來的。

東廂中是牌九和骰子。

西廂是紅黑寶。

正房是麻將牌。這雖是皇帝老子腳下的一家賭場，却因賭客中有不少是皇親國戚和地方上的巨賈大戶，地方上的小父母官也就茅坑上打瞌睡——眼睜眼閉哩。

此刻，一個十二三歲的小童在東張西望地進入院中，賭場場主黃宇堂敲敲旱煙管自後面走了出來：「兒子，找誰呀？」

小童說：「我找賭場主人。」

「兒子，我就是。」

「兒子你就是？你是誰的兒子？」

黃宇堂已算是回鍋油條哩！沒想到被這個孩子揪住小辮子佔了便宜。瞇著眼說：「兒子，你找你老爹有什麼事？」

「噯……」聲音長長地，顯然又佔了他的便宜，黃宇堂正要光火，小童忽然低聲道：「你的老朋友找你。」

「我的老朋友？姓什麼？」

「不知道。」

「是麼樣子？」

「一個鼻子兩個眼睛，天太黑沒看清楚。」

這麼油條的孩子，黃宇堂自信他自己在這年齡已經夠油滑的了，可還差一大截呢！腦中閃電思索了一下，想不出這老朋友是誰。

這工夫小童已到了門外。他道：「在什麼地方？」

小童說：「廢園。」人已經不見了。

「廢園……廢園……」黃宇堂森厲而傲然地一咬牙，向賭場助手胡斌交待一下就向巷外走去。

廢園是納蘭王府舊址，一場大火全燬。

有人說是天火。

也有人說每當雨夜，遼闊的廢園內傳出了陣陣笙歌。

甚至有人繪聲繪影說，有時園內火光冲天，七八個侍女衣著已燒光，赤裸著在大火中舞踊，身上的皮一張張的爆裂開來。

這種傳說即使是某人捏造的，一旦傳出，信的人一定比不相信的多。因爲那場大火的確燒死了七個侍女。

黃宇堂站在廢園大門內，「巴喞巴喞」地吸著旱煙管。

在地方上他不是名人，但常跑跑賭場的人都有默契，他似乎僅僅是一個開賭場賺昧心錢的渾渾兒。

夜，無星無月，黃宇堂掃視了一匝，向內走了二三十步，青石板鋪的甬道縫中，長出了一尺多高的青草。

狐、鼬竄掠，顯示著這兒已不是人類世界。

「是舊雨還是新知？」黃宇堂以低沈的嗓音說：「是那一位朋友？」

園太大，一些未燬的屋宇仍有點回音。

「正是區區……」

八月初的天氣，這語音居然帶來了無限的蕭瑟。

自殘垣斷壁後走出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大布褂子，敞著領下兩個扣子，下身全被蔓草湮沒了。

黃宇堂說：「以前見過嗎？」

「當然，只是有個把年頭囉！」

「咱們素昧平生，老兄找在下來此……」

怪客冷漠地道：「結一筆陳年老帳。」

「嘿……」黃宇堂冷笑著：「黃某雖沒混出名堂來，可沒有向人伸手借過錢。」

「當然，黃宇堂，只不過你借的方式不同罷了！」

黃宇堂說：「朋友的大名是？」

怪客冷漠地道：「十二年前某夜，你和你的主子在豫北梅家莊殺掠，梅大戶七死其六，財物被洗劫一空，現在你應該猜出我是什麼人了吧？」

黃宇堂先是微震，繼而乾笑，說：「姓梅的，你搭錯線哩！姓黃的這輩子沒有到過豫北。」

怪客森厲地道：「黃宇堂，你賴不掉的，我們沒弄清楚，絕不下手，告訴你也無妨，義王府福晋五十大壽，我們是跟著堂會的戲班子找上門的。我們已作了好些安排。」

「嘿……」黃宇堂已不再隱瞞：「就算確有這檔子事兒吧！怎麼樣？就憑你這塊料，你能踩著我的小肚皮拔下我的雞巴當橫笛吹？」

怪客道：「黃宇堂，我會讓你口服心服的。你自衞吧！」

「慢著！你就是急著到閻王爺那兒去報到，也不差一會兒，你剛才說已作了些安排，是甚麼意思呀？」

怪客說：「此來結這筆帳，固是主要目的，其實也正好廢物利用，把你當作這碁盤上一枚棋子，所以你的命運就已經決定了。」

「你似乎並不太瞭解你面對的是什麼人？」

「我當然知道，你那兩套小有名氣，在我們的大計劃中，還只是三流人物，大丈夫舉手無回，碁已落盤，你就得認命。從這會兒開始，這兒可熱鬧哩！」

黃宇堂不想磨菇，在草中挫身，透著森森寒芒的一對鬼頭雙匕，不知自何處拔了出來。

時間似乎在他們之間凝固了。

匕芒流瀉交織著仇眸中射出的冷電，瞬間完成三七二十一匕的攻擊，却全部落空。

此刻，怪客冷蔑地一笑，手一揮，三件約拇指大小的物體飛向天空。

如果是暗器應帶起勁風或嘯聲。

要是暗器，自應射向敵人，而不是飛向空中。

就算是火器這類東西，也該飛向敵人的頭頂上空。但怪客的三件黑亮的方塊物體却飛向他自己的上空。

黃宇堂不算孤陋寡聞，乍見這景象，還眞有點傻眼。

時間的凝固仍然是極短暫的。

怪客的的身子彈起變成人球，然後在大約一丈七八的空中軀體四肢倏然張開。

「叭叭叭——」三枚黑亮的方形物體，以不同的方位和角度射向黃宇堂的面部。

黃宇堂只發出一聲慘嗥，原地塌

下。

在黃宇堂來說，從此以後，時間的確是永遠凝固了。而那姓梅的怪客，身形已消失在廢園門外。

一切又恢復原狀。

廢園內鼬竄狐走，螢火明滅。這兒本就不是人的世界。

* * *

小吉子一頭大汗進入義王府，在內院遇上了安總管。

安康的上一代在宮中當差，所以他在這兒當內總管，完全是宮廷中的人情關係，此人素無大志，昏庸無能。

「小吉子，你每次一頭大汗回府，就一定有什麼驚人的消息，對不對?」

小吉子是嘉琳郡主身邊的人，本是個孤兒。由于伶俐聰明，郡主留在身邊差遣。他最不喜歡安總管的曲意奉承、吹拍功夫。眼珠一轉，說:「當然有個大消息。」

「說，小吉子，是什麼大消息?」

小吉子眼珠一轉，說:「噢!嚇死人啦!嚇死人啦……」還不停地輕拍著心口，表示猶有餘悸。

「到底是什麼事呀?」

「福晉壽誕的堂會快到了對不?」

「是啊!」

「工人正在西跨院搭戲台是不是?」

「是又怎麼樣?別轉彎抹角好麼?」

「工人挖地埋柱子，竟然發現了一個大洞。」

「大洞?莫非是什麼寶藏?」

「寶藏會嚇壞人嗎?」

「是……是啊!」

「竟是一條八九尺長的大蜈蚣，當場咬死一個工人，劉管帶派了十支火銃去，還沒開火，就被咬斷了兩支。這會兒劉管帶改變方式，正在下令火攻……」

安總管原地轉了一週，掉頭就奔進了花廳。

義王福晉和嘉琳郡主母女在閑話家常，另有四侍婢在福晉身邊，鐵蓮站在郡主身邊。

安總管唯恐搶不到這頭號功勞，慌慌張張地奔入，甩下馬蹄袖跪下說:「王妃吉祥，郡主吉祥。」

福晉說:「安總管是怎麼啦?慌慌張張地。」

「啓稟王妃，王府出了一件怪事……」

「什麼怪事啊?」

「啓稟王妃，堂會唱戲搭台子挖坑，掘出了一個大洞，洞中有一條八尺多長的蜈蚣——」

「啊……」福晉大驚，說:「這不是成了精嗎?」

「是啊!當場咬死了一個挖坑的工人，劉管帶派了十支火銃去，還沒用火銃就被咬斷了兩支，這會兒劉管帶正在下令火攻呢!」

「哎喲!天哪!這可怎麼得了?」福晉以手撫著心窩，餘悸猶存，有點失措。

「安總管!」嘉琳郡主臉色一整。

「小的在!」

「你親眼看到了那條八尺多長的蜈蚣了?」

「啓稟郡主，小的是聽小吉子說的。」

「傳小吉子。」

「是。」

小吉子晋見時，却又否認了這件事:「回郡主，就是一個小孩子，也不會相信世上有八尺多長的蜈蚣，八成是小的剛才跑回來急喘，安總管沒有聽清楚，以訛傳訛。」

「那你對安總管說了些什麼?」

「回郡主，小的剛從廢園那邊回來，那兒發生了命案。」

安總管說:「啓稟郡主，小吉子剛才回來明明說過大蜈蚣之事，怎麼這會兒又……」

「安總管……」郡主大聲斥責。

「是，小的該死……」

小吉子說:「回郡主，件作已在驗屍，初步認定是一家賭場主人，叫什麼黃宇堂的……」

福晉一聽到出了人命，急忙到內宅去了。

「回郡主，此人死得極慘，兩邊太陽穴以及印堂正中，各被射了一個血洞，深達半寸。據賭場助手胡斌說，昨夜賭場中來了個小童，對黃宇堂說了幾句話，黃宇堂只說有事要出去一下，也沒有說要去哪裡?一去未回，今天傍晚才發現了屍體。」

郡主探手說:「小吉子。」

「小的在。」

「咱們也去瞧瞧。」

「啓稟郡主，像這類命案，是地方父母官的事，郡主何必插手?」

「你知道什麼?」

「喳!」

在此同時，在這大鎮上的葫蘆胡同中來了一位三十多歲的漢子，向「大有」的金字招牌瞄了一眼，大步進入。腋下還挾了一個大包。

古往今來，天下賭場大同小異。還有一門行業，更是千篇一律，不約而同，那就是當舖。

厚重的大門，上面佈滿了鋼針。

高高的櫃枱上，還有一道粗壯的欄杆，只留個足以傳遞押當物的窗口。

而朝奉的表情，也是一個模子出來的，他們說話有氣無力，好像永未睡足。居高臨下，狗眼看人低。

漢子把腋下挾着的大包往小窗中一塞，說:「當!」

櫃枱內懶洋洋地冒出一個四十來歲的朝奉。

此人先瞄了櫃枱外的漢子一眼，打開包袱，好像突然被包袱中的押當物吸住了。

「大有」是這大鎮上有名當舖之一，和當朝權貴都有往還，權貴官賈們需要一些新奇珍玩古物，往往託當舖注意物色。

在民間，往往也有些是國寶庫內尚未蒐集的奇珍瑰寶，在當舖中可以找到。

這是一件女用白狐裘，朝奉在這行幹了三十年，經驗豐富，鑑賞力高超，

他抖開反覆查看，心中不住讚嘆。

俗說:千年黑萬年白。白狐雖不如傳說之珍奇，非萬年不白，但不取狐爪及頭尾，專取身上最好的部份積成一裘，即使較大的狐狸，也非三五隻不辦。

朝奉看看再看，貨色眞，毫無瑕疵。

再次打量櫃枱外的人:「貴客當的可是白狐裘?」

「正是。」

「貴客在哪裏高就?」

「義王府首席護衞。」

「噢!小的失敬了，貴姓大名?」

「在下固隱，固是堅固的固，隱是隱秘的隱。」

「固護衞到義王府多久了?」

「不到一個月，義王福晉五十壽誕在即，特聘在下幫忙一個月，壽誕過後仍回大內……」

朝奉微微一震，說:「固爺原來在宮內任職……」

「正是，在下任職太后萬壽宮供奉……」

「眞是有眼不識泰山!小的太失敬了!」

這「大有」掌櫃的萬永祥，交際廣、見識多，由於大內太監也有些急需託人把貴重物品送到「架上」的，所以宮內秘聞對他並不稀奇。

況且正如前述，許多權貴託他蒐集珍玩，也時有往還。

此人既爲萬壽宮的供奉，至少有三四品的頂戴，俸不在少數，爲何典當?

不過話又說回來，有人把「君子坦蕩蕩」改爲「君子坦當當」，也無不可，一時急需，又不願向人伸手，這種人應該更受人尊敬才對。

「固爺，可否讓小的看看您的腰牌?」

姓固的臉色一沈，說:「腰牌乃是進出大內及王府各衙門洽公的證物，豈是你等可以看的……」

朝奉唯唯說:「是的……固爺……請問固爺要當多少?」

「紋銀六千兩。瑞蚨祥的銀票就成了。」

白狐裘是值五萬到十五萬兩。這類稀有的東西，價值是大有出入的，姓固的當六千，朝奉向枱內的掌櫃的看了一眼。

毫無疑問，掌櫃的點了頭。

就算這狐裘來路不明，六千兩也不是個太了不起的數字。

況且，姓固的透露了一點，福晉生日在即，王府有堂會，通常這種日子都會增加護衞人手的。

姓固的接過銀票和當票，只點銀票，當票却不屑一顧，悄然離去。

「掌櫃的，這狐裘貨色道地……」

「當然。」

「此人絕非等閒之輩。」

「當然。」萬永祥六十出頭一點，滿面紅光，自姓固的出現，一直在他的監視之中。原來當舖爲了愼重，櫃枱上有個暗洞，可以看清櫃枱外的押當者。

「坦當當」的君子固不乏人，但進出當舖的常客，畢竟以浪子、賭徒甚至剪綹之輩居多，但萬掌櫃的對姓固的一直沒有表示意見。

他唯一的意見是貨色眞，照價收當。

「掌櫃的，此人的身份應該是不容置疑了?」

「誰說的?」

朝奉一驚說:「既然您以爲此人身份可疑，剛才爲何不暗示小的拒當?」

萬永祥也很絕，說:「你說六千兩銀子重要，還是你我這兩條小命重要?」

「這……這……」朝奉慚愧地說:「小的跟您二十年，只學了些皮毛，在節骨眼上，這死腦筋就是轉不過彎來……」

* * *

義王府的簽押房中一燈如豆。

那是一盞馬燈放在桌上。嘉琳郡主打開一個鹿皮袋，拉鬆收口倒出三個方形物體。

「郡主，這……不是骰子?」

「正是。」

「好像骰子沒有這麼大的。」

「骰子的大小，沒有一定尺寸規格，要用這麼大也無不可。」

「可是，骰子都是用骨頭做的，小的沒有見過這麼大的鋼骰子。」

「要是常見，那就不稀罕了!」

「郡主從那裏撿來的?莫非是剛才去那賭場巡視發現而帶回來的?」

「鐵蓮，黃宇堂是怎麼死的?」

「可能是被判官筆這類兵刃傷及太陽、太陰雙穴及印堂正中致死的，所以留下三個血洞。」

嘉琳微微搖頭，說:「鐵蓮，妳跟我這麼久，辦事還是馬馬虎虎，人云亦云……」

「奴婢愚蠢。」

「其實妳並不笨，只是粗心大意，不肯用腦筋而已。」

「郡主有什麼發現?」

「黃宇堂就死在這三枚鋼骰之下。」

「這……」鐵蓮大感意外，說:「這三枚骰子是從黃宇堂的傷口中取出來的?」

「正是，件作辦事虛應了事，敷衍塞責，由此可見，過去錯辦的案子，造成冤獄，必不在少數。」

「是的，郡主，件作不能作正確的驗屍報告，辦案的官吏如何能不鑽牛角尖?」

「於是，憑直覺斷案，屈打成招，在所不免。這麼一來，縣裏如何破這案子?就連殺人是用何兇器都不知道。」

「郡主，黃宇堂被鋼骰砸入太陽穴內死亡，不用問必是賭場內的糾紛了。」

郡主搖搖頭，說:「不是。」

「這很容易使人以爲這是詐賭引起的仇殺。」

「錯了!首先，妳沒有弄清楚這三枚骰的主人是誰?」

「不是個賭徒?」

「當然不，他叫竹葉三，傳說如此，見過他的人不多，因爲見過他的人都死了。」

「這名字不是很怪?」

「對!這顯然不是他的本名，此人是

以他的飛骰奇技命名，據說是把三枚骰子丟入空中，飛身出去，專打對方致命要穴。」

「世上竟有這種殺人的方式？」

「所以他的綽號又叫着『鶴立霜田竹葉三』。」

「啊……原來是這樣的。這麼說殺人和被殺者都是武林人物了！」

郡主點點頭，說：「黃宇堂如不是武林人物，以竹葉三的身份，不會用這絕技殺人的。那雙匕不是點明了他的身份？」

「原來他就是『武夷鬼七』，郡主，要不要知會縣裏……」

「我會安排的。鐵蓮，還有九天就是王妃壽誕了，戲班子到了沒有？」

「今天剛到，不過班主說，當家武生正好回家……」

「回家幹什麼？說話不要吞吞吐吐。」

「回郡主，王妃壽誕的堂會，說出來怕不吉利。」

「不妨，說吧！」

「那當家武生的老爹死了，正好回家奔喪，不過班主說，那武生會在開鑼前趕回來的。」

* * *

金風送爽，桂子飄香的季節。夜，美極了。

禮王府中燈火輝煌。金燕西貝勒負手在大廳中踱著，三支牛油巨焰，造成他的錯綜投影於牆上及屏風之上。儘管衣著輕便，那壽字團花緞袍、黃緞坎肩、琵琶扣，軟緞瓜皮帽上一塊長兩寸寬一寸的翡翠飾物，都襯托得這位青年權貴出塵滌俗。

要不，各王府的衆家格格們爲甚麼都爲他着迷？

當二更時，鼓樓上傳來了報時鼓響。

金貝勒站在一支巨燭台之前。

珠簾微響，未見金貝勒是如何拔出燭台上的巨燭，揚手飛出。

巨燭已燃燒了約三分之一，仍有一尺多長，粗逾兒臂，飛向簾邊。

一個人影騰起，雙足交錯，眼見巨燭又飛了回來。「刹」地一聲，巨燭又插在金貝勒手中的巨大燭台上。

是插得好抑是踢得準呢？

來人已單膝跪地，說：「貝勒爺，一切不辱使命，那件綁架案確在進行中……」

「很好，請起，請起！」

「貝勒爺手勁高妙，在下佩服。」

「得了吧，我的手勁固然不差，和你的脚勁比起來，却難免手勁不如脚勁之譏了！」

「貝勒爺深藏不露，在下汗顏，有事請吩咐，在下告退。」

「事關機密，本爵也不便留你。」

珠簾微響，來人已經不見。

* * *

小吉子又匆匆回府，安總管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總管，又有大事發生了！要不要聽？」

「是不是又發現了一條八尺長的大蜈蚣？」

「大蜈蚣只有一條，多了就不靈了！」

安總管磨牙切齒地說：「小崽子，作人不可過份。」

「是啊！總管，俗語說：光棍只打九，不打加一。總管不要聽這聳人聽聞的大消息是不是？」

「去去！油炒枇杷核——滑來滑去，你才脫了幾天的開襠褲子？」

「啓稟郡主，又發生了一件綁架案……」小吉子已進入大廳。

安總管也跟着進來，後悔剛才沒有聽他的消息。

郡主皺皺眉，說：「是那家掌櫃的被綁架了？」

「回郡主，是本鎮最大的一家天額銀樓掌櫃的——」

「徐繼祖被綁架了？」

「不，郡主，是徐繼祖的獨生子徐小凱被綁了。」

嘉琳郡主突然自座上站了起來。

在這一刹那，沒有適當的字眼來形容她的震悸和驚凜，當她失神地坐下去時，昏在座位上。

「小吉子！」

安總管抓住小吉子的小辮子，說：「如果郡主有個三長兩短，你……你……」

但鐵蓮很快就把郡主救醒了。

「郡主，小的該死……小的死有餘辜……」小吉子還跪在地上。

「小吉子，起來回答……」在這一會兒，看着美貌、雍容、高雅的嘉琳郡主像忽然蒼老了二十年。

「回郡主，這案子已報到縣衙，自會緝兇破案，郡主何必過份憂慮，作賤自己的身子。」

「小吉子，是誰去報的案子？」

「回郡主，是大勝戲班裏的丑角金七。」

「金七？爲什麼是金七而不是徐繼祖本人或家中僕役？」

「小的猜想，可能是徐繼祖受到綁匪威脅，不敢親自去報案。至於爲何找金七，據說徐繼祖這人酷愛京戲，過去還上台唱過『玉堂春』。所以和梨園中人常常來往……」

「是什麼時候被綁架的？」

「可能是昨天晚上，但今天一早才發現的。」

「小吉子，你去繼續打聽這件案子發展的經過，有什麼新的情況，隨時回報。」

「是，郡主。」

小吉子去後，嘉琳郡主在鐵蓮耳邊說了一陣子，鐵蓮也匆匆去了。

安總管心想，看來小吉子要走運了。而我安總管，絞盡心思，百般巴結，非但不討好反而自取其辱，眞正是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道外啊！

安總管說：「郡主憂國憂民，身子也要緊，何不讓侍婢照料提早休息？」

「不要緊，我只想獨處一會。你們都下去。」

衆侍女及安總管都退下去了。

嘉琳望着火舌跳躍的巨燭，正是所謂「春蠶至死絲方盡，燭炬成灰淚始乾」的寫照。

生於顯赫世家，義王妃又是太后的堂妹，加上義王的功勳，以及朝廷的倚重，襲父職節制五府三十六縣，這是何等榮耀？

但是，她並不快樂。

至少，自十八歲以後，哀愁就統御了她。

誰知道她的心事？誰能瞭解她？

「啓稟郡主，金貝勒求見！」安總管站在門外。

此時此刻，她眞不願見客，即使金燕西也不例外。

「好吧！請。」

金燕西仍是便服，氣宇軒昂，神采不俗，手中拿了一把湘竹大型摺扇。扇面山水出自他個人的手筆。

「郡主吉祥。是否打擾了妳？」

「沒有，沒有，貝勒爺請坐。」

安總管獻茶退到廳外。

「王妃壽誕的堂會籌備得差不多了吧？」

「也沒有什麼，不是整壽，照例是辦個堂會熱鬧熱鬧吧了！」

「班子到了吧？角色都齊了嗎？」

「到啦！聽說當家武生還沒到，會盡可能趕到的。」

「噢！對啦！近來本鎮上連連出事，郡主說說看，在天子腳下，京畿附近重鎮上綁架擄掠，殺人作案，這成什麼體統？所以我一聽到綁架事發生，立即派出本府的護衛，主動協辦……」

「謝謝貝勒爺援手……」

「郡主，這是府、縣職責所在，要妳來謝，這怎麼敢當？況且，被綁架的孩子不過是一家銀樓掌櫃的獨生子而已……」

嘉琳不以爲然地說：「金貝勒，話不能這麼說，朝廷制訂法律絕不僅僅是爲了保護皇室宗族，如徒有其法而不能爲百姓分憂，民心向背……」

「郡主高見，本爵不當之論，郡主莫要見笑。」金貝勒倒也從諫如流，身爲當今皇后的外甥，能貴而不驕，實在難得。

嘉琳頗爲折服，說：「貝勒爺平易近人，這又爲一例。」

「這算不了什麼，那一籃大陵棗還可口嗎？」

「噢！看我，很好，謝謝貝勒爺的厚賜。」

「妳怎麼和我客氣起來了？如果沒有什麼特殊變故，義王府和禮王府也許能親上加親……」

金燕西笑起來更加迷人，目光柔和，一口整齊白牙，加上兩個酒渦，不被他迷上那眞有點失常呢！

但是嘉琳郡主不知道是未曾聽說抑或是顧左右而言他，說：「昨天宮裏送來一些萊陽梨，貝勒爺也帶回去嚐嚐，來人哪！」

「喳！」

「選一籃萊陽梨，派人爲貝勒爺送去。」

「謝了！這可眞是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啦！我也不打擾了。總之，地方上出了紕漏，我們應該自動出力，尤其是徐小凱被綁架，我非把他找回來不可。」

他望着郡主，表示了他的見義勇爲的決心。

郡主肅然道：「徐小凱是徐繼祖的獨子，請保全孩子的生命安全。」

「當然，當然！本爵這就告辭了！郡主留步……」

金燕西在義王府大門外上了馬，不遠處迎面來了三個人，這三人除了其中一人外，金貝勒自然都認識。

爲首的是禮王府的巴總管。已單膝跪地爲禮：「貝勒爺吉祥，禮王府巴總管給您請安啦！」

「免了，巴福，你和大有當舖掌櫃的去哪裏呀？」

「回貝勒爺，發生了一件竊盜案，到義王府走一趟。」

「噢？這竊盜案和義王府有關連嗎？」

「回貝勒爺的話，根據大有當舖掌櫃的朝奉供述，忠王府失竊的白狐裘，即是義王府一位姓固的護衛押當的。」

「有這回事？沒有弄錯吧！」

「貝勒爺，事情大致如此，所以這會兒到義王府去對證一下。」

「據我所知當年這白狐裘是太后賜給禮王妃之物，是那一件嗎？」

「正是。」

「這件事果然非同小可，去吧！」

「謝貝勒爺……」

金燕西在馬上策馬徐行，美好的弧形咀角上噙着一抹篤定的笑意，蒙古良駒，黑中透亮，「得得」蹄聲中，大街兩旁萬千目光全被他一人吸住了。

此刻，嘉琳郡主接見了巴總管。

巴總管說了來意，並囑萬掌櫃的呈上當票存根，嘉琳聽了這事娥眉一直展不開的。

她隱隱覺得，山雨欲來風滿樓。無形的壓力洶湧而來。似乎一連串不幸事件不是衝着福晉的壽誕來的，而是爲她而來的。

因爲她是這五府三十六縣的眞正主宰。

「萬掌櫃的。」

「小民在。」

「萬掌櫃的不要客氣，先王在時，記得你來過本府數次。」

「是的。郡主，承義王抬愛，小的無時或忘。」

「萬掌櫃的，這件白狐裘已當了三天，是誰發覺當在貴號的？」

「是禮王府接到密報，派人到小號查問的。」

「我看看這件白狐裘……」

巴總管打開包袱呈上，嘉琳郡主看過跟巴總管說：「此裘是何時失竊的？」

巴總管說：「三天前，也正是貴府堂會戲班子到達那天晚上。第二天傍晚，就當入了大有當舖。」

嘉琳郡主說：「巴總管，家母壽誕堂會，並未大肆舖張，沒有增加護院及侍

衞的必要。當然，本府也沒有一個叫固隱的侍衞。」

巴總管說：「家主人差小的此來報告此竊案經過，好在失物已經追回，而且完好無損，至於那六千兩紋銀，家主人說，區區之數，也就算了——」

「不，如果查明確爲本府屬下所爲，本宮自應本利奉還，且會親自到禮王府道歉，然後把作案者繩之以法。」

巴總管說：「郡主言重了。家主人的意思不在白狐裘之得失，而是有感於竊賊胆大包天，居然敢竊禮王府之物而冒義王府之名典當，朝廷律法不彰，不知道地方官吏成天作些什麼？」

這自然是弦外有音了。

所謂「鞭抽騾子馬也驚。」此地方官吏，全在五府三十六縣的統轄之下，地方官無能，節制他們的人豈不也是素食尸位了。

嘉琳素知，義、禮二府上一代不和，這件事巧合得太可怕了。

嘉琳說：「貴上的意思是……」

「回郡主，禮王爺素知郡主斷案如神，諒這種雞鳴狗盜之舉，五七日之內必能逮捕送辦，如仍逍遙法外，禮王爺有意奏請皇上聖裁。」

這麼一件案子要面聖，眞是小題大作。但嘉琳郡主絕不輕視這件竊案，她隱隱覺得這案子之後隱藏着一個陰謀。

這工夫正好鐵蓮回來，忍無可忍，說：「巴總管，禮王府上朝面聖，不足爲奇，但爲這麼一件芝蔴綠豆的事要請皇上聖裁，也未免太……」

「鐵蓮，不可！」郡主斥責。

巴總管似是有備而來，毫不假以詞色，說：「也許正因爲任何案件都視爲芝蔴綠豆大小的事，所以地面上很不平靜，而這些芝蔴綠豆的事一旦奏明皇上，它就可大可小囉！」

郡主說：「巴總管，請轉稟禮王爺，事無大小鉅細，既屬五府三十六縣轄區，本官一概負責。必定有所交待。」

「謝郡主！小的告退。」

「巴總管且慢。」郡主說。

「萬掌櫃的，你見過那個名叫固隱的典押者嗎？」

「小的見過。」

「可以說說此人的身材和面貌嗎？」

萬掌櫃的看看朝奉張仁，張仁說：

「回郡主，此人身材頗高，眼大鼻小，其他方面小民沒有看出來。」

萬掌櫃說：「啓稟郡主，在當時來說，小民所看到的只有這些，沒有看到其他特徵。」

巴總管去後，嘉琳郡主木然地坐在那兒良久未說一句話。

鐵蓮低聲說：「師姐……師姐……」

郡主憬然而醒，這幾天幾件案子一樁樁壓下，只有鐵蓮知道師姊的心情有多難過。

鐵蓮自以爲如此，嘉琳最難過的心事，鐵蓮却根本不知。

「師姐，請原諒我如此稱呼……」

「素日我是怕妳稍不注意，洩露了妳、我的身份。」

「不會的，師姐，有幾件事我要報告您。」

「說吧。」

「黃宇堂被殺，此案迄未找到兇手。」鐵蓮低聲說。

「白狐裘的事情有點怪，本值十萬以上，爲什麼只當六千？是不是旨在製造糾紛？」「鐵蓮，關於徐繼組的獨子徐小凱被綁架的事……」

「回郡主，據縣府透露，徐繼組不太合作。」

「這是否表示徐繼祖有意自己贖票？」

「回郡主，我也有這看法。」

「綁架案發生，派大勝戲班武丑去報案，這金七不該進一步瞭解盤查嗎？」

「回郡主，金七已在外院候傳。」

「叫他進來。」

「是……」

金七短小精瘦，也正是作武丑的典型臉型及身材。

「郡主吉祥！小民金七叩見。」

「起來回話。」

「是。」

金七天生一副猴相，若是貼出「十八羅漢鬥悟空」戲碼的話，恐怕不須畫臉，就維妙維肖了。

「金七，你是大勝戲班的當家武丑嗎？」

「是的，郡主。」

「你和徐繼組是什麼關係？」

「回郡主，徐掌櫃一向愛好京戲，過去登台過很多次，他和本班班主也認識，小民隨班來此，去拜訪徐掌櫃的，正好遇上此事，他本人不便出門，就託小民代爲報案……」

「金七，依你看這綁架案……」

「回郡主，小民初來貴鎭，人地生疏，不敢妄加評斷，但徐掌櫃的家大業大，聽說有良田數百頃、銀樓、錢莊和票號數家，綁匪必是爲了錢財。」

「如果綁匪綁架徐繼祖本人，是否更容易達到目的呢？」

「回郡主的話，小民以爲，徐小凱是徐繼祖的獨生子，素日愛之逾命，匪徒早知這一點。假如綁架徐掌櫃，由於他的妻子不是原配，萬一匪徒獅子大開口，需索過鉅，而這位塡房善財難捨而不予贖票的話，匪徒豈不是白忙一場？」

「原來徐繼祖目前的妻室不是原配。」

「是的，郡主。」

「那麼徐小凱是原配所生抑是塡房所生？」

「這個我就不大清楚了。」

「金七，依你看，徐掌櫃的是信賴官府緝盜呢？還是打算自行秘密贖票？」

「這個……」金七顯然十分愼重，並非不能馬上回答這個問題。他說：「回郡主，小民雖和徐掌櫃的有點私交，此事非同不可，他不會對小民說的。」

「金七，貴班當家武生還沒回來嗎？」

「沒有，郡主。」

「班主對這綁架案有什麼看法？」

「回郡主，班主知道的也不會比小民多些。」

「金七，由於本宮節制五府三十六縣，職責所在，不能不主動協辦。你如有什麼線索，隨時報告本宮，一旦破案，必有重賞！」

「謝郡主！小民自會留意的。」

金七去後，郡主交待鐵蓮，派一護衞暗中監視金七。

鐵蓮辦妥回來，說：「郡主，金七可疑嗎？」

「現在還很難說，這人不單純就是了。」

「可惜我和郡主親自出動都不方便，尤其是白天行動……」

「不錯，而一干護院，不論武功和辦案經驗都不大夠。」

郡主說：「鐵蓮，派人到德威武館，去請石師傅來一下。」

「是……」

＊　＊　＊

石師傅五十出頭，在這大鎭上設武館已有大半生的歷史，據說石問天武功極高，是華山派俗家弟子，由於十五年前遭遇暗算負傷，功力就大打折扣了。

像這種練武者的出路，也只有開武館獎掖後進了。

「郡主吉祥！小民石問天叩見郡主。」

「石師傅免禮，請坐。」

「在這兒那有小民的座位。」

「石師傅別客氣，先王在世之時，聽說常和石師傅研究各派武功，時有往還。」

「是的，義王爺瞧得起小民，常到武館去走走。」

「石師傅，鎭上近來發生的三件大事，你一定聽說過吧！」

「是不是禮王府失竊白狐裘，有人冒義王府之名押到大有當鋪之事？以及黃宇堂之被殺和徐繼祖獨子被綁票的事？」

「正是。」

「回郡主，小民聽說過。」

「石師傅，你對這三件案子有什麼看法？」

「回郡主，以小民看來，這三件案子乍看各不相干，發生的日期及地點也不相同，但小民斗膽臆測，可能有其連貫性。」

「嗯！石師傅，這看法雖言之過早，却頗有見地。請說明你的見解。」

「回郡主。第一件案子是黃宇堂被殺於廢園之中。太陽、太陰及攢所穴（印堂稍上部位）上各被擊了一洞，仵作驗屍爲鐵器所傷，小民以爲可能是一種暗器……」

郡主頗爲心折，說：「石師傅以爲可能是何種暗器？」

「回郡主，近來風聞北六省出現了一個怪異高手，亦正亦邪，以三枚鋼骰制敵，甚少失手，但既能傳之武林，諒必未失過手，傳稱其奇技爲『鶴立霜田竹葉三』……」

「對！」郡主出示三枚鋼骰，石問天驚奇不已。

郡主說：「石師傅的話還沒說完。」

「是的，殺黃宇堂的是此等高手，敢在這京畿附近重鎭上盜出禮王府御賜的白狐裘，冒義王府護衞及大內供奉之名典當，也絕非泛泛之輩。因而綁架徐小凱的，也絕不是個小人物。」

「對！」

「因爲綁架人質，需要勒索及接欵時間，在這藏龍臥虎之地，沒有眞憑實學，無異玩命。」

郡主連連點頭，說：「石師傅，眞是英雄所見略同……」

「小民不敢當，甚至於小民還以爲，這三件案子也有可能是一個人幹的。」

郡主以爲，石師傅不愧爲見多識廣，破這類案子正需要這種人才。她說：「石師傅，本宮不能全靠地方官破案，必須主動插手，石師傅可願伸出援手……」

「郡主寵台，敢不從命。只是小民汗顏，因十餘年前被人施襲，功力大打折扣……」

「不妨，本宮主要是借重石師傅的經驗，另外，石師傅的武館中可有得力弟子推介一二參與此事？」

石問天說：「回郡主，小民的弟子都不成材，恐怕派不上用場，有負郡主厚望……不過，另有一人……武功底子頗深，而且十分機靈，小民願意推薦……」

「是什麼人？」

「這年輕人乃小民的內侄，名叫秦朋，已來了約半個月，館中弟子與其過招，無人能佔到他的便宜，而且機警過人……」

「那太好了！石師傅，請帶秦少俠來此讓本宮親自面談……」

「是……」

＊　＊　＊

徐繼祖像變了一個人。自徐小凱失踪，他沒有再吃一口飯，也不和塡房李氏說話。

「繼祖，事已發生了！急壞了身子怎麼辦？聽說縣裡的捕快很能幹，一定能救回小凱的。」

徐繼祖好像沒有聽見，目光呆滯，面色憔悴。

「繼祖，先把這碗銀耳羹喝了好不好？吉人自有天相，小凱一定會回來的。」她把銀耳羹的碗送到他的口邊。

徐繼祖一撥，「啪」地聲響，碗碎羹濺。他站了起來獰視著她說：「自從小凱失踪，我一直在暗暗觀察妳的言行，我發現妳並不太關心，我甚至懷疑，這孩子是不是妳生的？更懷疑是不是妳串通匪徒……」

「繼祖，你……你怎麼說出這種話來？」

「我總以爲，一個作母親的在兒子失踪之下，不應該像妳這樣沈著，絕對不該。告訴你，我徐繼祖雖是個商人，却和一般商賈不同，我和官宦世家多有來往，尤其是九門提督，必要時我會把妳送辦……」

「繼祖，你怎會有這種想法？我關心、焦急，我自己知道，可是又有什麼用？」

「妳給我滾出去，我要靜一靜！」

「是，繼祖，不過，我仍然希望你能吃點東西。」

李氏去後，徐繼祖踱了幾趟，自袋

內取出一張便箋：「徐繼祖：

你的錢很多，但你的兒子却只有一個，你對兒子有興趣，我却對你的錢有興趣。如果你要你的兒子活生生地回到你的身邊，今夜子時，備足十萬兩瑞蚨祥的莊票，用油紙包好粘起，再用油布包縫，放入一個小木盒內，用蠟密封盒縫，一個人到鎮西六里外沙河大槐樹下等候，交欵領回你的兒子。過時不贖，或埋伏人手，撕票後果由你自負……」

他的手在抖。眼皮在抽搐。

十萬兩在他不是什麼大不了麼的數字；但善財難捨。

還有，匪徒要他獨自携欵前往沙河大槐樹下，萬一收了贖欵再對他不利怎樣辦？

這勒索信早上就到了，直到晌午過後他還不能決定。但到了傍晚，他終於決定了。

他自銀樓及錢莊中提出一筆足夠的銀票，竟達二十萬兩之多，還派人找來了金七。

他交給金七十萬兩銀票，並交待他到何處去等。

「徐掌櫃的，這件事非同小可，我怕不能勝任。」

「金兄，你很老練，必能勝任的。」

「徐掌櫃，我是爲朋友兩肋插刀，只好硬著頭皮幹下去！」

「多謝金兄援手……」他交待金七一些應注意事項。

但是，當王府鼓樓上二更初傳時，徐宅後門開啓，一輛馬車馳出，車幃低垂。一直向東郊馳去。

而徐繼祖却在盞茶工夫之後出了後門，向西郊奔行。

他相信案子十分轟動。

他相信除了府、縣衙門縱騎四出之外，義王府的人也必然外馳內張開始緝賊。所以爲了小凱安全回來，花了大把銀子，還要紋腦汁玩花樣才行。

反之，可能前功盡棄，落個可怕的下場。

到了沙河的大槐樹下，看看天色正好將近子時。天上有星無月，夜風不大，蟲聲唧唧，河水嗚咽。

「小凱……小凱……你會在哪裡？爹多希望被綁架的是爹自己！」四下看看，闃無人跡。

沙河最寬處約十來丈，夏季雨泛，有的地方達二十多丈，由於河底是白沙，清可見底。由鎮上向西南流去，水深只不過三五尺。

就在這時，他的身後三四丈處草中，突然傳來了低語聲：「徐繼祖，把那木盒丟向河的中央，然後回到鎮上廢園去接你的兒子小凱……」

徐繼祖震動了一下，本能地大力丟出木盒，「噗通」一聲落水，眼看向下游流去。

他很佩服這綁匪的心眼兒，大約有兩人就夠了，一人在三丈外叫他依計行事丟出木盒，一人在下游數十丈或數百丈處等著撈上木盒。

河流湍急，小木盒流到三五百丈處絕對要不了一盞茶的工夫。

就算有人跟踪而來，在這種情況下也來不及攔截。況且河兩岸並沒有平坦的路，有些地方還被雜草及灌木叢擋住。

徐繼祖丟出木盒之後，只有一個念頭，最好能長出翅膀飛到鎮上的廢園中找到自己的寶貝兒子。

所以他拚命奔跑。中途摔倒了十幾次。

但此刻在廢園中却發生了他所絕對想不到的事故。

似乎徐繼祖不論如何疾奔，也來不及了。

徐小凱被綑綁著，口中塞著手帕，倚在斷垣殘壁上。

此子長得有大家氣，絕不僅是由於自幼在富豪之家長大，錦衣富食所造成的那種嬌生慣養之氣質。

才五歲大的孩子，在這荒涼的廢園廢墟中，四顧無人，竟沒有哭，却在大力掙扎著，只可惜綑綁得太牢也太內行了。不是這麼大的孩子所能弄得開的。

「省點力氣吧！小財神爺，一會就有人來接你啦！」這人很年輕，猿臂蜂腰，渾身充滿了活力。

「來啦！這不是來了嗎？」

說話的不是這年輕人，而是自蔓草深處走出來的一個三十來歲高瘦的漢子。

年輕人本來已離開小凱數步，要匆匆離去的。

綁票的人，是不願被贖票者看到眞面目的，儘管這年輕人只是一個龍套而已。

但是，他一聽來人的口音及看到此人的身材，他停了下來，這絕不是徐繼祖。

既然交贖欵接肉票的人是徐繼祖本人，這就有點不對了。

三十來歲的怪客停了下來。

年輕人也站在原地，雙方都距徐小凱七八步光景。

「尊駕不是徐繼祖派來的？」

怪客說：「當然不是。」

「尊駕是……」

「小子，你還不配知道我是誰！」

「少發狂！老兄，我們並不孤立。」

「當然，你們是成羣的，對我來說，那又有什麼分別？」

「你要幹什麼？」

「帶走肉票。」

「你是徐繼祖的什麼人，憑什麼？」

「很難說，小子，你自問比『鬼七』如何？」

「黃宇堂是你宰掉的？」

「那只是第一票生意，沒想到那老小子浪得虛名，却不堪折騰，小子，你自問比黃宇堂如何？」

年輕人森厲地一笑，說：「要這答案，得付出你所有的賭本……」

「嘿……」怪客說：「小子，你們的計劃還算不錯，利用義王府的堂會，混水摸魚，你們估計在堂會開始之前就大功告成，滿載而歸了！可惜你們的運氣不佳……」

年輕人暗暗驚凜，怪客擊中了他的

要害，他說的正是他們這項行動的梗概。

「由於你們的綁架行動，啓發了我那位爺台的靈感而予以利用，這種『天下萬物皆爲我用』的機智，堪稱一絕，所以你們只能怪運氣不佳。」

「老兄，就那麼篤定嗎？」

「小子，因爲在我手下很少有活口，這正是一般武林人物已面對死神還敢叫囂的原因了……」

年輕人身子一動，就像一隻大蚱蜢，已到了小凱身邊附近，這速度對人類視覺是一大考驗。

但是，考驗人類視覺的不是年輕人，而是怪客，小凱已挾在他的腋下了。

「嘿……」年輕人再狂也知道和人家還差了一大截，由心底升起一陣冷森森的死亡意識，退出三丈以外。

「你到底是什麼人？」年輕人色厲內荏，騎虎難下。

「你想死還是想活？」

「廢話！」

「想活你最好別問。馬上向你們的班主報到銷假，可以把這個計劃徹底打消！」

「你不敢報名嗎？」一條烏金蛇鞭已抽了出來。輕輕一抖，鞭梢在夜空中爆出十來個鞭花，「叭……」發出一串爆響。

怪客連動也未動一下。

當一溜烏網罩下時，眼見怪客是躲不過去的。

像一條數尺長的魚進入了網扣細小的巨網中，飛不出也穿不破，快逾閃電，不給他思考的時間。

年輕人沉喝一聲，抖手收鞭，怪客的身子隨鞭而起。

原來鞭梢已纏在他的右腕上。

左腕扶著小凱，右腕故意被鞭梢纏住到了一丈上空，烏星三點已自他的手中飛出。

年輕人似比黃宇堂高明一點，也可以說是見聞多一點，心頭一凜，迅即收鞭。

的的確確夠快夠準。怪客的身子以「臥牛看女」的姿勢坐臥空中，雙足交剪的瞬間，年輕人鞭上嘯聲乍起，三枚鋼骰已被抽飛一枚。

幾乎同時，「奪奪」兩聲同時中的。

年輕人「砰」然倒地，全身不見一點傷痕。

唯一和剛才不同的是臉上的表情，剛才還有一抹驕矜，現在雙目暴睜呆滯，在星光下泛出冷芒，像一對死魚眼。

幾乎是怪客剛走，徐繼祖悲呼著踉蹌奔入園中。

「小凱……小凱……你在那裡？小凱……小凱啊……」

呼聲在夜空中顫抖，這抖音中蘊藏了多少關愛、哀思和悲痛？

＊　＊　＊

金貝勒傍花隨柳，自王府大花園中向前走，穿過月洞門，距花廳還有百十步之遙，突然驚覺地一挫身，伸手一接。

手心有幾點水漬，他相信那是一片花瓣[illegible]成了花汁。

在此同時，身旁花木上飛起一蓬花葉，竟以「萬流歸宗」手法向他的上盤襲到。

以雄渾內勁震下花葉不難，但以陰柔巧勁震落萬千花葉，枝幹却不動，難就難在這兒。

金燕西識貨。突以雙掌迎向密密痲痲的花葉，一陣「卜卜」聲，全部吸貼在他的雙掌之上。

僅有一片花葉，貼在他的面頰上。

「何方高人？既能在王府中來去自如，何不出來相見？本爵別無所好，最愛結交……」

但花園中闃無人聲，好像根本就無人來過。

金燕西知道，人家不但來過，剛才要是有意傷人，就未必能那麼輕鬆自在了。

抖手甩出兩手上的花葉，像一片片柳葉飛刀，「奪奪」聲中，都釘在附近的樹幹上。噙著不屑之色返回花廳。

「貝勒爺吉祥！」一個高瘦的漢子已候在那兒。

「你剛到？」

「是的，貝勒爺。」

「自那邊來的？」

「在下一向是自前宅來，在下不敢亂闖。」

當然，金燕西以爲，此人未必有那種功力。即使有也不敢向他開那種玩笑。

「啓稟貝勒爺，第二步驟已完成了……」

「很好。」

「貝勒爺還有什麼吩咐？」

「你要特別小心！本鎮上來了棘手人物。」

「貝勒爺見過？」

「沒有，只是耳聞。」

「如果只是耳聞……」此人自負地說：「所謂棘手人物，諒必是指在下而言——」

「不是！」金燕西斷然否認。

這使此人不能不信，却又不敢相信。此人怎會懂得「過滿則溢，過剛則折」的道理呢？他相信此刻鎮上除了貝勒爺，就數著他了。

但在金燕西面前，却不便直駁。

「本爵只能告訴你，小心，小心。要知道『金須百煉，矢不輕發』的道理。」

「是。」

金燕西踱到窗口，靜了一會，大概是屏息傾聽有無人在附近竊聽潛伏吧！他閉上後窗，說：「近一二年來，武林中崛起一個獨特的人物，無人知其本名，連官府也不例外，只知道他叫『紙手銬』，聽說過嗎？」

「聽說過。此人偶爾和官府打交道，但僅限於緝捕巨盜拿賞格。但領賞格時却不是他自己出面。」

「你知道『紙手銬』之名的由來嗎？」

「傳說某次逮捕一巨盜，以紙手銬押解該盜到三百里外的官府去，而未加其他鐐銬及桎梏，順利達成任務，領到賞格，聲名從此大噪。不過……」（未完．一）

上文提要： 莊強和高芳節疏遠，是怕將心中的秘密讓人知道，洛雲既受唐、高之託，對莊強的神秘感又發生興趣，經過面對面的了解，和暗中跟踪，見他從家裡駕貨車到工廠大廈，又從大廈駕貨車到郊外，半途車炸人亡，心有不甘，夜入大廈偵查，發現莊強被人綑綁，自己寧願受縛救他，結果受騙，反被莊強捉着……



科幻傳奇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太空新娘

超然計劃　研究瘋狂

洛雲一看見這人的臉，就不禁爲之愣住了。

他從來沒有見過這人，但這張臉他絕對不陌生。

洛雲曾經在不少報章和雜誌上，看過這人的照片。

那是一個年紀已有六十幾歲的長者，他是研究人類學的權威。

「商少川教授？」洛雲簡直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他的印象裏，商少川是一個道貌岸然的謙虛學者。

一個這樣的高級知識份子，居然會神秘兮兮的戴着面具，和莊強這個藝術家瘋狂地混在一起，這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那人緩緩地點了點頭，道：「不錯，我就是商少川，浪得虛名的商教授。」

洛雲不禁苦笑了一下，道：「倘若連你那樣的學者也算是浪得虛名，只怕世界上所有的專家都是騙子了。」

商少川斷然道：「本來就是如此。」

莊強在旁邊嘆息一聲：「其實，人類是最可憐的動物，因爲他們自負聰明。」

洛雲忍不住道：「但你總不能說人類是世界上最愚蠢的生物。」

莊強道：「爲什麼不能說？」

商少川道：「兩位何必作此口舌之爭？反正一切都是定局。」

莊強冷冷道：「我討厭這個人，他太無聊，分明與他無關的事情，他偏要管。」

商少川道：「這也是人類劣根性的一種表現。」

洛雲怒叫起來：「這算是幹什麼的？爲全人類作出全面性的大檢討嗎？」

莊強道：「是又怎樣？」

洛雲道：「你們還沒有這樣的資格！」

莊強揮動着拳頭，叫道：「別逼我在你的臉上揍三拳。」

洛雲嘆了一口氣，果然不再說話。

這時候，那個女郎把洛雲拖了出去。女郎的臉龐很漂亮，她的手也很嫩滑。

給這樣嫩滑的手拖着走，那種感覺是很舒服的，所以洛雲沒有抗拒。

女郎把他拖到很遠很遠的一角，然後才說：「你快走罷，但答應我，別向警方說出今天的經歷。」

洛雲道：「但我連你的名字也不知道。」

女郎道：「我叫苗依依。」

洛雲道：「這名字很美，就和妳的聲音同樣動人，告訴我，這裏發生了什麼事。」

女郎搖搖頭：「無論這裏發生了什麼事，和你都是沒有關係的。」

「不，我要知道莊強在搞什麼把戲。」

「就算你知道又怎樣？」

「這是我做人的原則，除非不插手，一插手就得把事情查個水落石出。」

苗依依蹙了蹙眉：「你太固執了，這對你沒有什麼好處。」

洛雲道：「我並不祈求有什麼好處，

我只是無法容忍你們在製造神秘的故事。」

「你一定要知道故事的眞相？」苗依依眨眨眼問。

洛雲道：「不錯，妳最好不要阻止。」

苗依依考慮了好一會，忽然說：「你在這裏等一等，我去問問商教授。」

洛雲笑了笑，道：「希望妳會帶給我一個愉快的消息。」

＊　＊　＊

苗依依和商少川、莊強談了很久，才向洛雲招手，示意他走過來。

洛雲立刻上前，道：「你們商量得怎樣了？」

苗依依不作聲，商少川也保持緘默。

莊強輕輕咳嗽兩聲，然後才緩緩地說道：「洛雲，你是個勇敢的人，我很佩服。」

洛雲揚了揚聲：「閣下對我這個狂人前倨後恭，何解？」

莊強笑了笑，道：「不爲什麼，因爲你已成爲我們的一份子了！」說着，他伸出了右手。

他要和洛雲握手。

但洛雲卻沒有把他的右手伸出來，他在擺高姿態。

莊強的手只好縮回，然後歎了一口氣，道：「別太過份，容忍是有限度的。」

洛雲道：「你用不着容忍，魚槍就在這裏，你大可以——」

「夠了夠了！」商少川忽然叫了起來。「你以爲我們是什麼人？是江湖大盜還是職業殺手？」

洛雲卻歎了口氣：「我寧願你們眞的是這些人，最少，對付這些人我會很有辦法。」

商少川冷冷一笑：「我們若是這些人，你的腦袋早已給射爆！」

洛雲不願意再作出口舌之爭，他輕輕吐出一口氣，然後說道：「商教授，雖然我們現在只是第一次會面，但我早就很敬仰閣下，我相信，你在這裏決不會是做什麼犯法的勾當，而是正在從事某種研究的活動，對不？」

商少川聽見他這樣說，顯得有些動容。

洛雲知道自己沒有猜錯，接着又說道：「但我要知道，你們正在研究些什麼？」

商少川默然半晌，然後才說道：「這事情是可以慢慢商榷的，但……」說到這裏，他的視線一轉，望向莊強。

莊強搓了搓手掌，道：「可以讓他知道，但他必須答應保守秘密。」

洛雲很爽快地點點頭：「可以！」

「包括唐漢明在內！」

「也可以。」

「但你怎樣向這個唐老鴨交待？」

「根本毋須交待。」洛雲聳肩一笑，「我並不是唐老鴨的僱傭兵。」

莊強笑了，而且這一次覺得很愉快，他又再伸出了手。

洛雲不再擺高姿態了，他也伸出了手，和莊強的手握在一起。

但他才跟莊強握手，就知道不妙。

「莊強，你好卑鄙——」洛雲瞪眼怒罵。

但他才罵出這幾個字，人已暈眩。

原來莊強的手指，是戴着一枚戒指的，而且這一枚戒指是另有機關。

兩人的手才握在一起，戒指裏已射出了一枚細小的刺針。

這是藏有強烈痲醉劑的刺針，可以使一個體格壯健的男人在十秒鐘內昏迷。

洛雲雖然身手不凡，但他中了痲醉針，想反抗已來不及了。

他在十秒鐘之後暈倒，完全不省人事。

＊　＊　＊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洛雲才醒了過來。

當他恢復了知覺之後，他全身不動，甚至連眼睛也沒有張開。

他要靜靜觀察一下四週的環境，要是事情是准許的話，他會考慮馬上突圍而出。

隔了好一會，他才把眼睛微微張開，到後來，他索性把眼睛睜得比銅鈴還要大。

因爲他發覺自己已變成了一隻猴子。

——猴子的命運，通常都是給人用鐵籠關起來的。

洛雲現在就是這樣。

若想知道他現在和一般猴子有什麼分別，那倒是不難的。最少困着他的這個鐵籠，比一般困着猴子的鐵籠最少牢固十倍以上。

在鐵籠外面的，是一個很大很大的鐵箱子。

洛雲一眼就看出，那是一個貨櫃。

他被困在一輛貨櫃車之中。

洛雲沒有大聲呼叫，因爲他知道那是於事無補的。要是他一呼叫就可以有人把他救出險地，那才是不折不扣天下的奇聞。

所以，洛雲保持沉默，靜觀其變。

他等了約莫十五分鐘，貨櫃並沒有震動的跡象，換而言之，這輛貨櫃車是停下來的。

但也許，他只是在一個貨櫃之中，在這個巨大的貨櫃下面，根本就沒有車子。

洛雲看看腕錶，想知道自己究竟昏迷了多久，可是，他一看之下，不由得爲之一陣苦笑。

他的腕錶仍然戴在手腕上，但卻已給人徹底破壞，根本就無法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

他只好再等待。

又過了好幾分鐘，貨櫃門忽然打開了，洛雲感到一陣強烈的光線，從外面直射了過來。

打開貨櫃的是苗依依。

苗依依跳上了貨櫃，一雙眸子黑白分明，笑容甜美。有如一朵燦爛的玫瑰。

洛雲淡淡一笑，：「妳是世界上最美

麗的獄卒。」

苗依依眨了眨眼道：「要是我們做了劊子手，你是否也會這樣讚美我？」

洛雲「嘖嘖」連聲：「別提起劊子手這種字眼好不好，這未免太煮鶴焚琴，大殺風景了。」

苗依依嫣然一笑：「你這個人眞是古怪得不可思議，別人的閒事，我才沒興趣去理會，尤其是莊强，他什麼事情都敢幹，你又何苦去惹他？」

洛雲望住她，道：「妳是說，他正在作奸犯科？」

「我可沒有這樣說過，」苗依依嘿嘿一笑：「你這個人就是喜歡自作聰明。」

洛雲悠然一笑：「聰明就是聰明，何苦要加上『自作』這兩個字？」

苗依依白了他一眼：「你若要再不正不經，我不放你出去。」

洛雲擺出一副不在乎的神情：「妳要放，遲早放，要是不放，就算我跪在你的面前，也是『徒勞無功』的！」

苗依依哼了一聲：「在下認輸！」

洛雲哈哈一笑：「只要賭局仍在，誰敢說自己必贏，又有誰可以肯定自己或者是別人賭下去非輸不可？」

苗依依冷冷一笑：「但你可曾想過，甚麼叫一言喪邦？」

「是不是我說錯了話，你眞的不肯放過我了？」

「現在還沒有，但你若還是繼續口沒遮攔，那就難說得很了。」

「O.K.！小生投降，決不再油嘴滑舌便是。」洛雲擧起了雙手。

但苗依依卻在這時候把貨櫃門關掉，不再理睬洛雲。

* * *

被困在鐵籠裏的滋味，當然是很不好受的。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也不知過了多久，貨櫃門才又再打開。

這一次，打開貨櫃門的並不是苗依依，而是莊强。

苗依依打開貨櫃的時候，她是面露笑容的，莊强亦然，但他的笑容並未能維持得很久。

因爲他一打開貨櫃門，一隻拳頭就已向他迎面飛了過來。

這一拳好快，快得簡直不像是一個人的拳頭，而是像一顆巨大的子彈。

「蓬」的一聲，莊强中拳應聲倒下，洛雲有如出柙猛虎般衝了出來。

當他從貨櫃裏跳出來的時候，立刻就看見了那一支可惡的魚槍。

握着這一支魚槍的並非別人，正是商少川教授。

「別逼我動手。」商少川的聲音同時响起。

洛雲沒有再輕擧妄動，他並不是害怕這一支魚槍，而是不想商少川動武。

商少川是一個科學家，雖然目前洛雲還摸不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但他卻總是隱隱覺得，商少川決不會是一個犯罪份子。

商少川如是，胡長冰和苗依依亦如是，還有莊强，他更不像一個是爲了分金錢而鋌而走險的人物。

所以，洛雲沒有繼續壓逼商少川，他只是伸了一個懶腰，揉揉眼睛說道：「那個鐵籠太細小了，我想出來活動活動。」

商少川道：「你能夠把那樣的一個鐵籠打開，足見不凡。」

洛雲道：「但我還是打不開貨櫃的鐵門。」

商少川道：「關上貨櫃門是簡單的事情，但越簡單的裝置，往往是越難開啓。」

洛雲道：「那只是對被困在貨櫃裡的人而言的，在貨櫃外面，要打開櫃門倒是易如反掌的。」

這時候，莊强捧着下顎吃力地爬了起來。他盯着洛雲，但目光並沒有怨毒之色。

他站直了身子之後，才歎了口氣：「你是一塊混帳的貼身膏藥！」

洛雲笑了笑：「良好的貼身膏藥，對你只會有莫大的裨益，決不會把你的皮膚也扯脫下來。」

莊强吐出一口氣：「我若是黑社會頭子，你最少死了十八次。」

洛雲搖搖頭：「眞正厲害的黑社會頭子，才不會動輒就殺人，與其惹一身痲煩，不如多交一個朋友。」

莊强凝注着他，隔了很久才說：「朋友是應該彼此信任的，但我們之間根本沒有『信』字存在。」

洛雲悠然一笑，「凡事總有個開始的，交朋友自然不例外。」

莊强望了望商少川一眼，「商教授，你有什麼高見？」

商少川沉默着，良久才開口回答：「我們現在只能有兩種選擇。」

「第一種選擇是開魚槍射穿他的心臟？」

「不錯。」

「第二種選擇，就是讓他參加我們的計劃？」

「都給你說對了。」

「好，我選第一種！」

商少川立刻把魚槍伸前兩寸，直指着洛雲的胸膛，同時冷冷笑着問：「你聽見了沒有？」

洛雲神情木然地點了點頭。

商少川接着卻說：「莊先生說選第一種，其實意思就是說選擇第二種，這是他和我之間早有默契的協定！」說完之後，他就把魚槍抛在地上。

洛雲的神情還是一樣，連半點也沒有改變。

* * *

洛雲的估計沒有錯誤。

莊强、商少川、胡長冰和苗依依都不是什麼犯罪份子，但這些人聚在一起，到底有什麼重大的圖謀？

直至目前爲止，洛雲還是全不知情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事情絕不尋常。

能夠令商少川參加的計劃，決不會是平平無奇的計劃。

儘管洛雲心中有着無數疑問，但他沒有急急追問，反正他已參加了這個神秘的計劃。

商少川望了洛雲好一會，忽然對他說：「你是否想知道，那一輛貨車爲什麼會掉進懸崖裏？」

洛雲眨了眨眼：「要是商教授願意坦白相告，在下自然是洗耳恭聽的。」

商少川默然半晌，才繼續說：「那一輛貨車裝着的是廢物。」

「廢物？什麼意思？難道那是一輛垃圾車嗎？」商少川沉重地歎了一口氣，「但這一輛垃圾車裏面裝着的垃圾，它的價值最少是垃圾車的一百倍！」

洛雲不禁爲之呆住了，「這豈不是逾千萬元以上嗎？」

商少川點點頭，「不錯，這些垃圾太值錢了，但既已變成垃圾，就是一文不值。」

洛雲倒抽了一口氣：「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商少川望了望莊强，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態。

莊强沒精打采地揮了揮手，「算了，最偉大的人也會有失敗的時候，但失敗了便失敗，用不着那麼衝動。」

「你在說誰？」洛雲追問。

「你該猜得到的。」莊强的神態有點神秘曖昧。

洛雲的身子倏地一震，「你是說那個已經變成焦炭的司機？」

「司機？」莊强的臉色忽然變得一片漲紅，他甚至緊握着拳頭大聲咆哮起來。「他不是什麼司機，而是什麼世界上頂尖兒的科學家詹拔博士。」

「詹拔博士？」洛雲傻住了，「你不是說曾經在美國太空總署內有『火星導師』綽號的那位詹拔博士罷？」

「不是他還會有誰！」莊强憤怒地揮動着拳頭，「但在你的口裏，他只是一個貨車的司機！」

洛雲完全愣住。

在這裏，他遇上了商少川教授，已經是一件令他很詫異的事，但他做夢也想不到，駕駛着大貨車駛進深谷裏的人，居然會是詹拔博士。

詹拔博士是太空科技的頂尖科學家，凡是他參與的太空計劃，沒有一件是失敗的。

所以，他又被稱爲「成功博士。」

能夠在那一圈子被譽爲「成功博士」，決不是簡單，或者是偶然的事情，所以，當洛雲知道那個「貨車司機」就是詹拔博士之際，他實在是無法不爲之驚呆萬分的。

「他怎會駕駛着貨車從工廠大厦出去的？」洛雲忍不住問。

莊强的臉上立刻露出了難過的神情，商少川也比他好不了多少。

就在這時候，苗依依還索性哭了起來。

洛雲，一聽見女人在哭，心情就大亂了，他連忙勸道：「苗小姐別難過，詹拔博士之死是一樁意外——」但他還沒有說完，就覺得這種說法未免是太武斷了，而事實上，在他心裏，也一直沒有把這件事情當作意外看待。

他知道，其中必定大有原因。

但原因何在，他目前卻是毫無頭緒的，他現在只知道：「詹拔博士是運載着一批垃圾離開工廠大厦的。」

但那些垃圾到底是什麼東西？

只聽見苗依依的哭聲越來越是凄切，到後來，她還不斷重覆着一句說話：「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

洛雲覺得事情有點蹊蹺，便問：「詹拔博士之死，又和妳有什麼相干了？」

苗依依美麗的眸子裡閃動着晶瑩的淚花，她抽抽泣泣地說：「是我把他氣得下不了台的，其實，他製造的東西並不是垃圾，只是不適合他們使用罷了……」

「他們？」洛雲揚起了眉毛，「他們是什麼人？」

苗依依想繼續說下去，莊强卻截然地道：「不必解釋，我們現在就帶洛會長去見他們。」

洛雲心想：「這樣也好，他們到底是何方神聖，總瞞不過我的眼睛。」

莊强又瞪了洛雲一眼：「到目前爲止，我還弄不清楚你到底是我的敵人，還是我的朋友。」

洛雲聳肩一笑：「什麼都不是，我只是一個多管閒事的人。」

* * *

在莊强、商少川等人的率領之下，洛雲來到了一間地下室。

洛雲忽然問：「這裏是什麼地方？」

莊强道：「我只可以告訴你，這裏並非那一間工廠大厦，而是另一個你完全不知道的所在。」

洛雲微微一笑：「有必要如此故作神秘嗎？」

莊强搖搖頭：「這並不是故作神秘，只是你不明白我們研究工作情況而已。」

洛雲環顧四週一眼，悠然一笑：「這裏並不像個實驗室，倒像個室內運動場。」

莊强點點頭：「不錯，這裏的確是一個室內運動場，不少運動紀錄都是在這裏刷新的。」

洛雲又看了四周一眼：「你們在這裏擧行什麼運動？是不是柔軟體操？還是乒乓球比賽？」

莊强搖搖頭：「都不是，他們在這裏擲——」

但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地下室就响起了一下「砰」的一聲巨响。

那是一道鐵門撞開的聲音，由於地下室本來十分寧靜，忽然間响起了這麼一下的巨响，的確是足以令人嚇一大跳的。

莊强倏地喝道：「什麼事！」

喝聲未已，他已看見了五個如狠似虎的大漢直衝過來。

這五個大漢，全都是用絲襪罩着臉孔，而且手裏都有手槍。

商少川立刻攔在莊强面前，怒道：「你們是什麼人？怎可以亂闖到這裏來？」

中間一個大漢冷冷一笑，不由分說一拳就擊向商少川的下顎。

商少川一聲悶哼，隨即倒下。

莊强更怒，叫道：「你們想怎樣，儘管開口好了，何必動手傷人？」

那大漢桀桀一笑：「莊少爺，我們知

道你是很講義氣的，爲了避免許多不必要的麻煩，你最好還是合作一點馬上跟我們走！」

莊强臉色一變：「我爲什麼要跟着你們走？」

那大漢又在怪笑：「不爲什麼，只因爲我們是綁匪，而你就是我們的『參』！」

莊强愣住了，洛雲立刻挺身而出：「你們別動他！」

那大漢的槍嘴立刻壓在洛雲的太陽穴上：「他媽的，你是什麼東西？快給我跪下！」

洛雲沒有立刻跪下，那大漢陡地發出了一聲怒喝：「你以爲我不敢一槍轟掉你的腦袋！快跪！」

洛雲暗叫倒楣，心想：「今天交上了什麼運，老是給人用手槍，魚槍指着腦袋！」

那大漢並不是莊强、商少川之流，洛雲倒不必懷疑他是否有開槍的勇氣。

他只好跪下，在槍嘴之下屈膝！

那大漢發出了得意洋洋的笑聲，卻沒料到洛雲的膝頭才跪下去，右臂已一記肘拳重重直撞他的小腹！

在五柄手槍指嚇之下，洛雲居然膽敢赤手空拳猝然反擊，這眞是令人詫異萬分的事。

也正因爲誰都料不到他有這份膽色，所以那大漢連看也沒看清楚，就已給洛雲一記肘拳撞得彎腰嚎叫起來。

那大漢彎腰之際，恰好整個身子遮着洛雲，洛雲眼明手快，一手已把他的手槍抓了過來。

等到其餘大漢看清形勢之後，洛雲已把手槍壓在那大漢的臉上，同時冷喝：「你們都給我繳械！」

那四個蒙面大漢互望一眼，洛雲又已在大叫：「快放下武器，否則我先殺了他！」

那四個用絲襪罩住面孔的大漢顯然還在遲疑不決，但洛雲最少已爭取到一種有利的形勢，足以和這些匪徒互相抗衡。

但也就在這時候，背後忽然有人用玻璃瓶狠狠的敲在洛雲頭上。

要是在平時，憑洛雲的警覺性，一定可以把這種背後的突襲閃開，甚至會馬上作出兇狠的還擊，可是，他現在正全神貫注在對付那五個匪徒，而且還正在制服着其中一個大漢。，在如此情況之下，他又怎能閃開如此卑鄙的背後襲擊？

這一擊之力絕對不輕，洛雲幾乎在不到兩秒之內就已暈倒過去。

但也就在這不足兩秒時間之內，他已看清楚了襲擊自己的人是誰。

那人居然是胡長冰！

毫不起眼的小胡，在這重要的關鍵時刻裏，用一隻不值錢的玻璃瓶子，把驚奇俱樂部的洛會長擊得昏倒過去！

* * *

又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洛雲又從暈迷中悠悠轉醒過來，但這一切，他不再「暗中觀察四周環境」，而是一醒過來就把眼睛睜大。

他一睜大眼睛，首先看見的就是一座很名貴、很華麗的枱燈。

這種枱燈，絕大部份是用人手製造的，它的售價最少在三千美元以上。

然後，洛雲又發覺自己躺在一張極柔軟極舒適的大床上，而且床褥間還有陣陣蘭花般的香氣。

他有點難以置信，因爲他第一次給人弄暈，當他醒過來的時候，是給人用一個籠子關起來的。

但現在的情況，卻有雲泥之別。

他正想下床，就聽見了一個動人的聲音在身邊响起：「你可以繼續休息一會。」

那是苗依依的聲音。

苗依依穿着一件泰國的絲質長袍，頭髮又濕又亮，顯然正從浴室走了出來。

無可否認，她是一個十分動人的女郎。洛雲是個見多識廣的冒險家，對於女人的欣賞力向來自命不凡，能夠連他也認爲是美麗的女郎，肯定不會差到甚麼地方去。

洛雲凝視着她，看了很久很久才吹了一聲口哨，由衷地說：「妳眞美。」

她把濕滑的秀髮輕輕向後一掠：「你以爲我們在使用美人計？」

洛雲悠然一笑：「有美人計的地方，往往同時也會出現美男計。」

「但從來沒聽過美男計中的美男，會在一天之內昏迷兩次之多的。」

「這是將計就計。」

「唉，男人就是這樣愚蠢的動物，死要面子，死不認輸。」

「還有，看見了漂亮的女人就死心塌地追上去，甚至前仆後繼，不惜血流成河，屍積如山。」

苗依依忍俊不禁，掩嘴失笑。

她這樣一笑，更增嫵媚，連洛雲也不禁看得如痴如醉。

他緩緩地站了起來，問：「這是妳的房子？」

苗依依搖搖頭：「不，我的家沒有這麼漂亮，這是莊家的客房。」

「莊家？」洛雲倏地跳了起來，「妳是說，這裏是莊强的房子？」

「我已說得很清楚，這是客房，並不是莊强的卧室，要是在他的卧室裏，你最少可以在地板上找到十幾隻臭襪。」

「妳到過他的卧室？」

「沒有，這是他說的，」苗依依聳了聳肩，「他的房子，從來不准許傭人進去收拾東西，他說，他的房子就是他的領土，除了蟑螂和螞蟻之外，誰都不可以踏足其間，否則格殺勿論。」

「說說而已。」洛雲淡淡一笑，「他是個藝術家，藝術家的脾氣通常都是怪怪的，而且言詞往往十分誇大。」

苗依依眨眨眼盯着他：「你怎麼不問莊强現在怎樣了？」

洛雲攤了攤手，漫不經心地說：「他給歹徒擄走了，對不？」

苗依依跺了跺脚：「你明知道事態如此嚴重，怎麼還是如此輕描淡寫？」

洛雲嘆了口氣，忽然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腦袋：「我這個用來吃飯的傢伙，給妳的好伙伴狠狠敲了一記，這才是天下

間最嚴重的事。」

「你自私！」

「人類本來就是自私的動物，要不是這樣，恐怕早已和史前怪獸一樣絕了種。」

「但莊强的事，你總不能袖手坐視，他是你的朋友！」苗依依叫了起來。

洛雲嘿嘿一笑：「我和他之間，只可以在患難的時候才算是朋友，更尤其是當他有難的時候。」

「求求你別這樣小器好不好？莊强是個好人，他雖然脾氣古怪，但從來沒有傷害過任何人，包括我和你在內！」

「妳怎會和他混在一起的？」洛雲笑着問。

「別用『混』這種字眼好不好？我是個品格高尚的女孩子。」苗依依抗議。

「怎見得妳品格高尚？」

「我是一個交响樂團的大提琴手。」

「這就可以証明妳的品格高尚？」洛雲又笑了起來，「照妳這種論調，在街頭拉二胡唱北方小調的盲妹就不高尚了？」

「我沒這樣說過，你別把這種罪名加在本小姐頭上。」

「別再開玩笑了，莊强眞的給那些匪徒擄走？」洛雲的神情忽然變得很嚴肅。

「不錯，這是我們最大的耻辱，」苗依依咬了咬牙，「因爲我們找錯了一個人！」

「胡長冰？」

「他是個混帳的東西！他居然見利忘義，暗中勾結綁匪來對付莊强。」

「這是很難說的，莊家實在太富有。」洛雲嘆了一口氣。

苗依依跺了跺脚：「都是我不好！」

洛雲奇怪地盯住她的臉：「怎麼又跟妳有關係了？」

苗依依嘆了口氣：「本來，商教授是不贊成小胡也參與我們的計劃的，但莊强卻認爲小胡很有上進心，而且對科技的研究又是那末狂熱，所以認爲應該讓小胡加入。」

洛雲目光閃動：「照妳這樣說，那是莊强咎由自取，又和妳有甚麼相干？」

「當時，商教授和莊强爲了小胡應否參與計劃的事，有過一番爭論，結果決定投票。」

洛雲「唔」一聲：「商教授和莊强的意見分歧，兩人的票數是一對一，其餘的票數又怎樣？」

「詹拔博士棄權，」苗依依說：「他可以爲了科技的研究而廢寢忘餐，但卻從不願意理會人事上的問題。」

洛雲淡淡一笑：「所以，最後決定性的一票，就由妳來作主了，而且妳還站在小胡這一邊，贊成他參加這個研究計劃，對不？」

「我不是站在小胡的一邊，而是爲了支持莊强。」苗依依很坦白。

洛雲望住她：「妳很喜歡莊强？」

苗依依點點頭：「他這個人很有趣，和他在一起，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洛雲沒有放過機會，立刻趁機會說：「高芳節也是這樣說。」

苗依依的眸子裏閃過了一絲詫異的神情：「你認識高芳節？」

洛雲笑了笑：「我是否認識她，並不是重要的事情，問題是妳自己心裏這樣想。」

苗依依嘆了口氣：「高芳節和我相比，她是可憐得多的。」

「爲甚麼這樣形容她？」

「我只是很喜歡莊强，也許還有點愛上他，但高芳節對他的感情，卻像是大海中洶湧的波濤，根本無法可以克制着自己。」

「每個人都有愛另一個人的權利。」

「雖然這樣，但擁有這種權利，並不等於擁有幸福，」苗依依幽幽嘆了口氣，「相反地，它會帶來無限的痛苦。」

「妳指的是單戀？」

「不錯，單戀是戀愛的單程路，只會付出，而不會得到回報。」

「那倒不一定，不少浪漫的愛情，初時都只是由男方或者女方單戀，然後才把愛情的火燄燃起。」洛雲的說。

「但高芳節並沒有這種幸運……也許，她比單戀的人更加不幸。」

「她到底是一直在單戀莊强，還是莊强忽然移情別戀了？」

「據我所知，莊强對高芳節，本來是既不怎麼太喜歡，但也並不是討厭她的，他倆之間曾經相處過一段時間，而且雙方都很愉快。」

「但後來又怎樣？」

「其實，莊强並沒有眞正愛上高芳節，但要是沒有第三者的出現，他也很有可能成爲高芳節的丈夫。」

「是因爲高亨利的緣故？」

「不錯，莊强的父親，倒很渴望高芳節能夠成爲莊家的媳婦，那樣，他和高亨利就可以拉上關係了。」

「高亨利的底細並不太好。」

「但他有勢力，而且早已發財立品，沒有幹任何傷天害理的事，不管怎樣，最少莊强的父母，對高亨利都沒有甚麼歧見。」苗依依說。

洛雲淡淡一笑：「你就是那個第三者？」

苗依依抿嘴一笑：「我也希望自己就是那個第三者，但我並沒有這種幸運。」

「妳沒有這種幸運，誰有？」

「黛媚。」

「黛媚？她是誰？她姓甚麼？」

「她沒有姓氏，也不是一個孤兒。」

「既不是孤兒，爲甚麼會沒有姓氏？」洛雲大惑不解。

苗依依嘆了口氣：「有許多事情，你是不容易明白的，除非你有機會看見黛媚和他們。」

「他們？」洛雲不由發出一聲苦笑，「他們到底又是甚麼人？」

苗依依眨了眨眼：「他們是黛媚的兄弟姊妹，和她的族人。」

「族人？」苗依依吐了一口氣：「妳不是想說，黛媚是一個食人族的公主罷？」

苗依依搖搖頭：「別把他們形容得如此可怕，他們不但不吃人，甚至不吃肉食。」

「他們是素食主義者？」

「這並不是主義不主義的問題，而是他們一生下來就從不吃肉，就像是牛只

吃草的道理一樣。」苗依依解釋着說。

洛雲一愕：「他們可不是吃草的民族罷？」

苗依依居然點點頭：「最少有一半是的，他們吃最嫩的青草，而且視爲珍饈美味，但粗糙的草和枯黃的草，他們就決不會吃。」

洛雲聽得完全呆住了，過了好一會，他才說：「妳說的是眞話？」

苗依依冷冷一笑：「你若認爲我是個騙子，可以馬上離開這裏，誰也不會加以阻攔。」

「不錯，」露台窗簾外忽然响起了一個蒼老而疲倦的聲音，「洛會長，你是可以隨時離開莊家的。」

這房子的露台上有人，洛雲並沒有感到意外，而且早已察覺出來，只是詐作不知而已。

但這人若不開口，洛雲倒也不敢肯定這人是誰。

這人是商少川教授，他站在露台外面已經很久了。

＊　＊　＊

商少川的聲音聽來很疲倦，他的眼神也是一樣。

他從露台那邊走到床邊，足足花了一分鐘時間之久。

他的步伐是那樣緩慢，彷彿連走路的氣力也沒有了。

洛雲盯住他，忍不住說：「你受了很大的打擊嗎？」

商少川長長的嘆了一口氣：「事情並不順利，比想像中困難得多。」

洛雲忽然有點激動：「事情事情！他媽的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君子是不說粗話的，但洛雲並不是個君子，他是個現代都市的浪子，豪放不羈的狂人。

他現在只說「他媽的」三個字，已經是斯文得很。

商少川卻瞪着他，埋怨地說：「有女孩子在的場合，別太粗鹵好不好？」

洛雲「呸」一聲：「你他媽的懂個狗屁！古往今來，無數重要甚至是偉大的決定，都是在粗話連篇中孕育，繼而產生出來的，要是沒有『沒你娘鳥興』這種對白，水滸傳未必有資格成爲中國四大文學鉅著之一！」

商少川勃然變色：「你這種言論太過份了，若不是神經不正常，就是故意譁衆取寵！」

洛雲卻在這時候笑了起來。

商少川一呆：「有甚麼好笑！」

洛雲說：「你的火氣又回來了，那很好，証明你仍然活力充沛，可以面對任何挑戰。」

商少川默然半晌，忽然輕輕嘆了口氣：「莊強是個善良的年輕人，你和他一樣。」

洛雲悠然一笑：「謝謝商教授的讚賞，但現在並不是互相拍馬屁的時候。」

苗依依的眼色立刻一變，正想說兩句，商少川卻也笑了起來：「不錯，待事情一一解決之後，才再大拍馬屁不遲。」

苗依依咬了咬牙，忍不住哼一聲說：「若有人拍我的馬屁，我大叫非禮！」

商少川瞪了她一眼：「現在並不是開玩笑的時候，我們必須把莊強找回來。」

苗依依吸一口氣：「除了報警或者是照付贖款之外，我想不出有甚麼辦法可以把莊強救出險境。」

洛雲沉吟着，良久才問：「綁匪要求多少贖款才肯釋放莊強？」

商少川苦笑了一下：「他們獅子開大口，索價五千萬元。」

洛雲道：「那麼，莊強的父母怎樣處理這件事？」

商少川搖搖頭：「他們還不知道這件事。」

洛雲跳了起來：「甚麼？這怎可能？莊強是五千萬的『參』，倘若綁匪不向他父母勒索，難道還會向別人提出勒索鉅款的要求嗎？」

商少川這次卻緩緩地點了點頭，說：「正是這樣。」

洛雲愣住了，完全愣住。

他實在想不出，除了莊強的父母之外，還有甚麼人可以滿足這些綁匪的要求。

「有人可以付出價值五千萬的鑽石！」苗依依忽然這樣說。

她的話並不响亮，甚至彷彿是在自言自語，但洛雲每一個字都聽得很清楚。

苗依依立刻追問：「妳說的這個人是誰？是不是高芳節的父親？」

苗依依搖了搖頭：「不是他，而是另一個女孩子——黛媚。」

「黛媚？」洛雲又愣住了，他沒有見過這女孩子，但已知道她和莊強的關係不比尋常。

可是，他倒未曾料到，黛媚居然有如此驚人的財力！

「黛媚到底是甚麼人？」洛雲非要把事情查個水落石出不可。

「她是一個很聰明的女孩子，高貴但不驕傲，具有完美的人格，而且很漂亮很漂亮。」苗依依這樣形容黛媚。

洛雲試探着問：「難道連妳也比不上她？」

「我和她比？」苗依依似是大爲詫異，「我怎可以和她相比？她和我是完全不同的人。」

「完全不同的人？」洛雲大爲奇怪，「這是甚麼意思？」

商少川乾咳了一聲，說：「洛會長，關於黛媚的一切，你將會完全明白的，但現在，我們最重要的，就是把莊強救出來，其餘的事情，可以慢慢研究。」

洛雲默默良久，吁一口氣說：「最簡單的方法，是滿足綁匪的要求，他們要甚麼，我們就給他們甚麼。」

苗依依叫了起來：「不行，這並不是良好對付罪案的應有態度！」

洛雲微微一笑：「苗小姐，妳說得很精采，所以，我們應該報警。」

「我反對！」商少川緊握着拳頭，聲音聽來簡直是在咆哮着，他說：「這是萬萬不可以的，要是警方一插手，我們的研究工作會遭遇到很大的麻煩！」

洛雲蹙了蹙眉：「怎會這樣的？除非你們所謂的研究工作，是提煉毒品！」

「荒謬！」商少川把拳頭向前一伸，

差點就一拳擊在洛雲的鼻子上，「你不懂就少放屁！」

洛雲淡然一笑：「我的確甚麼都不懂，還望商教授多加指導。」

商少川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然後把兩手一攤：「那些混帳的劫匪，他們要的其實並不是錢，而是黛媚的一件東西。」

「是甚麼東西？」

「那件東西的名字叫『自由之母』。」

「自由之母？」洛雲一愕，接着立刻問：「它是不是一顆鑽石？」

商少川的臉色倏地一變，聲音同時轉厲：「你怎會知道的？是不是小胡那個混蛋——」

「別把我和胡長冰拉在一起，」洛雲立刻截住他的話：「胡長冰是胡長冰，我是我，在此之前，我從來不知道他這麼一個人，更不曾跟他有過任何接觸和勾結。」

商少川哼一聲：「那麼，你怎知道『自由之母』是一顆鑽石？」

洛雲道：「因爲我知道，有一袋價值不菲的鑽石，莊強曾經稱之爲『自由的油』！」

「自由的油！自由之母！」商少川發出了呻吟的叫聲。

洛雲繼續說：「『自由的油』既然是鑽石，那麼『自由之母』當然也極可能會是一顆鑽石，而且這顆鑽石可能是最大的一顆，對不？」

商少川睜大了眼睛望住洛雲，過了好一會才點了點頭：「你很聰明，這種推測完全正確。」

洛雲淡然一笑：「這只是很簡單的推理，並不值得驕傲。」

商少川沉吟片刻，忽然嘆了一口氣：「其實，那一顆『自由之母』價值到底該值多少，恐怕誰也不會知道。」

洛雲道：「它究竟有多大？」

商少川道：「是我所見最大的一顆鑽石。」

雖然商少川並未具體地把「自由之母」的大小及形狀說出，但這顆鑽石是特別巨型的稀世奇珍，那是完全不必置疑的。

洛雲想了一想，才說：「照你們看，黛媚肯不肯把這顆鑽石交出來？」

商少川沒有回答，只是輕輕的嘆一口氣。苗依依卻立刻用力地點頭，語氣十分肯定地說：「會的，只要她知道莊強現在的處境，就算要她把頭顱交出來，她也會答允的。」

洛雲聽得爲之呆住，但商少川卻不贊同這種見解：「綁匪若要她的頭顱，她也許會爲了莊強而自我犧牲，但那一顆『自由之母』，卻關係重大之極，她就算再對莊強更癡情，也不會把它交出來！」

洛雲更是大感詫異：「如此說來，這一顆鑽石，豈不是比她的性命還更重要嗎？」

商少川緩緩地點頭：「可以這樣說。」

洛雲不由苦笑着：「但我卻越來越糊塗了。」

商少川道：「糊塗是福，人生難得糊塗。」

洛雲嘿嘿一笑：「你們不是要我救莊強嗎？但我給你們弄得糊糊塗塗，東西不分，南北不辨，又怎能把莊強從綁匪手裏搶救回來？」

洛雲認爲，他這樣說是合情合理的，可是，商少川的想法卻並不一樣。

商少川還是不斷的在搖搖頭：「救人和我們的研究工作，完全是兩回事，雖然我們已同意你參加我們的計劃，但現在莊強身陷險境，就必須把他從綁匪手裏搶救出來，才說其他的事。」

他的態度很固執，洛雲也是無可奈何的。

忽聽見苗依依輕嘆一聲：「事情似乎很不順利，我們接二連三受到波折，這究竟是誰的不幸？」

商少川冷冷一笑：「現在並不是研究誰人不幸的時候，其實，我們都很倒楣，在這個重要關頭上，偏偏出現了那些混帳的綁匪！」

洛雲皺了皺眉：「算了，與其在這裏長嗟短嘆，不如採取實際的行動罷。」

商少川瞪着他：「你有甚麼高見？」

洛雲苦笑着：「我的高見，是採用抽絲剝繭的手法，首先把綁匪的底細查出來，然後才覷準機會行事。」

商少川道：「如何抽絲剝繭法？」

洛雲沉吟片刻，才說：「要是完全沒有任何資料，就算是福爾摩斯番生也沒法子可以破案的，對不？」

「你想知道胡長冰的事，可以問依依。」商少川對洛雲說。

苗依依沒好氣地笑了笑：「不錯，我是小胡的監護人，他的一切，我不清楚誰清楚。」

商少川立刻說：「現在不是開玩笑的時候，小胡是妳的老朋友，他的底細，妳的確是最清楚的。」

苗依依不禁爲之嘆息一聲：「我只知道，他從前並不是一個綁匪，也沒有和綁匪來往，但那已經是從前的事了，而現在，他已變得令我有不可思議的感覺。」

洛雲道：「妳認爲他有甚麼擧止，是最值得懷疑的？」

苗依依道：「小胡若有值得懷疑之處，我不會贊成他參加這個計劃了。」

「這到底是一個怎樣的計劃？」洛雲已不知道第幾次提出這樣的質問，現在，他又再嚐試了，就連自己也感到十分可笑。

苗依依沒有回答，但這一次，商少川卻忍不住說：「詹拔博士是太空科技專家，我們這一個計劃，自然是和這種科技有關。」

洛雲正想套出這種答案，這樣，他最少可以有了一種比較確切的概念。

洛雲正想再問下去，但商少川卻搶先說：「洛會長，你現在所知道的一切已經很多了，但最重要的還是把莊強救出來，所以，我希望你別再在這方面浪費時間。」

苗依依眨着眼，說：「你若想查清楚小胡近來的行爲，不妨向杜美寶那裏花點功夫。」

「杜美寶？她是誰？」

「小胡的女朋友。」

* * *

杜美寶是一間洋行的女秘書，年紀比胡長冰還大兩歲，她辦事能力相當高，所以很獲得老闆的信任。

但這幾天以來，她並沒有上班，洋行的職員對洛雲說：「杜小姐放大假，到夏威夷旅行去了。」

洛雲沒有再問下去，半小時後，他查到了杜美寶的住址，立刻前往找她。

但杜美寶的寓所裏沒有人，後來，她的鄰居告訴洛雲，說這個單身女郎已經在三天前搬走了。

洛雲心中有數，知道杜美寶和莊强的事一定有關係，但她已失了踪，又該怎樣追查下去？

要是換上別人，也許會一籌莫展，但洛雲卻是個法寶多多的人，他很快又有了主意。

他立刻回到那間洋行，繼續追查有關於杜美寶的一切，初時，他一連碰了幾個釘子，但他還是沒有放棄，終於，一個戴眼鏡的女職員向洛雲「大爆內幕」。

這個女職員叫姚秀，的確長得頗有秀氣，但卻胸襟狹窄，而且對杜美寶存着敵意。

姚秀對洛雲說：「杜美寶看來很斯文，但實際上，她是黑社會一位大阿哥的情婦。」

洛雲皺了皺眉：「這個不大可能罷，她若是黑社會大阿哥的情婦，又怎會和胡長冰走在一起？」

姚秀冷冷一笑：「別把美寶估計得太高，她有資格一輩子綁住大阿哥的心，才是奇事！」

洛雲心中暗暗好笑：「照妳這樣說，她是個『過氣黑社會頭子的情婦』了？」

姚秀笑了起來：「你這種形容詞雖然尖酸刻薄一些，但卻最貼切不過。」

洛雲卻在這時故意長長的嘆了口氣：「可惜她現在已失了踪，我連想見一見這個過氣情婦也緣慳一面，眞是時也命也運也……」

姚秀瞟了他一眼：「你不是想追求這個女人罷？」

洛雲嚇了一跳：「怎會追求她？只不過……」

姚秀冷冷一笑：「別在我面前裝模作樣了，其實，我早就知道你是甚麼人。」

洛雲怔住：「妳知道我是甚麼人？」

「當然，」姚秀咬了咬嘴唇，用一種充滿自信的語氣說：「我知道，你一定是個警探，爲了查案，所以要追查杜美寶的一切，對不？」

洛雲吁了一口氣，笑而不答。

姚秀又瞟了他一眼：「還有甚麼事情需要我幫忙，不妨開口。」

洛雲想了一會，說：「我若要找尋杜美寶，妳可以幫我一臂之力嗎？」

姚秀狡黠地一笑：「我將會得到怎樣的報酬？」

洛雲目光一閃：「一顆五卡拉鑽石，妳滿意不？」

「五卡拉的鑽石？」姚秀吃了一驚，「你在開甚麼玩笑？」

洛雲微微一笑：「妳就當我開玩笑了，但無論妳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我只能給妳這一點點微薄的酬勞。」

姚秀嘆了口氣：「我寧願你給我一個吻。」

洛雲盯着她，忍不住捧着她的臉，說：「妳很漂亮，我早就想這樣做，但這裏是大庭廣衆的地方……」

「你不敢？」

「本來是不敢的，但我又怎能抗拒一個可人兒的邀請？」洛雲說完之後，就摟住她的纖腰，和她輕輕一吻。

雖然這一吻看來是如此「微不足道」，但姚秀已感到很滿足。

她從來沒有見過洛雲那樣有魅力的男人。

* * *

姚秀不喜歡杜美寶，不但不喜歡，簡直就把她當作是頭號大敵人。

因爲在公司裏，杜美寶的表現比她出色，而且姚秀一直認爲，杜美寶是針對着自己。

女人一結上了樑子，往往一輩子也不能化解，而且起因可能會是芝蔴綠豆般的小事。

姚秀雖然憎恨杜美寶，但對杜美寶的事並非不聞不問，相反地，她一直都在暗中留意杜美寶的一舉一動，甚至曾經暗中跟踪，簡直把杜美寶當作罪犯看待。

姚秀爲甚麼這樣做，這一點，恐怕就連她自己也無法解釋。

但她以前所做的種種事情，卻幫了洛雲一個很大的忙，要不是這樣，洛雲想在這個時候找尋杜美寶，就不會那麼容易了。

杜美寶在甚麼地方？

要不是姚秀帶着洛雲東找西訪，洛雲一輩子也不會打到潤利車房來。

潤利車房在近郊的一座小山崗下，在它的附近，有一間木材廠，和幾畝菜田。

這是一個毫不起眼的地方，但姚秀卻把洛雲帶到這裏來。

姚秀在木材廠那邊就丟下了洛雲，她說：「你是個冒險家，我不是。」

洛雲完全同意，微笑着向她揮手：「妳的責任已經完成，我會記住妳的。」

姚秀眸子大亮，笑笑說：「你這個人很有趣，希望我們以後還能再見。」她說完之後，就截停了一輛的士走了。

洛雲大大的鬆了一口氣，對他來說，姚秀並不是個太討厭的女郎，但卻也不見得怎麼討人歡喜。

和她相處了兩個小時，洛雲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找到杜美寶的下落。

因爲他深信，杜美寶和胡長冰必然有着緊密的聯繫，他們很可能會在一起。

* * *

車房門外，亂七八糟地擺放着一大堆鋼鐵。

這一大堆鋼鐵，可以說是機械零件，但也可以形容爲垃圾。

車房內有一輛汽車，雖然它的確是一輛汽車，但給人的印象也只有「垃圾」

這兩個字才能貼切地形容。

洛雲沒有見過杜美寶。

現在，他深信只要看一眼，就可以認出杜美寶這個女郎。

那是拜姚秀所賜，她有杜美寶的照片，而且數量還十分之多。

其中有些還是偷拍的。

姚秀就是一個如此莫名其妙的女郎，她又不是間諜，但她在杜美寶身上所下的功夫，卻簡直比國際間諜還更積極。

到頭來，得益的是洛雲。

洛雲雖然很急於要把莊强救出來，但他知道，「欲速則不達。」所以，他並沒有貿貿然進入那間垃圾站似的車房！而是在木廠那邊找到一個隱蔽之處，暗中觀察車房內外的動靜。

車房內有一個瘦老頭，他戴着一副老花眼鏡，手裏捧着一本武俠小說看得津津有味。

這老頭看來無甚可疑之處。

但這無甚可疑之處，偏偏也就是最可疑的地方。

一間車房，應該有年輕力壯的修車工人才對，但這老頭又不是修車工人，他在這裏有什麼作用？

要是換上別人，也許會以爲他是個年老的看更。

但洛雲却不以爲然。

因爲從他的經驗判斷，這老頭亦不是尋常的人，因爲他看見這老頭的指骨，結着厚厚的繭。

這老頭是個技擊的高手！

雖然，他現在年紀已經老了，但洛雲還是不敢小覷這個老頭。

時間一分一秒地溜走，車房裏看來是那麼平靜，老頭除了偶然抹一抹眼鏡之外，他甚至連坐的姿勢也沒有改變過。

到了下午五點左右，老頭才懶洋洋地打了一個呵欠，把武俠小說放在一旁，然後把車房的鐵閘關上。

但這老頭並沒有離開車房，而是把自己關在車房之內。

車房的面積並不太大，而且還有一輛垃圾般的汽車，這老頭卻把自己關在裏面，難道他打算在車房內歇宿嗎？

就算他眞的要在車房裏睡覺，現在時候還是太早了。

他最少也該去吃飯。

除非在那車房之內，有食物可以讓他充飢！

但情況看來顯然並不尋常，洛雲打算上前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以他的本領，要弄開這間車房的鐵閘，絕對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但問題卻是，只要他一打開這鐵閘，那個老頭就一定會發覺。

洛雲當然不想打草驚蛇，但若不是這樣，他又還能採取怎樣的步驟，作出更深一層的調查？

但最後，他還是繼續忍耐着。

天色漸漸黑了，洛雲並沒有感到太疲倦，但卻有着飢渴的感覺，他已大半天沒有吃喝。

那個老頭又怎樣？難道他在車房裏進餐嗎？

雖然這是有可能的，但無論怎樣看來，這卻是不尋常的事情。

有好幾次，洛雲已不打算再呆等下去，但不知何故，他仍然又再忍耐下來。

看看腕錶，已九點半了，車房裏一面黑暗，連燈光也沒有亮着。

這也是不合情理的，那個老頭除非一關掉鐵閘就在車房裏睡覺，不然的話，他又怎會連一點燈光也不燃亮起來？

一想到這裏，洛雲覺得事情大有蹊蹺，於是，他又再等候着。

但他在等甚麼？

這一點，就連洛雲自己也不知道，但除了再等下去之外，他暫時還想不出一個比較可行的辦法，來採取適當的行動。

然而，能夠這樣等待，已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一直到了十點五十六分，車房鐵閘忽然打開。

洛雲立刻全神貫注留意着車房內的情況，只見鐵閘打開之後，出現在洛雲眼前的，居然是一輛簇新的勞斯來斯豪華房車。

這一輛車子，和剛才停放在車房內的垃圾車輛，簡直有天淵之別。

就連洛雲也感到爲之一陣糊塗了，這是什麼玩意？是一個偉大的魔術師在變戲法嗎？

這輛華麗名貴的車子很快就開走了，洛雲只能看見車廂裏有兩個人，一個是開車的司機，另一個則坐在後排座位之上，但都未能看清楚他的臉孔。

但不管怎樣，這種突如其來的變化，已足可証明，這間看來毫不起眼的小車房，果然是大有古怪的。

就在這時候，洛雲看見車房裏有一個人正在探頭探腦的，向外面東張西望。

這人赫然正是胡長冰！

* * *

胡長冰果然在這車房裏。

而且，他一定早就在車房裏面，因爲洛雲並沒有看見任何人曾經進入過車房。

洛雲已忍耐得太久了，這一次，他再也無法忍耐。

他立刻採取行動。

他不動則已，一動就有如美洲豹般驃悍，就連他也感到有些驚詫，因爲他現在已很飢餓，而且久候多時，早使他感到相當疲倦。

但他一動起來的時候，那股狠勁仍然是那樣驚人。

胡長冰就是給洛雲懾住了。

他從來沒有見過如此驃悍的人，當洛雲向他疾衝過來的時候，那種氣勢竟然使他爲之手足無措。

他想把鐵閘拉下，但不知如何，卻手足酸軟無力，連鐵閘也拉不下去。

等到他稍爲定一定神之際，洛雲的拳頭又已擊向了他的下顎。

洛雲並不是一個拳師，但他的拳頭卻比絕大多數的職業拳師還更可怕。

胡長冰又怎受得起這一拳?

洛雲一拳就把他擊得昏倒過去,他倒下去的時候,甚至連悶哼一聲也沒有發出來。

洛雲把胡長冰拖到車房一角放下,然後就把鐵閘向下拉。

這一拉,本該是胡長冰的責任,但他卻在拉下鐵閘之前,給洛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制服。

洛雲一拉下鐵閘,立刻就聽見有人在叫喚:「阿冰,你怎麼啦,還不下來在上面幹嗎?」

那是一個女人的聲音,而且洛雲還可以肯定,她就是杜美寶!

* * *

洛雲很快就找到了一條通道。

原來在這車房之內,是有另一條汽車通道,可以一直通向地牢下面的。

這車房居然別有洞天,它到底是屬於甚麼人的?

當然,胡長冰、杜美寶和一羣綁匪混在一起,那是無可懷疑的事,但這綁匪到底又是何方神聖?

還有,剛才開出去的那一輛勞斯來斯,它的主人又是誰?

倘若這裏是綁匪的大本營,那麼,坐在勞斯來斯後排的那個人,極可能會和這綁架案大有關連。

但那人已經走了,他到底是誰?

現在,洛雲首先要面對的,就是眼前的形勢。

他不再遲疑,立刻從那通道直走下去,不到五秒,就有一個人從通道下面急衝上來,喝道:「是誰?停步!」

這人年紀大概三十多歲,身材相當健碩,手裏還握着一柄手槍。

他的喝聲很响亮,態度很不客氣,洛雲知道,在這種情況下,這人是隨時都會開槍的。

要是換上別人,此刻必然會停步,舉手投降。

但洛雲並非別人,他是驚奇俱樂部始創人兼會長,別人興高采烈的時候,他可能會大發脾氣,別人會舉手投降的時候,他卻偏偏施展最兇狠的反擊。

他的反擊極快,一個滾地葫蘆,人已欺身撲向對方。

槍聲倏起,但洛雲卻在怪笑,接着大聲說:「射歪了!」

大漢眼色驟變,正想開第二槍,小腹已給洛雲一拳直撞過來。

洛雲這一拳是毫不留情的,因爲拳頭再不留情,還是及不上一顆子彈的。

大漢雖然身材魁梧,一副孔武有力的樣子,但卻經受不起洛雲這一拳。

事實上,能經受得起如此一拳的人,恐怕是有如鳳毛麟角了。

洛雲不但給了他可怕的一拳,而且還把手槍奪了過來。然後,通道下又有兩個人衝了上來,其中一人失聲叫道:「大哥!」

大哥!

這個挨了一記重拳的大漢,是這夥人的大哥!

洛雲不知道這人的身份,倒還罷了,既知這是綁匪的首領(最少也是重心人物之一),情況自然又是大大的不同。

他立刻把手槍指着首領的腦袋,隨即喝道:「統統給我站開一旁!」

這時候,已有四男一女圍了上來,那個女人正是杜美寶,而其餘的男人,不問而知就是那些綁架莊强的歹徒,而這幾個人,都已把手槍拔出,直指着洛雲。

洛雲冷冷一笑:「有種的便開槍,一命換一命,這是最公平的交易!」

給洛雲挾持着的大漢卻叫了起來:「別怕他,他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開——」話猶未了,洛雲已反手拍向他的面龐。

他這一拍勁道十足,可不是開玩笑的,那個大漢的臉登時被打得又紅又腫。

杜美寶尖叫起來:「你是什麼人!」

洛雲冷冷一笑:「和妳一樣,都不是好人!」他說着這兩句話的時候,槍管壓得那個大漢更緊。

以人數來說,洛雲自然是處於劣勢的,但他已把綁匪的首領挾持着,卻又在劣勢之中爭取到優勢。

另一個年紀比較大的綁匪沉着臉,說:「朋友,你是從那裏來的?」

洛雲哈哈一笑:「好像是從石頭裏爆出來的。」

綁匪道:「在這個時候虛耗時間,對大家都沒有好處,你要多少?」

「我要多少?」洛雲又笑了。「你把我當作什麼人?是你們的行家?還是賊亞爸?」

「希望你不會是那些笨警探!」

「笨警探?你以爲這裏正在上演滑稽警匪片嗎?」

「少廢話,你想怎樣?」

「走馬換將!」

「什麼走馬換將?」

「我把你們的首領釋放,你們恢復莊强的自由!」

「不行!我們不能爲了一個人,而把整個計劃取銷!」那個綁匪的態度看來十分倔强。

洛雲冷笑着,他知道自己正面臨着一場艱苦的談判。

「朋友,你們這個計劃,本來就是註定要失敗的!」他試探地說。

綁匪冷冷一笑:「是成功是失敗,與你無關!」

「但莊强是我的朋友!」

「我們不管你和莊强有什麼關係,總之,你現在最聰明的做法,就是把我們的大哥釋放,然後馬上離開這裏!」

「要是我依照閣下的話去做,又何必冒險直闖到這裏來?」

「除了釋放莊强之外,你可以提出別的條件,例如金錢,或者是杜小姐!」綁匪忽然伸手向杜美寶一指,「她是個很不錯的女郎,你和她玩三幾天,保証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快樂。」

他說完之後,幾個綁匪一起轟聲大笑起來,而杜美寶不但不以爲忤,反而向洛雲拋了一個媚眼。

杜美寶的確很騷媚,也比姚秀美麗。

但在洛雲的心目中,又有那一個女郎的眼神可以和蕭朗月相比?

蕭朗月沒有「媚眼」可拋,因爲她的眼神是高貴的,明亮動人的,決不能用這個「媚」字來形容。

杜美寶的眼神,也許可以讓許多男人看得目眩神馳,但卻無法令洛雲爲之動心。

洛雲當然並不是個全無弱點的男人,但他的弱點並不在這裏。

「你們現在聽着!」洛雲忽然發出了一聲暴喝,而且在發出暴喝的時候,又用手槍的槍管擊在綁匪首領的太陽穴上:「除了把莊强釋放之外,我決不會和你們有任何的妥協!」

那個綁匪臉色一沉:「朋友,你這樣做,對你自己似乎沒有什麼好處!」

洛雲冷冷一笑:「你明知道這是廢話,卻偏偏說出來藉以拖延時間,眞是可笑復可憐,我現在給你們一分鐘,在一分鐘之內,若還不釋放莊强,我就開槍!」

「你敢?」

「我也許不敢開槍,你們不妨賭一賭,就當作是押骰寶賭大小好了。」

洛雲說完之後,就看着腕錶。

一分鐘並不是一段太長的時間,可說是轉瞬即逝。

這是一種賭博,洛雲在賭,那些綁匪也在賭,但現在,雙方都不知道結果將會是怎樣的。

倘若是賭骰寶,那麼,這一注開出來的將會是大?還是小?

一分鐘很快就過去了,雙方還在僵持着,但他就在這時候,通道上忽然有人冷冷一笑,說:「你們不必賭了,這一局開的是圍骰,三顆都是六點統殺!」

這人的聲音很蒼老,但卻有一種說不出懾人的力量,洛雲不必轉身去看,就已知道這人是誰。

那是商少川教授!

* * *

商少川居然會在這裏出現,就連洛雲也大感意外。

而且,不但商少川突然出現,苗依依也來了。

在苗依依的身邊,有一個西裝筆挺的中年人,他戴着一副深度近視的眼鏡,臉上露出了一種很不自然的笑容。

這種笑容,簡直是比哭還更難看。

那些綁匪一看見這個中年人,立刻面露驚詫不已的神色。

商少川對那中年人絕不客氣,忽然一個耳光打在他的臉上。

一個綁匪怒喝衝前:「你怎可以動手打他?」

商少川冷冷一笑:「爲什麼不可以?我不但可以打他,甚至殺了他也是可以的!」

那個綁匪想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但那中年人卻揮了揮手,道:「亞超,你不要亂來,他……他是商少川教授,也是我的兄長!」

那個綁匪陡地呆住,道:「什麼?他……他是你的兄長?」

那中年人道:「不錯,他是我的同胞兄長,他這個人有研究狂,和我的妻子一樣。」

亞超面露不以爲然的神情:「不!這是不可能的,你姓戚,他姓商,你們怎會是兩兄弟?」

那中年人嘆了口氣,道:「朋友們,很對不起,一直以來,我都沒有把眞正的姓名告訴大家,其實,我並不是姓戚的。」

「不姓戚,難道……姓商?」亞超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

那中年人嘆息一聲:「是的,我叫商少棠……」

亞超暴跳了起來:「你爲甚麼不肯和我們老老實實的合作。」

商少棠又嘆了口氣:「我並不是不老實,而是想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痲煩……」

亞超道:「這麼說,那個計劃……」

「當然是取消了,這計劃該由我的兄長來主持,再說,沒有『自由之母』,我們連最起碼的動力也消失了,又還能弄得出一些甚麼來?」商少棠神情萎頹地說。

洛雲心中暗叫:「怪哉怪哉!怎麼又有一批人想計劃這個計劃那個了?他們想進行的到底是甚麼樣的計劃?」

他心中滿是疑問,但目前卻無法得到解答。

他只能靜觀其變,反正局勢正在不斷在進展,到底將來會變成怎樣,那是誰也無法可以逆料的。

* * *

商少川的出現,使形勢起了急劇的變化。

商少棠顯然是整件綁匪案的主腦人物,但他爲什麼要這樣做?

商少棠終於下命令,把莊强釋放,其後,商少川仍然狠狠的把他罵了一頓。商少棠無精打采地離去。

莊强給那些綁匪囚禁在地牢內,到現在才能恢復自由,可是,他甚麼都不關心,甚至沒有問自己給甚麼人綁走。

他只是問商少川:「我們的計劃還可以繼續下去嗎?」

商少川毫不遲疑,立刻就大聲回答:「當然可以!」

洛雲再也忍不住了,他突然一手把莊强抓了過來,瞪着眼睛說:「你們若要繼續進行計劃,首先要令我這個浪子狂人滿意!」

莊强眨眨眼:「你想要多少?」

洛雲怒吼起來:「別用這種口胳對我說話,我並不是綁匪!」

商少川在旁邊長長的嘆了口氣:「我弟弟也不是一個眞正的綁匪,他所擁有的財富雖然比不上莊家,但卻也不會差得太遠。」

苗依依也跟着嘆了口氣:「他根本不需要錢,他所需要的只是那一顆叫『自由之母』的鑽石!」

洛雲道:「他也想進行那個計劃?」

商少川道:「不是他,是他的妻子雷敏貞。」

「雷敏貞?這個名字倒不陌生。」洛雲面色一凜,「她是不是雷氏電腦公司的總工程師?」

(未完・三)

上文提要：因其父余修竹投向蓋天幫，余青玉等人此刻拜會梅花莊莊主梅飛雪，當然遭人白眼和蹊落，尤其是趙家莊莊主趙北坤的冷嘲熱諷，令余青玉心中更加忿恨難平，唯有黯然離去。三日後，蓋天幫進襲梅花莊，余青玉等人暗裡相助，引開敵人……梅飛雪獲知後，一改常態，並令其子跟隨余三藉此加以磨練……余三等人在破廟中渡宿，兩條黑影掠至……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爭霸

遺愛在人間　福緣承恩澤

「聽說凌水雲險勝一招，但他自己身上的經脈也被萬象的『浪淘沙般若功』震斷了幾根，可說是得不償失。凌水雲回中原之後，便改姓換名隱居起來！」姓蔣的道

「好厲害的萬象禿驢！」姓伍的讚嘆了一聲，語氣忽然一變。「聽你之語氣，似乎到如今還不知其下落。」

姓蔣的哈哈一笑，「在下若查不到他的下落，還敢來見你麼？」他頓了一頓，續道：「最後在下幾經辛苦才在一位垂死的老和尚口中探到消息，原來凌水雲竟然看破紅塵，出家做了和尚！」

姓伍的一怔，隨即發又問：「他在那座廟內出家？」

「在嵩山少林寺！不過那和尚來不及說出他的法號，便斷了氣！」

余青玉聽此人一派胡言，心中詫異，又因聽得入神，忘記閉氣，呼吸稍重，姓伍的立即發現，喝道：「後面是什麼鼠輩偷聽？快給老夫滾出來！」

話音剛落，只見那人依然盤膝，但身子却升高幾尺，凌空轉身，再落下時，脚尖已抵地，身子登時如離弦之矢般，向神龕射去，人未至，兩掌已抵出！

兩股凌厲的掌風過處，但聞「蓬」的一聲响，神龕四分五裂，轟然倒地，幸而雲開及余青玉發覺得早，及時向兩旁飛去，剛站穩脚，只見姓伍的又盤坐在地，看其年紀並不太大，絕不超過六十歲，但雙眼凹陷，竟然是個瞎子！

那姓伍的瞎子沉聲道：「快報上名來！」

余青玉尚未答話，雲開已先道：「在下等因錯過宿頭，在此避雪，不知閣下與人在此相會，無意中聽到這些話，恕罪恕罪！」

那個面目死板自稱姓蔣的人見到他兩人目光一變，喝道：「伍兄要你們報上名來，閣下囉嗦什麼？不乖乖答話的，今夜休想離開此廟！」

余青玉道：「閣下的聲音十分耳熟，未知在何處見過，閣下何不取下臉上的面具？」

姓蔣的目光再一變，喝道：「伍兄，左首那人便是凌水雲的唯一徒弟余青玉！」

話音剛落，伍瞎子身子又飛了上來，向余青玉射去。余青玉這次已有準備，長劍出鞘，反刺其心窩，但伍瞎子數十年的功力，非同小可，雙袖忽然張出，如大鵬展翅，硬生生又升高了幾尺，再一袖由高擊下，勢如泰山壓頂！

雲開大喝一聲，鋼刀橫劈，直取伍瞎子小腹！伍瞎子左袖一落，拂在刀背上，身子又借力換了一個刀位，右掌透袖而出，發出一股罡氣，直迫余青玉！

余青玉大驚，左掌在神枱上一按，一個沒頭觔斗翻開，叫道：「前輩，此人胡說八道，家師三年前早已被蓋天幫的人害死！」

「你說什麼？簡直胡說！快叫凌水雲來見老夫！」伍瞎子身法之快，前所未見，直如鬼魅一般，自雲開身前飄過，再度撲向余青玉，雲開一刀劈出，竟然劈了個空！

余青玉見廟內地方狹窄，閃避不是辦法，只好站穩脚步，沉着揮劍抵禦，伍瞎子一連幾招都沒法佔到便宜，不怒反喜，道：「小子，看你的劍法，果然是凌水雲那匹夫所授，好極了，待老夫擒了少的，不怕老的不出面！」由是攻勢更急。

雲開道：「姓伍的，凌前輩的確已死，你要找他報仇，必須先向閻羅王申請！」

「哼，你是什麼東西，居然敢譏笑老夫，凌水雲的武功，除了老夫和萬象之外，尚有誰能傷害得了他！」

「凌前輩因經脈已斷，內力全失，莫說是你我，就算是小孩子也可取其性命！」雲開知余青玉不是其對手，拚命在伍瞎子背後急攻。

伍瞎子冷冷地道：「是眞是僞，待老夫擒下了余青玉，自有辦法分辨！」他左掌再度拍出，可是這一次的罡風却不如上次威猛。

余青玉展開「千樹落英掌」的步法，雙脚一錯，閃過一邊，不與對方硬拚。

伍瞎子喝道：「再吃老夫一掌！」他避開雲開的糾纏，雙掌齊出。余青玉一躍而起，躍上橫樑，伍瞎子尖喝一聲，亦振衣躍起，不料他居然只跳高了八尺，便冉冉降下，還發出一聲輕咦。

雲開不知就裡，抱刀衝前，伍瞎子及時伏地滾開，狀甚狼狽，雲開失去重心，直標至廟門前才收住了脚，姓蔣的倏地翻起一掌，擊向其背心。

雲開也了得，他在巢湖苦練了三年，功夫並無白費，千鈞一髮之際，突使「移位換位」的上乘功夫。橫移三尺，姓蔣的那一掌拍在廟門上，將廟門擊飛，一股凌厲的北風，立即湧了進來，廟內的火光驀地一暗。

忽聞伍瞎子喝道：「你在酒中下了什麼藥！快取解藥來！」

與此同時，余青玉也叫了起來：「我記起了，他是杏花莊的大莊主白憐香的內弟周銀漢，雲叔叔，快攔住他！」

話音未落，姓蔣的已向廟門射去，雲開快一步，寶刀一橫一翻，已將姓蔣的截住！姓蔣的也厲害，突然頓足躍起，向廟頂射去。

余青玉又高聲叫道：「卓成雙，梅傲華快攔住他！」

他走前幾步，作勢欲躍。

伍瞎子喝道：「快追！」余青玉不由自主，如受催眠般，跟着振衣跳上，伍瞎子忽然雙掌齊擧，印在余青玉的鞋底！余青玉但覺兩股陰寒之氣自脚底的「湧泉穴」湧上進來，不由機伶伶地打了個冷噤，但身子去勢更疾，有如離弦之矢般！

與此同時！廟頂「嘩啦啦」一陣亂响，瓦礫如雨飛下，姓蔣的穿洞而出，但余青玉幾乎同時亦飛了出去！

余青玉人在半空，長劍便當先刺去，姓蔣的急切之間擧臂一撥，鮮血泉湧，但却逃過大難，落在廟頂！如彈丸般躍起，向下飛落！誰知廟外雪地上，早已站着兩個人，正在等他！

姓蔣的大驚之餘，一落地忙道：「且慢，我有話說！」

卓成雙道：「待咱們擒住你之後，再慢慢說未遲。」他身法快，首先截住他，立即展開攻勢。

姓蔣的大聲呼道：「伍兄，你到底要不要解釋？」

余青玉疾飛落雪地，道：「閣下今夜是沒法溜掉，倒不如光棍一點，乖乖回廟吧，再想玩花樣，便必先取你狗命！」

姓蔣的只好乖乖走回廟內，只見伍瞎子跌坐在地上，正在用功迫毒。滿頭都是汗珠。余青玉喝道：「還不快把解藥交出來？」

姓蔣的自懷內取出一隻瓷瓶來，道：「只須服兩顆藥力便解！那是酥骨散，不會致人於死地的……」

余青玉見瓶內尚有的好幾顆藥丸，便傾出兩顆遞前，道：「你先服下去，假如不是解藥，頭一個死的便是你！」

姓蔣的坦然服下，半晌不見有變化，余青玉這才餵伍瞎子服下。雲開一把扯下姓蔣的面具。余青玉一眼認出他便是昔年杏花莊莊主白憐香的內弟周銀漢，當下問道：「你爲何要改名？」

周銀漢道：「周某以前受其恩，本該圖報，但他却强迫我報恩，周某恐被其知道身份，他會到杏花莊鬧事，所以……」

「既然如此，你爲何又肯替他打探消息？」

「因爲後來他打輸給令師之後，志切報仇，四處找他，周某無意中又被他遇上，他在周某身上下了禁制，在下不得不聽令，故此胡亂措詞推搪！」

雲開心中暗道：「原來他身上被下了禁制，難怪這姓伍的會相信他，輕易喝下了毒酒！」當下問道：「這姓伍的叫什麼名？」

「他叫伍籍古，是武林一等一高手……」

雲開斥道：「胡說！雲某怎地不會聽過？」

「他有個外號叫做伍亞仙，住在東海蓬萊島上！」

雲開「啊」地叫了一聲：「原來是他！你爲何不留在杏花莊？」

周銀漢苦笑道：「世人均知杏花莊雖是我姐夫和荀卓君所創，但仗的却全是我姐夫的威名，姐夫死後，蔣莊主之位傳給荀卓君所創，周某不願屈居人下，便離開了杏花莊。」

余青玉道：「胡說，令姐夫與荀卓君是師兄弟，杏花莊是他兩合力所創，雖然白憐香名氣較响，但到底荀卓君亦是創辦人，你姐夫死後傳位給他，乃天公地道之事，難道傳位給你才合？」

雲開冷笑道：「但據我所知，你並非不甘心屈居人下，而是出賣了杏花莊！」

周銀漢臉色一變，道：「豈有此事？這種話可不能胡謅，你有証據麼？」

雲開再一聲冷笑，道：「雲某如今雖然拿不出証據，但却知道你將杏花莊內的情況賣給蓋天幫，並在蓋天幫圍攻時做了內應，故此不敢再以眞臉目示人！」

周銀漢臉色青白，恐怕今日要葬身此處，突然發難，雙掌齊出，一拍一抓

，向身旁的余青玉攻去，心想只有制服了余青玉方可撿回一條性命。

他如意算盤打得響，但卻料不到今日之余青玉已非昔日吳下阿蒙，他眼珠子一轉，余青玉已有了準備，當周銀漢雙掌齊至時，余青玉雙臂幾乎同時抬起，左掌一撥，右掌急印而出，兩掌相交，周銀漢未盡全力，立即彈開幾尺。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亞仙」伍籍古倏地自地上升起，一掌印出，正中周銀漢後背，但聞「蓬」的一聲響過後，周銀漢身軀如斷線風箏般飛前，張口噴出一股血箭。

雲開忙道：「且慢殺他！」

伍籍古怒道：「此廝生性奸狡，不殺留在世上，尚有何用？」

余青玉走前，只見周銀漢已氣如游絲，喘着氣道：「快叫他……替我療傷……否則他，他自己也……」

余青玉急問：「他自己也如何？」

「他命……」周銀漢一句話未說畢，已然斷氣。

伍籍古耳朵比常人靈得多，冷哼一聲，道：「老夫命長得很！余青玉，你確是凌水雲的徒弟！令師如今何在，快將情況告訴老夫，以免自誤！」

余青玉便將凌水雲生前的遭遇說了一遍，「家師的確而經作古，否則必然會來與前輩相會！」

伍籍古呆了一呆，忽然大笑起來，他笑聲宏亮，震得余青玉等四人耳鼓嗡嗡作響。余青玉忍不住問道：「前輩因何發笑？」

「笑？混帳！你連老夫在哭也聽不出來？」伍籍古仰天大叫道：「凌水雲啊凌水雲，你死了教老夫如何報仇？眞是豈有此理之至，老夫這些年的苦頭豈非白吃？」一頓又問：「余青玉你見過萬象的武功，你覺得他的武功高，還是老夫的高？」

余青玉考慮了一下，道：「萬象大師的內力似乎較深一點，前輩的身法則比他快，眞要決鬥，恐怕千招之內，難分勝負，不過……」

伍籍古厲聲問道：「不過什麼？」

「不過前輩雙目失聰，恐怕還是要吃虧。」

伍籍古又一陣大笑，道：「好好，說得好，果然不愧是凌水雲的徒弟！老夫雖未與他交過手，但估計他亦不在老夫之下，你之看法，持平之至，並無討好老夫之心！」

余青玉道：「晚輩無須討好前輩！」嘴上雖然這樣說，但內心深處，還是認爲萬象比伍籍古稍勝半籌。

伍籍古又道：「余青玉，你既然是凌水雲的徒弟，老夫找不到令師，只好找你玩玩了！」

余青玉忙道：「晚輩怎是前輩的敵手？」

「哼，你不用再說廢話了，待老夫伸量伸量你！只怕你無胆應戰耳！」

余青玉道：「晚輩雖明知非前輩之敵，但既然前輩青睞，也只好捨命陪君子！」

「好，有種！這才無愧是凌水雲的弟子，快拔劍準備，老夫絕不客氣！」

雲開忙攔在余青玉的身前，道：「三公子，你非其敵手，待愚叔先來會會他。」

伍籍古怒道：「你趁早給老夫滾開！老夫只想與他印證一下，看看自己這幾年所創的招式能否剋制凌水雲的武功，老夫殺不了凌水雲，就算殺了他十位徒弟，也不光采！滾開，老夫不會殺他！余青玉，你聽見沒有？放心盡力施爲就是！」

雲開這才放心退開一旁，余青玉代表師父出戰，既感自豪，又隱隱覺得肩上重逾千斤。這一仗既然是代表師父，即使落敗，也須敗得光采，當下吸了一口氣，將劍抽出，斜指着伍籍古。

「動手吧，否則你再無機會了！」

余青玉道了聲有僭，便使出「千樹落英掌」，配合長劍展開攻勢。他三年的苦練果然沒有白費，只見劍光霍霍，幾乎看不到人影。

伍籍古站了起來，這才發現原來他身材頗高，人在劍網中，隨風擺柳，眼雖瞎，卻比明眼人更方便隨意，余青玉一連幾劍，竟連其衣袂也沾不到一角，心中又驚又佩服，他苦練三年，以爲再出江湖已罕有敵手，誰知江湖中藏龍伏虎之輩極多，剛重出江湖便遇到如此的高手！

可是這也激發了余青玉的奮鬥之心，決心與對方比比高下，當下手中長劍一緊，掌劍齊施。他師父「瀟湘子」凌水雲以一管「無爲簫」縱橫武林，可惜余青玉未曾將其簫法學全。因此，這三年來，將劍法融在掌法中，居然讓他成功，取得了一點成就，不過比起當今絕世高手，仍有差距。

只聽伍籍古道：「余青玉，這套劍法是令師晚年所創？爲何不使無爲簫法？難道你沒學過？」

「晚輩未曾學會一套『無爲簫』，家師便已作古，這劍法是晚輩由掌法變化出來的！」

「難怪仍有這許多破綻，『千樹落英掌』再配合『千樹落英劍法』，似緊密實是重複，對付普通人但覺凌厲好看，對付高手作用不大，反虛耗自己的眞力，智者不取！快使幾招簫法讓老夫瞧瞧！」言畢只見他雙袖齊出，但見滿天袖影，廟內風聲大作，那堆篝火，忽明忽暗，氣勢嚇人！

余青玉見他反攻，精神一振，正想加緊施爲，不料劍脊給伍籍古袖角一拂，震開尺餘，伍籍古如魚兒一般，自劍網中溜了出去，道：「快換簫來試試，你與老夫打一仗，勝過與別人鬥一百仗！」

這話絕無誇張之處，余青玉心知對方除了要借自己了卻一點心願之外，還有成全自己之意，當下抱拳道：「多謝前輩指點！」他將劍交給卓成雙，隨手撿了一棵樹枝，道：「晚輩一直未能找到一管合適的簫，只好以樹枝代替，請前輩手下留情。」

伍籍古眉頭一皺，道：「老夫才不會留情，快進攻！」他踏前兩步再站定，恰在余青玉身前幾尺處，如同目擊，單這

份功力，已教人咋舌不已，雲開等三人都專心欣賞這場龍爭虎鬥。

「晚輩放肆了，若力有未逮，請前輩指點！」余青玉手中樹枝凌空劃了個圓圈，居然帶起一陣風聲，然後振臂斜戳伍籍古的肩膊。所謂「無爲簫」，便是招式似有若無，似是而非，使對手防不勝防，但學者亦十分難以掌握，因爲「無爲簫」另一個特點是隨機應變，故而形式並沒太多規範，是以必須在內功、經驗和火候都臻一定的程度，方能掌握，余青玉顯然尚未臻此境界。

伍籍古見招破招，接了十來招之後，開始反攻，余青玉顯然因不熟悉，而比使劍更不濟。伍籍古搖頭嘆息道：「可惜凌水雲此一絕招，竟然成爲絕學！小夥子，你比起令師當年還差得遠哩！你今年幾歲？」

「晚輩二十四歲！」

伍籍古又嗯了一聲，道：「二十四歲有此功力也不容易！小心，老夫要加强攻勢了！」言畢神情一變，速度加快了不少，余青玉因招式生疏，又不及變招，登時手忙脚亂。

伍籍古嘆了一口氣，道：「令師足以自豪的，便是這套簫法，你必須勤加練習方可繼承衣砵！」他略爲放鬆攻勢，使余青玉有時間考慮變招換式，每至余青玉不能抵擋時，伍籍古又立即變招，不直接擊倒他。如此鬥了近百招，余青玉已可說敗了四五次。若伍籍古下殺手，他早死了。

余青玉知他實際上是陪自己練習，心中暗生感激，亦知他是位難得的對手，遂盡力而爲，人在最危險之際，潛能方可徹底發揮，這百招當中，倒使他有了不少新的體會，逐漸熟悉起來。

伍籍古喜道：「好極了，孺子可教也！老夫可要再加速了！」他又恢復了先前的速度，余青玉又見應付難艱。猛聽伍籍古又道：「老夫不再留情了！」只見他左手突然透袖而出，五指一揮，似彈琵琶，余青玉手中的樹枝吃他一彈，登時揚了起來，虎口發痲，幾乎拿捏不穩，說時遲，那時快，伍籍古右掌急印其脅下！

這一掌來得好快，余青玉雙脚一頓，倒飛而去，伍籍古如影隨形，緊跟而上，余青玉再一頓，拔空而起。伍籍古長笑道：「反應雖快，仍難逃出老夫的五指山！」他身子亦騰起，右掌化爪，向余青玉的足踝抓去，可是竟然抓了個空！

只聽伍籍古輕嘆一聲，身子急速墜下，余青玉左臂在橫樑一勾一盪，自另一端飛落！

伍籍古落地之後，立定不動，臉上汗珠滾滾而下，雙頰青白，身子簌簌顫動着。余青玉訝然問道：「前輩覺得如何？」

伍籍古澀聲問道：「適才周銀漢說什麼？」

「他那句話根本未說畢便氣絕了！前輩，莫非他那藥只能解一時，而不能治本？」

伍籍古趺坐地上，急盤起雙膝，運起功來，雲開等三人亦忙走前。半晌，伍籍古睜開雙眼，臉上神色甚是沮喪。卓成雙頗有小聰明，搜過周銀漢的懷內，只找到些銀子，不見有其他藥物。

雲開問道：「前輩覺得身子有何不適？」

伍籍古咬一咬牙，罵道：「周銀漢那廝眞可惡，解藥其實是毒藥！」

梅傲華大惑不解地道：「但剛才他坦然服藥，莫非他事先已服了解藥？」

「不是，這廝十分狡猾，解藥本無毒，但與原有之酥骨散混在一起，卻又能產生一種新的毒素……」

余青玉忙問道：「可有什麼解藥？」

「無名之毒，此刻去何處找解藥！」

「晚輩不自量力，願助前輩以內功迫毒！」

伍籍古微微一笑，道：「小子你不計舊惡，還先後助老夫，老夫甚爲感動，今生與令師之仇，可一筆勾銷了！老實說這毒十分劇烈，老夫命在須臾，受你之恩無以爲報，只好……來，你快背向着老夫，盤膝於地，速速！不可多問，但依老夫之言做之則可！」

余青玉不知他有何目的，只見他說得情切，遂依言盤膝背向着他。伍籍古伸出雙掌按在余青玉的背後，余青玉但覺他內力自「靈台穴」處滲進，正在詫異，耳際已聞伍籍古道：「收攝心神，意守丹田，再引你之氣，導老夫之氣入丹田，過氣海……」

余青玉只道此法要替其療毒，依言而施，忽覺伍籍古透體而進的眞氣越來越冷，身子忍不住輕輕顫動起來，卓成雙吃了一驚，低聲道：「雲堂主，好像有點不對，要不要出手……」

雲開比較沉着，道：「萬萬不可妄動，三公子正在導氣，稍一不慎，隨時會累他走火入魔！而且看情況伍老頭對三公子印象不錯，料不會加害……」

余青玉但覺對方眞氣寒意越來越重，忍不住將自身的眞氣加速運行，帶動了對方的眞氣，如此一來，兩股眞氣很快便融爲一體，他眞氣運行得越快，體內寒意便少一分，可是這種感覺只在須臾之間，俄頃，更覺寒冷，迫得將眞氣運行更速，如此循環不息，但覺體內眞氣澎湃洶湧，似汪洋大海，驚濤拍岸。

雲開見余青玉臉色不佳，心情亦緊張起來，運勁於臂，準備隨時救人，卻不能貿貿然出手。

余青玉體內眞氣益加膨脹，但覺肌膚欲裂，眞氣似欲破體而出，說不出的難受！就在此時，伍籍古的雙掌忽然離開，再無眞氣注入，他忙逐步將奔騰的眞氣，導引納入丹田，那種膨脹的感覺才逐漸減退。

雲開見伍籍古收了掌才歎了一口氣，卻又聞梅傲華驚呼一聲，他定睛一望，只見伍籍古七孔不斷湧出黑色的血來，狀甚恐怖，未幾，但聞「蓬」的一聲，伍籍古仰頭跌倒在地，不能動彈。

卓成雙胆子較大，走前伸手在他鼻端上一探，道：「伍老頭死了！」

雲開見余青玉端坐如舊，滿臉紅光，透出一層難以形喻的光輝，登時大悟，道：「你們不用担心，這老頭感三公子

之恩，又無以為報，既知自己無藥可救，乃將體內之眞氣送與三公子！」

卓成雙喜道：「想不到這老頭還眞有意思！老頭內功雄渾，三公子得他內功，勝過自己苦練二三十年，哈哈，眞是天賜良緣，也是合該蓋天幫倒霉！」

雲開亦大喜，道：「三公子用功正在緊要關頭，你倆將那兩個華山弟子拉出廟去，守住前後，不准任何人進來，否則不但伍老頭一片苦心白白糟蹋，還要累了三公子！」

卓成雙和梅傲華都是學武之人，自然了解其中之利害，立即拉着人出去。廟外風已較弱，遠處天際已露出一點魚肚白，天已將亮。

廟內的篝火早已熄了，但雲開仍十分緊張，幸好不久即聞余青玉道：「難過死我了，那毒眞厲害！」

雲開喜道：「三公子你沒事啦！眞是恭喜了！」

余青玉問道：「伍前輩體內的毒拔清了沒有？」他回頭一望吃了一驚，失聲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雲開道：「伍老頭自知無藥可救，故此臨終前將其畢生功力注在你身上，以此相贈，答謝適才你維護他之恩！三公子，你覺得如何！」

余青玉道：「小侄覺得全身膨脹，體內之眞氣似欲破體而出！」

雲開喜道：「看來伍老頭的心血並沒有白費！你到外面練練功吧！以免體內尚有不受控制的眞氣亂竄，走進岔道，可就麻煩，此刻最宜宣洩一下。」

余青玉望一望地上的伍籍古屍體，走前向他鞠躬，口中喃喃有詞，雲開急道：「速去速去，待雲某來安葬他！」

余青玉到廟外，天已破曉，他就在那裡練起拳法來，他每發一招，都帶起一陣勁風，把地上的積雪也刮了起來，卓成雙在旁連聲讚好，喜形於色，似乎受益的是他自己般。

余青玉把六十四招「千樹落英掌」，一口氣使了五六遍，體內那股膨脹欲裂之感才減退，當下收了掌，舉袖拭汗，可是就在這刻，忽覺心底升起一股寒氣，他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冷顫，却不將此事放在心上。

雲開、卓成雙和梅傲華將伍籍古安葬了之後，余青玉着他們三個留下來，他決意下山買香燭菓品拜祭伍籍古，雲開恐路上有意外，着卓成雙陪他去，他剛與梅傲華盤問那兩位華山派的叛徒。

適才雲開聽過他們交談，覺得那「老大」泥足未深，遂先解開他的穴道，問道：「你叫什麼名？你二弟又姓甚名誰？」

「老大」醒來之後，見仍在廟內，但人物全非，先愕了一愣，雲開喝道：「快說！咱們一早已匿在廟內，你倆的話已全部聽進耳內，若敢說半句虛言，決不客氣！」

「老大」臉色微變，道：「在下叫胡廣志，那是我堂弟也是師弟，叫胡廣新。」

「你們因何事要背叛華山派？」

胡廣志忙道：「咱們可不是要背叛華山派！只是，只是想離開華山派而已，因為咱們不能在華山派立足！」

「胡說，剛才明明聽你們說要投靠蓋天幫，還說不是華山派的叛徒？」

胡廣志低頭道：「穆山光昏庸，聽信女兒的話，將咱們兄弟驅逐下山，咱兄弟飽受冤屈，故此才想出一口烏氣，其實也未必有胆出賣華山派！不過如今在下已決定打消原意。閣下是誰？」

「在下雲開。」

「可是昔年流星門的外三堂總堂主？久仰大名！」胡廣志道：「未知雲堂主如今在何處安身？」

「流星門被蓋天幫所滅，但雲某與三公子仍不甘心失敗，決意與蓋天幫周旋到底，故此你們要去投靠蓋天幫，只好殺了你倆！這與穆山光是否冤枉你們，毫無關係！」

胡廣志正容道：「雲堂主，在下願意跟隨你們與蓋天幫周旋。」

梅傲華冷笑道：「像你這種人，咱們怎敢相信？沒的引狼入舍！」

胡廣志道：「咱們不是想出賣華山派，只是……其實也只是一時氣憤而已，尚請見諒。若能得雲堂主收留，在下願全力效勞，與蓋天幫周旋到底！」

雲開沉吟了一陣方道：「雲某不能決定，待三公子來了再說！」他順手封了胡廣志的暈穴，再將胡廣新的穴道解開。

胡廣新一醒來，吃了一驚，問道：「你們是誰？」

雲開冷冷地道：「咱們是蓋天幫的，你倆是誰，為何被人封了穴道在此？」

胡廣新臉色晴陰不定，半晌方道：「你是蓋天幫的？」

「不錯，在下乃蓋天幫四字堂副堂主易勝，快報上名來，否則自誤！」

胡廣新低頭道：「俺們是附近的獵人，因大雪封路，趕不了回家，故此在這裡過夜，但半夜的時候忽然來了兩個神秘人，也不知怎樣，其中一個在咱們身上戳了幾記，咱兄弟便什麼都不知道了，好像睡了一覺。」

「眞的？假如你騙易爺的，便結果你的性命！」

胡廣新忙道：「胡某不敢騙你！」

話音剛落，余青玉和卓成雙恰好買了菓品香燭回來，卓成雙聞言喝道：「胡說，你倆明明是華山派的叛徒，要去投靠蓋天幫！」

胡廣新臉色大變，雲開回頭瞪了他一眼，胡廣新道：「不必多問，胡廣新一條命就在此，要殺要剮，隨便你們！」

余青玉先封了他的穴道，問清楚審問的結果，考慮了一陣，道：「小侄認為這兩人尚可以用，因為他倆良心未泯，否則剛才一聽雲叔叔說是蓋天幫的人，還不一頭投入你的懷內，這証明他倆只是一時之氣憤！」

雲開點頭道：「愚叔同意，如今咱們正在用人之際，即使明知不穩，也得冒險！」當下解開了胡廣志和胡廣新的穴道，重新見禮，然後衆人到伍籍古墳前上香拜祭。

剛燒了冥鏹，雲開見余青玉身子不斷顫抖，驚問道：「三公子，你身子不適？」

余青玉皺着眉道：「不知如何，小侄

覺得身子十分寒冷，似懷了一塊冰！」

卓成雙關懷地伸手去摸他額頭，一觸即縮回，驚呼道：「好冷！三公子，這似乎不像是受了風寒，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我也不……」余青玉體內寒氣越來越盛，說到後來，上下牙已碰得格格亂响，身子抖得更厲害，一張臉青白得嚇人。

雲開吃驚地道：「快扶他進廟！傲華，請拾些枯枝生火！」他與卓成雙扶著余青玉進廂，手掌觸及其肌膚，陣陣寒氣透掌傳來，兩人不由自主都打了個寒噤，雲開將余青玉扶坐地上，道：「三公子快運功，但如果眞氣運行有阻滯，萬萬不可勉強！」

余青玉依言運功，起初眞氣竟有難提之感，待運行了三個大周天之後，才能控制自如，接着體內的寒意漸減。雲開見他臉色逐漸轉紅，才放下心頭大石。卓成雙低聲問：「雲堂主，你見識較廣，可知這是什麼原因麼？」

「大概未完全將伍籍古的內功消化，而成為己有吧。」

過了一陣，余青玉自地上一躍而起，道：「沒事了，咱們下山去吧！」

卓成雙撮唇發哨，未幾，廟外即來了幾匹馬，余青玉四人乘馬，胡廣志和胡廣新則隨後步行。余青玉為了試驗胡氏的誠意，故意與雲開三人策馬狂奔，將他倆遠遠拋在後面，然後在五里外等候，未幾即見他倆急奔而來。

梅傲華道：「三公子果然沒有看錯人！」

胡廣新一至，喘着氣道：「三公子，你不用再試驗咱們，在下兩兄弟既然答應隨你鬥蓋天幫，便不會改變主意，除非你不要咱們。」

余青玉道：「對不起，在下過慮了，不過此際武林一片混亂，亦不得不如此，兩位當能諒我！」

胡廣志道：「不怪三公子，只怪咱們自己，不過賤兄弟如今已無安身之處，不投靠三公子，又有何處可去？三公子但請放心！」

余青玉道：「以前的事大家都忘記它吧，由如今起，彼此都是好朋友！走吧。」

胡廣志問道：「三公子，咱們往何處？」

「去巢湖，咱們在那裡有個藏身之所，十分隱蔽。」余青玉忽然想起一個問題，又問：「兩位有沒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是住在附近的？」

胡廣新道：「咱們向在關中活動，關內無甚熟人。」

六人放慢脚步而行，未幾見路旁有一座酒寮，便進內歇息，這酒寮除了賣下酒之物外，尚賣麵食，六人叫了好些食物裹腹，又喚了幾壺酒，卓成雙一見到酒，便露出饞相，酒到杯乾，雲開忙勸他少喝，正在吃喝間，忽聞外面傳來急促的馬蹄聲，卓成雙因坐在窗下，自然而然抬眼望出去，叫道：「是林楓紅和關學祖，不好，他倆好像受了傷！」話未說畢，他手掌在窗台上輕輕一按，人已穿窗而出，余青玉等人亦忙跑出去接應。

只見官途上有七八騎人馬風馳電掣而來，前面那兩騎正是林楓紅和關學祖，兩人身上均染了血跡，余青玉出店時，林楓紅因見卓成雙在此，已將馬勒定，一見余青玉又滾下鞍來，卓成雙和雲開上前分別扶住他倆。

關學祖喘着氣道：「咱們在揚州……」

余青玉急問：「背後那些人是誰？」

「是蓋天幫一字堂堂主薛旗和雙龍寨的人！」

說着那七八騎人馬已至，薛旗與余青玉曾經交過手，而雙龍寨的左右兩位寨主更有數面之緣。左漢典一見到余青玉便哈哈笑道：「左某還以為是甚麼高人，原來是本幫副幫主的三公子！三公子左某這廂有禮了！」

「住口！余三與蓋天幫副幫主早已沒有關係！」

左漢典登時變了臉色，冷笑道：「給你臉你不要，可別怪咱們下殺手！」

右祖秋接道：「你以為自己是甚麼？昔日階下之囚！今日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若非瞧在副幫主臉上，早就出手教訓……」

話音未落，右祖秋但覺眼前一花，接着左右雙頰被人各摑了一巴掌，但覺火辣辣一陣疼痛，眼冒金星，待他定下神來，又聞余青玉道：「你出言不遜，大言不慚，余三先教訓教訓你，讓你清醒一下！」

右祖秋聞言後不由呆住，莫說他，就是在其兩旁的左漢典和薛旗，亦看不清楚余青玉剛才如何出手摑右祖秋的！

薛旗性子比較耿直，讚嘆道：「一別四年，余公子武功大進，薛某好生羡慕！」

余青玉抱拳道：「薛堂主的神功，在下亦佩服得很！只是有點可惜……」

薛旗訝然問道：「公子何事可惜？」

「在下可惜堂主明珠暗投，以你之為人，其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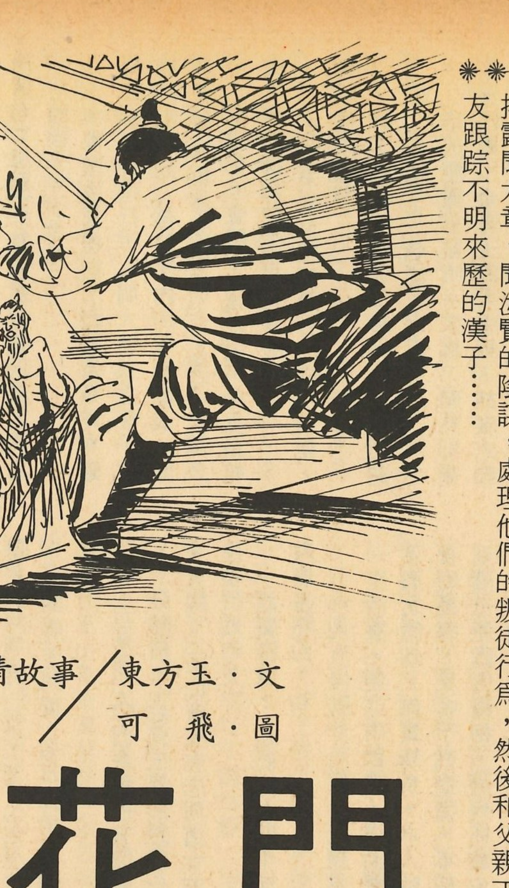
薛旗哈哈一笑，截口道：「公子不必多言，薛某身受帥幫主大恩，今生矢志追隨，今日公子武功雖然有進，但彼此立場不同，若公子要動手者，薛某必捨命相陪！」

余青玉敬他是條漢子，當年自己逃出蓋天幫，遭薛旗率衆圍攻，若非薛旗守信諾，自己早已死了，因此今日有意放他一條生路，是以沉吟難決，雲開走前在他耳畔道：「三公子，你與他鬥一場，他是明眼人，必知你有心放他一馬，至於其他人，自有雲某等人對付！」

卓成雙已首先忍不住，道：「你們打傷咱們的朋友，今日這一戰是免不了！」他首先向右祖秋飛去，道：「姓右的狗賊，你辱罵三公子，卓爺今日便先殺你，免得你以後到處亂咬亂吠！」

右祖秋吃了兩記耳光，正感臉上無光，聞言亦怒道：「不知死活的奴才，右寨主今日不殺你，誓不為人！」兩人殺在一堆，其他人亦紛紛動手，雲開只留下胡廣志看護關林二人。（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丁少秋知道聞九章是奉天南莊主之命和咒鉢寺的護法聯絡，並徵求金鉢禪師是否重出江湖，萬一不答應，便採取行動制裁，丁少秋暗中通知金鉢禪師，知道他就是姬聖姑的師兄，是個正派之人，便趕回客棧，以華山派掌門名義，揭露聞九章、聞汝賢的陰謀，處理他們的叛徒行爲，然後和父親丁季友跟踪不明來歷的漢子……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護花門

相公有脂粉氣　小子似拍花黨

老七雖被點了穴道，但兩支針從他眼中吸出，也痛得他身子起了一陣顫抖。

這下直看得那兩個年輕相公相顧失色。

老實說他們雖然會使飛針，但要他們把飛針從對方身上取出來，却是無法做到的事。

黃衫老人絲毫沒停，依次運用雙掌，在四個徒弟身上，把太陰針、透骨針一一吸出，差不多總共有二三十支之多！

針是取出來了，四個漢子還可以沒事，但老七的雙眼被透骨針打瞎，是無法復明了。

黃衫老人掂着掌上銀針，倏地回過頭來，目射精芒，嘿然道：「妳們兩個女娃兒果然夠歹毒的了，老夫要是把這些針打到妳們身上，妳們以爲如何？」

個子稍高的相公冷冷說道：「我剛說過，你怎不問問兩個沒負傷的徒弟，是非曲直，總有一個理字吧？我們在人數上比你七個徒兒少，在武功上，也不是你七個徒弟聯手圍攻的對手，我們若是不使暗器，早就沒命了，我們師父又不在這裡，有誰替我們出頭呢？」

「哈哈！」黃衫老人大笑一聲道：「妳們師父是誰，還當老夫不知道嗎？太陰針只有天南山莊姬夫人盛錦花會使，妳若非她門下，就是她女兒，至於透骨針出自排教，妳師父不是排教教主閔長江，就是他師兄古靈子，對不？」

躲在樹林中的丁少秋聽得心頭猛然一震，這兩個年輕相公聽口音似是極熟，但看她們面貌又並不相識。

此時經黃衫老人這一說，登時教他想起兩個人來，一個是盛錦花的女兒姬青萍，一個是古靈子的女弟子池秋鳳。

會是她們！莫非她們臉上戴了面具不成？

個子稍高的相公哼道：「是又怎樣？」

突聽一個尖沙的老婦聲音說道：「老頭子，你怎麼了？光說不練，是不是咱們的徒弟好欺侮？」

隨着話聲，從林梢倏然飛墮一個手拄鳩杖的白髮鳩面老婦人，接着尖聲道：「你是不是礙着盛錦花和古靈子的面子？他們縱然送來了一份厚禮，但老七雙眼被她們銀針打瞎了，變成終生殘廢，你做師父的若是不管，人家還以爲北峽老人怕了天南莊呢！」

黃衫老人突然雙目乍睜，厲聲道：「老夫怕過誰來？」

說到這裡，轉臉朝兩個年輕相公喝道：「女娃兒，妳們把自己的飛針接過去，接得住，是妳們幸運，接不住，妳們就認命了。」

右手掌突然一抬，掌心二三十支「太陰針」、「透骨針」一起從掌心飛出，朝兩個年輕相公身前激射過來。

丁少秋看得大吃一驚，雙足猛地一頓，一道人影比閃電還快，從林中穿出，迎着一蓬飛針投去，雙手朝外一分，就像現在游泳使的蛙式一般！

他這雙手一分，把一蓬飛針從中分

開，隨着他手勢朝左右兩邊瀉出！

這一下來得太過突然，兩個年輕相公正待揮起長劍，眼前人影飛閃，身前已經瀉落一個中年青衫人，把一蓬飛針擋了開去。

黃衫老人更是深感意外，以他的功力，打出去這蓬飛針每一支都勢道勁急，何異挽起強弓所射出的長箭，居然會被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漢子雙手一分，就向左右飛出，他一雙精光閃閃的眼神盯着丁少秋，嘿然道：「好身手，閣下是什麼人？」

丁少秋抱抱拳道：「在下季少游，方才爲了急於救人，來不及向老丈招呼，還請老丈恕罪。」

黃衫老人呵呵笑道：「老夫並沒要你救人，你出手擋橫，那是沒把老夫看在眼裡了？」

「老丈此言差矣！」丁少秋正容道：「以老丈的功力，一把飛針，貫注眞力打出，這二位姑娘如何接得下來？」

黃衫老人道：「接不下來是她們的事，她們仗着這些小巧暗器連傷我五個徒兒，老七還被打瞎了雙目，難道老夫不該回敬她們嗎？」

丁少秋道：「此事始末，在下一直就在林內，全看到了，老丈七位令徒從麵店一路跟蹤下來，到了這裡，攔住人家去路，不但口出汚言，而且出招更是下流，那個老七被打瞎雙眼，可以說是自作自受。」

「不用說了。」黃衫老人截着嘿然道：「你有本事擋橫，就接老夫幾招試試，接得下，就放過你。」

丁少秋道：「在下話還沒有說完呢，方才老丈現身之後，也不問清楚，就以大欺小，出手毒辣，在下說的是公道話，老丈又遷怒於我，在下實在不明白老丈何以如此不講道理？」

個子稍矮的相公接口道：「就是嘛！」

黃衫老人大笑道：「講道理？天下那有什麼道理？」

白髮鳩面老婦人叱道：「老頭子，既然沒有什麼道理好講，還和他嚕嗦什麼？」

「說得也是。」黃衫老人和方才打出銀針前的神情一樣，雙目瞪着丁少秋厲喝道：「小子，你接着了！」

右掌抬處，凌空拍了過來，此人一身功力，果然不可輕估，手掌甫發，就有一道無形壓力像浪濤般捲來，周遭一丈，都被令人窒息的氣壓所籠罩，但却不帶絲毫風聲！

「無形掌！」丁少秋心頭暗暗叫了一聲，也立即運起「乾天眞氣」，右掌一豎迎着推出。

「乾天眞氣」當然也不帶絲毫風聲，兩股掌力，在兩人中間接觸上了，依然沒有蓬然大震，只是兩個人好像被人推了一把，上身微向後仰，各自後退了一步。

這是說雙方誰也沒有輸給誰，秋色平分。

但這對黃衫老人來說，却大大的感到無比震驚，以他五六十年的修爲，竟然只和一個三十出頭的無名小子打成平手，他自然不肯相信，目注丁少秋，嘿然道：「好，你再接老夫一掌。」

倏地跨上一步，右臂一振，右掌內陷，勁力外吐，又朝丁少秋凌空劈來。

這一掌他運起十成力道，當然比方才那一掌更見凌厲！

丁少秋已和他交過一掌，自然不敢對他輕視，微笑道：「好，在下就再接你一掌。」右掌一抬，立掌朝前推出。

要知「乾天眞氣」乃是玄門正宗練氣功夫，遇强即强，黃衫老人加强了掌力，丁少秋雖未運氣加强，眞氣本身一旦遇上外來壓力，也會自行加强。

兩道掌力又無聲無息的接觸上了，事情和剛才第一掌交擊，幾乎完全相同，兩人身上微向後仰，身不由己的各自後退了一步。

又是銖兩悉稱，誰也沒勝過誰！

這下可把黃衫老人激怒了，厲笑一聲，右手突然一把抓起天棘藤杖，揮手朝丁少秋迎面擊來，杖勢呼然有聲，宛如泰山壓頂，當頭直落。

丁少秋道：「怎麼？老丈動了眞火？」

左手握着連鞘長劍往上架去，但聽「噗」的一聲，劍鞘和藤杖交擊，架個正着，一個盡力下壓，一個全力上架，從劍杖交擊時起，就停在半空，形成膠着！

白髮鳩面老婦人呷呷尖笑道：「小子，看不出你眞還有一手！」手中鳩杖突然朝丁少秋後心搗去。

出手甚快，這是奇襲，看得兩個年輕相公忍不住驚叫出聲，叱道：「妳還要不要臉？」

丁少秋左手架着黃衫老人藤杖，回頭笑道：「不要緊！」

話聲甫出，右手嗆的一聲，四尺長劍出匣，一道青光隨着身形右轉，斜向直奔身後的鳩頭杖上削去。

這一下出手雖在鳩臉老婦之後，但快到劍光一閃，幾乎像和鳩杖同時出手的一般，只聽「嗒」的一聲，立時把鳩臉老婦襲來的杖頭——鳩頭削去了一半。

黃衫老人和鳩面老婦幾十年夫婦，自然心意相通，一生之中，不知有多少次遇上强敵，聯手出擊，此時乍見鳩面老婦出手，已知鳩面老婦的心意，這年輕人身手如此之高，決不可留他。

一念及此，下壓的藤杖突然往上一挑，劃起一道弧形，像流星般朝丁少秋攔腰掃來。

這一杖配合鳩面老婦的偸襲才出手的，志在一擊克敵，自然使上了十成力道。

那知丁少秋手法之快，劍勢後發先至，幾乎還在鳩面老婦前面，迎着鳩杖，一下削去了半個鳩頭，左手劍鞘一撥，又是「嗒」的一聲，把黃衫老人的杖勢朝左撥出。

三人各自後退了半步，鳩面老婦發現鳩頭杖上的鳩頭已被削去了一半，這一氣非同小可，口中發出尖厲的喝聲：「小子，你仗着利劍，削斷老婆子鳩頭杖，老婆子要你拿命來賠！」

手中鳩頭杖突然一緊，刷刷刷，宛如烏龍翻海，眨眼之間，漾起十七八條杖影，張牙舞爪，朝丁少秋凌空撲攫而來，氣勢極為駭人！

丁少秋瞋目喝道：「老婆婆，妳是上了年紀的人，方才出手偷襲在下，才會被我削去一截杖頭，要怪也應該怪你自己，但妳一開口就說拿命來賠，可見妳平日就是個窮凶極惡之人，那就休怪季某不客氣了。」

倚天劍隨着話聲，振臂一劍，朝杖影橫掃過去。

黃衫老人眼看老伴發動攻勢，也立即揮起藤杖，朝丁少秋夾擊過來。他們幾十年的默契，兩支杖配合精妙，一攻一守，截長補短，可說極攻守之能事，使人找不到一絲空隙。

但兩人也已看出丁少秋手上的倚天劍劍鋒森冷耀目，是一柄削鐵利器，因此雖是全力搶攻，但再也不肯和他長劍接觸，此攻彼守，此退彼進，以快打快，全以招式變化取勝。

就在三人劍杖揮起一重重劍光杖影之際，丁少秋耳邊响起他爹以「傳音入密」的話聲：「少秋，北峽二老平日除了剛愎自用，並無惡迹，你和他們動手，不可使他們太過難堪，以免各走極端。」

要知丁少秋練成「護華劍法」，可說是武林中最快的劍法，「崆峒九劍」是劍法中最具威力的劍術，再加「避劍身法」忽左忽右，飄忽不定，使人不可捉摸，因此任憑黃衫老人、鳩面老婦雙杖聯擊，綿密無間，還是對他並未構成威脅，相反的他們擊出的杖勢，只是順着丁少秋身側劈下，不時的落空。

轉眼工夫，已經打了五六十招，丁少秋不耐的喝道：「二位打了這些時候，應該已經知道了，再不住手，休怪在下兵刃無眼，傷了二位。」

黃衫老人和鳩面老婦奮力搶攻，依然無法佔得上風，他們不知這是丁少秋聽了爹的「傳音入密」，劍下已經留了情，認為丁少秋一味的閃避，沒有還擊，乃是漸漸出現敗象，自是不肯在這即將得手的時候罷休，鳩面老婦呷呷尖笑道：「小子，你有多少能耐，只管使出來，老婆子會叫你死而無怨……」

接着尖叫道：「老頭子，加緊些，宰了這個狂妄小子！」

丁少秋聽得大怒，朗笑一聲道：「好個不知死活的老虔婆，季某就要妳識得厲害！」

倚天劍突然向天一振，沒有人看清他這一招是如何出手的？但見剎那之間劍光紛披，青氣暴漲，每個人都可以聽到清晰的九聲「嗒嗒」輕响，宛如斬瓜切菜一般，把鳩面老婦手中一支純鋼鳩頭杖截成六段，(中了五劍)！

黃衫老人的藤杖截成五段，(中了四劍)他這一招之中，等於發了九劍。

兩人手中各自剩了尺許長一截。

這下直把黃衫老人和鳩面老婦看得臉色煞白，怔立當場，半晌說不出話來！黃衫老人雙眼望着丁少秋，問道：「年輕人，劍法果然了不起，你是華山門下？」

丁少秋頷首道：「季某忝掌華山門戶。」

「哈哈！」黃衫老人仰首大笑道：「好，好，看來咱們北峽門早就不該開門收徒了。」

轉身欲走，一面朝鳩面老婦道：「咱們技不如人，還不走嗎？」

鳩面老婦沉哼道：「年輕人，你給我記着，除非咱們兩個老骨頭死在北峽山，否則咱們總會有見面的一天。」

丁少秋聽得劍眉一挑，喝道：「二位請留步。」

黃衫老人回頭道：「你還有什麼事？」

丁少秋右手嗒的一聲返劍入匣，凜然道：「在下希望二位回去之後，把今天這場是非，從頭到尾仔細想想，誰是誰非，於理甚明，就說方才吧，在下隱忍着和二位周旋了五六十招，希望二位知難收手，那知……」

鳩面老婦怒聲道：「你說完了沒有？老婆子不想聽你教訓。」

丁少秋被她激得大怒，朗笑道：「在下這是教訓嗎？好，季某不妨明白的說，憑你們二人，其實未必接得下我一招，削斷你們雙杖，不過是薄予警告而已，如果你們老而不死，還要找季某報仇的話，那就沒有今天這樣便宜了，艮言盡此，你們可以走了。」

黃衫老人和鳩面老婦氣得臉色都扭曲了，頓頓脚，兩道人影劃空飛起。

他們七個徒弟眼看師父和師母都敗走了，也忙不迭的跟着蹌跟而去。

兩位年輕相公喜孜孜的走了過來，朝丁少秋拱拱手，齊聲道：「多謝這位大哥仗義出手，不然我們兄弟只怕早就沒命了。」

丁少秋連忙還禮道：「二位兄台好說，在下只是看不慣北峽老人但知護短，太不講理，才出手的。」

個子稍高的望着他問道：「這位大哥武功高強，又是華山派的掌門人，不知尊姓大名如何稱呼？」

丁少秋道：「在下季少游，二位呢？」

「原來是季掌門人，我們……」

個子稍高的微現猶疑，說道：「不瞞季掌門說，我們實是姐妹，為了出外行走方便，才改穿男裝，我叫姬青萍，她叫池秋鳳。」

「果然是她們！」丁少秋心念一動，又道：「原來是姬姑娘、池姑娘，不知二位前去黃山，有什麼事嗎？」

姬青萍道：「我們是去找一個人的。」

丁少秋心中又是一動，暗道：「她們結伴同行，要找的可能就是自己了。」

但這話不便再問，只得點點頭道：「二位有事，那就請吧！」

池秋鳳眼珠轉動，問道：「季掌門是不是也要到黃山去？」

丁少秋道：「在下確實要去黃山，只是還要在這裡等一個人，二位姑娘請先行好了。」

池秋鳳看了他一眼，才道：「那就在前面見，我們先走了。」

拉着姬青萍的手道：「青萍姐姐，我們走。」

姬青萍回頭道：「季掌門人，再見。」

丁少秋道：「再見。」

兩位姑娘漸漸遠去。

丁季友才從樹林中緩步走出，攢攢眉道：「少秋，你少年氣盛，本來可以不用得罪北峽老人的，你後面的一番話，說得太重了。」

丁少秋道：「爹沒看到這兩人太不講理嗎，孩兒實在忍無可忍，才故意氣氣他們的。」

丁季友輕嘆了一聲道：「行走江湖，少一個敵人，總比多一個敵人好。」

接着又道：「還有姬姑娘，池姑娘、她們趕去黃山，可能就是找你去的。」

丁少秋臉上一紅，說道：「她們找孩兒做什麼？」

丁季友道：「她們都救過你，這回分明是從天南莊逃出來的了。據為父看，這兩位姑娘行踪已露，前途說不定還會有人攔截，你不妨暗中保護她們。」

丁少秋抬頭問道：「爹的意思……」

丁季友道：「為父要先行趕去黃山，和妳娘會合，也好使你祖父免得為你担心，你只要凡事多加忍耐，少意氣用事，爹就可以放心了。」

丁少秋道：「孩兒知道。」

「那就好。」丁季友含笑道：「為父那就先走了。」說完，舉步朝前行去。

＊　＊　＊

再說姬青萍、池秋鳳兩人別過丁少秋，繼續上路。在路上，池秋鳳回眸看了姬青萍一眼，說道：「青萍姐姐，妳看這位季掌門人有什麼地方不對嗎？」

姬青萍詫異的道：「季掌門人有什麼不對了？」

池秋鳳道：「妳沒看出來他年紀應該不會太大，但却有些老氣橫秋的模樣？」

姬青萍道：「人家是掌門人咯，總有些掌門人的架子。」

池秋鳳又道：「華山派已有好幾年沒有掌門人，只有代理掌門人，本來是齊逸雲，後來由他師弟聞九章取代，幾天前還在天南莊，怎麼又出現了一個掌門人呢？」

姬青萍一怔道：「妳說季掌門人是冒充的？」

池秋鳳道：「以他武功來說，應該不像是冒充的，但他的行動，却不無令人可疑之處！」

姬青萍奇道：「他有什麼行動，給妳看出來了？」

池秋鳳咭的笑道：「其實妳也看到了。」

姬青萍道：「到底是什麼呢，妳還不快說？」

池秋鳳道：「他的面貌。」

姬青萍道：「他面貌什麼了？」

池秋鳳道：「他面貌平庸，行走江湖，就不易引人注意，但以他的武功，就不該有如此平庸的面貌。」

姬青萍道：「妳說他戴了面具？」

池秋鳳笑道：「一點不錯，不然，他幾次縱聲大笑，面部會一點表情也沒有？」

姬青萍唔道：「對了，他面上一直很冷漠，只有一雙眼睛神光很足！」

池秋鳳咭的笑出聲來，說道：「妳看他那眼光像不像一個人……」

姬青萍愕然道：「妳說他眼光像誰？」

池秋鳳粉臉微熱，說道：「他呀！」

姬青萍憬然道：「妳說丁大哥？」

兩位姑娘一路南來，「丁大哥」三個字在她們口中，每天也要提上十幾二十次。

池秋鳳問道：「青萍姐姐，妳說像不像呢？」

姬青萍偏頭想了想，點點頭道：「妳是說……季掌門人可能就是丁大哥……只是他武功沒有這樣高呀！」

池秋鳳道：「這很難說，可能丁大哥另有奇遇也說不定咯！」

姬青萍道：「這也不對，他問我們去黃山作甚，我不是告訴他是找一個人去的，他如果是丁大哥的話，知道了我們是誰，還不會告訴我們他就是丁大哥嗎？」

池秋鳳道：「也許他另有什麼事情，不能洩露身份，才不好告訴我們。」

姬青萍道：「那怎麼辦，我們……」

池秋鳳神秘一笑道：「如果他眞是丁大哥，一定還會遇上的，那時我自有辦法。」

傍晚時光，快到水家湖，只見路旁站着兩名青衣漢子，看到兩人立即趨了上來，躬躬身道：「小的見過大小姐，池姑娘。」

姬青萍目光一抬，冷冷的道：「你們認錯人了，眞是笑話，居然把我們當作你們大小姐，二小姐的，還不讓開？」

那漢子後退了一步，依然躬着身道：「大小姐，是莊主和古門主親自來了，現在二郎廟，請大小姐和……」

他口中的「莊主」，自然是天南莊莊主南天一鵰盛世民。

「不用說了。」姬青萍揮了揮手，冷然道：「我們不是你們的大小姐、二小姐，也不認識你們莊主和古門主，我們還要趕路，你們快讓開了。」

突聽了一個森尖的聲音喝道：「你們退下。」

隨着話聲，從左首一條小徑上出現了兩個人，前面一個年約四旬以上，臉色黃中透青，左眼已瞎，正是天南莊鐵衛副總領隊荀吉。

後面一個不過三十出頭，濃眉瘦臉，一身青色勁裝，背負長劍，則是古靈子的大弟子史錦堂。

池秋鳳看得心頭大急，連師父都趕來了，這事怎麼辦呢？

荀吉迎面走來，朝姬青萍拱拱手道：「大小姐，屬下是奉莊主之命，來請妳的，莊主現在二郎廟，等着妳去見他。」

史錦堂就不客氣了，目光直注池秋鳳，冷喝道：「四師妹，還不跟我去見師父？」

姬青萍道：「你們只怕認錯人了，我不是你們大小姐，在下兄弟是遊歷來的，途經此地，怎麼會是你們大小姐呢？」

她雖是男人打扮，但口音絲毫未變，一聽就是姬青萍的聲音。

池秋鳳看到大師兄史錦堂，就畏縮的躲在姬青萍的身後，連口也不敢開。

史錦堂瞋目喝道：「四師妹，妳聽見了沒有，還不過來，隨我去見師父？」

這時，忽然聽到有人咳嗽一聲，哼道：「在下遲來一步，居然有人找我兩個兄弟的麻煩來了，唔，你們又是北峽門下，對不？」

說話的正是丁少秋，他現在只是一個三十出頭，貌相平庸，身穿青布長衫的漢子，左手提着一個四尺多長的青布囊，大概就是兵刃，但他並不是什麼知名人物。

他剛走到姬青萍的前面，荀吉那會把他放在眼裡，獨目一橫，冷然喝道：「你是什麼人，還不滾開去？」

左手猛地向外一格，他這一招，存心要讓丁少秋摔下一個觔斗，出手當然不會很輕，但也不算太重，只用了五六成力道。

憑他當得上天南莊鐵衛副總領隊，武功自然不會差到那裡去，這一記雖然只用了五六成力道，大概一般江湖好手，都會被他震飛出去一丈來遠；但他遇上的可是丁少秋，這回可吃了大虧！

丁少秋忽然轉過臉來，問道：「你說什麼？」

同樣左手一抬，他出手在後，一下格在荀吉右手肘下。

荀吉只覺身軀劇震，一個人忽然呼的朝上斜飛出去兩丈來高，再往下直落。

本來以他的武功，就算摔出去了，也可以立即以「千斤墜」身法飄落地面，那知被丁少秋這一格，正好拂中手肘麻筋，整條左臂連同左首半邊身子都麻木了，那裡還能運什麼「千斤墜」身法，但聽蓬然一聲大响，背脊和屁股先行落地，跌得他幾乎摔散了骨節，咬着牙齒脚跟一用勁，才算一個虎跳躍了起來。

他獨目閃光，盯着丁少秋沉聲道：「閣下何人？你知道她們兩個是什麼人嗎？」

姬青萍、池秋鳳眼看丁少秋忽然出現，抬手之間就把荀吉摔了出去，兩人不約而同的後退了三步。

「你這樣問就對了，方才如果不魯魯莽莽的出手，也不會跌上那麼一跤了。」丁少秋慢吞吞的道：「季某忝掌華山派，他們是我兩個小師弟，祁青蓮、時秋楓不知什麼時候得罪朋友，乃至攔路尋仇……」

史錦堂不待丁少秋說完，大喝道：「呔，那來的渾小子，竟敢混充華山派掌門人，在這裡胡說八道，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丁少秋目光一凝，沉聲喝道：「你是何人何門，敢對季某如此說話，你說，季某如何胡說八道了？」

他話聲並不响，但却以內力朝史錦堂直送過去，因此旁人並不覺得如何；但鑽進史錦堂耳中，就如同焦雷，震得他耳鼓嗡嗡作响，連內腑受到影响，但覺氣窒心悸，耳朵失去知覺，頭腦脹痛欲裂，急忙雙手掩耳，往後疾退了三步，才算穩定下來。

荀吉眼見史錦堂無故掩耳疾退，心中甚感驚奇，一面冷冷的道：「閣下自封華山掌門，對咱們本來無關，但閣下把天南莊大小姐和古門主門下女弟子，冒稱華山派門下，就太不智了，拐騙良家婦女，你知道該當何罪嗎？」

說話之時，右手五指箕張，閃電扣住了丁少秋右腕脈門。

史錦堂眼看荀吉拏住了丁少秋脈門，急忙閃身欺上，一聲不作，駢指若戟，朝丁少秋背後「靈台穴」猛戳而下。

池秋鳳看得心頭一凜，叫道：「當心背後！」

丁少秋任由荀吉扣住右手脈門，只是朝他微哂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閣下眞是健忘！」

右手突然朝上揮起！

這一揮，內力迸發，荀吉縱然武功不弱，但如何能與「乾天眞氣」並論？但覺五指受到劇震，一個人被一股無形勁氣撞得離地飛起，一下摔出三丈之外，依然和方才一樣，仰天跌落，背脊着地。

但這回唯一和上次不同的，跌得他骨節疼痛，不像上次足跟一用力，就一蹶而起，跳了起來，這回四肢若散，用不上力道，幾乎半天爬不起來。

就在丁少秋把荀吉揮出去的同時，史錦堂駢指若戟，篤的一聲，不偏不倚戳上了丁少秋背後「靈台穴」。

他這一指力透指尖，預期一擊奏功，那知指力戳下，陡覺指尖微震，像通電般全身驟然一麻，整條右臂立即軟軟垂下，用不上一點力氣！

丁少秋若無其事，緩緩回過身來，說道：「你內勁受阻，傷在經絡，右手若廢，但只要修養百日，經絡復原，即可無事，這是一個最好的教訓，年輕人出手要正大光明，不可居心不正，乘人不備，以爲撿到便宜，就出手偷襲……」

「閣下教訓得好！」一個蒼老聲音從遠處傳來！

池秋鳳聽到聲音，一顆心往下直沉，幾乎連呼吸都感到困難起來，暗暗焦急：「師父來了，這怎麼辦？」

丁少秋舉目看去，來的一共有四個人，走在前面的兩人，一個是天南莊莊主南天一鵰盛世民，一個是到處替天南莊跑腿的古靈門主古靈子，兩人身後，則是占靈子的兩個門人。

史錦堂右臂下垂，急忙迎了上去，躬身叫了聲：「師父。」

荀吉也在此時支撐着站起，躬身道：「屬下見過莊主。」

盛世民只擺了下手，兩道炯炯目光直注丁少秋，心想：「這小子從未見過，居然連荀吉都吃了他的虧，不知是何路數？」一面嘿然道：「閣下好身手！」

丁少秋朗笑道：「盛莊主好說。」

古靈子眼看徒兒右臂下垂，他身爲師父，自然要替徒兒解開穴道，手掌一翻，很快在史錦堂右肩連拍帶揉，拍了三下，史錦堂右臂依然下垂如故。

這下把古靈子一張老臉都脹紅了，

目光一抬，怒聲道：「你把我徒兒怎麼了？」

丁少秋微哂道：「令徒出手偷襲我背後『靈台穴』，在下連手也沒動，是他自己使勁不當，經絡受震，只要修養百日，自可無事。」

盛世民目光一抬，道：「青萍，妳和池姑娘偷偷出來，眞是胡鬧，還不隨舅舅回去？」

丁少秋敞笑一聲道：「盛莊主，方才就是因爲貴莊管家誤把季某兩個兄弟認作是貴莊大小姐，和古道長門下女弟子，所引起的爭執，貴莊和古靈門丟了人，找人也是應該的，只是不該指鹿爲馬，硬說我兩個兄弟是貴莊的人，說來豈不可笑？」

盛世民雙目精芒閃動，問道：「閣下是什麼人，你兩個兄弟又叫什麼名字？」

荀吉在旁道：「他自稱華山派掌門人，姓季。」

「哈哈，華山派掌門人？」

盛世民看着丁少秋問道：「那麼老大問你，你可認識聞九章嗎？」

丁少秋道：「聞九章身爲華山弟子，聽信妖言，竟敢以毒藥謀奪代理掌門，賣身投靠匪教，季某已經按本派門規，清理門戶。」

盛世民還不知道聞九章已死，聞言不覺一怔，問道：「聽你口氣，聞九章已經死了嗎？」

丁少秋道：「觸犯本派門規，焉得不死？」

盛世民疑信參半，問道：「閣下眞是華山派掌門人嗎？」

丁少秋輕嘿一聲道：「季某何用假冒？」

盛世民眼看此人舉止談吐，雍容沉穩，確有一派掌門人的氣勢，但看他面貌又並不出色，只是一個平庸之輩，當眞人不可貌相，接着問道：「閣下如何稱呼？」

丁少秋道：「季少游。」

盛世民一指姬青萍、池秋鳳二人問道：「他們既是閣下兄弟，不知叫什麼名字？」

丁少秋不假思索地道：「他們是我兩個小師弟，一個叫祁青蓮，一個叫時秋楓……」

「哈哈！」盛世民大笑一聲，瞋目喝道：「你大概是江湖下五門的拍花黨之流，胆子不小，居然拐起天南莊的人，還敢自稱華山派掌門人，你們給我拏下。」

原來南北兩邊路上各有兩名天南莊的武士，（青衣漢子）注意往來行人，這時早已站在一起，盛世民喝聲出口，四名武士動作劃一，刷的一聲掣出朴刀，朝丁少秋逼了過來。

荀吉已經吃過兩次虧，恐怕四名武士不是丁少秋的對手，也及時取下一支二尺長的鐵手，迎面朝丁少秋欺來，喝道：「小子，你亮兵刃！」

古靈子也在此時朝身後的兩名徒弟打了個手勢，示意他們上去協助荀吉，務必把丁少秋拿下。因此他兩個徒弟也翻腕拔劍，跟了上去。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丁少秋忽然仰首向天發出龍吟般一聲長笑，回頭以「傳音入密」朝姬青萍、池秋鳳二人說道：「二位姑娘不用驚慌，一切自有在下担待。」

接着目射寒芒，朗聲喝道：「盛世民，你把季某看作何等樣的人？憑你這幾個家奴，只怕未必拏得下我。」

一面又朝荀吉喝道：「荀吉，你既然取下鐵手，只管使來，季某兵刃就在手上，但對你們這幾個人，還用不着亮劍。」

荀吉方才被他兩次摔出，早已暗暗切齒，此時又聽他叫自己爲「家奴」，還說對付自己這些人，用不着亮劍，自然聽得心頭怒火難遏，大喝一聲：「狂徒那就接着了！」

鐵手揮起一道勁風，直奔丁少秋前胸。

四名武士更不打話，四柄朴刀劃起四道寒光，分左右前後，朝丁少秋砍來。

天南莊鐵衛武士久經訓練，擅長聯手合搏，一經出手，刀光綿密，勢道凌厲無匹！

那知五人堪堪出手，鐵手、刀光會合交流之下，明明已被圍在中間的丁少秋，忽然不見，五人一招落空，不覺一齊住手，定睛看去，中間果然沒人。丁少秋不知何時，已站在荀吉右首肩後，依然左手持着青布囊，微笑道：「諸位也太性急了，連在下站在那裡都沒看清，就貿然出手，豈不可笑？」

他說話之時，古靈子兩個徒弟正好拔劍走出，沒待他說完，兩人手腕一振，兩支長劍劃起兩道弧形，一左一右交叉攻到。

這一着當眞快捷無比，劍光一閃而至，看來丁少秋似乎還未發覺，一時看得姬青萍、池秋鳳兩位姑娘差點驚叫出聲！

丁少秋拍拍荀吉肩頭，說道：「當心身後！」

荀吉悚然一驚，及時發覺身後果然有兩道金風交叉攻來，急切之間，鐵手使了一記「龍尾揮風」，身隨鐵手疾轉，這一手使得十分迅速，但聽噹噹兩聲金鐵狂鳴，鐵手架開雙劍，三個人各自被震得虎口發熱，後退了一大步。

丁少秋早已站在三人右側，咀角噙着冷笑，說道：「古靈門弟子，原來只學會了一手偷襲，這樣的門派，江湖上倒是少見得很。」

要知古靈子兩個徒弟拔劍走出，和荀吉率同四名武士圍攻而上，前後也只不過一步之差，他們發現丁少秋站在荀吉肩後說話，發劍攻去，等到劍勢攻到，荀吉轉身過來揮動鐵手，架開兩人劍勢，他們還當是丁少秋架開的，及聽丁少秋的話聲從他們右肩傳來，才知道他早已閃出去了。

這一段話，說來雖長，實則前後也不過眨眼工夫而已，甚至連站在兩丈開外的盛世民和古靈子都沒有看得很清楚。

但盛世民業已發現這個瞧不起眼，又自稱華山派掌門人的季少游，一身武

功極爲了得，僅憑荀吉和四名天南莊武士決非此人對手，一面朝古靈子問道：「古門主可曾看出此人來歷嗎？」

古靈子雙眉微攏，說道：「此人在江湖上從未見過，但一身武功似乎極高，荀副總領隊只怕未必是他對手。」

盛世民頷首道：「看來非兄弟自己出手不可了！」

話聲一落，立即沉聲喝道：「你們退下。」

荀吉聽到喝聲，依言住手，後退了三步，四名武士自然跟着住手後退，古靈子兩個門人也同時退下。

丁少秋左手持着長形青布囊，抬目朝南天一鵰笑道：「盛莊主可是要親自賜教嗎？」

盛世民沉聲道：「老夫正有此意。」右手抬處，嗆然劍鳴，掣出七星劍來，目光一注，喝道：「閣下也可以亮劍了。」

丁少秋故意要氣氣他，聞言不覺仰首朗笑一聲，左手一舉，才道：「季某劍在這裏，但和你南天一鵰盛世民動手，却用不着它，閣下只管發劍好了。」

這話豈非絲毫沒把南天一鵰放在眼裡？

盛世民一張紅臉，被他氣得煞白，鷂目精光暴射，厲笑道：「閣下好狂的口氣，老夫今天要是不把你拏下，就不叫南天一鵰，看劍！」

「且慢！」丁少秋左手劍囊朝前擺了下，然後指指古靈子，又道：「這位古門主，是不是一起上？」

盛世民瞋目喝道：「憑老夫一人出手，還收拾不了你嗎？」

丁少秋笑了笑道：「你們二位是一起來的，閣下既然出手，古門主遲早也總是要出手的，何不一起上，把事情解決了，免得躭擱時間，咱們還要趕路呢！」

古靈子哼道：「你能在盛莊主劍下走得出十招，已經不錯了，還要老夫加入，哈哈，你小子不是在說夢話吧？」

丁少秋道：「不信你們兩個一起上，試試就知道了。」

盛世民已是聽得不耐，大喝一聲：「小子少說廢話，你既然不亮劍，老夫一樣要出手了！」

喝聲甫出，人已一躍而起，右手揮動，剎那之間，劍光紛披，一下出現九道劍光，朝丁少秋當頭罩落。

這一式正是他「天南劍法」中最厲害的「九龍取水」。

古靈子說過丁少秋能夠在他劍下走出十招，已經不錯，乃是衡量丁少秋的武功而言，但他因丁少秋口發狂言，才使出這招劍法來，目的是想一招克敵。

姬青萍、池秋鳳二位姑娘不知丁少秋武功究竟有多高，眼看盛世民親自出手，劍光如此之盛，兩人手拉着手，握得很緊，手掌心不禁沁出汗來。

丁少秋這回沒有施展避劍身法，他抬目望着當頭刺落的九道劍光，左手跟着抬起，把青布囊包着的連鞘長劍，迎着九道劍光擊去。

如今他練成了劍法中速度最快的「護華劍法」，和劍術中威力最强的「崆峒九劍」，對盛世民使出的這招「九龍取水」，自然不會放在心上，長劍雖未出鞘，而且裹在青布囊中，但他早已運起「乾天眞氣」，貫注長劍之上，整個青布囊都充滿了眞氣，這一點外人自然絲毫也看不出來。

盛世民的九道劍光來勢何等迅速，丁少秋迎上去的青布囊看來比他後發，但九道劍光堪堪落在他離頭頂三尺光景，就和青布囊接觸上了，但聽「叮」的一聲，九道劍光霎時斂去，凌空撲來的南天一鵰連人帶劍像被人推了一把，呼的一聲，凌空倒飛出去兩丈多遠，才翻了一個觔斗雙脚落地，依然有收不住勢之感，又蹬蹬的連退了三步，才算站停，一件長袍，被他自己運起眞氣來穩住身子，而鼓了起來。

這三步後退，大路上舖着的青石板表面，很明顯的出現了三個脚印，可見他爲了要站穩身子，脚下使出多大的勁來。

這一段敍說完了，作者還需要把動手時的情形，稍作解說，丁少秋練的「護華劍法」，每一招共發九劍，是九記實劍，其中沒有一劍是虛招，所以沒有人能練得成，因爲九記都是實劍，必需一劍發出去之後，要迅速收回，才能再發第二劍，試想要在一瞬之間，發出九記實劍，其中就要有八次收回重發，這要收發得多快？

但江湖上各門各派的劍法中，也有人在一招之間發出八九道劍光的，更有使杖的人，一招之間發出十幾道杖影的，使人眼花撩亂，莫辨虛實，那是練了幾十年劍、杖，手法純熟，劃出來的幻影，並不是實招，眞正致命的，却只有其中的一記是實招而已。

盛世民這招「九龍取水」，就是八虛一實的例子，丁少秋目光銳利，看準其中一道劍光乃是實招，才點了出去，所以只响起「嗒」的一聲，把實劍接住，八道幻影自然消失了。

閒言表過，且說盛世民落到地上，又連退了三步，才緩緩吁了口氣，鼓起的長衫，也隨即緩緩癟了下去，他雖然不相信對方一個名不經傳的小子，竟會有如此高不可測的武功，尤其內力之强，自己竟會被人家震得一點都施展不開，但他究是多年老江湖了，人家無論劍術、內力都勝過自己，這是事實，即使古靈門主和自己聯手，只怕也不是人家對手。

一念及此，自然不願再和丁少秋動手，這就返劍入匣，頷首道：「閣下果然高明，盛某認栽，咱們總有後會之期，不過閣下究竟是何方高人，還請明白見告。」

丁少秋道：「在下不是早已奉告了嗎？在下季少游，忝掌華山派門戶，還不夠嗎？」

古靈子自然懂得盛世民的心意，聞言接口道：「閣下自稱華山派掌門人，不知有何証明？」

丁少秋大笑一聲，探懷取出一個小小黃綾包裹，打了開來，取出紫金符令，攤在掌心，朗聲道：「敝派掌門符令在

此，二位看清楚了，季某豈是招搖撞騙之人？」

古靈子朝荀吉暗暗點了下頭，說道：「如此就好，天南莊姬大小姐和老夫門下女弟子池秋鳳有華山派掌門保護，咱們就不用替她們担心了，盛莊主，咱們走吧！」

說完，怒目瞪了池秋鳳一眼，池秋鳳吓得畏縮的後退了一步。

盛世民、古靈子轉身自去，荀吉等人自然迅快的相隨而去。

姬青萍眼看舅舅和古靈子去遠，不覺喜得跳了起來，笑道：「季大哥，眞該謝謝你了，今天兩次都幸虧遇上你，才救了我們，不然，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她話剛說完，只聽「咕咚」一聲，有人倒了下去，急忙回頭看去，口中咦了一聲，吃驚的道：「秋鳳妹子，妳好端端的怎麼會昏倒了？」

池秋鳳雙目緊閉，沒有作聲。

丁少秋跟了過去，問道：「池姑娘會不會中了他們暗器？」

「不會的。」姬青萍焦急的道：「她方才還好好的，不要中了暑？這怎麼辦呢？這裡……」

她舉目四顧，說道：「這裡前不靠村，後不着店，眞急死人……季大哥，你可不可以抱着她，到前面找個人家的地方再說？」

丁少秋眼看池秋鳳人已昏迷不醒，姬青萍是女兒家，力氣較小，要她抱着一個人趕到前村去，確實會走不動，但池秋鳳也是姑娘家，自己……他爲難的道：「這個……」

姬青萍急得粉臉上綻出珠汗來，說道：「季大哥，拜託你咯，這時候救人要緊，你就抱起秋鳳妹子，趕到前村去，中暑的人，時間久了，會躭誤病情的。」

丁少秋沒有辦法推辭，只得點點頭道：「好吧！」

姬青萍催道：「那就快些走了。」

丁少秋左手執着劍囊，俯身把池秋鳳軟綿綿的嬌軀托着抱起，讓她伏在右肩之上，才舉步朝前走去。

姬青萍跟在他身後，心裡暗暗好笑。

丁少秋從沒和女孩子這樣接近過，如今抱着一個軟玉溫香的嬌軀，何況又是大熱天，衣衫單薄，雙手所碰到的都是如此柔膩而富有彈性的肌肉，一顆心不由得怦怦直跳，她身軀雖然不重，但却比千斤重担還要吃力。

池秋鳳一顆頭伏在他肩頭，心也跳得很厲害，現在偷偷的睜開眼來，仔細察看着丁少秋的臉頰，這時她和他可說十分接近，果然給她發現這位自稱季少游的人，在耳邊髮際，有一條極細的痕跡，好像界線一般，因爲臉上膚色相同，所以不細看是不容易瞧出來的。

池秋鳳心中暗喜，這已可証明他果然戴了面具，但心也跳得更厲害，右手輕輕提起。

丁少秋立時發覺，回頭說道：「姬姑娘，池姑娘好像動了一下，她是不是醒來了？」

（未完‧廿六）

上文提要：大笨牛離開後，翁明山、錢純純來到，張小仙、多多、三絕婆婆、老蓋仙和他們相遇，阿郎點了翁明山的痴呆穴要他陪純純回洛陽懺悔，然後趕去天魔山莊……大笨牛見到母親被殺，找到姚壽，見他和臭小子劇鬥，先逼退臭小子，再將姚壽刺殺半死，聲討罪狀，奪回金劍信物……



新派風趣俠情倫理連載／歐陽雲飛・文／可飛・圖

好馬不吃回頭草

大笨牛榮登敎主　玉蓮花錯失機緣

「娘哩，你欺師滅祖，罪大惡極，叫什麼也沒有用，死吧，咱家還要借用你的腦袋來作人頭祭！」大笨牛道。

金劍揮處，「卡察！」一聲，姚壽的一顆血淋淋的人頭馬上滾落地上。

震驚了全場，震駭了姚壽爪牙的心，所有的戰鬥全部停下來，所有的目光全部集中在大笨牛一個人的身上，看他作威。

＊　＊　＊

大笨牛大踏步的來到黑皮的面前。

黑皮業已忙不迭的自動跪下來，磕頭像搗蒜一樣，極端恐懼、惶驚的道：「阿牛哥，你可千萬不能怪罪我，一切的一切，小弟都是奉命行事。」

爲了活命，主動的變兄爲弟，只要大笨牛肯饒他，親爹親爺爺也照叫不誤。

大笨牛陰沉着一張臉，吐字如刀：「你是不是人？」

「當然是人。」

「有沒有腦袋？」

「有。」

「夭壽叫你去死你肯嗎？」

「這——」

「你多大了？」

「二十。」

「是不是白痴？」

「不是。」

「既然是一個不是白痴的成年人，你就應該對你自己的行爲負責。」

「這——」

「你有沒有老婆？」

「有個未婚妻。」

「任人調戲吃豆腐可以嗎？」

「這——大人不記小人過，阿牛哥大人大量，大慈大悲，無論如何要高抬貴手，給小弟一個自新的機會，我黑皮今生今世，情願爲你做一輩子牛，一輩子馬。」

「媽的，你做一輩子猪，一輩子狗，老子也不要，嫌你髒，嫌你臭，死吧，別讓你那個混帳師父在黃泉路上等太久，陰曹地府，還有很多寃魂野鬼在等着你算帳哩！」

「我跟你拚啦，殺！」

「你沒有機會，殺！」

黑皮情急拚命，不顧一切的撲上來，大笨牛今非昔比，根本不堪一擊，一掌劈出，黑皮的雙臂立被震斷，連骨頭都露了出來。

緊接着，金劍一揮，又是一聲「卡察！」黑皮的人頭也應聲落地，骨碌碌的跟姚壽的首級滾在一起了。

「參見掌門人！」

「掌門人千歲千千歲！」

由索魂劍田進、玉羅刹冷霜霜、鬼見愁徐雪梅等人領頭，帶領着被姚壽師徒迫害的全體敎徒，一齊跪倒在地，奉大笨牛爲天魔敎的敎主。

這一來，可把大笨牛給嚇着了，連說：「不可以，不可以，絕對不可以。」

田進仍跪在地上，道：「爲什麼不可以？」

大笨牛忙上前將田進扶起來，道：「小侄已宣佈脫離天魔敎，沒有資格再當

天魔敎主，這是祖師定下來的規矩。」

阿郎上前道：「笨啊，你不會重新申請加入。」

大笨牛道：「可是，天魔敎現在羣龍無首，哪來批准呢？」

田進道：「自然是本敎全體敎徒。」

大笨牛道：「要不要舉行一次公開投票？」

多多道：「呆啊，你瞧瞧，地上跪了一大片，一致擁戴，就等於已經投票通過啦。」

大笨牛還是不願接受，道：「俺同意回歸天魔敎，但敎主一職萬萬不敢接受，理當由田師叔接掌才是。」

田進一本正經的道：「賢侄望勿推辭，事實上敎主一職的繼承順位，先師早已排定，如今大師姐已不幸歸天，賢侄乃是當然的繼位人。」

大笨牛謙辭道：「這樣不好啦，小侄年事尚輕，恐怕担不起這麼大的責任來。」

冷霜霜道：「公子快別這麼說，人家阿郎敎主與公子年齡相仿，早已幹上了白吃敎的敎主。」

徐雪梅亦道：「而且幹得有聲有色，轟轟烈烈。」

張小仙朗聲道：「各位注意，爲了表示衷心擁戴，請大家再歡呼一次。」

三絕婆婆道：「也包括姚壽的心腹爪牙在內。」

多多道：「肯棄暗投明，俯首認罪的，既往不究。」

小和尚空空道：「執迷不悟，不肯下跪擁護的，最好小心你吃飯的傢伙。」

玉蓮花道：「輕則終身監禁。」

阿嬌也說：「重則一命歸陰。」

「參見掌門人！」

「掌門人千歲千千歲！」

索魂劍田進等人馬上如言照辦，重新以大禮參見，歡呼之聲響徹雲霄。

姚壽的爪牙心腹，有一部份早已在阿郎、多多、洪五爺、三絕婆婆、玉蓮花、空空諸人的手下喪命亡魂，其餘的亦皆在食人族勇士的圍困之下，眼見大勢已去，絕大多數皆仆跪在地，棄暗投明。

只有一小部份，大約十幾個人，不甘雌伏，倏地聯合在一起，一股作氣往外衝，企圖突圍而出。

「殺！幹掉他們！」

「殺！砸扁他們！」

「殺！送他們上西天！」

「殺！送他們回姥姥家！」

激起了公憤，激怒了所有的人，大家一擁而上，一霎時便傷的傷，亡的亡，擒的擒，全部清潔溜溜的處理完畢。

當上了掌門人，大笨牛一下子好像長大了許多，做事也比較穩重一些，橫掃全場一眼後，道：「這些人該如何處置？我想聽聽大家的意見。」

索魂劍田進不假思索的道：「這些人都是夭壽的死黨，爲防死灰復燃，千萬饒恕不得，請掌門人明察。」

老蓋仙洪五爺道：「這些狗東西，讓他們一刀畢命，未免太便宜，必須想個點子來折騰他們。」

三絕婆婆道：「最好是想個辦法來廢物利用。」

小和尚空空道：「包子賣完就沒有啦，價值不高，不好。」

多多道：「我有個好主意，先把他們的武功廢掉，命令他們去爲秋阿姨、陶老前輩挖墳墓。」

冷霜霜道：「墳墓挖好之後，再讓他們抬棺材。」

徐雪梅道：「安葬好後，再叫他們守墓園。」

阿嬌道：「墓園廣植花木，整理的跟花園一樣。」

玉蓮花道：「必須天天燒香，天天磕頭，做一輩子的孝子孝孫。」

大笨牛頷首道：「然也，然也，但還是太輕了一些。」

阿郎道：「嫌輕好辦，再點了聾、盲二穴，叫他們永遠聽不到鳥語，也看不見花開。」

小和尚空空道：「或者再加一刀，去掉他們的是非根，當一輩子的閹奴。」

大笨牛聞言劍眉雙挑的道：「好極啦，好極啦，就這麼辦，同時還要加上一條腳鐐，叫他們永遠跑不了。」

馬上辦，立即命人將十幾名叛徒拖下去，廢掉武功，點中聾、盲二穴，閹掉命根子，戴上腳鐐，驅往後山去挖墳墓去了。

臭小子自大忽然悄悄地攏過來，拍一下大笨牛，賊笑道：「掌門人，恭喜，恭喜啊。」

阿邪也跟着湊熱鬧：「賀喜，賀喜啊！」

大笨牛毫不承情，牛眼一瞪，道：「恭什麼喜？賀什麼喜？」

自天生笑嘻嘻的道：「恭喜你當上了天魔敎的掌門人。」

大笨牛可沒有好臉色給他看：「哼，不必，你我沒有邦交，本掌門不需要你臭小子來恭賀，少亂拉關係。」

臭小子自大道：「不是亂拉關係，我們本就關係密切。」

大笨牛臉一沉，道：「放屁，老子跟你八竿子也打不着。」

「本主席問你，你是不是曾經遇見過一個獨臂老頭？」

「有這回事！」

「他將全部的內元眞力給了你？」

「也不假。」

「你知道他是誰嗎？」

「不知道。」

「那麼，我告訴你，他就是魔鬼博士雷破天。」

臭小子得意的笑笑，繼道：「換句話說，我們有同門之誼，算起來你還是本主席的師弟哩。」

阿邪在一旁幫腔道：「既然是咱師父的師弟，也就順理成章的是阿邪的師叔。」

這話恍如焦雷貫頂，冷水澆頭，大笨牛氣急敗壞，大驚失色的道：「臭小子，你說什麼？那個獨臂老頭兒是魔鬼博士雷破天？」

自天生以無比堅決的語氣道：「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洪五爺亦道：「臭小子沒有說謊，當時老叫化子與婆婆就在附近的山上。」

臭小子的話大笨牛可以不信，老蓋仙的話却不能不信，一時間心煩意亂，悔恨交加，捶胸跺脚的道：「我恨，我恨，我好恨啊！」

自大將聲音壓低了許多，鬼頭鬼腦的道：「這是好事，別人做夢也夢不到，少發神經，現在是你報恩的時候到了。」

「報什麼恩？」

「報師父傳功之恩。」

「已經報了，殺了姚壽就報完啦。」

「還沒有，還有更重要的大事未辦。」

「還有什麼屁事？」

「殺掉老乞丐、老太婆，以及阿郎、多多。」臭小子也是個說謊的天才，又私自加了料。

「住嘴，這些事老魔並未言講當面。」

「由師兄我來轉達也是一樣的。」

「抱歉，此事純粹是交易，殺了姚壽，交易已完，你他媽的最好閉上你的狗嘴！」

「大笨牛，你敢違背師命？」

「本掌門沒有他這個師父。」

「你敢不聽師兄的命令？」

「媽的，我還是你師祖呢！」

「大笨牛，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老子敬酒罰酒都不吃，滾！滾！滾！」

三聲滾，配合着三招快攻，大悲三絕掌連環出手。

此刻的阿牛，已是高手中的高手，頂尖中的頂尖，儘管臭小子技深若海，依然相形見拙，三招攻完，師徒二人已被逼退到十丈以外去。

臭小子自大怒氣沖天的道：「好，大笨牛，這筆帳本主席給他記上，有一天要你付出十倍的代價來，咱們後會有期。」

當即領着阿邪，掉頭離去。

大笨牛衝着自大的背影吼叫道：「你娘，不服氣現在就幹，等什麼等。」

自大是個鬼精靈，衆寡懸殊，他可不願吃眼前虧，阿郎、多多又得到三絕婆婆的示意，亦未出手攔阻，刹那之間師徒二人便遠去不見。

大笨牛仍耿耿於懷的問老蓋仙：「五爺，你剛才有沒有說謊話？」

洪五爺搖頭道：「沒有，你遇見的那一個老魔頭的的確確是雷破天。」

「我恨！我恨！我好恨啊！」

重複完這一句話，大笨牛突然睜大了眼，從大家的臉上一掃而過，道：「求求你們，那一位發發慈悲，把我大笨牛這武功廢了吧。」

阿郎聽得一呆，道：「大笨牛，你這是什麼意思？」

大笨牛道：「雷破天是天魔教的叛徒，是我的大仇人，我不要他的眞元內力，不要，不要，絕對不要！」

說至激動之處，又開始捶胸跺脚，咬牙切齒，一副痛不欲生的樣子。

三絕婆婆上前無比慈祥的安慰道：「傻孩子，別說傻話，這是天意，雷破天傳了姚壽一招『偷天換日』，殺了你娘，也殺了他自己，復神差鬼遣的，將他一甲子的修爲導入你的體內，這是上天的安排，你受之無愧。」

洪五爺道：「何況，你已殺了姚壽，完成交易，根本沒有任何虧欠，這一甲子的修爲是你應得的。」

阿郎道：「是嘛，受之無愧。」

多多道：「不要白不要。」

小和尚空空道：「再說，身懷絕技才夠資格當天魔教的教主，三脚貓的莊稼把式，怕不笑掉天下英雄的大門牙才怪。」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總算把大笨牛說動了，這小子福大命大，不但黃袍加身，當上了天魔教主，還平添了一甲子的內力修爲。

* * *

苗疆大俠陶子厚，與天魔女秋水寒，已安葬完畢，阿郎、多多、老蓋仙、三絕婆婆等人俱皆扶柩送殯，大笨牛、冷霜霜、徐雪梅、田進更是哭得死去活來，場面盛大，備極哀榮。

喪事辦完，三絕婆婆和洪五爺，便因急於去追查十惡妖婆紅笑的下落，以及儘早揭開臭小子自大的身世之謎，當天便即携手聯袂而去。

食人族的勇士亦隨後離開，準備繼續去打老虎。

當然，大笨牛沒有忘記送他們一個大紅包。

接下來，天魔教又要辦喜事。

不是掌門人大笨牛要討老婆。

而是按照天魔教的傳統，新教主接掌門戶，循例必須大宴各路英雄，與本教的全體教徒，一則彼此交流，再則以資慶祝。

既是慣例，自不可免，但因陶子厚、秋水寒相繼身故，大家莫不傷痛逾恆，並未遍發英雄帖，廣邀羣豪，大肆舖張，參予的貴賓僅阿郎、多多、阿嬌、玉蓮花、小和尚等幾個現成的，就在出殯後的第三天，在一切從簡的情形下，完成了一場不得不舉行的飲宴。

沒有張燈結綵。

不曾鑼鼓喧天。

沒有華美的言詞。

亦無熱烈的場面。

但是，有酒。

大家都借酒澆愁，欲藉酒來痲醉自己，藉以沖淡對陶子厚、秋水寒之死的煩悶、憂鬱、悲傷、與哀痛。

結果，酒入愁腸愁更愁，還沒有超過應有的酒量，便有一半以上的人醉倒了。

包括阿郎、多多、小和尚、田進、冷霜霜和徐雪梅。

大笨牛的心情最沉痛。

醉得也最厲害、徹底。

酩酊大醉！爛醉如泥！

* * *

大笨牛是被春花、夏雨、秋月、冬雪，共同像抬死猪一樣，抬回到他自己的臥房的。

上半夜由玉蓮花主僕小心侍候。

大笨牛不會哼一下，亦未動一下，眞的跟死猪一樣。

下半夜由阿嬌、小玉來接替。

同樣服侍的無微不至，不時替他擦汗，敷熱毛巾，就算是自己的「親老公」也不過如此。

霍然，大笨牛有了動靜，睜開一雙醉眼，瞄着阿嬌，道：「妳是誰？」

阿嬌嗲聲嗲氣的道：「我是阿嬌，最關心你的阿嬌。」

「愛說笑，妳以爲我醉啦，還早呢，妳根本不是那個沒有女人味的潑辣貨。」

「那你以爲我是誰呢？」

「妳是玉蓮花，水裡的玉蓮花。」

「水裡的玉蓮花？」

「是呀，水裡的玉蓮花比較美，看不見大痲臉。」

阿嬌眉尖一挑，忽生一計，給俏丫頭小玉使一個眼色，道：「小玉，妳去睡吧！」

「是，小姐！」

小玉紅着臉，低着頭，悄悄的退出去，還順手帶上了門。

在大笨牛的醉眼中，他眞的把阿嬌看成了芝蔴公主，傻裡傻氣的笑笑，道：「嘻嘻，我猜對了吧？」

阿嬌無限嬌柔的道：「阿牛哥，你本來就沒有猜錯嘛。」

「來，親愛的，讓我抱抱。」

「給你抱。」

「讓我親親。」

「給你親。」

阿嬌的整個上半身，反壓在大笨牛的身上，阿牛緊緊的將她摟住，一陣熱吻。

「公主，我想，好想——」

「好想甚麼？」

「好想那個那個。」

「甚麼那個那個？」

「就是入洞房的意思啦，人家阿郎已經『入港』、『上車』啦，我阿牛也當上了教主，却沒有『入港』、『上車』，多沒有面子。」

「阿牛，『上車』要先『買票』呀。」

「哎呀，死腦筋，可以先上車，後補票呀。」

「你可不能黃牛。」

「不會的。」

「你一定要娶我。」

「不娶妳娶誰？」

「我是阿嬌。」

「妳又來了，我的心肝寶貝，妳是芝蔴公主玉蓮花，阿嬌給妳打洗脚水都不夠格，今宵一刻值千金，快，來呀，別辜負了大好春光。」

「好，鬆鬆手，別這樣猴急嘛，讓我去吹熄燈，關好門，我可不希望被人偷瞧去。」

* * *

天亮了。

大笨牛卧房裡濃濃的酒氣仍未散盡。

亂七八糟的，到處都是衣服。

有男裝，也有女衫，可以想見當時情況的急迫性。

太陽已經曬到屁股了，兩位男女主角還在睡。

想必是太累了，睡得很沉，很死。

房門外，俏丫頭小玉早已來報到，來來回回的不知踱了幾百遍，終於忍不住「篤！篤！篤！」的敲起門來，道：「小姐，該起來了，再不離開這裡，小心會鬧笑話。」

阿嬌先被她吵醒，揉一揉睡眼，道：「是誰呀，七早八早的，吵甚麼吵，人家昨晚——好睏啊。」

「是我，小玉，快起來吧。」

「我知道了，妳去準備兩份豐富的早餐，要好好的補一補。」

「是，小玉馬上去辦。」

小玉走了，大笨牛也被阿嬌吵醒了。

掀起被子一角，兩個人赤條條的睡在一條被子裡。

大笨牛的酒完全醒了，睹狀嚇一跳，急聲道：「這是怎麼回事？」

阿嬌格格嬌笑一聲，還拋了一個媚眼，道：「呆子，這還用問嗎？」

大笨牛死命的回想一下酒醉後的情景，却片片斷斷的，沒有辦法串連起來，道：「我記得，坐在我身邊的好像是玉蓮花，不是妳。」

阿嬌道：「是奴家，沒有錯，我們兩個事先就商量好了，她守上半夜，我守下半夜。」

「可是，妳怎麼會跑到本掌門的被窩裡來？」

「是你强拉奴家進來的。」

「不對吧，俺的衣服好像也是妳脫的。」

「阿牛，你忘了，是你叫奴家脫的。」

「我叫妳脫，幹嘛？」

「還不是你自己嚷着要『入港』呀，『上車』呀。」

「難道我們已經——」

「阿牛，你又在說傻話了。」

一雙大奶子在他身上揉一揉，搓一搓，嬌慵嫵媚的道：「生米都煮成粥了，還說這種話，也不怕傷了人家的心，阿牛，我要你兌現諾言。」

「甚麼諾言？」

「娶我的諾言，我要你馬上公開宣佈，我阿嬌是天魔教教主夫人。」

「本掌門說過這樣的話嗎？」

「當然說過，還發過誓呢。」

「俺怎麼一點也想不起來？」

「想起來想不起來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事實，你已經把我玩啦，睡啦，我要你負起你應負的責任來。」

大笨牛這下可傻眼了，頻呼：「苦啊，苦啊，漏子捅大啦，這可如何是好？」起身一邊穿衣服，一邊道：「我娶妳，玉蓮花怎麼辦？」

阿嬌得意的笑說：「任何事情都有個先來後到，既然阿牛哥已將奴家抱上了床，她只好知難而退，或者當小老婆。」

「篤！篤！篤！」

又有人在敲門。

大笨牛急忙低聲道：「阿嬌，快起來穿衣服，這成何體統。」

阿嬌仍賴在床上不起來，道：「沒有

關係，是小玉送早點來了，快開門。」

大笨牛不遑多想，隨即將門打開。孰料，進來的並非俏丫頭小玉。而是芝蕪公主玉蓮花。

春花、夏雨、秋月、冬雪緊隨在後，每個人的手裡皆端着一隻碗，是玉蓮花親手為大笨牛做的可口而又醒酒補身的早餐。

大笨牛還光着身子，睹狀馬上僵住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阿嬌的雙肩也露在外面，見到玉蓮花，並未遮起來，大大方方的：「公主，早啊。」

玉蓮花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一看，再看，三看，鐵證如山，却不由她不信。

霎時間，夢醒了，心醉了，心碎了，欲哭無淚，欲語無言。

劈里巴啦一陣響，春、夏、秋、冬四女的反應更强烈，四隻碗全部落地，四分五裂。

散發出陣陣香氣，可惜已無法入口。

終於，玉蓮花開口了，從唇角，勉為其難的擠出一絲笑意來，道：「恭喜你們，本來，我們是來送早點的，但是，現在應該說再見。」

表現的特別冷靜，沒有絲毫火藥味，不愧為是公主的身份，見字出口，人也跟着走到門外去。

大笨牛簡直痛如刀絞，如遭雷殛，暗道：「慘啦，慘啦，這下可當眞災情慘重，該走的不走，不該走的却要走啦。」

取過上衣，往身上一披，忙不迭的追出去，堵住玉蓮花的去路，道：「公主，請慢走，無論如何要聽我把事情解釋清楚。」

芝蕪公主止步道：「不必解釋，事情已經擺明了。」

春花冷笑道：「是嘛，一個裸男，一個裸女，會幹出甚麼好事來。」

夏雨恨聲道：「可惱呀可惱，枉費我家公主付出那麼多眞感情。」

大笨牛竭力為自己辯解：「昨夜，俺喝醉了酒，爛醉如泥，這事妳們都曉得，我也不知道那個婆娘是甚麼時候鑽進被窩裡來的。」

突然大叫一聲，又道：「我想起來了，是那個不要臉的女人强暴了本掌門。」

阿嬌的聲音在屋裡大吼大叫道：「死大笨牛，臭大笨牛，沒有良心的大笨牛，是你强暴了祖奶奶，却將責任推到老娘身上來，你這個殺千刀的，沒心肝的，我不要活了，我不要活了！嗚嗚，哇哇！」

一哭、二鬧、三上吊，是女人的三大法寶，潑辣的女人耍起狠來更可怕，又吼又叫，又哭又鬧，又摔東西，又罵人，兀自在屋子裡鬧翻了天，哭喊聲，叫罵聲，摔東西的聲音，交織成一片，就差沒有上吊自殺。

玉蓮花苦笑一下，溫文從容的道：「不管是你强暴了她，或是她强暴了你，結果是相同的，你們已經是夫妻，是本公主該退出這一場遊戲的時候了。」

話是說的輕鬆，實則芳心深處却酸楚欲絕，當初大笨牛從天而降，水塘中熱情擁抱的那一幕，她無論如何也忘不掉，暗中輕喟一聲，接着說道：「不過，在臨別之前，有一件事本公主必須加以說明。」

大笨牛道：「是那一件事？」

玉蓮花道：「有關我的面貌的問題。」

不待大笨牛開口，芝蕪公主便自行將帽子摘下來。

依舊是那一張熟悉的大痲臉，大笨牛的感覺反而舒服一些，心想：「算啦，算啦，一個大痲子，也沒有甚麼好婉惜的。」

可是，當玉蓮花伸手在臉上輕輕一摸，取下一張薄如蟬翼的面具，又恢復了她在水中的花容月貌時，却看得大笨牛連連驚呼不迭。

「啊！好漂亮！」

「簡直是天上的仙女嘛！」

「妳騙人騙得好苦啊！」

「我大笨牛非妳不娶！」

「本掌門一定要娶妳！」

心煩、意亂、懊惱、悔恨，兼而有之，這個傻小子為情所苦，說至最後，已經有點歇斯底里。

芝蕪公主自始至終皆極沉穩，笑道：「公子快別如此說，這樣會傷了阿嬌的心，本公主本來是想跟你開一個玩笑，故意將眞面目隱去，不料却弄巧反拙，這大概就是命，我們命中無緣。」

大笨牛聲嘶力竭的道：「不，我們有緣，現在馬上結婚。」

「這是不可能的，掌門人的夫人是阿嬌。」

「錯，她頂多只是本掌門的老婆候選人。」

「你們已經有了夫妻之實，理當拜堂成親。」

「公主，別這樣，妳可以當小老婆，做細姨。」

「食人族的公主，不會做人家的小老婆。」

「那就讓阿嬌做細姨，妳為大。」

「食人族的公主也不會與他人共事一夫。」

「起碼請保留現在老婆候選人的身份，我們繼續交往。」

「明知沒有結果，又何必交往？」

「最低限度，妳應該答應，和本掌門做個朋友。」

「我們永遠是朋友，再見！」

深情的向大笨牛作了最後一瞥，立即與春花、夏雨、秋月、冬雪姍姍而去。

明明是到口的肥肉，却眼睜睜看着人家走了，大笨牛實在不甘心，仍圖作最後的掙扎：「公主，請別走，我大笨牛還有話要說。」

芝蕪公主頭也不回的道：「甚麼話？」

大笨牛傻頭傻腦的道：「好多好多啊，三天三夜也說不完。」

玉蓮花繼續前進道：「不必說了，就請埋藏在記憶裡吧。」聲音已顯得有些哽咽。

阿嬌突然出現在大笨牛的身邊。衣服穿得整整齊齊的，臉上的淚痕已乾。

望着玉蓮花尚未去遠的背影道：「公主請留步。」

誰也沒有想到她會留玉蓮花，大笨牛楞了一下，以為她要替自己當說客。

芝蕪公主也大感意外，止步轉身道：「有事？」

阿嬌道：「希望公主再多住幾天。」

「有特別的理由？」

「是想請公主參加我們的婚禮。」

「哦——決定那一天？」

「明天！」

「恭喜！祝福你們，我想我還是離開的好，再見！」

陡地腳步加快，在熱淚滾滾中，一陣風似的奔離天魔山莊。

芝蕪公主玉蓮花走了，大笨牛的心也好像被她帶了去，失魂落魄的楞在當場，喃喃自語道：「衰！衰啊，一朵鮮花，不知花落誰家，我怎麼那麼笨，那麼傻，那麼死腦筋，早知道她不是大痲子，現在已經是天魔教教主的夫人了。」

阿嬌道：「阿牛哥，算啦，人家已經走啦，別再說瘋話、夢話，好花不會插在牛糞上，我們才是天造的一對，地設的一雙，快準備辦喜事吧。」

「辦甚麼喜事？」

「我要出嫁。」

「嫁給誰？」

「嫁給妳呀！」

「哼，妳霸王强上弓，老子不幹！」

「大笨牛，是你强暴了我，非娶不可。」

「不娶妳又能把我怎麼樣？」

「好漢做事好漢當，我阿嬌可是清清白白的黃花大閨女，不能給你白玩白糟蹋，大笨牛，我警告你，高高興興的把老娘娶進門，方才罷了，否則——」

她的潑辣性又發了，河東獅吼，比一隻母老虎還要兇。

大笨牛冷哼一聲道：「否則怎樣？」

阿嬌挑眉瞪眼的道：「祖奶奶就敲鑼打鼓的到處宣揚，說天魔教的大笨牛教主强姦良家婦女，始亂終棄，敗德亂行，直從苗疆喧騰到洛陽去，把你鬥爛鬥臭，身敗名裂，永遠抬不起頭來。」

阿郎倏地飄然而現，劈面就說：「對，阿嬌，我支持妳。」

多多亦接踵而至，道：「阿嬌，我投贊成票。」

最後到的小和尚空空也說：「小僧也站在阿嬌這一邊。」

大笨牛的肺都氣炸了：「媽的，這是甚麼朋友嘛，人家的胳臂肘是往裡彎，你們却往外彎，不幫忙也就算啦，還要落井下石，把人往火坑裡推，苦啊，苦啊，這種朋友不要也罷，你們也不問問清楚就亂下結論，眞正豈有此理。」

阿郎笑道：「阿牛，別發牛性，事實上我們已經在暗中站了一陣子啦，事情的經過差不多全瞭解，這是緣份，五百年前就註定好啦，別再瞎胡鬧，玉蓮花雖美，畢竟是個苗子，並不適合。」

多多望着阿嬌、大笨牛，振振有詞的道：「撇開天意不談，你們兩個也很相配，粗粗壯壯，結結實實的，有個性，也很有性格，都是性情中人，堪稱絕配。」

空空不甘寂寞，也在一旁猛敲邊鼓：「再說，人家阿嬌愛情專一，始終不變，千辛萬苦的從洛陽追到苗疆來，單憑這一點就價值連城，別死心眼，趕快準備做新郎官吧。」

大笨牛一直在默默的聽老友講話，面部的怒氣在逐漸消退中，但却未再開口言語。

阿郎道：「同時，我們也是來辭行的，家父家母尚在波羅門番僧手中，二老一日未回，本教主便一日難安，必須火速返回洛陽，看皮蛋那邊有無進一步的消息。」

多多道：「當然，假如你們決定馬上結婚，就誤一兩天也可以。」

大笨牛瞪了阿嬌一眼，道：「好馬不吃回頭草，我不甘心落在她的圈套裡，我要從長計議，要認眞攷慮一下。」

阿郎道：「如此，我們現在就告辭了。」

大笨牛道：「俺跟你們一起去。」

多多道：「不行，你現在身份不同，乃是一教之主，新官上任，又正當天魔教經歷巨變之後，有很多事必須妥為料理，怎可一走了之。」

小和尚空空道：「何況，你跟阿嬌姐姐之間的戰爭也沒有解決吔。」

大笨牛堆下來一張苦臉道：「俺突然覺得，教主不好幹，老公也不好當，還是做白吃教的刑堂堂主逍遙自在，當一個快樂的單身漢自在逍遙，乾脆辭職——」

阿郎截口道：「胡說，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爬，別說傻話，如果想念我們，待天魔教一切就緒後，你可以請田師叔代理職務，咱們再在白吃大樓相聚。」

「好，就這麼辦。」

「再見。」

「再見。」

＊　＊　＊

絕命谷。位於伏牛山中。

有兩個年輕人，拖着一副棺材，正在往上爬。

年齡稍大的是食人族的屠牛大英雄阿邪。

身穿紅衣，頭上留有一撮朝天辮的是臭小子自大。

躺在棺材裡的，無疑是雌雄雙魔之一——魔鬼博士雷破天。

棺材是放在一個裝有輪子的架子上，由阿邪用繩子拖着走，饒他力大如牛，其奈山路崎嶇難行，也早已累得他滿頭大汗。

所幸，已經到了地頭，臭小子指着一道山壁下方的一個五尺方圓，狀如倒下來的筆筒，黑忽忽的不知多深多遠的洞穴道：「到啦。」

阿邪發現，洞穴的上面，被人以「金剛指」題了四個字：「入谷者死」！便道：「師父，這裡面就是絕命谷？」

「嗯。」

「怎麼進去？」

「爬。」

「棺材可能進不去。」

「將架子拆掉，用推的。」

這是唯一的辦法，拆掉架子，棺材便很順利的推進洞穴裡去。

洞內有水，冒着熱氣，還有一股很濃很濃的硫黃味道，想必絕命谷內必定有一個溫泉無疑。

水甚淺，僅三四寸，地也很滑很平，棺材推起來甚是省力，阿邪道：「好彩，總算喘了一口氣。」

臭小子自大大罵道：「沒有用，這一路上坐得都是豪華大馬車，才拖了半天就叫苦連天，再鬼叫小心師父我老人家把你開除。」

阿邪眞賤，挨了罵還在賊笑，嘻皮笑臉的道：「愛說笑，師父才不會把阿邪開除呢。」

「爲甚麼？」

「因爲阿邪是師父的寶貝，捨不得。」

「不見得吧？」

「阿邪是你的徒弟、朋友、奴才，也是出氣筒，這樣的人打着燈籠也找不到。」

「你娘，少貧嘴，洞裡黑得很，走好。」

洞裡是很黑，簡直伸手不見五指，好在沒多久，便見到亮光，洞口已在望。

突聞一個怪異的聲音劃空傳來，咻！

臭小子忙道：「快躲起來！」

晚了，來字尚未出口時，異聲已穿入洞中，通！雖然僅僅是一塊小石子，出手之人的力道奇大，却將三寸厚的棺木貫穿，打出一個桃子大的洞來。

要是打在人身上，不死也會丟半條命。

暗器出手後才傳來一聲斷喝：「甚麼人？」

自天生揚聲道：「是徒兒我，臭小子自大。」

「進來吧。」

「請師娘把那些毒物控制好。」

「放心，牠們不會吃你的臭肉。」

二人合力推着棺材走，很快便出得洞穴。

哇，好棒，眼前地勢開闊，長寬各有數十丈，一邊植滿奇花異卉，一邊則煙霧彌漫，不知景色如何。

也是一處險地，四面絕壁插天，高入雲表，身後的洞穴是唯一的通路。

就在二人立脚之處的兩旁，各有一個岩洞，洞內爬滿了碩大無朋的毒蛇，蜈蚣、蠍子等毒物，裡面還有骷髏，令人不寒而慄。

可是，目力所及之處却空無一人。

阿邪讚不絕口的道：「哇呀呀，眞是好地方，天險之地，一夫當關，萬夫莫敵。」

自天生道：「連一隻蚊子都飛不進來。」

阿邪望着岩洞內的骷髏道：「那這些人是——」

「故意放進來讓毒物咬死的，一共是四十九人。」

「這裡沒有這麼多吧？」

「有的在別處。」

「奇怪，既是如此險惡之地，怎會有這許多人冒死而入？」

「他們在想絕命谷裡的寶貝。」

「甚麼寶貝？」

「小子，等一下你就會見到的。」

「這些毒物躲在洞裡——」

言猶未盡，空際又傳來十惡妖婆紅笑的聲音：「自大，你身旁的這個娃兒是誰？」

臭小子躬身答道：「是徒兒新收的一個徒弟。」

「混帳，你小子小小年紀，也想當師父。」

「過過癮嘛，也好給你老人家添個徒孫。」

碰了阿邪一下，小聲道：「還不快見過師祖娘。」

紅笑的聲音陰寒刺骨，飄飄忽忽的根本不知她身在何處，阿邪只好對着谷內，遙空一拱手，朗聲說道：「徒孫阿邪，拜見師祖娘。」

「你小子叫什麼，阿邪？」

「是的，阿邪。」

「邪到什麼程度？」

「吃喝嫖賭，殺人放火，都來。」

「好，很好，我老人家就喜歡這樣的人。你剛才說這些生物乖乖的躲在洞裡，是不是懷疑牠們如何出洞來攻擊人？」

「不錯，徒孫是這樣想。」

「好，你師祖媽現在就表演給你看。」

話落，馬上飄過一陣非常悅耳動聽的笛子聲音。

聽到笛聲，巨大的毒蛇、蜈蚣、蠍子立刻有了動靜，爬的爬，跳的跳，成羣結隊，爭先恐後，數以千計的毒物一齊向阿邪撲過來。

速度好快，眨眼便近在咫尺，阿邪嚇得魂不附體，喊一聲：「我的媽呀！」拔腿就跑。

他跑，毒物也跟着跑，只要被其中一隻咬上一口，就會毒發身亡。

「師祖娘，救命啊，救命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回答的是一長串陰陽怪氣的笑聲。

笛聲停了。

所有的毒物，彷若訓練有素的軍隊，全部掉頭返回岩洞去。

雖然有驚無險，阿邪却嚇出一身冷汗來，頻呼：「乖乖，好險，好險！」

臭小子自大冷聲道：「沒有出息，你師祖娘是故意嚇唬你的，走吧，咱們該去向他老人家報到去啦。」

* * *

百花叢中，煙霧深處，有三間小竹屋。

屋子不大，却也頗爲雅緻美觀，古樸實用。

門口有一羣鷄。有一個老太婆正在餵鷄。

這個老太婆好可怕，頭髮已經全白，長可及腰，亂七八糟的飄在身後，是個瞎子，也是一個殘廢。

兩隻腿已齊膝斷去，左臂也沒有了，僅有的一隻右手，還只有兩個手指頭。

最難看的是那一張臉，好像爛的番茄，已經變了形，顯然曾經受過極重的創傷，死裡逃生。

聽覺倒格外敏銳，道：「臭小子，你們來啦。」

自大就在她前面不遠停下來，道：「是的。」

「你還帶來什麼東西？似乎很重？」

「是不小，也不輕！一口棺材。」

「一口棺材？你是說那個老鬼他——」

「師娘請節哀，師父他老人家確已身故。」

十惡妖婆紅笑眞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老伴死了，她居然能夠將椎心的痛苦忍下來，沒有哭，也沒有淚，甚至仍然保持本來的姿勢，不曾動一下，從容不迫的道：「死在那裡？」

「苗疆。」

「是什麼人幹的？」

「姚壽。」

「哦，是他？活該，該死！」

「師娘怎麼這樣說？」

「我早就警告過他，這麼重大的事，應該自己親手去做，至低限度，也該親自訓練一批人去執行，死鬼偏不聽，不是活該、該死是什麼？」

抓了一把米，灑出去，鷄羣爭相啄食，十惡妖婆紅笑又道：「小子，你可曾殺了那個夭壽？」

臭小子自大道：「姓姚的是死了，不過不是徒兒殺的。」

「是那一個？」

「一個叫大笨牛的傻小子，是秋水寒的兒子，現在當上了天魔敎敎主。」

「他爲何要替你死鬼師父報仇？」

「姚壽殺了大笨牛的娘，同時，師父將他一甲子的修爲全給了大笨牛，所以——」

「所以，你打不贏大笨牛，回來當縮頭的烏龜？」

「冤枉，我抗議，師娘也未免太狗眼看人低，本主席這一次回來是——」

「慢着，臭小子，你說本主席？」

「不錯，徒兒在外面成立了一個金手指黨，自任主席，就讓師娘當榮譽主席好啦。」

「不必，師娘對這些虛名沒有興趣，最關心的莫過於快意恩仇，你剛才說你回來想做什麼？」

「充電！」

「充電？對，你小子是該好好的充一充電，然後再次出擊，將老蓋仙、三絕婆婆與大笨牛他們一網打盡。」

「這正是徒兒的打算，還有一個阿郎，一個多多，也志在必殺。」

「乾脆這樣吧，連明山、明珠兄妹也召喚來，大家一起來充電，他們兄妹拜師太晚，外務又多，一直不曾認眞修練，派不上大用場。」

「是，待稍作休息後，便將他們喚來。」

將別後的情形，簡單扼要的說了個大概，自天生撥弄一下朝天辮，望着棺木道：「師娘，師父的遺體是否應即下葬？」

十惡妖婆紅笑沉思一下，道：「死鬼生前既已將內力給了大笨牛，你也練過了幽靈步法，可謂物盡其用，這一具臭皮囊，是他最後的遺物，埋掉死鬼一定會不高興的，臭小子，你應該知道怎麼辦。」

自大立道：「徒兒曉得，徒兒曉得。」

十惡妖婆狂笑道：「曉得就去辨吧！」

臭小子沒有再多言，命阿邪拖着棺材，往煙霧更濃的地方行去。

* * *

煙霧更濃。

硫黃的味道更重。

絕命谷底，有一個大水塘，塘水是從地心湧上來的，溫度極高，熱氣騰騰，沸沸揚揚，谷內的煙霧就是由此而來。

怪，眞怪，這麼熱的水，裡面居然還有生物，形狀像牛，大如巴掌，却有鰭無腿，又好像魚，也不知是什麼東西。

最多的是骷髏白骨，幾乎在塘底鋪了滿滿的一層。

阿邪疑雲滿面的道：「師父，這究竟是魚！還是牛？」

臭小子自大道：「是火牛魚。」

「這水看來很熱，可能煮得熟鷄蛋。」

「連一頭牛也煮得熟。」

「奇怪，那這些火牛魚怎會生存？」

「誰知道，大概是天生如此吧。」

「師父，這些骨骸都是被火牛魚吃剩的？」

「應該說是，闖入絕命谷的人被毒物咬死之後，由師父我先吸乾收盡他們的陰氣，練完幽靈步法後，再輪到火牛魚來飽餐。」

「師父還沒有說，絕命谷裡的寶貝是什麼？」

「就是這些火牛魚。」

「什麼？這些火牛魚是寶貝？」

臭小子自大鄭重其事的道：「這些火牛魚由於在沸水之中長大的，性熱味辛，極爲滋補，服用一尾，便可增加數年功力，是天地間最神奇的一種生物。」

阿邪凝視着水中的骷髏道：「想必這些人就是爲了火牛魚喪命的？」

「不錯，他們都是修爲有數的武林人物。」

「奇怪，阿邪怎麼連聽都沒有聽說過！」

「媽的，你算老幾，這是武林中的一大秘密，知曉的人少之又少。」

「糟糕，屍體缺貨，那徒兒以後如何來修練『幽靈步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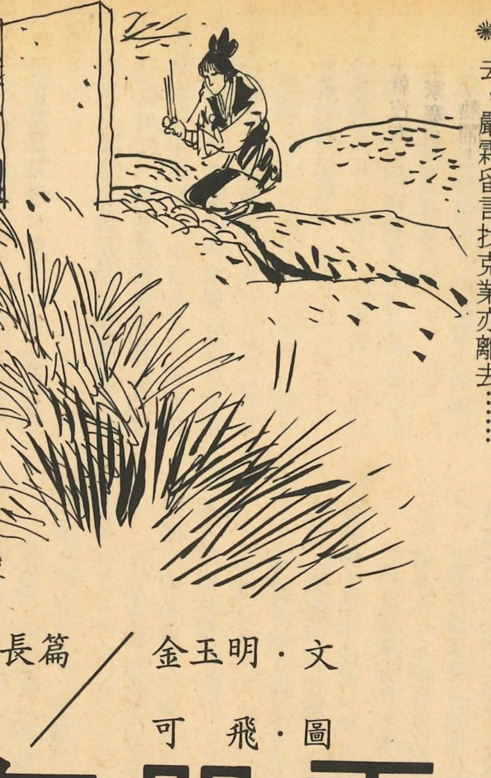
「白痴，知道的人少，並不是說絕對沒有，以後還是會有人來送死的。來，咱們現在先充電。」

「充什麼電？」

「土包子，這個也不懂，就是吃魚的意思啦。」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房珏逼鬥邊渡，目的是奪取九音奇劍，突然出現怪影，自稱老身，將奇劍奪走，房珏聞聲早已逃去……武林王家得糊塗和尚點化，王正功力恢復，克圖要提前迎娶，屈老婆婆和藍姑到王府再定佳期，藍姑發現克業才是救己之人，提出退婚，主婚人知道內因，忙召克業，他留書出走，克圖亦留書離去，嚴霜留言找克業亦離去……



新派武俠長篇／金玉明・文

可飛・圖

煞氣嚴霜

金銀刀決鬥　左右手解圍

她決心不走岔路，祇在沿路上來作這件事，等到了四川峨嵋的「清音庵」，看到母親的那本册子，再作打算！心念既定，則煩愁盡失！

於是她開始打聽去四川的路，找上了一家鏢局！

這是她由克業那兒，在閑談中得來的經驗！

克業曾說，保鏢的人，行萬里路且無處不知，無地不曉，這是行業上所必須有的專長。

果然，她如願打聽到了應走的路線！

路有幾條，總算她說的明白，又碰上一個好心人，代她仔細熟思了一遍之後，給她畫了一張路線地圖。

那是由「蘇州」開始，經「金壇」至「金陵」，過省界而進入「皖」地的「全椒」，到「巢湖」。

然後由「巢湖」北岸而行，經「上孤河」，過「兩河口」，到達已臨行湖北的大鎮「金家寨」！

過了「金家寨」就進了「湖北」境，人家路線畫的十分清楚，對嚴霜也是全心相助，使嚴霜對人又有了新的看法！

嚴霜問過這位代她繪成詳圖的「趟子手」，要走多久才能到，「趟子手」說的明白，那要半年！

半年就半年，嚴霜下定決心之後，其他毫不放在心上！

那兒知道「趟子手」所謂的半年，是指着他自己路熟步快早走晚睡說的，像嚴霜這樣走去，再加個半年差不多！

所以她在相距「金家寨」還有十里多路的時候，算算已經走了四個月啦，到峨嵋，少說還得半年多！

再走一年，苦雖苦，嚴霜却沒掛在心上，使她煩急不安的是，那十兩銀子，就祇剩下一兩吧了。

四個多月來，她極其節儉，但已用去了九兩，現在祇有一兩銀子，還要走上好幾個月，這怎麼可能！

再說，出來的時候，是穿棉衣和皮的斗篷，如今已是陽春三月，這身棉服，着實是穿不得了！

四個多月來，她受盡了痛苦，鞋子也破爛不堪，一身骯髒，眞的活脫脫成了個討飯的女乞丐！

不過她那支枴杖，却依然寸步不離，身上別看只剩下一兩銀子，她却從來沒打那枴杖的主意！

是傍黑了，離「金家寨」還有六里，咬咬牙趕到它！

這四個多月來，她始終沒有停止習練輕身的功夫，和那三招護身奇技，到底到了什麼火候，她自己也不曉得。這一路上，除了頭半個月，時有行人注目於她外，後來非但沒人看她，反而泰半都躲避迎對而行。

她身形長得很高，看上去不像是十六歲的女子，再加上穿着一身骯髒到了家的棉衣，難怪沒有人理會她！

現在她拿着這支枴杖，已不似年餘前那樣四不像了，不過却越法被人認定，她是個不成材的女乞丐了！

因之她從前所恐懼被欺，或有人橫

裏來奪她這支枴杖的事，根本就沒有發生過，使她放心不少。

她邊走邊在思忖，路經「巢湖」的時候，天還太涼，不敢去洗這身棉衣，如今却是非洗不可！

不但要洗衣服，還必須洗個澡了，要不想起來骯髒煞人！

金家寨已在面前，看樣子能在寨門未關之前趕到，到了之後，不管怎樣，先要個房間沐浴一次！

其實，她要再多知道點江湖武林事，此時怕不早已穿過了「湖北」，進入巫峽達峨嵋了！她現在的輕身功力，在自己不知，克業有心指導之下，非但所習是「禪門」上乘的「慧光身法」，並曾服過奇藥！

克業不惜將他恩師的靈藥，被武林中目爲「神丸」的「九還丹」，暗置參湯中，使嚴霜功力猛進！

如今當她習練時，已能一躍數丈，設若提足一口眞氣，施展輕身功夫而走的話，要少受一半活罪！

可是她心中祇有一個想法，就是武技若非遇上大難，是不該使用的，因此她根本就沒有想到利用它！

金家寨到了，這是個大寨，萬戶人家，十分熱鬧！

她走了很久，才找到一家看來小些的店房，邁步而進，店家瞧到她直闖了進來，立即相攔，道：「喂喂喂，妳要飯也不看看時候，房裏正忙的頭昏腦脹，妳還跑來添煩，走走走，快走！」

嚴霜從離開蘇州，就沒住過店，要不怎能走了四個月，才用了九兩銀子，今天要不是想洗洗衣服，她還是不會進店房的！

沒想到店家這樣勢利，見她衣衫骯髒，竟將她當作要飯的乞丐，一個勁兒的把她轟出去！

嚴霜却不動怒，她自小受慣了這個，對人情勢利，看得比別人深刻，祇是笑了笑，取出那兩銀子說道：「存在櫃上，給我找個小房間！」

店家一楞，臉也一紅，慌不迭的答應着帶路而行，這情形，却使自蘇州墳場起，就暗中緊隨在她身後的那個人，嘆讚不已！

這家店名叫「順利」，嚴霜住在九號。

九號單間，是最小也是最後的一間，說來還算乾淨！

嚴霜洗過澡，一身輕快，喚來店家，借得針線，並問明井水所在，要了塊碱，空心兒穿着棉衣，去洗內衫！

洗好內衣，她却傻了，內衫到了半夜，必會乾的，不過外面的衣服却不能洗，這有甚麼用呢？

要想洗外面的衣服，就必須等着內衣乾了，不！仍然不行，誰家姑娘，祇穿着內衣，到井台上洗衣服來。

沒辦法，先把棉衣改爲緞衣再說，她拆開下襬，把棉花都掏了出來，然後再將下襬縫好！

改衣服是很快，改完了可該洗了，終於讓她想出了辦法，叫店家打來一盆水把碱化開，先把衣服泡了起來！

這身衣服能有多髒，就不用說了，剛往碱水裏面一放，那水已經成了烏黑，變作一盆泥湯！

這店小二似是因爲剛剛看走了眼，有些過意不去，在知道嚴霜洗外面衣衫之後，又送來了兩塊碱。

店小二問嚴霜要吃甚麼，嚴霜却虛言說前面用過了飯，祇請店小二拿一大壺滾水進來就好。

滾水送到，店家自去，嚴霜由一個小布包內，取出了一個又乾又硬的饅頭，用滾水一口口送下肚去！

嚴霜把外面衣衫泡在碱水中，怎樣洗呢？

她很聰明，想起來在深夜時候，各房客人必然都已安寢，內衣正好也乾了，那時她再去後院井台洗衣，有何不可！

她也計算過時間，衣服想乾，怕要到明天近中午的時候，她問過店家，住到明天傍黑，算一天的房錢！

所以她決定這樣辦，然後可以睡個好覺，直到明天！

夜已深了！

她擰乾了已經泡去灰汚的衣服，先把盆裏的水，倒在院子的陰溝裏，然後拿着盆、碱、衣服，扣好門到了後面！汲上水來，慢慢地洗着，一直把兩塊碱洗光，衣服是眞的現出本色之後，她才認爲乾淨擰乾！她並不覺得累，這是從前所沒有過，她記起母親沒死以前，自己要洗這些衣服，早累的直喘粗氣了！

當然，她不明白這是那粒「九還丹」的神效，因爲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吃過這種武林中人視爲珍寶的靈藥！

並且克業在教她輕身功法之前，也傳了她基本上乘內功的修爲，這一點，她也不知道！那是因爲克業告訴她，那是善意的謊言，說要想從基本開始，其實這話也對，所以她就受教而習之！

克業用心良苦，他要以短暫的時日，使嚴霜習得上乘「禪門」基本神功，結果，嚴霜並未叫他失望，果在三個月內，將神功習成。

不過嚴霜自己却不知道，祇是感覺習靜坐之功後，已能自己調息氣之長短如意，並不覺勞累！如今衣服洗好，鬆了口氣，緩緩站了起來。

突然，她驚呼出聲，退後不迭！原來不知何時，在相距她不遠的地方，多了一個人！

今夜月明星稀，這人她能看得清楚。

獐頭鼠目，三十歲上下的年紀。削瘦的雙腮及下頷，雙目閃着賊光，不像是個好東西！

這人見嚴霜驚退，嘿嘿一笑，道：「小姑娘，妳好大的胆子呀！」

嚴霜剛才是突然發現有人，才嚇了一跳，如今早已沒有怕意，理也不理這個人，把衣服放在盆中，端着就走。

豈料這人伸手一攔道：「慢着慢着，咱們談談！」

嚴霜仍沒開口，閃向一旁，繞着往回走。

這人却像條「跟屁蟲」盯上了，一轉

又攔住了路嘿嘿笑着，露出了滿口的黃板大牙！

嚴霜皺了皺眉，再往右邊繞，可是由後院前走，必須經過那窄狹過道，這人却在狹道上站定了步！

嚴霜忍了又忍，才道：「你這人又是怎麼回事，走開！」

這人聳聳肩道：「談談也不要緊的，又少不了一塊肉！」

嚴霜臉上已佈起了寒霜，道：「你再不走開，我可要喊！」

這人鼠目一轉，嘿嘿一笑，道：「好好，我站在一邊，妳走妳的！」

嚴霜瞪了這個人一眼，邁步而行。

誰知她剛剛走到這人近前的時候，這人竟突然雙臂猛張而合抱，想把嚴霜緊緊的抱在懷中！

嚴霜早已有備，銅盆交在左手，一邊靠着自己左腰拿着，空着隻右手，就準備萬一之時而用！這人雙手抱到，嚴霜右腕一翻一劈，只聽得這人一聲殺豬般的鬼叫之後，竟倒在地上打起滾來！

嚴霜理也不理，但却自己驚嚇得心中亂跳，慌不迭地三脚兩步，跑回了自己的九號單間！

殺豬般的叫聲，仍然不停，早已驚動了店家和所有的住客，店家提着燈籠，都跑到了後院！其中有四個漢子，蹲下身問那漢子，到底是發生了甚麼事，那漢子狠狠地指着嚴霜跑去的方向，四個漢子也不問情由，立即跑到嚴霜的住處，圍着她問道：「爲什麼打人？」

嚴霜仍然不帶火氣的說道：「他欺侮我是個女孩子，這又算不了英雄！我打他，只不過是爲了自衛！」

這句話說的四個大漢一楞，半天沒回上話來，你看我，我看你，竟然不知道怎麼才好了！

嚴霜微微笑着，又道：「再說，又沒寃沒仇的，勞勞駕，閃個空我就過去啦。」

四名大漢不由自主的眞閃了個空，嚴霜點頭道了謝，邁步走了過去，若無其事似的，平靜至極！她邊走，邊聽到路人悄聲道：「今天煞是怪事，咱們這四位虎爺，怎地會讓開路，任由這個姑娘過去了？怪！眞怪！」

嚴霜恐怕夜長夢多，脚步加快了些。

那知背後猛的傳來一聲沉喝道：「丫頭妳給三爺我站住！」

嚴霜無奈，祇好停步轉過身來。

四名大漢右中的那一個，大踏步而到，喝道：「妳說我們『金家四虎』，算不得英雄，是甚麼意思？」

嚴霜道：「英雄應該上安邦國，下扶地方，不屈於威武！」

金家四虎中的這位三爺，像是聽懂了，因爲他直點頭，又像不懂得，因爲他又搖着頭！不過他最後把手一揮，對嚴霜道：「妳走妳的吧！」

嚴霜在停步轉回的時候，已經看到了一個人！

這人就是怪自己在「順利客棧」內，被自己用了半招，打得躺在地上，又滾又翻鬼哭狠號的那個人！

他正和金家四虎中的其餘的三虎在接耳相談。

金家另外那三虎，見嚴霜竟又走了，老二大聲喊道：「丫頭回來，金二爺還有話要問呢！」

嚴霜這次却皺起了眉頭，剛要停步轉身，耳聽那剛剛說過要自己走的金三爺，對金二爺道：「二哥算了，我已經答應叫她走了！」

金二爺道：「你可眞好說話，沒看看，司五弟一條手臂都斷了，這丫頭是個會家子，你却把她看成了綿羊！」

金三爺道：「那是她的事，當眞司五要被這丫頭打斷了手臂，那一定是司五自己去找的罪受！」

司老五司春福，諂笑着說道：「三哥，您怎麼胳膊肘往外拐了？」

金三爺哼了一聲，道：「你當我是個傻子，剛才我們平白無故的攔着人家多次，人家都沒有發過火，這不假吧？」

司春福道：「我的傻三哥，這丫頭見三哥人多，當然就乖了！」

金三爺說不過司春福，把牛眼一瞪道：「反正我已經讓她走了，那就走定了！」

嚴霜暗中點了點頭，金家四虎不是壞人，可惜交了個壞朋友，有朝一日，自己眞有了絕頂武技，要幫他們個忙！

其實嚴霜今天幸運，碰上了金三爺，此人性子直而粗暴，幾句話說對了他的心，才天下太平的！

嚴霜出了金家寨，一步步往湖北省境走，三天，她才用一錢銀子，她再沒有住店，可以說是天廬地枕了。

* * *

這天下午，嚴霜到了「黃土崗」！

此處一片荒涼，可巧嚴霜的糧食都吃了個淨光，餓得心中發慌，她又沒有水袋，正是渴餓交迫！於是她坐在一株枯木下，避避正午的太陽。

突然，遠處有車馬輪蹄之聲傳來，還時時加雜着人聲，嚴霜心想，這可不愁沒有水喝沒東西吃了！

移時，一聲「威武」！響徹雲霄！

嚴霜聽克業講過，這是保鏢的趟子手，喊鏢的聲音。

果然，兩匹花馬，馬上坐着兩名大漢，奔馳而來，看到嚴霜，祇見瞥了一眼，馬不停蹄而去！片刻之後，兩匹馬又圈了回來，奔向來處。又過了一刻，大隊鏢車才緩緩出現，越來越近。

嚴霜早已站了起來，這時在道旁喊道：「那一位是鏢頭，我有事相求！」

剛才過去又回來的那兩匹花馬，仍在鏢車前面，兩名大漢勒住了韁繩，這次却是十分仔細的看着嚴霜。

右邊那名大漢，終於開口道：「有甚麼事？」

嚴霜從來沒說過謊，也用不着說謊，立刻道：「我去四川，走到這裏斷了水糧，想……」

話還沒有說完，大漢已接口道：「妳一個人要去四川？」

嚴霜點點頭道：「嗯，我一個人。」

大漢眉頭一皺，道：「從甚麼地方來？」

嚴霜道：「蘇州！」

大漢不知何故，竟啊了一聲，向左邊大漢道：「崔兄招子亮點，別翻在陰溝裏，我去報一聲！」

說着，又緊盯了嚴霜一眼，抖韁而去。

移時，另外一騎白馬，馬上坐着位五旬老者，由那剛剛打馬回報的大漢帶路，到了嚴霜的近前！

老者飄身下馬，打量了嚴霜一眼，道：「姑娘多大了？」

嚴霜道：「十六。」

老者點點頭道：「姑娘說要去四川，不知去四川何處？」

嚴霜道：「峨嵋山！」

老者雙眉一動，道：「大概有很要緊的事吧？」

嚴霜道：「去取東西！」

老者話鋒一變，道：「姑娘貴姓？」

嚴霜道：「姓何！」

老者一笑，道：「何姑娘是由蘇州動身的？」

嚴霜道：「不錯！」

老者道：「蘇州我很熟，姑娘是由蘇州那個地方動身的？」

嚴霜早已聽出老者話中之意，不由寒着臉道：「老伯伯，你這樣盤問不休，想幹甚麼？」

老者被她問紅了臉，尷尬的一笑，道：「何姑娘別多心，老朽因姑娘孤身一人，走這麼遠的路，着實放心不下，所以多問了幾句。」

嚴霜道：「我已經走了一半路了，會自己當心的。」

老者有心的說道：「如今道路不淨，況此去要走不少山路，毒蛇猛獸比比皆是，姑娘孤身一人，怎樣的走法呢？」

這樣一說，可嚇得嚴霜變了臉色，道：「你說的話是眞的？」

老者此時看出所疑過份些了，遂和色道：「老朽這大年紀，怎會騙妳。」

嚴霜不由急了，道：「這……來……這可怎麼辦呢？」

老者沉思有頃，突然說道：「老朽段承，是『合肥』『金刀鏢局』的總鏢頭，此次保着不少銀兩，往四川的『成都』府交納。這樣路線和姑娘所走的相同，若姑娘不棄，我願意給姑娘馬匹和吃住一切，姑娘願意否？」

段總鏢頭突作此言，着實讓那兩名「壓道」的三路鏢頭，崔天鶴的莊華村，俱皆大吃一驚！

莊華村在一驚一楞之後，立刻說道：「段爺，此事可否緩一步再作決定……」

他話沒有說完，嚴霜却已答覆了段承，道：「在我來說，這當然是個千載艮機，不過……」

段承對她一笑，攔住了她的話鋒，却轉對莊華村道：「咱們就在這裏休息了！」

莊華村聞言又是一楞，道：「段爺，您忘了前天得到的消息啦，此地四通八達，天氣又熱，餘皆黃土，萬一『那話兒』來時……」

段承立刻示以眼色，道：「以四支巨木，挑起那塊最大的油布篷來，這樣又遮陽，又風涼，最好不過，其餘的你就不用煩心了！」

說着又施了個眼神！

莊華村這才明白了段承的用意，暗伸大姆指，立刻和崔天鶴雙雙叩馬而去，剎那，鏢車人等都到了近前。

由莊華村指揮着衆趟子手，很快的搭起了遮棚，油布篷大得嚇人，竟能將人車俱遮住。

崔天鶴這時才得到空閑，悄聲問莊華村道：「老莊，段爺這是怎麼回子事？」

莊華村一笑道：「先時我也誤會了段爺的意思，你在一旁聽得清楚，我不是接二連三的，提醒段爺嗎？後來段爺連續兩次示意，我才明白了原因，段爺到底是段爺，眞高明，咱們差得遠呢！」

崔天鶴眉頭一皺，道：「說了半天，段爺到底是爲了什麼？」

莊華村道：「前天二爺由『金家寨』得到消息，說咱們這次有極大的風險，地點可能在這『黃士崗』百里之內！如今好沒影的跑出個丫頭來，花子不像花子，要說眞的是孤身上路西奔四川，喂！老崔，你可能信？」

崔天鶴道：「見她的大頭鬼，她放着平平安安又快又舒服的水路不走，却走這條罕見行人的『鏢路』，三歲的小孩子也不會相信！」

莊華村道：「對呀！不信能怎麼樣，這丫頭呢？」

崔天鶴想了想，搖頭道：「他媽的，這可難了，丫頭雖然可疑，但却現在沒碍着咱們甚麼，要說擒下她逼問內情，似是說不過去！」

莊華村道：「對嘛，所以段爺才叫高着呀！他索興以假當了眞，要這丫頭和咱們一路走，看這丫頭還能有多大花樣！」

崔天鶴想了想，道：「我說老莊，天下事情可眞巧的怕人，假如萬一這個丫頭，和『那話兒』無關，是眞的去四川呢？」

莊華村道：「咱們的鏢是到『萬縣』，等於全是順路，眞的這丫頭是去四川，咱們也不多這個吃半碗飯的人呀！」

崔天鶴一拍大腿道：「難怪段爺說鏢到『成都』，我聽着奇怪，原來段爺已有了對這丫頭的妙策，高！的是高明！」

他們在一旁悄悄的對答時，段承却已與嚴霜引見過了所有的人，計有二鏢頭四人，三路鏢頭六位！再加上十二名趟子手，和段爺自己，這次共是鏢車四輛，人手二十三名，帶上嚴霜，成了個整數。

衆鏢頭聽說嚴霜孤身一人，由蘇州起程，步行入川，個個瞠目難信，因之漸漸都向她坐處圍近過來。

鏢頭們也恰當用飯時候，嚴霜也得能吃喝個飽，然後她想了想，臉上一陣發燒，羞答答的對段承道：「老伯伯好心，帶我一路到四川，這份恩情，我永遠難忘，現在我只有幾錢銀子……」

話聲漸小，小到幾乎無法聽到，最後一句是——這幾錢銀子，我又必須留

着到峨嵋用，所以……」

段承笑了，接口道：「何姑娘，妳看老朽可是爲了貪圖幾錢銀子，才自動請姑娘和我們鏢車一路去四川的人嗎？」

嚴霜尷尬的笑了，搖搖頭道：「我知道老伯伯是好心人！」

這句話，却說紅了段承的臉，因爲他心中有鬼，用意並非純善，不過嚴霜却沒有注意這些。接着，嚴霜似是想出了個辦法來，道：「老伯伯，我年紀雖不大，但却很懂事，無功不敢受祿，不過我却非去四川不可，所以想出了個辦法來。」

段承心頭猛地連連震凜，他由嚴霜神色聲音中，聽出嚴霜從頭至尾，說的全是眞誠的老實話！但若到頭來，萬一發覺嚴霜全是虛言，並眞是對方所派之人的話，非但嚴霜本身的矯作功夫已到了家，說不定更懷有一身罕奇的絕技！

那是，自己可是「關上門養老虎」玩，死的「要多應該有多應該」，但也說「多委屈有多委屈」了！

當然，就算嚴霜說的全是老實話，段承心中也不好過，一位名重江湖的大鏢頭，對個小女孩子用心機，說多不該就有多不該！

因此段承內心不安的說道：「何姑娘，我請妳別把這件事掛在心上，如何？」

嚴霜正色搖頭道：「我懂，老伯伯您是個施恩而不望報的人，可是我身受人恩却不能不報，否則又怎能心安？」

段承拿她沒有辦法，衹好道：「姑娘說說妳的意思我聽！」

嚴霜道：「我會洗衣服……」

衆鏢頭和聽到這半句話的趟子手，全笑了，段承道：「姑娘不懂鏢行中的事，我們早經訓練成了全才，出外，一切物件包括洗衣等等，都是自己動手，不假他人！」

嚴霜道：「那隨便老伯伯吩咐我，幹點甚麼吧，反正我一定要用自己的勞力，來折合這一路的食用才行！」

段承想了想，道：「好吧，容我想想，從明開始可以吧？」

天下事也眞怪，被僱的人要工作做，僱人的人反而商量被僱的人，緩一天再派工作來做，這很有意思！事情就這樣決定了，段承立刻下令，繼續前行。

* * *

俗語說：人有旦夕禍福，天有不測風雲！中午時，日正當頭，晒得人心焦，蹩得人神煩！

現在，離傍黑還有個半時辰呢！西半天上，却突然壓上了烏黑厚雲，接着一道電閃，像把快刀映射的寒光，硬將烏雲割散！

烏雲散開風頭陡起，悶雷一聲接着一聲的串響！

剎那，「雷公」亮亮雷鎚！「雷婆」照照雷鏡，那「雨神」傾倒了「天眼淚水瓶」，大雨暴降！

「金刀鏢局」的鏢車，是正在「黃土崗」下斜坡上，停不能停，避無可避，不過他們雨具却是現成！

一個個頭帶斗笠，推着那幾輛鏢車，踏泥頂雨疾行！

唯有嚴霜沒有雨具，段承給了她一塊「油綢子」包袱皮兒，滿管用，又寬又大，連頭帶肩一圍，風雨不透！

走了沒有三里路，車陷了六七次，此地名爲「黃土崗」，眞是一片黃土，黃土遇雨可就成了黃泥，又軟又滑！

軟到一踩半尺深，滑得鏢車人足打溜兒，但車輪有時一震，得！陷下了尺多，就只好大家抬，所以走得極慢。

您說老天是多麼會開人的玩笑，大雨說下就下，說停可又停了，下了半個時辰，却已令鏢局衆人筋疲力盡！

雨停下，先擦鏢車，嚴霜這可不等段承吩咐，自己找了塊布，開始把鏢車和車輪上的泥水擦淨！

段承心中不知是甚麼滋味，他暗自發誓，道：「從今之後，若再以疑念待人，就是老混蛋！」

他正想着，自己叨唸着的當空，驀地聽到莊華村驚呼道：「段爺，您快看！」

段承抬頭觀望，心肝猛地擠到了嗓子眼上！

只見正迎着泥濘的黃泥地，約半箭遠，不知何時，出現了二三十名彪形大漢，個個跨馬，人人背劍！

當段承抬頭觀看的時候，這隊突如其來的人、馬已作一字兒排開，緩催着胯下馬的四蹄，漸漸逼近！

段承咬一咬牙，低沉的向所有鏢頭說道：「老天似是要我們好看，這場雨下得眞是湊上巧，咱們都夠累了，可是這命却非拚不可！」

他話聲一頓，繼之道：「鏢車推成圈兒，好兄弟們咱們今天不是同生，就是共死，把我那匹馬拴在方便地方，萬一必要之時，咱們要個回去報信的活人！」

崔天鶴立刻把這件事辦好，目光一瞥，却看到了嚴霜，嚴霜拿着破布，楞怔的看着遠遠出現的那隊人！

崔天鶴心中一動，冷冷地走上前道：「何姑娘，這些人妳都認識吧？」

這句話，段承也聽到了，他却皺起了眉頭！

段承正要喝止崔天鶴，嚴霜却已答出了驚人的言語，道：「我不認識，不過却知道是劫鏢的！」

段承腦子轟的一聲，幾乎炸了！

他飄身到了嚴霜的面前，神色雖然緊張，話語却很和氣，道：「何姑娘，妳怎麼知道這是劫鏢的暴徒？」

嚴霜是有甚麼說甚麼，不錯，她跟着自己已死的娘，走遍天下，十分清楚武林中的事情。但那也只限於普通的規矩，有關鏢行中事，她是在「武林王家」，聽克業零星談起而記在心上！

她是十分聰明，因自幼受慣困苦的關係，更多了份超乎她自己年齡多多的機智，但有些却未知厲害！就以現在發生的事來說，她若熟知厲害，斷然不會毫無機心說出來的人馬，是劫鏢惡徒的話。

如今段承動問，她仍然沒有多想，道：「是我二哥說的！」

這句話只有她一個人懂，一個人會意內情，聽在段承和崔天鶴的耳中，沒

有不錯會其意的道理！

段承認爲嚴霜已經表明了身份，這羣即將劫鏢惡徒的來路，嚴霜是早就知道，她二哥告訴過她！那她二哥是誰呢？這一點不必多問，她二哥必然是這羣暴客之一，且身份還絕對不低！

於是段承冷笑一聲道：「令兄可也來了？」

嚴霜眼睛始終注意着那隊强徒，聞言答道：「沒有，他怎麼會來！」

這句又成了巧合，令段承全身生出寒意！

段承暗想：「她說二哥沒來，聽這丫頭話中的意味，似是說，像這種小事情，她二哥是決不會親自前來的！由這句話中來推斷，她二哥一定是這次預謀劫鏢事件的幕後人了，其兄身份如此，這丫頭的功力……」

他正想到這裏，崔天鶴却已開口向嚴霜道：「妳哥哥叫甚麼名字？」

嚴霜道：「他叫王……」

剛說到這裏，她突然話鋒一變，驚呼道：「老伯伯快想辦法吧，惡徒們攻上來了！」

段承回顧了一眼，把牙一咬，崔天鶴早已撤出了背後的寶劍，目睹此情，急忙對段承道：「段爺，俗語說的好，先下手爲强……」

段承明白他的意思，是想先將嚴霜擒下，作爲人質，此時事態已極緊急，段承略作沉思，搖頭道：「天鶴，替我對付前面吧！」

崔天鶴急了，道：「段爺，放着好好的辦法……」

段承搖頭接着道：「你不要管，有些事使我拿揑不定，我認命了，假如我這雙眼果是看錯了人，那是天意！」

崔天鶴還要進言，驀地一聲慘號傳來，一名趟子手，爲護第一道防線，已遭匪徒們砍傷！

崔天鶴這可眼紅了，立刻道：「好，段爺怎麼說怎麼辦，我們就都認命吧！」

話聲中，他雙足頓處，全力前縱，一躍三丈而去！

段承楞楞地看着嚴霜，嚴霜却道：「老伯，崔叔叔的功力怕不成，您快去接應吧！」

段承心中驀地一痛，心想：「她連誰的功力高、低，都一眼可以看出，八成是冤家對頭的人了，也罷，既說認命，就認了！」

想到這裏，問嚴霜道：「强徒無所不爲，不分男女，稍時若是我們沒法護住這撥鏢，大概全活不了，到時候姑娘你……」話沒說完，嚴霜已接口道：老伯伯心好必有好報，您不用管我，快接應莊叔叔吧，莊叔叔一個對兩個，劍法都亂了，您快去快去嘛！」

段承一跺脚，不再多言，一拔五丈，飛臨當場！

嚴霜十分注意段承身法，見段承一拔五丈，飛掠而前，眞稚活潑的臉上，綻開微笑。

段承人在空中，右手探處，已將一柄金光閃閃的「金刀」撤出，怪的是，他左肩頭上，却仍然露着一個刀柄！

他身形下沉，已揚聲喝道：「凡我鏢行兄弟，火速後退！」

此言一出，鏢局各路鏢頭及趟子手，飛身退下！

段承適時落地，面對劫鏢匪徒，沉聲喝道：「老夫『金刀段承』，請此次率衆劫鏢的當家朋友答話！」

話聲乍停中，一名五旬老者，接着段承的餘音喊道：「別讓段總鏢頭笑我們不懂規矩，都停手退後！」

衆匪徒聞諭而行，個個退後丈外而立！

那五旬老者，坦步而前，背後一柄奇刀卻未撤出！

他走到相距段承丈二地方停下，拱手道：「段總鏢頭有甚麼話，衝着我說吧！」

段承冷冷地打量了這老者一眼，道：「貴姓大名？」

五旬老者道：「老朽郝華甫，江湖人稱『無敵銀刀』！」

段承一聽老者報名，心頭已是一緊，再聽到這「無敵銀刀」的外號，更知道今朝絕難善罷了！念頭轉過，禮數不失，也抱拳拱手道：「原來是『大洪山』主，段某失敬。」

郝華甫陰笑一聲，道：「段總鏢頭，你這可是有心挖苦我郝華甫了，偌大的一座『大洪山』，我姓郝的還是不配作主！」

段承一楞，道：「如此說來，郝當家的是奉令行事了？」

郝華甫又陰陰一笑，但却沒有答話，段承暗中已經計點過對方人數，咬咬牙認了命，假如結局是戰，恐怕這一戰鏢局同仁皆難活命！

段承沉思剎那，決定忍着一切，先把事情弄個明白！

於是强捺着激動，又道：「郝當家的，怎的不答老朽所問？」

郝華甫聳肩一笑，道：「段總鏢頭事到如今，你還不明白？」

段承道：「須承指教！」

郝華甫道：「郝某對你總鏢頭來說，是往無冤今無仇，可是敝寨之中，却有人和總鏢頭你結有夠重的樑子(仇恨之意)。」

段承一楞，道：「噢！是那一位？」

郝華甫一笑道：「是『紫面瘟神』樊虎！」

段承哈哈地笑了起來，道：「是有夠重的仇和恨，值得他動手！」

話鋒一頓，突然問道：「樊當家的人呢？」

郝華甫道：「樊當家的另外有事，今天你見不到他了！」

段承道：「也罷，假如此次老朽還能活着，總會找得到他！」

說着，目光一掃郝華甫道：「老朽不信，郝當家的會聽樊虎的指揮！」

郝華甫道：「萬般事瞞不過總鏢頭的神目，是我們總當家的，要派人相迎總鏢頭，我自己討了這份苦差使！」

段承一笑道：「是爲了『金刀』和『銀刀』之爭？」

郝華甫一伸左手姆指道：「佩服佩服

，郝某不成氣候，想領領高教！」

郝華甫在話聲中，探手處已撤出了背後的銀刀！

段承注目郝華甫的這柄銀刀，暗中皺了皺眉頭，只見這柄銀刀，長足四尺，最寬處，四寸有奇！背厚一寸，刃薄如紙，刀頭上，有一彎鈎，鈎上有左右雙分的倒刺，是刀中藏有妙用的設置！

段承十分謙虛的說道：「看刀知人，郝當家的，老朽量力難敵！」

郝華甫道：「總鏢頭金刀無敵，郝某也以一柄銀刀，立足江湖，今朝設若相遇而失諸交臂，則遺憾終生！」

段承道：「郝當家的，今朝是對刀印證功力，抑或是……」

郝華甫接口道：「雙刀相對，是適逢良機耳！」

話已說的十分明白了，因之段承暗思妥當對策。

他經驗豐富至極，目光一掃羣匪，已然有了極爲正確的判斷，羣匪中，以郝華甫最爲扎手！

因之他故示從容的說道：「郝當家的很夠風度，有甚麼話說甚麼話，令人佩服，只是老朽覺得今朝雙刀之會，恐難盡興！」

郝華甫眉毛一揚，道：「此言怎講？」

段承道：「當家的率衆劫鏢，老朽自是拚死而護鏢，在此心懸兩地之下，老朽無法展盡所學而領教當家的高明招法！」

郝華甫一笑道：「這個容易，你我先各盡所長動手，在分出勝負之後，我的人動手劫鏢，你的人開始護鏢！」

段承故作一楞，道：「這是仁義之戰，當家的奉令行事，怕有所不便吧？」

郝華甫道：「段總鏢頭放心，郝某言出則信隨！」話鋒一頓，轉至手下衆匪道：「爾等若在老夫尚未與段總鏢頭分出勝負前，私自動手劫鏢時，老夫當以山規處治不貸！」

衆匪徙一聲應是，紛紛將兵刃歸鞘！

段承適時霍地轉身，對衆鏢頭趟子手道：「莫讓郝寨主恥笑，兄弟們退後些，郝寨主的手下高朋們，若未劫鏢，老朽即便身死，兄弟們也不得上前！」

崔天鶴知段承之意，揚聲答道：「段爺放心，人家都能夠人物是朋友，我們決不使段爺您灰頭土臉，您就放心放手應戰好了。」說着，他揮手處，衆鏢頭都退到了鏢車前面。

看似尊重這場搏戰的約定，實則是緊護着所保之物！

段承暗喜崔天鶴的安排，才待轉身，突然發現了嚴霜姑娘，眼珠一轉，身形回旋。向郝華甫道：「老朽還有一事相煩。」

郝華甫道：「請講當面。」

段承道：「此次貴寨是否派有『臥底』敝鏢局之人？」

郝華甫道：「郝某以信義作答，絕無此事！」

段承正想再問一句，郝華甫却已接着說道：「再說，敝寨也用不着如此『小題大作』！」

段承仍然問出所要問的話，道：「中途也沒另有安排？」

郝華甫道：「郝某可以一言蔽之，除郝某身後所率的弟兄們外，這『黃土崗』一戰，決再無其他人參加！」

段承拱手道：「多謝坦言！」接着，轉對崔天鶴道：「天鶴，你聽明白了吧？」

崔天鶴懂得段承之意，道：「這錯我承認了，段爺放心應敵吧！」

段承這次是眞放落了懸心，自己眞沒看錯，人家姑娘是平白的蒙了寃，所幸事情沒弄僵！但他想到這裏，却又深覺不安起來！

假如自己不敵郝華甫而死，那自然死得其所，沒話可說也無寃可訴，鏢銀也必然失落。祇是這位何家姑娘，却死得寃屈，自己大半生在刀尖上滾爬求生，臨了可不能造此罪孽！

想到這裏，段承轉回了身來，把金刀向地面一插，肅色對着郝華甫拱手半揖後，說道：「老朽有件事情，懇望郝寨主承諾！」

郝華甫看出事甚重大，道：「力所能及，必然遵命！」

段承道：「老朽在崗前，途遇一位姑娘，郝寨主敬請順老朽所指處看，就是那位立於第一輛鏢車右旁的人！」

郝華甫早已看到，點頭道：「看到了。」

段承道：「姑娘是去四川尋親，孤零又囊空如洗，老朽鏢車是去四川，所以偶動善心，答應了這位姑娘隨行。事前沒有料到有這場對刀劫鏢的不幸，如今却不能不向郝寨主求個仁慈的君子一諾！」

話聲微頓，神色很鄭重，道：「設若老朽不幸，敝鏢行同仁自亦難保，老朽對此只有愧而無言，但這位姑娘，却是無辜之人！因之拜請郝寨主一諾，至時請莫刁難這位姑娘，並懇將所劫鏢銀中，取出五十兩相贈此女。寨主肯否？」

郝華甫立即答道：「我辦得到！總鏢頭放心吧！」

段承臉上露出感佩之色，恭敬一拜道：「千金一諾，當受老朽一拜！」

郝華甫也慌忙插刀地上，還禮道：「怎敢消受，總鏢頭應受郝某敬重之一拜！」

雙方拜下，互扶而起，立即各將寶刀拔出！

接着，互退三步，擧刀敬禮，搏戰將起！

嚴霜適時却搖頭向身旁的崔天鶴道：「崔叔叔，這是怎麼回事，既相尊敬，又何必打呢？」

崔天鶴道：「這就是武林中的規矩了，不論寃有多大，仇有多深，對英雄則應禮敬，事後之戰又當別論！」

嚴霜道：「不大通，我看他們能作好朋友的！」

崔天鶴對嚴霜的誤會，深覺羞愧，不由答道：「若不是在這場合上相遇，他們是能成好朋友，現在却只能成仇，武林中人疑多而友少，說來慚愧！」

嚴霜又把頭一搖，道：「我不信，大概沒人去勸他們的原故……」

崔天鶴接口道：「勸不得的，立場不同……」

嚴霜這次却接口道：「立場是人爲的嘛，誰有理誰對，這事很簡單，沒理的那一方，就該改變自己的立場才是。」

崔天鶴苦笑一聲，道：「若能如姑娘所說，天下早就大同了！」

嚴霜眼中突然射出了奇光，道：「爲甚麼沒人去試試？」

崔天鶴沒聽懂這句話，不由問道：「試試？試甚麼呀？」

嚴霜一指段承和郝華甫道：「試試他們能成朋友不能！」

崔天鶴也搖頭道：「如今勢已成了騎虎，誰有這大的回天本領！」

這話剛剛說完，嚴霜竟然越衆而出。

崔天鶴並沒有阻止她，因爲想不到她要去作何事！

那知嚴霜出去之後，却是步向了戰場！

崔天鶴大吃一驚，瞥目處，金刀已動，銀刀放寒，嚴霜弱質孤女，怎能當這內功所旋光寒，急忙喊道：「何姑娘，何姑娛，快回來，快回來！」

他邊喊着，已是縱身而出！

嚴霜出去了不足丈遠，因之崔天鶴只縱了丈五。

在他認爲，一縱丈五，足可攔在嚴霜前面。

那知適當此時，戰場上突地傳來一聲金鐵交鳴震響，段承和郝華甫，業已動上了手！

嚴霜心中一急，雙足不由一頓而前，她絕對無心賣弄，但身法之快，却已使雙方高手無不色變！

她只一閃，已到了六丈外雙方動手的地方，揚聲道：「你們別打，停一下！」

在場敵我雙方高手，除了動手的兩個人外，俱皆看清了嚴霜奇妙的身法，咸認必出怪事！動手的人，却沒有停止，金刀時正閃耀光芒，一招「平分天地」橫掃而下，風勁勢猛！

銀刀却弧形游走，尖刃上挑，一招「抽刀斷水」，暗套着「恨福來遲」的殺手，迅捷劃到！兩招出手，却都看到嚴霜竟在身前，想抽招，談何容易，不撤式，則嚴霜一條小命，必死無疑！那知果如其餘衆人所料，的是出了怪事！

嚴霜喊不停動手的兩個人，是眞着急，而一左一右，一金一銀，兩道光芒却已臨近了她的身體！

是怕，是急，也有些不由自主，她立刻記起了三招護身絕學中，專門對付兵刃加身的那一招！

只見她兩臂齊出，雙腕互伸，十指不知怎的那麼一合，一轉，一擰，一帶，如雷般的驚呼聲，發自雙方的高手口中！

段承向右後退了三步，郝華甫却左後倒行五尺，自自然然，如同嚴霜的要求，互距了近丈的空位！

只這樣，已足令動手的兩個人，驚心動魄了，但却還有比這個更令動手的兩人胆寒的事！

段承的金刀，沒了影，郝華甫的銀刀，也不在手中！

再看嚴霜，左手五指，抓住段承那柄金刀的刀背，右邊柔荑，却緊握着郝華甫銀刀的倒鈎後方！

兩邊所有高手，就是如此才不約同驚呼出聲！

但嚴霜本人呢，却楞楞的，呆呆地，如夢幻般站着！

好半天，她仍覺莫名其妙，當然，如今她深信克業二哥教她的這三招，是合用而奏效了。不過這是她的第一次施展，所以事後被意外所驚。

段承和郝華甫，兩張老臉成了大紅布，一言不發！

成名江湖幾十年了，勝敗不能來論斷英雄，並且曾長勝過，也敗陣過，但一招之內而失兵刃，却是從來就沒有過！

何況這兵刃是失在一個小女娃的手中，這兩位名震江湖的高手，又能說甚麼，於是只好尷尬的站着！

嚴霜此時却恢復了正常，半紅着臉，把金刀往段承手中一遞，銀刀塞在了郝華甫的手中，道：「你們別再打了好不好？」

好不好！誰能說好，誰還有臉說不好？

半晌，郝華甫突然怒聲對段承道：「段鏢頭你好手段！」

段承一楞，繼之恍然大悟郝華甫之意，道：「郝寨主誤會了，老朽也正怨自己瞎眼呢，設若內中有絲毫故作，段承即遭粉身碎骨慘死！」

郝華甫話說出口之後，已然後悔，試想，若這姑娘是鏢行中的高手，何必也將段承金刀奪下！

再說，若鏢局中有這種高人，一上來就出手對付自己，自己焉有命在？因此郝華甫知道問錯了話。

聽段承心急之誓，不由歉然道：「段總鏢頭多原諒，郝某錯說了話。」

話鋒一頓，他將「銀刀」插在地上，對嚴霜道：「女英雄請示下個名姓吧，郝某將立率衆人退回！」

這是武林過節，銀刀出手，已是輸定了局，不論有多厚的臉皮，都不能再動馬劫鏢了！

但今天的恥仇，却永遠記在嚴霜的賬上，並且遲早要有一天，郝華甫會找到嚴霜復仇雪恥的！

那知道嚴霜却道：「你眞的不打啦？」

郝華甫羞愧交併，道：「郝某沒這麼不要臉！」

嚴霜似是沒聽出這句話的用意來，轉向段承道：「老伯伯你是不是也不打了？」

段承苦笑一聲，道：「是的，不能打了！」

嚴霜笑了，是那樣純眞稚坦！

然後她把手一拍道：「我就知道，你們能作好朋友，就因爲沒有人敢試着勸你們，如今好了，我謝謝兩位老人家。」

說着，她轉身一步步的走了回去！

這可使段承和郝華甫傻了，簡直想不通是怎麼回事？

崔天鶴的臉色，在嚴霜奪下金、銀雙刀之後，就變得赤紅，直到現在，還沒能夠轉變過來！

只有他，知道嚴霜的本意，於是搶步而前。

他到了段承和郝華甫身旁，將剛才和嚴霜答對的一切話語，詳說一遍，竟使段承和郝華甫心酸不已！

半晌段承雙目一紅，拱手對郝華甫道：「郝寨主，我們不能白活了這大把年紀！」

郝華甫漫然應道：「我拚着受總當家的一頓嚴斥，交你這個朋友！」

段承肅容道：「郝兄貴庚？」

郝華甫道：「五十二，段兄呢？」

段承道：「五十六了！」

郝華甫一躬到地，道：「是大哥，段大哥請受禮！」

段承慨然伸手相扶，還禮道：「兄弟，郝兄弟！」

四手相合，四目相視，眼紅着，臉上都有欣慰的笑容。

段承道：「兄弟，咱們要謝謝姑娘才對。」

郝華甫道：「說的是，大哥先請！」

段承道：「那分先後，把臂行之！」

雙手平肩大步而走，到了嚴霜面前！

段承首先一禮，道：「姑娘，段承是老花了眼，姑娘原有！」

嚴霜不傻，自是知道所指何事，但她却自知甚明，就這麼三斧頭，今朝不過是恰好用對了而已！

所以她粉面一紅，道：「老伯伯別這樣說，我不懂甚麼！」

郝華甫却豪放的說道：「姑娘，我是個粗鄙的武夫，但却知道是非好歹，現在任甚麼都不說了，祇是衷心感激姑娘的仁慈！」

嚴霜臉更紅了，道：「這位伯伯……」

郝華甫道：「姑娘要這樣稱呼我的話，還不如殺了我好！」

段承也道：「對，請姑娘直呼名姓吧，我叫段承，姑娘已聽他們說過，這是蒙姑娘玉成而結的兄弟，他叫郝華甫！」

嚴霜却正色道：「先母在時曾一再諭示，輩份稱呼絕不可亂！」

郝華甫道：「那要分甚麼輩份，甚麼關係，武林中，若無門戶上的淵源，只論功力之高低，決不管年紀大小的，所以……」

嚴霜却有擇善固執的蠻勁，搖頭道：「要嘛就按我的稱呼，要不就別理我！」

段承搖搖頭道：「這樣好不，我們年齡大，姑娘稱聲大哥……」

嚴霜道：「我有大哥二哥了！」

這可叫沒有辦法了，還是崔天鶴能幹，接話道：「何姑娘，聽我的如何？」

嚴霜道：「崔叔叔說吧！」

崔天鶴道：「咱們誰也不是伯伯，那個也不是叔叔，姑娘按所識來叫吧，段爺妳叫他段鏢頭，郝爺妳就稱他郝寨主……」

郝華甫搖頭接口道：「這個辦法我不反對，但我反對郝寨主這三個字！」

崔天鶴道：「郝二爺的意思是……」

郝華甫道：「我回山之後，立即洗手，不出十天，就可以追上段大哥，要有空位的話，留個趟子手給我就行！」

段承大喜，道：「二弟，我虛着這二總鏢頭的位子等你了！」

嚴霜也笑了，道：「你們眞有意思，說打，就立即拚命，說好，就會馬上比親兄弟怕還好上幾分，就像小孩子似的。」

說得段承和郝華甫兩個人紅着臉尷尬萬分。

＊　＊　＊

俗話，都是由古老經驗中傳於後世的。

有一句是說：怪事年年有，沒有今年多！

誠然！誠然！看！這是多怪的事情！

「大洪山」上的强寇們，由總當家的領率着近百名高手，列隊恭送「金刀鏢頭」段承！

「大洪山」上的二總當家人，「無敵銀刀」郝華甫，搖身一變，由拉大幫佔山頭的豪强，變作了大鏢頭！

「紫面瘟神」樊虎，和段承昔日所結的仇恨，在「大洪山」總當家人的調解下，化敵爲友，怨消仇散！

因之，金刀鏢旗的旁邊，又多了支奇異的「旗令」，三角形，紅底，金邊，正中三個金環，串連一處！

凡久經江湖的人，誰都識得這面三環旗令！

令到之處，由三湘、湖北起，到雲、貴、川邊止，凡江湖綠林道上的朋友，無不遵令而行！

所以，這怪異的事情未出旬日，已傳遍了江湖！

自有武林、江湖之分以來，綠林及鏢局即成水火之勢，絕難兩立，如今却有了自開天劈地以來，沒見過的妙事！

專劫鏢銀的綠林豪强，今竟作了護鏢的鏢客，的是令人不解，但這却是事實，不容任何人懷疑的事實！

段承心裏明白，金刀鏢局的這撥鏢銀，非但沒丟，並能有此光彩，完全是出於嚴霜姑娘一手所賜！

郝華甫的感慨更多，他在銀刀之上，不知作過多少惡事，沾過多少腥血，如今能心安神坦，更是姑娘的恩德！

因之，嚴霜在兩位老英雄有心報恩，和尊敬之下，又自接近討乞的生活，

一躍而成了千金小姐的身份。

金刀鏢局的衆鏢頭和趟子手們，就更不用提了，簡直把嚴霜姑娘當作了「神」一般的看待！

嚴霜是平步直上了青雲，但自她哭別親墓時起，就暗中跟在她身後的那個人，却依然受着風霜宿露之苦！

這件事，嚴霜當然不知道，但當離開「大洪山」範圍後，在將到「荊門」的前一天，却被別人所發現。

是傍晚，鏢行一行設篷露宿於荒野。

段承和郝華甫，分左右搭了單人的帳篷安歇，在他們兩座帳篷的中間，是嚴霜的臥帳之地。

晚後，郝華甫在所有的帳篷正中，挑起了兩條巨竿，高有三丈，一條結着金刀鏢局的旗燈，另一條是三環燈令！

凡經露宿，郝華甫總是親自安排這兩盞燈。

這兩盞紅燈令，遠在數里外都能看得分明，凡是江湖同道，武林中人，一望即知是「大洪山」的「禁燈」！

見此禁燈，按武林江湖規矩矩來說，凡必須今夜走這條道的人，皆應避開里外繞行而過，不得窺探「禁燈」區中的一切！

今夜，郝華甫挑起燈令的時候，臉上出現了殺氣，那「三環禁燈」上，他多掛了一條雪白的紗巾！

段承心頭一凜，當時却沒有詢問。

當「禁燈」懸妥之後，段承走向那郝華甫的身旁，道：「二弟，時間還早，咱們四外走走如何？」

郝華甫頷首一笑，道：「小弟也正有此意，並有事向大哥稟陳。」

段承抬頭看了「禁燈」一眼，道：「是爲這個？」

郝華甫又把頭一點，道：「嗯，大哥現在別問，外邊談吧！」

說着，盟兄弟手肩相併，低談着出了帳篷區域。

在離開衆人五六丈之後，段承首先道：「二弟，『禁燈』之上今夜爲何懸上了『煞紋』？」

郝華甫道：「是故意給某一個人看的。」

段承哦了一聲，道：「某一個人？是誰？」

郝華甫道：「大哥您可知道，自『金家寨』起，就有人追踪？」

段承一楞，道：「追踪着鏢車？」

郝華甫道：「在『金家寨』前，小弟沒有想過……」話沒說完，段承也接口道：「二弟，『金家寨』在安徽省中，有人追踪着這撥鏢銀的事情，你又怎會知道的呢？」

郝華甫道：「大哥鏢車在『金家寨』前，小弟已得了密報，密報中將大哥所率領的人數，說得十分詳細。因此山中才決定在『黃土崗』動手，那追踪着鏢車的人，當時却像是追踪着何姑娘，故而小弟沒有主意。但自『黃土崗』開始，他却是一直盯着咱們，鏢車走到那兒，他就到那兒，所以引起了我的疑心……」

話未完，段承却正色接口道：「由此地入川，是必經的近路，二弟不要忘了！」

郝華甫知道段承言中之意，也正色而輕聲的說道：「不錯，所以當時小弟仍然故作不知，但當我們經過『雷公店』，轉小路登『大洪山』時，却已知道不是錯疑此人！大哥請想，我們是去『大洪山』，才上了小路，此人若是入川，怎地也由小路繞遠幾十里地走呢？因此小弟就日夜注意着這件事，大哥在山寨中作客三日，小弟想此人或已他往，那知……」

段承也覺出事態嚴重了，接口道：「此人莫非還在等着我們？」

「一點不錯，直到如今沒離開過我們的鏢車！」

段承道：「人在何處？」

郝華甫道：「深夜之後，他不會遠過我們半里路！」

段承色變，道：「二弟是說，每當深夜我們安臥後，他就只離我們半里之隔，而進行仔細窺探虛實動靜……」

郝華甫搖搖頭道：「此事令小弟不解，有幾次，他已進入我們五丈之內，並曾四外走過幾圈，要說窺探，理應早就探聽清楚了。」

段承驚哦一聲，道：「那他是何意？」

郝華甫道：「令人費解！」

段承道：「是個怎樣的人物？」

郝華甫低聲道：「二十出頭一點，長得十分英俊……」

段承悄聲道：「會不會是爲何姑娘而來？」

郝華甫道：「小弟也曾想到這一點，才始終沒有出手對付他！」

段承道：「不過以何姑娘來說，似乎不該有這種仇家！」

郝華甫一笑說道：「假如是爲何姑娘而來的話，可能不是仇家！」

段承道：「怎見得？」

郝華甫道：「有幾次他很有機會下手，但却沒動！」

段承道：「那是他熟知何姑娘的厲害，不敢妄動的原故！」

郝華甫道：「這也許！」

段承道：「所以你今夜才故意懸了『煞紋』？」

郝華甫道：「是的，這等於告訴他，我們已經早就發現他追踪的事，叫他適可而止，莫自取其辱！並且凡是懸着『煞紋』，就是告訴人說，誰若敢深夜潛臨此區，則將召致殺身而亡命的慘禍！」

段承頷首道：「辦法不錯，不過這人若今夜闖入本區……」

郝華甫接口道：「小弟懂得大哥之意，我不會冒失從事的。」

段承一笑道：「那我就放心了！」

郝華甫道：「此去目的之地尚遠，爲免日夜對此人防護起見，小弟想在今夜二更後，和大哥一起找他談談！」

段承道：「正合我意！」

事情決定了，他兄弟若無其事的回到帳篷之中。

二更過了，四外一片悄靜！

相距鏢行車隊帳篷半里地外，有一人正自一株古木上站起，抖抖衣衫，飛

身而下，坦步前行！

適時，這人倏忽止步，劍眉揚起！

今夜月明星稀，映出了這人的面目！

原來竟然是那爲避藍姑，留書離家的王克業！

他何故突然停步不前？

又何故倏的揚起了雙眉？

刹那！他臉上掠過一絲微笑，接着又開始前行！

驀地！他再次停步，這次那雙劍眉，却有了怒意！

接着，他冷冷地一笑道：「何方高人，請出來一見如何？」

無人答話，但在五丈外的那株古樹尖梢却無故擺搖了起來，一擺數尺，一搖一動十分奇特！

此時無風，地上青草不舞，樹頂梢頭却動，怪哉！

克業哼了一聲，全身微挺，人却已如閃電般快，射向那株高有六丈的大樹梢頭，端的迅疾無倫！

樹梢頭，適時却傳來一聲輕笑，冒起一條龐大人影！

這條龐大的人影，在克業還差丈許就撲上枝頭的時候，一沖而起，並非斜飛，而是直拔雲空！

龐大的人影拔身而起，克業已到了梢頭，因之克業左足微登梢頭軟枝，也追踪疾射而上！

怎料龐大的人影，却施展開輕功中罕見的奇技，以普普通通的「天馬行空」身法，凌虛踱步而出！

克業冷笑一聲，人已追到適才這龐大黑影冲拔的最高地點，緊隨龐大黑影，也以「天馬行空」凌虛踱步追趕！

怪事出現了！兩條併肩的黑影，由遠處飛馳而來，却恰好抬頭看到這幕凌虛踱步一追一逃的奇景！

這併肩而來的兩個人，正是段承和郝華甫！

他倆目睹此事，不由倏地止步，目瞪口呆而視！

此時，那龐大的黑影，一步慢似一步的凌空走着！

後追的克業，却是一步快過一步！

那一步慢似一步的龐大人影，跟步子却越跨越大，由第一步一邁五尺，到第十步時，却每跨過丈！是令人嘆爲觀止的奇技呀！

這龐大黑影，竟然緩慢的凌空平踱出十丈有奇！

看樣子，仍然沒有「每下愈況」的情形！

但是不知道還能平踱多久！多遠！

後追的克業，步子越邁越快，却越跨越短！

第一步平行丈許，第五步已是六尺，到第十步時，已只能邁出三尺，並且已難平行，漸漸傾斜而下！

十五步了，克業自六丈高處，已降到相距地面三丈！

步子每跨一次，祇有尺半！

但那龐大的人影，却越走越高，在十五步時，已高距地面八丈有奇，以橫來量，十五步平出十七八丈！

十八步時，克業眞氣已散，落於地面！

那龐大的人影，却驀地一聲清嘯，突然加快，如脫弦之箭，向左方遠處疾射而去，一閃無踪！克業落身地面之後，仍然仰頸看着這龐大的影子，但在月色映射下，却看到克業面色成了赤紅一片！

平跨十八步，克業走了十二丈多些，但若比起那已去的龐大人影，他却成了小巫之比大巫了！

但遠在半里路上，停步仰觀的段承和郝華甫，却神色蒼白，頻頻的搖頭嘆息，半晌無言！

久久之後，郝華甫喟吁一聲，道：「大哥，咱們回去吧！」

段承道：「不找那個人哪？」

郝華甫搖頭道：「用不着去找了，找着也沒有用！」

段承恍有所悟，道：「莫非剛才這兩位之中，就有那人？」

郝華甫點頭道：「後面那個就是！」

段承也嘆息一聲，道：「那是不必多此一舉了，回去的好！」

他倆抱着雄心而來，却懷着惆悵而歸！

＊　＊　＊

克業走了！自顧自的走！

他是在「合肥」發現了嚴霜，知道嚴霜是追尋他而離開了家，心中有說不出的難過和感懷。

於是他決心隨在嚴霜身後，處處好保護她！

「黃土岡」嚴霜感動郝華甫歸正，沒瞞過隱身一旁的克業，使克業對她更加深了幾分愛慕。

入「大洪山」，克業誠恐嚴霜受屈，暗中保護，不料他只顧一心放在嚴霜身上，而被郝華甫所發現！更沒想到，另外會還有一位比他更要關懷嚴霜的奇客，也在暗中保護嚴霜，並且是自蘇州的墳場就開始了隨行！

郝華甫發現克業，却沒發現那位奇客，反之郝華甫和克業的一舉一動，皆沒有脫出那奇客的視綫！

奇客是有心要驚走克業，是善意，更是好心！

克業功力已達高峯，但嚴霜却正萌芽，此時，若陷身兒女之情，則嚴霜這朶武林奇葩，必將凋零！

是故奇客今朝故現聲息，又故現形踪，然後以高出克業數倍的功力，使克業知恥而去！果然，克業在羞愧之下，生了發奮圖强的決心，要百尺竿頭再進一步，於是毅然而去！不過他却已經從嚴霜和崔天鶴等人，在「黃土岡」旁答對中的話，知道嚴霜的去處，所以非常放心！

＊　＊　＊

是四川「小周溪」鎮！夜初更。

段承和郝華甫，飲後品茗商談着一件事情！

段承首先開口，道：「二弟！鏢快到地頭了！」

郝華甫知道段承之意，道：「大哥你率人交你的鏢，由小弟陪姑娘去峨嵋！」

（未完・九）


常服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